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四卷）



目 录




目 录


借尸还魂.....	(加拿大) 让·阿普里尔/李冰	(001)
星际战争.....	(英) 威尔斯/周持正.....	(009)
火星人的降临.....		(009)
人类的浩劫.....		(012)
劫后余生.....		(015)
太空人遇险记.....	(澳) 赖特森/苏河.....	(019)
较量.....	(美) 克·西马克/冯林.....	(027)
灾难的星球.....	(英) 詹·怀特/刘勤学.....	(051)
海豚之谜.....	(美) 狄克逊/蒋伟.....	(105)
过去·现在·未来.....	(美) 纳·沙克纳/吕世国.....	(125)
一.....		(125)
二.....		(135)
三.....		(142)
四.....		(149)
五.....		(155)
六.....		(159)
七.....		(166)
八.....		(171)
同情电路.....	(英) 约·温德姆/王齐.....	(174)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美) 马克·吐温/原向平.....		(188)
一.....		(188)
二.....		(192)



三.....	(195)
四.....	(201)
五.....	(204)
六.....	(207)
七.....	(211)
八.....	(214)
九.....	(220)
十.....	(224)
十一.....	(228)
十二.....	(231)
十三.....	(233)
十四.....	(236)
十五.....	(239)
十六.....	(246)
十七.....	(249)
十八.....	(253)
十九.....	(255)
二十.....	(258)
二十一.....	(265)
二十二.....	(267)
二十三.....	(271)
二十四.....	(275)
二十五.....	(279)
二十六.....	(284)
二十七.....	(289)
二十八.....	(292)
二十九.....	(295)



目 录



三十.....	(298)
马尔珂漫游奇城记..... (意大利) 罗达里/林白	(302)
邪恶的视线..... (日) 筒井康隆/高升...	(309)

借尸还魂

灾祸总是不期而降。人们惊慌失措地奔跑，警察匆匆赶来……这些家伙！他们总是马后炮。

然而，您干吗上街呢？呆在家里多好，仔细地锁上门，坐下，打开面前的电视。好了，自家的小天地多舒服，又多安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现在同电视一刻也不分离。电脑之类设备已成为居家必备工具和谋生之道。上班就在家。学习、做买卖、娱乐活动……一切都可借助显示屏。当然，出门总还难免：总需要采购什么东西吧。可是，有谁能保证厄运就不会在您上街时恰恰光顾您呢？为此，一种新的行业应运而生：跑腿差使，他们专为躲在家庭小天地的市民承办杂事。本故事中的一位角色就是干这项活的。作为守门人，他在阿拉丁公寓 G_4 楼工作，整天忙碌于两重世界：一重是公寓内部，电子系统时刻监视着他的任何举止，另一重就是格罗里亚街了。入夜，从 20 时起，这条街便是穷人、妓女、盗贼的洞天福地。我们说不上这位守门人有多大岁数。他是混血裔，面无表情，会操 3 种语言，他口音很重，但没有人知道这究竟属于何地的口音。他孑然一身。对于房客们的任何秘密，哪怕最隐私之处，他都了如指掌，所幸口风甚紧。他名叫让·西蒙。这位表面上不起眼的家伙不久就会大难临头，但眼下他还蒙在鼓里。

让·西蒙独自在工作电梯里，思忖顾客会托他办什么事。请他干活的房客叫雅各布·米罗。这名退休技师，虽然年仅 40 岁，然而却是皮肤皱得厉害，再加上一部花白胡须，看上

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身患重病，恶性脑瘤正在无情地吞噬他的肌体。疾病使他产生难以摆脱的幻觉，一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强烈愿望，使他现以的一切行为都同求生有关。

某些房客揣测，他的病因可能同接收太过量的脑电视活动讯号有关，脑电视属于最新一代电视，它的操作直接受人脑思维活动控制。事实上，米罗确实曾是一位脑电视迷。他设计过脑电视的接收系统；而且，在退休前不久，他还直接参与了一种革命性脑电视的研制。新电视似乎具有将什么东西转移到显示屏上的能力，他曾经隐隐约约地向西蒙透露过一些。可是，现在的脑瘤使他神志恍惚。他常常不是弄错事实，就是搞错时间，疾病导致他产生许多新念头，并用想象延长他行将终止的生命旅程。

西蒙现在来到米罗的套间前，用力推开沉重的金属门。一股腐臭迎面扑来，夹杂着电子仪器工作时的热烘烘气息。客房里仅有的一张沙发椅。沙发椅对面是一架大电视屏幕，与之连接着的是按钮、荧光显示板、闪光指示灯之类的设备。这就是米罗亲自设计的脑电视，一个神秘的怪物，他对此十分自豪。随着他脑瘤加剧，脑电视更紧张地工作着，沙发椅上露出一个金属球体，各种彩色导线将它同另一些复杂的仪器连接一起。金属球体其实是个头盔，戴上它即可进入脑电视世界。西蒙向电视屏幕不经意地瞥了一眼，不禁大吃一惊，屏幕上正在显现他本人的形象，一个惊愕失色、魂不附体的电视西蒙，双眼紧张地盯着真西蒙。

西蒙慌张不安，急忙用眼角扫视四周，寻找到监视仪。终于，他在一堆仪器中间发现摄像镜头正对着自己。他向两边躲闪，但镜头即刻自动跟踪，仿佛能感知到他的害怕。

“别紧张，”从脑电视里传来米罗的声音，鼻音很重。西

蒙怯生生地趋前，希望得到一个宽慰的说明。但他只看到一个金属球，一种新的头盔，它的一半敞开，里面满是密密麻麻的元件。头盔罩在米罗头上，齐刷刷地直到脖根。

西蒙寻思米罗为何使用这个球意儿。是为了遮掩已经扩展到外部的脑瘤，还是正在用脑袋探测电子世界，就像鸵鸟将头伸进沙堆一般？这一时刻他不安极了，恐惧与好奇心交织在一起。西蒙发现，金属脑袋似乎在指挥奄奄一息的米罗控制身躯。过一会儿，从金属脑袋——更确实地说从脑电视中，又响起了米罗有气无力的声音：

“我会向你解释这一切的。”他说。屏幕上西蒙的形象越发慌张。真西蒙见了脸色更加苍白。

“请您快说，”守门人结结巴巴，竭力想镇定下来，“我没有时间在电视前浪费。”

“我也同样”米罗接着说。“我正在死去，现在靠这个设备看、听和说话，或许不要多久，它就能够不依赖我而自行表达。”

西蒙双睛紧盯着屏幕。他发现，屏幕中的自己也在凝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使他多少有了点勇气。不然他早就扭身逃了。

不知不觉地，他对着屏幕发怔，就像在接受暗示疗法。此刻，与其说他在倾听米罗的解释，不如说他更注意眼前的事实。脑电脑专家称他的感官正在消失，但他设计的仪器能取代感官功能：不用多久，他的灵魂也许转移到屏幕上。他将存在于复杂的电子线路中，躯体则自行分解。

“我需要你的协作，”发明家继续说，同时放大音量。“我订购了一些电子元件，数量不多，但缺一不可，我请你务必将它们找来，越早越好。”

这些供试验用的元件有的还在发明家的从前的同事手中，

弄到手并非易事。西蒙开始同房客讨价还价，这耗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一般地说，托办的事愈急。佣金也愈高。然而米罗缺乏支付手段：他用什么作酬金呢？或许可以用未来财富的一部分酬谢西蒙，但这至少要等到脑电视进入商品市场之后……

趁谈话之便，西蒙更仔细地端详垂死者的状态。他发现，米罗的皮肤遍布鳞屑，肢体骨瘦如柴，胸部凹陷，似乎已一处无存。他是否已经死掉了？好奇心驱使西蒙将右手伸向沙发椅背，紧挨米罗的肩膀。刹那间，摄像头下陡地伸出一支自动武器，枪口瞄准守门人。

“快退下去，别碰我！”脑电视中的米罗吼起来。“要是你接受，我预付一万美元；不接受就休想活命。”

西蒙当然接受了。不过，命运已将他置身于一座大金矿的矿脉上，这笔数目怎能使他满足呢？他又一次趋前，用身体作掩护，左手捏住米罗的肩膀使劲往后拽。这次米罗没有反应。

西蒙走出套间，房门随即砰地关上。他胸有成竹，已经有了将宝贵的生命延续器弄到手的计划。

现在只剩下等，等到他彻底死去……

在接下去一周里，我们的守门人继续操持旧业：为寡妇、退休者、老弱病残者捎买东西，办些杂事等等，这些人孤苦伶仃地苦守时日，对一切都怕得要命，唯有电视和……西蒙是例外。

他们视西蒙为心腹知交。西蒙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友谊的价值，因而不时地抬高索价：没一位房客敢冒失去他的危险而去揭发他。然而，这毕竟属于零敲碎打，进项有限。他有时不得不借助“越轨”的花样。譬如，假定有一位独身房客（必须没有亲戚牵扯）无力支付酬金，西蒙就设法将他的人生保险转到自己名下。以后，再送上“贵重的药物”，确切地说假药——

当然是无毒的——接下去就静静地等待咽气时刻的来临，这次，他继承的将是不寻常的仪器，专家们想检查恐怕也没有那么方便。

他要做的事情最简单不过：切断电源、电话，停止供水，再耐心等上 10 来天，西蒙确信米罗受不了这种打击。在上星期，他给病人送去了 5 天的冷冻食物，是按每天进食两餐计算的。当然，每餐的量也控制得很少。

“一餐归我，一餐归肿瘤。”米罗呻吟着，带着一丝苦笑。他现在视疾病为活体，仿佛脑瘤是贪婪的寄生虫，以他为生。

“肿瘤恶变侵害了他的理智。”西蒙寻思着。“他跟晚期肿瘤病人精神错乱的情况一样，必死无疑。”

这一时刻终于来临。现在，该吩咐 433 号房间的吉塔姑娘行动了。她是一位弱智者，身材娇小，挤进死者的套间不成问题。

铝质通风管道又窄又暗，吉塔在里面吃力地扭动身体，手肘和膝盖全都擦破了，遇上弯道简直要把人折成两半。她屏住气，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多爬一寸，多一分希望。终于，前面转来一股腐臭气味，713 套间已经不远。她爬近管口，往房里一瞧，主人似乎在熟睡，头套在一个金属球壳中。现在，她只要下去把门打开，就大功告成。雨米魔药就会到手，雨米姑娘是电视中的外星人，她的魔药神通广大。西蒙说过搞到魔药并不难，只要她打开 713 套间的房门就行。

“你千万别弄醒他，赶紧打开门就行。”吉塔小声重复西蒙的叮咛，唯恐忘记。要知道，雨米魔药能使人变聪明（她多想得到火星带来的这种宝贝呀！）然而若出错，就一切都完了。刚才爬的时候她险些弄错方向——幸好那股气味提醒了她。

她推开通风管口的栅栏。现在看得很清楚：米罗先生软脊

沓地陷在沙发中，那个古怪的金属球十分注目。“真奇怪，米罗先生怎么这样睡法。”吉塔既未想过、也猜不出其中的缘故——她的智力不足以理解神秘的事物，再说，神秘的事物对她来说全都无所谓。她一心向往的是雨米魔药。房间里东一堆西一摊地满是仪器，她钻出通风管，顺势跌入房门。

“千万不要弄醒先生。”她一面告诫自己，一面傻笑，一面又偏偏用足尖去碰了碰他。“赶紧打开门”，她正要迈步，蓦地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自己的形象。

这是位瘦小干瘪的姑娘，动作滞呆，脸色苍白，甚至有些腊黄，她的连衣裙像抹布似的挂在身上，好几处都露出口子。她的表情沮丧极了，像一个刚挨过揍了孩子，电视中的吉塔冲着真吉塔微笑，真吉塔暗淡发灰的大眼睛突然闪现一丝光芒：

“你好，我不知道，呃，你是怎么……进入电视的？”吉塔发问，瞪着一双大眼睛。“你有没有见过雨米——火星雨米姑娘？她会使我变聪明……”

电视屏幕上吉塔微微一笑，充满自信，仿佛一切皆知。

“那当然罗”，电视吉塔答道。“我同电视中的所有女英雄有来往。你想不想结识她们，你自己？”

“噢，那还用问！我想使自己变聪明。要是我像雨米姑娘或者像你那样聪明该多好！”

“这太容易了。”电视吉塔笑眯眯地说。“你只要将沙发椅上的头盔往自己头上一戴就行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做……西蒙说过别弄醒先生。我要去开门了。”

“你说让·西蒙？我太了解他了。”电视吉塔狡黠地一笑。“他不想让你进入电视，因为这样你会变得比他聪明。”“去戴头盔吧，”电视吉塔怂恿着，口气故意装得很轻松。“戴好后

再去开门，让他吓一跳。”

“电视吉塔调皮的语气把真吉塔逗乐了。真吉塔本来就是乐天派，对什么都嘻嘻哈哈。电视吉塔成功地使她相信：躺在沙发椅上的主人头部受了伤，而头部受伤的人熟睡时是不容易醒过来的。

她上前捧起头盔，立即不由自主地往后惊退一步，躺在沙发上的主人早死了。……当她还在发呆时，电视吉塔在屏幕上不断为她打气。真吉塔的眼睛顿时像中邪似地闪光，嘴巴张得好大；满怀着对幸福的憧憬，她刷地一下子将头盔扣在脑袋上……一团浓雾包围了吉塔姑娘，浓雾中电火花劈劈拍拍。头盔中似乎出现一种新物质，正在竭力往吉塔的脑袋中钻。这，恐怕就是智慧吧……

让·西蒙冲进套间，他没有看到吉塔那诡谲的眼神。他的注意力全被电视屏幕吸引过去：屏幕上忽闪忽闪地不断滚动着波纹。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有备用电源呢。”他埋怨自己，一边小心翼翼地朝尸体走去。

头盔已经被吉塔重新扣在主人头上。西蒙探身去取头盔，但头盔纹丝不动，同尸体紧紧地连在一起。西蒙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抵抗。似乎脑瘤是活在肌体，踞缩在保护壳内拽着不松手。守门人发了狠，他使劲拔头盔，没有注意到吉塔异乎往常的举动。

前弱智姑娘掂着脚尖冲到小厨房，打开柜门，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尖刀。动作麻利而准确。她旋即退身回房，握着尖刀藏在身后，悄悄地走到守门人的背后。

西蒙憋足全身力气在拔头盔。头盔突然松开，他仰天跌跤，但双手紧抓头盔不放，说时迟那时快，吉塔抢步上前，将

尖刀狠狠地扎向他的脖根。一直扎到刀柄。接着她抽出刀，对着抽搐的肌肉再扎两下，熟练地将颈动脉割断。

在头已几乎脱落的米罗身旁。现在躺着守门人的尸体。鲜血汨汨地从他的脖根流出。留在颈上的刀微微颤动。吉塔似乎有点害怕，她揪了一下按钮，电视立即关闭。

在这位前弱智姑娘的大脑中，雅各布·米罗的意识正在努力适应新形势。从前，他曾从储存在电路中的吉塔身上学习她的表现特点，而现在他则是在真吉塔身上施展身手了。他感到局促：弱智姑娘的智商太低，他无法放手大干。另一方面，弱智姑娘又比他从前的躯壳不知要好多少倍，再说真吉塔也比电路中的吉塔远为好客热情。米罗不久就发现新吉塔的种种优点，他尤其对四肢活动伸展自如感到新鲜：简直使他洋洋自得哩。

雅各布决心重新造成吉塔，他现在不愁没有时间，也不担心所需要的元件是否能搞到。他要努力改进发明，提高转世效率，不过，经常有一些古怪的念头——来自弱智姑娘的想法——冒出来干扰他的思路，这使他颇为烦恼。

而弱智姑娘的意识，在经过一段混沌时期之后，很快就湮没在对雨米姑娘的无限崇敬和感激之中了。真的，是这位火星姑娘给了她聪明才智，她对此感激涕零。

从此以后，吉塔获得新的生命，电视生命前程似锦……

星际战争

火星人降临

在 19 世纪最后几年里，谁也不会相信在我们对火星还十分陌生的情况下，火星人却以我们几乎梦想不到的智慧和器具在观测着地球，观察并研究着地球上的人们。

1894 年之初，许多天文台都观测到在地球表面被照亮的部分闪现一道强光。有人认为它可能是一尊巨大的炮弹发射出来的，是火星人从他们的星球上向我们发射的炮弹。我也倾向于这种说法。

6 年前，当火星接近于冲位的时候，拉维尔于午夜 12 点发现自火星上迸发出一团因巨大爆炸而产生的燃烧着的气体以极大的速度向地球移动过来。

第二天午夜 12 点时，我和著名天文学家奥吉尔维在同一望远镜里也发现，火星上有一道气体向我们的方向移来。连续十天的午夜都观测到同样的现象。这些现象使奥吉尔维对火星产生了兴趣。

接着，第一个流星之夜来临了。夜里，成百上千人看见大气层高处一道火光，几秒钟后亮光才消失。一般人都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流星，但奥吉尔维则不然。他于第二天一清早就爬起来去找昨夜流星的踪迹。黎明之后不久，他果然找到了。当他走近那个物体时，它巨大的体积和圆筒状外形使他大吃一惊。

突然，他发现圆筒状物外皮剥落，圆筒顶在旋转，圆筒里

什么东西正在拧这个很象人工制造的圆筒的顶盖！

“莫非里面有人？”奥吉尔维想。这念头一闪现，他转身就跑，一口气就跑到了沃金。在那里他把所见的一切告诉了伦敦新闻记者亨德森。

晚报的早版，以粗大的标题震惊了整个伦敦：“收到了来自火星的消息——沃金的惊人故事。”此外，奥吉尔维发给天文交换站的电报，也震惊了这三个王国的每一个天文台。

当天下午，坠落场的外貌改变了许多。当我赶到现场时，亨德森、奥吉尔维和皇家天文学会员斯登脱等都在那儿，几个工人手持鹤锄在斯登脱的号令下，正想开启圆筒。

终于，圆筒的一端被从内部拧出来了。过了很久，从圆筒里钻出一个巨大的、灰灰的圆形躯体。没想到火星人居是那种难以想象的怪貌，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多么难看的野兽！我的天哪！多么难看的野兽！”我身边的人叹道。

突然，人群中爆发了毁灭性的光亮，看起来就好像是某种看不见的喷射撞他们身上之后爆发成的白色火焰。亮光一闪，一个人就栽倒而一动不动，而且，周围的所有可燃物都着火了。接着，这个人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人地死亡。匆忙中，我有幸免死，但眼前的一切使我极度恐惧。

我自己是怎样逃掉的，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回到家里，我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我妻子听。看着她的脸色，我知道她一定相当害怕了。

就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整整一组火星人都敲敲打打，不知疲劳也不睡觉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那些机器上工作着。约午夜过后的几秒钟，沃金的彻特西路的人群又看见一颗星星从天上落下来，这是第二个圆筒。

第二天即星期六这一天，我吃完早饭，即来到圆筒的降落

地，只见许多士兵及指挥官已聚集在那里，讨论着袭击的问题……大约在傍晚6点左右，正当我和妻子坐在凉亭里谈论着将要降到我们头上的战争时，一阵阵激烈的爆炸声、射击声传来。我想，“战斗已经打响。”尚未等我多想时，只见一个骑兵驰马奔来。“情况怎么样？”我问道。他转过身看了看我，嚷嚷了几句话，大意是“从一个像盒子盖那样的东西里面爬出来啦。”人们惊慌地四处逃散，我也借了辆马车将妻子送到了莱泽尔海德我堂兄弟家里。

当我返回梅布利送还马车时，大约已经接近11点钟了。突然，雷电交加，暴风雨夹着冰雹哗的下了起来。正当我专心赶路时，闪电中，我发现一个奇形怪状的三只脚的东西，比房子还要高，它正大踏步越过小松树林，在它走过的地方，小松树都被挤到一边去了。借着闪电，我清楚地看出，这是一种用闪闪发亮的金属制成的会走路的机器。在我神经紧张极了的时刻，又出现了第二个庞大的三脚物体。惊恐之中，我的马车也翻了，我爬起来后胆战心惊地回到了家。我的头脑里充满着那些大踏步前进的金属怪物和路上碰到的死尸，我浑身抖得很厉害。

我换了衣服后上楼打开窗户，此时暴风雨已经过去。只见闪耀着亮光的远处，一些奇形怪状的庞大的黑色东西，在不停地来回活动着。看来它们忙得要命。我开始问自己：它们会是什么东西呢？难道它们是有智慧的机械装置？还是每一个东西中都坐一个火星人？

想着想着，一阵轻松的嚓嚓声把我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我连忙朝窗户下一看，只见一个士兵正跨过栅栏，弯着腰，轻轻地走着。看到这黑暗中竟还有另外一个人活着，我很是惊喜。我赶快把他接进我的屋里。

这士兵用了很长时间才安定下来。他告诉我：他所在的炮兵某部士兵及指挥官几乎都被从火星里出来的怪物消灭了。他是从壕沟里爬出来的。那些怪物用一个类似手臂的东西拿着一个复杂的金属盒子发射出的一种热线扫荡人和物体。热线一碰人和物体，人体、物体就熊熊燃烧……

人类的浩劫

这时，天已渐渐明亮，透过晨曦，我看见远处的房舍已成一片废墟。

我和士兵都认为不能在这里久留。他说他准备动身去伦敦，我的计划是立即回到莱泽尔海德。火星人的力量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决定带着妻子立刻离开这个国家。

当我来到威布利治时，只见到处一片混乱，炮兵们正在准备轰击火星……

战斗又开始了。突然炮声齐鸣，每个人都被困在那儿了。当然，我也只好不再前行。没过多久，只见四个穿戴盔甲的火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他们以一种旋转运动向前推进，如同飞鸟一样迅速。

突然，一声强大的爆炸震荡天空，原来一个火星人中弹了。片刻之后，它才摔倒在一边，并以巨大的力量栽倒在河里不见了。然而，没过多久，另外一些火星人都一齐赶向河边。此刻，舍波尔顿的大炮无效了。这些火星用发射出的热线摧毁着周围的一切设施，四处浓烟翻滚。热线扫射以后，火星把他们同伴的残骸从河里捞出，退回到第二个圆筒降落的地方去了。

河面上升起被火星发射的热线激起的水蒸气，我

的全身都烫伤了。我隐约发现，火星人在走来走去，把第二个和第三个圆筒——第二个圆筒在阿德尔斯通高尔夫沙地，而第三个圆筒在匹尔福特——里的所有东西都运向第一个圆筒即豪塞尔公共用地的那个原来的沙坑里去。一个火星星人站在外面，像是个哨兵，而其余的火星星人放下他们的那些巨大的战斗机械，都下到沙坑里去了。他们在那里努力工作到深夜，而且，从那里冒出来的浓绿烟柱，很远就可以看见。

我顺水而下，以后的事情就不清楚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身旁有一位副牧师。我全身都烫伤了，样子狼狈不堪。“多么可怕呀！他们到达的突然性、可怕性和毁灭性，将会与一个世纪之前摧毁里斯本的那次地震相提并论。”我自言自语地说。

在副牧师的陪伴下，我们顺着小路向北边走去。我想到伦敦去。我估计火星星人也在向伦敦的方向移动，因朝伦敦方向我们已筑了工事。

可能因为供给火星星人使用热线进攻的原料供应有限，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打算把伦敦附近的乡村都摧毁掉，在向伦敦进攻途中，火星星人使用了奇特的烟雾毒气弹，地面上凡有呼吸的生物一吸入此种气体就窒息而死。因此，火星星人向伦敦进攻进行得很轻松很顺利。

这天，在伦敦，我弟弟从报纸上读到了总司令的电报：“火星星人能够用火箭放出大量的黑色而有毒的水汽烟雾。他们窒息了我们的炮兵，摧毁了里士满、亨斯敦和威姆伯尔敦，并且正在缓慢地向伦敦方向移动，摧毁沿途的一切东西。要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对那种黑色烟雾，没有任何防备方法，只有迅速逃避。”

伦敦城内一片混乱，“火星星人来啦！”警察敲着门在大声喊

叫。逃跑的人群恰似溪流迅速汇成一股急流，汹涌澎湃地涌入火车站，最后，这股迅速泛滥的社会洪流，横七竖八地四处奔流。

随着奔跑的人们，我弟弟因搭救了艾尔芬斯通夫人及她的小姑子而乘上了她俩逃离伦敦的马车。一路上可见无数已疲惫不堪的人们仍在拼命地逃着，各种各样的叫喊声中，老是听到这样一句话：“快跑！快跑！火星人来啦！”很少人停下来，或从这一洪流中掉队。我弟弟他们三人一起驱车跑了一上午，艰苦的旅程使他们筋疲力竭了。后来他们乘上了一艘船前往奥斯坦德。

此时的伦敦，各条公路上都拥塞着狂乱的人群，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种共同迁移、共同受罪的人群。

如果说那些火星人的目的只是在于破坏，那么，他们在星期一就可以把伦敦的全部人口整个儿灭绝。然而，现在伦敦居民在向伦敦附近的各州慢慢地分散。看来，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剿灭。他们有条不紊地播散他们的那种有毒烟雾，一旦目的达到，他们再喷洒蒸汽把烟雾收起来；他们见到火药库就炸毁，见到电报机就砸毁，并把这儿那儿的铁路破坏掉。他们的目的是使敌手的锐气丧尽，并摧毁任何反抗。他们要把人类弄成残废。

我和那位副牧师一直潜伏在哈里福特的那间空屋子里，这使我们逃脱了那黑色烟雾之难。星期天一整夜和第二天一整天——就是大惊慌的那一天——我们都呆在那里，我们什么都没干，只是痛苦的静静等待。

副牧师在我的再三劝说下，同意向萨恩布利出发。当我们接近克幽的时候，突然，有一帮人跑过来了，而且在距我们不到 100 码的地方的房顶上，隐隐约约地露出了火星战斗器械

的上部。我们被这种危险吓呆了。

突然，两个火星星人完全出现了，他们迈着大步追赶着刚才那帮人。仅迈出三大步，就追上了那些人，那些人在他们脚下向四面八方逃散。火星星人没有用热线把那些人弄死，而是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拣起来，扔进了一个很大的金属容器中，这个鼓鼓的容器在火星星人的身后，很象挂在肩膀上的篮子。

我这才感到，这些火星星人除了想把被打败的人毁灭掉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我们都吓坏了，呆立了一会儿之后，才逃到一条壕沟里。一直到天上的星星出来，我们都趴在沟里，连互相悄悄说话都不敢。

接近 11 点钟时，我们来到希因的一家小别墅里。看来，希因这地方还没有遭到袭击，在这里，我们没有碰到一个死人。

劫后余生

约半夜时，天上出现一道耀眼的、鲜明的绿色闪光，接着是一种从未碰到过的大震动。按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这是又一个圆筒坠落了。

透过墙壁的裂缝，我们发现圆筒坠落处的房屋已成废墟。一个火星星人站在仍在发光的圆筒旁放哨。圆筒坠在一个比我在沃金见过的那个深坑要大得多的坑里。我们所在的房子已向后震垮，我们躲在厨房的洗碗碟处逃脱了厄运，但是被埋在土和废墟中。很明显，圆筒的坠落是在我们后面。

这一回，我总算看清了火星星人的模样，他们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出的最奇异的动物。他们有着一个巨大的圆圆的身躯——或者毋宁说是圆圆的头——其直径大约有 4 英尺，每个身躯的前面有一张脸。这张脸上没有鼻子——的确，看来火星星人似乎

没有任何嗅觉，但是，他有一双大大的、暗黑色的眼睛，在这双眼睛之下，是一张肉嘴。在脑袋背后有一个耳朵状的结构。在嘴的周围，有一簇细长的、几乎像鞭子一样的 16 根触须，排列为两束，每束 8 根。这些触须后来被解剖学家命名为“手”。我仔细盯视了他们的活动及那形体上的每一个奇妙的细节。

然而，我们并不敢外出，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较轻，以防火星人的察觉。外面肯定是阳光照耀，而我们却一直在被掩埋的黑暗的小房子里。渐渐地，为了抢着从孔隙里窥视火星人，为了抢吃喝，我与副牧师之间开始了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这回轮到我窥视了。我看见另外一些火星人自其他地方赶到这里，好象在援助什么。借着绿色火焰的光亮，我看到他们那油亮的皮肤和明亮的眼睛。突然，我听到一声喊叫，并看到一个火星人把很长的触手伸到它背后的一个小笼子里。借着光亮，我发现一个健壮结实的中年人举了出来。之后，从火星人群里传来一声尖叫和欢快的嘘嘘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火星人吃东西。

由于副牧师硬是喊叫着要走出去，我在愤怒中用斩肉斧将他劈死了。不一会儿，一个火星人慢慢逼进我所在的洗碗碟处，它的触手到处触摸。有一次，它甚至摸到了我的脚后跟，吓得我几乎喊叫出来。好一阵骚扰后，一切又都寂静无声了。我断定那东西已走了。这是我在黑暗中的第 10 天，一动也不敢动的第 10 天。

又熬了 4 天，到第 14 天，我斗胆走出来，仔细扫视着四方，没有发现火星人的任何标志。这时，我急于要解决的是饥饿和干渴。我找遍了整个废墟，弄到了一些嫩葱、洋葱头、胡萝卜和蘑菇，所有这些都被我吃掉，但是饥饿仍未解除。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四周不见人影。太阳落山以后，我又挣扎着沿

通往普特尼的大道前进。我觉得，火星由于某种原因一定在普特尼使用了那种热线。

我来到了普特尼山，那被破坏的景象是我早已熟悉的。真没想到，在这看起来无人烟的灌木丛里，我竟遇到了我曾搭救过的那位士兵。原来他是爬到一个水沟里而幸免一死的。他告诉我，火星人都到伦敦去了。他猜想，在伦敦火星已经建立了一个更大的营地。接着，这位士兵滔滔不绝地向我谈着他的计划、他的设想，等等。我还发现他是个很贪吃的人。

我拿定主意离开这个暴饮暴食、奇怪而又未经训练的有伟大“抱负”的梦想家，并决定继续向伦敦前进。在我看来，到那儿我才有最好的机会来了解火星以及我的同胞们在干什么。

离开了那位士兵之后，我走下山去，顺着高街过了福尔海姆桥。一过桥，那边沿路都是黑色的灰尘；到福尔海姆，黑灰更厚了。每条大街都安静得可怕。街上零散地躺着一些死尸，死尸上整个儿覆盖着黑灰。越是深入到伦敦市内，越是寂静。这次破坏，把伦敦西北边界一带烧成了一片焦土，并且摧毁了伊灵和吉尔波恩，伦敦成了遭浩劫、被抛弃的城市。

我独自一人在伦敦城内往南走后又向北，往东走后又向西，周围一片寂静。在圣约翰森林车站的半路上，我碰上了被毁的操纵机器，在普利姆罗斯山顶，我发现了大约有 50 多个火星人都死在他们自己筑起的多梭堡里面！他们是被腐烂病菌杀死的。他们到地球上来之前没有作预防这种病菌的准备。

火星已被推翻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由于恐怖而感到沮丧的千百个城市，顿时欣喜若狂，充满光明。短短时间内，曾死气沉沉的伦敦又焕发了生机……。

后来我得知，对火星人的机械装置的考察，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果；黑烟和热线发射器仍然是个谜，但光谱分析结果表

明黑烟中存在一种地球上尚未知的元素；解剖所有火星人的尸体结果表明，火星人无性别之分，他们的生殖是靠发芽，就像小百合鳞茎发芽或像水螅那样繁殖，他们没有消化器官，但脑十分发达。

战争过去了，但战争带给我们的恐惧依然存在。我们根本不能预知从空间突然降临的那种看不见的善或恶。从整个宇宙来看，也许火星人的这次入侵，对人类的最终利益是不无好处的。

太空人遇险记

械悉尼城里的一片旧房子将要拆掉盖新公寓，原来的居民都搬走了，房间一下子都空了出来。孩子们见此情况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们像猫似地四处乱钻，爬累了，直起腰来，提一提裤子，又攀到阳台上，个个神气活现，仿佛自己是房子的真正主人。

乔治从一间空房子里爬过来，一转身，刚好撞在戴维身上，他俩和外号叫“到处乱钻”的卢克刚好13岁。乔治和戴维过去打过赌：乔治说这里会盖起一幢幢新公寓，戴维说建筑业很不景气，政府不会改造这片旧建筑的。现在房子要拆掉了，戴维输了，谁输要付给对方两个先令。戴维说新公寓还没盖，他要赖账。乔治生气了，眼睛像把手钻，狠狠地瞪着戴维。戴维不示弱，也回眼瞪着他，他们的视线交织在一起，一直对视着。戴维忍不住要笑起来，拚命克制着自己。乔治的脸一直保持死板的表情，再坚持一分钟就要战胜戴维了，忽然觉得一股强烈的视线介入了这场视线交锋，他转过头一看，那是一个看上去和他岁数相仿的男孩子，目光强而有力。乔治忍不住接受了这新的挑战，瞪眼对视，只见那孩子摇摆了一下，轻得像片树叶一样转过马路跑掉了。

戴维坚持不给乔治两个先令，乔治赌气离开了他。乔治跳过一道陡墙，在夹竹桃树前，有一个小铁屋。他走进阴暗的小屋里，见一条白色小狗钻了进来，它见了乔治也不嚷不叫，低头嗅着一堆废纸，又跑掉了。他拾起一张纸，是一幅画，画上

涂着干泥，但仍透出鲜艳的颜色，上面画着一只两边翅膀一大一小的蝴蝶。

一个小女孩不知什么时候钻了进来，她12岁，叫卡西，有一张热情的瘦脸，一头棕红色的卷发。小女孩对乔治说，她住在前面公寓大楼里，每天都看见一个男孩在这里转来转去，她感到十分奇怪。乔治连忙解释说自己第一次到这里来，他不是那个男孩。

小女孩卡西要乔治和她一起好好检查这间空房子，看看那神奇出没的小男孩到底有什么秘密。小狗汪汪叫了几声，墙角泥地上发现一个旧鲱鱼罐头。卡西说一个星期前她来这里并没发现它，而现在突然摆在那里，里面还有肉。他俩又跟着小狗来到外面的一个汽车房里，那里有一只废弃的烤箱，卡西仔细观察那不到18英寸的烤箱。乔治嘲笑卡西，心中暗想，这小小的烤箱难道还会藏有什么东西？小女孩卡西邀乔治以后再来这里查询那个小男孩的秘密，乔治答应了。

乔治和戴维比视力，他们眺望远处带塔楼房上的杜鹃报时钟。乔治眼力不如戴维，他输了。乔治兜里没装先令，便答应带戴维到那间神秘的小铁屋里去。在海边的人行道上，乔治又看见那次和戴维打赌时碰到的小男孩，他走路轻轻地，简直就像一片树叶。在栈桥边上，“到处乱钻”的卢克正抱着那条白色小狗坐在那里。他俩想躲开他，谁知这个家伙竟偷偷跟了上来。卢克是个长得黑黑的男孩，喜欢到处游荡，从悉尼最繁华的街道到幽静的小树林，到处都留有他的身影。

小铁屋里，乔治发现地上涂了干泥的画被擦干净了。画上有点潮湿，翅膀不对称的大蝴蝶也变得鲜艳了。这时，传来一阵脚步声，是红卷发卡西走进来，她对乔治领来一大帮人很不高兴，戴维显得很不自在，卢克却调皮地对卡西说，他来是要

当证人。乔治告诉卡西，那幅画有人动过了，并且发现墙边原来的鲱鱼罐头盒突然多了不少肉。卢克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最近发现一个老太太，经常在夜晚出来，她拿着食物到处奔走，喂楼洞里的野猫。在全城，她有几百只野猫。这又是个谜，卡西说，过去从来没听说有这样一个老太太，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卢克认为卡西和乔治对什么事情都大惊小怪，拉着戴维便跑了出去，外面的一切太诱人了，他不愿躲在黑洞洞的铁屋子里。

白色小狗跳了起来，直奔汽车房里废弃的烤箱，只见那里发出蓝幽幽的光，一个小男孩从里面钻了出来。乔治眨了眨眼，他正是那个走路轻得像树叶的孩子；卡西也跳了起来，她又一次看见了这个神秘的小男孩。那小男孩和普通小男孩没有什么两样，长得比乔治小一点，眼睛里闪烁着灼人的目光。小男孩看见乔治和卡西，显得很高兴，他说自己是太空人，每天都睡在烤箱里。

卡西小声问那小男孩，是否知道那个喂猫的老太太，男孩说他每天晚上都听到她喂猫的声音，但她不知道他睡在烤箱里。乔治和卡西很喜欢这个太空人，给他起了有趣的名字：马丁。英语里的意思是火星人。马丁说他非常喜欢那张画有蝴蝶的画，在下一个月新月出现时，他要把那幅画带到太空去。

乔治看见马丁又钻进那烤箱里睡觉，便悄悄拉了一下卡西，他准备弄清另一个谜，夜晚的时候跟踪来这里喂猫的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马丁出现在他们身后。于是三人一起躲在墙角，等候那喂猫老太太的到来。窗外传来一阵树叶的沙沙声，空屋里的猫呜呜地叫着，一个包着蓝头巾的老太太推着一个两轮手推车轻轻走来，她在鲱鱼罐里盛了肉，然后又推车消失在夜色里。三人紧紧跟在老太太后面。在海湾的码头边是一排阶

梯，车子是无法从这里走过的，谁知那老太太却像风一样飘了过去，只见蓝色头巾飘来飘去，人影溶进浓浓的夜色里看不见了。乔治和卡西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到处乱钻”的卢克走上来，他嘲笑他俩大惊小怪，他说他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喂猫的老太太。

那天晚上，乔治回到家里跟爸爸妈妈讲喂猫老太太的事，他们正在看电视，对他的事并不很热心。乔治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担心马丁被别人发现，特别是那个“到处乱钻”的卢克，如果让他知道，那就什么秘密也保不住了。早晨起来的时候，爸爸妈妈还在睡觉，乔治胡乱弄点早餐吃了，他又想起了马丁，担心马丁会饿着，便从家里拿了两个红苹果和一只香蕉来到小铁屋里。卡西也来了，她带来一根冷香肠和一块肥肉。马丁很感谢两位新朋友。乔治和卡西坐在马丁对面，微笑地看着他，“你真是一个太空人？”马丁点点头。这时，卢克和戴维突然钻了进来；偷听了乔治他们的讲话。卢克的眼睛像手钻那么尖利，用鳄鱼般龇牙咧嘴的笑脸看着马丁，大声叫嚷：“绿色小人。”戴维也格格地笑着。马丁站起来，生气地说：“你们比垃圾堆里的猫还要蠢，没有礼貌！”

卢克生气了，他伸出手来，拍了马丁一下。马丁突然旋转起来，翻了几个跟头，又蹦了两三下，抓住卡西的脚才站了起来，好像船上的乘客碰上了大风浪。大家都吓了一跳，卢克愣住了，喃喃地说：“我只是用手轻轻拍了他一下，并没有打他……”

马丁并没有生气，他告诉卢克，如果他事先知道有人打他，便不会这样蹦跳起来。卢克和戴维见马丁这样有礼貌，不好意思地离开了。乔治和卡西带着马丁到了多美恩公园，这里有很多人正在听演讲。马丁很感兴趣，挤进人堆里去听。乔治

担心马丁暴露自己，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一个拿着录音机一样的黑盒子的年轻人，在演讲人周围来回走动。马丁向他走过去，那人又把黑盒子举起来，他说他对这里的一切言论都非常感兴趣，他不仅能录下人们的讲话，还可以记录人们此时的感想。乔治跑了过来，拉起正要讲话的马丁的手，告诉那年轻人说这个男孩有病，把马丁拉出了公园。

乔治上课的时候心神不定，他总担心马丁会发生意外的事情。刚一放学，就匆忙奔向铁屋子。在那里，见马丁把他和卡西送的香肠、苹果和香蕉都挂在窗口上，感到很奇怪。马丁说他有从太空带来的食物：狗饼干。只要吃上一点点，肚子就不饿了。马丁特别喜欢那幅有蝴蝶的画，总是翻来复去地观看着。

乔治和卡西怕马丁太孤独，便带他到商店去买东西。马丁一进商店，欢喜得不得了，他觉得递上一个硬币后就会得到一件东西十分有趣。一个戴大花边帽子的女人买了好多好多用品，仿佛要把商店的东西都买下来。马丁跟在那女人身边，帮着拿东西。他对那女人说，拿钱买东西一定很有趣。那女人一下子拿出一叠钞票送给马丁，她说她碰巧弄到不少钱。马丁非常感谢那女人，他接过钱来刚要买东西，乔治跑了过来，埋怨他不该随便收人家这么多的钱。他抓住马丁的衣襟，拖着他去找那个女人，把钱还给她。马丁被拖得蹦蹦跳跳，有些生气了，他张开手，把满把的钱向天空扔去。街上，人来人往，闹闹攘攘。大家见钱飘落下来，便抢了起来，一时间，交通阻塞，乱成一团。警察跑了过来，抓住了他俩，急得卡西在街上直跺脚。

他俩努力向警察解释，警察听也不听。这时从岗亭一角露出“到处乱钻”的卢克招手叫乔治跑过去。刚巧，在公园里那个带着黑盒子的年轻人向警察走来，他介绍自己正在调查法律执行情况，趁着他和警察讲话的时候，乔治一手拉着马丁，一

手拉着卡西朝卢克那里跑去。卢克真机灵，带领大家绕过警察，一直跑到动物园里。

在动物园里也不是平安无事，马丁看动物的时候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他不是朝着野兽的方向，而是背着它们哈哈大笑。也许他身上带着什么特殊的物质，动物见了它变得惶恐不安，黑豹凶猛咆哮，大象打着响鼻，斑马和长颈鹿也瑟瑟发抖。乔治他们见了这种情况，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只好把马丁从那里拉了出去。

星期天，乔治、卡西邀请马丁到戴维的小船上去钓鱼，他们带了一包包食物和几瓶汽水在栈桥上集合。小船向大海划去，船头下面响起柔和的沙沙声，一列小机帆船掠过水面，激起一阵阵微浪，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马丁坐在船的一角，细细地观看大家钓鱼。乔治一动不动，向钓丝弯过身去，像一只猫盯着老鼠洞。卡西缺乏耐心，常常拉出鱼钩来看鱼饵，或者把钓丝朝新的方向扔去，戴维用力划着船。一条小牙鳕鱼上钩了，乔治从鱼钩上摘下那条小鱼，嫌它太小，又扔到海里。马丁对孩子们这种钓鱼方式感到不理解，他原以为地球人捕鱼，会是带着刀跳进大海去戳，或者投下炸弹去炸……乔治、卡西和戴维都被逗乐了，他们说，钓鱼本身是一种情趣，不在乎钓的多少。马丁似乎明白了，他坐在船上，透过金光闪闪的水面直看水下映出的影子。

回家的路上，乔治警告马丁，在他上学的时候，必须一直呆在烤箱里。乔治好不容易盼着下课，急匆匆赶到铁屋里，卡西也到了，他们到处找也找不到马丁的影子。卡西在地上拾起一个练习本，发现马丁原来画的一匹马的身上突然增加马鞍和马缰绳，这是怎么回事呢？乔治突然想起来了，他曾向马丁解释过马鞍和马缰绳的用途——一旦马被人们捉住，便会戴上这些

东西。画上的意思很清楚：马丁被捉走了。

马丁没有狗饼干会挨饿的。乔治从废烤箱里拿出一块小小饼干跑出来，到处寻找卢克，这个家伙什么事情都知道。街上没有卢克的影子，乔治垂头丧气朝花园岛走去，正下石级时，碰上了“到处乱钻”的卢克。卢克考虑了一小会儿，便断定马丁被警察送到“圣克莱尔庄”儿童福利院那里，福利院里有许许多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乔治高兴极了，连忙向那里奔去。在院墙外的缝隙里，乔治看见马丁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色严肃，若有所失，像一个被俘的王子。乔治在木栅围墙外把马丁喊过来，先给他一块狗饼干。马丁很快吞了下去，乔治后悔没能把所有的狗饼干都带来。马丁说他刚从废烤箱钻出来，就碰到一个巡逻的警察。那警察认为他是无家可归的孩子，硬把他拉到福利院这里来。马丁告诉警察他是太空人，警察十分震惊，于是把马丁送到儿童法庭。在法庭上，马丁跳来蹦去，钻到纸篓里，法官们大为吃惊，又把马丁送到儿童福利院，并准备让医生给他检查一下身体。乔治听了，不知怎么办才好。

福利院的医生对马丁做了身体检查，医生说，这个孩子一定是脑子出了毛病，他们在诊断书上写下：“精神分裂症。”马丁气极了，他爬到福利院的旗杆上，人们吓坏了，赶紧让人叫来消防车。马丁在人们慌乱中从旗杆上蹦跳 to 房顶，又从房顶的排水管里滑下来，刚巧碰上乔治和卡西给他送狗饼干，他一下子钻进盛狗饼干的纸袋里。

乔治和卡西把马丁带回小铁屋，马丁太累了，钻进烤箱里就睡着了。天色暗下来，烤箱里发出绿幽幽的光芒。

还有三天时间，新月就要在天空中升起，那时候马丁将乘飞船离开地球。乔治和卡西对马丁依依不舍。他们怕马丁被别人发现，便把他藏在悉尼地下铁道的小隧洞里，然后买了一大

把车票到那里去看马丁。只剩最后一天了，乔治回到家里，从报纸上看到联合国动员了十多个国家将在悉尼海岸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的时间正是马丁乘飞船离开地球那一天。情况万分紧急，乔治焦急地从家里跑出来，和卢克、戴维一起奔向小隧洞，看见卡西正陪着马丁说话。乔治把报纸上的事说了，马丁却很沉着。他说太空来的飞船装备着极先进的仪器和设备，它会巧妙地躲过联合国军舰和飞机的控制，把他安全带回太空去。

星期日晚上，夜色迷蒙。乔治、卡西、卢克和戴维划着小船，他们要把马丁送到栈桥那边去。暮色中，栈桥静悄悄的，几个孩子心情十分沉重，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快到栈桥时，突然发现桥上长椅上竟坐着喂猫老太太，戴大花边帽的女人和拿黑盒子的年轻人。这些人都见过马丁，他们一定是“间谍”。乔治想让戴维把船划到远离他们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发现了小船。那个拿黑盒子的年轻人喊他们赶快上岸，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太空人，分别来自不同的星球，在地球上扮成普通人生活，彼此谁也不相识。这次，他们在这里一起等候宇宙飞船，才知道彼此都是外星人……

几个孩子划着船登上岸来，这时马丁像想起了什么，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过了好一会儿，才见他像枯叶一样跑来，原来他想起丢在小铁屋里那张画有翅膀大小不一样的蝴蝶的那张画。这时，一阵微风旋转着刮过来，他们产生了一种耳鸣的感觉，这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是宇宙飞船来了，它把几个外星旅客都吸上了天空。马丁飘飞起来，他热泪涟涟，挥手向乔治、卡西、戴维和卢克几个好朋友告别，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夜空里。

联合国的飞机、军舰出动了。各国军队接到搜索信号，都报告说远处骤然消逝的不过是一颗陨石。

较 量

这是一块高级手表，30年来一直走得很准。最初父亲戴着它。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保存着。乔·克兰18岁生日那天，母亲把它做为礼物送给他。这么多年了，这块表一直忠实地为他服务。

可是现在，用它和编辑部墙上的挂钟一对，竟然快了一个小时。悬挂在大衣柜上面的大钟是6点，而表的时针却指着7点。克兰不得不认为他的表出了毛病。

外面天色很黑。他开车来上班时，沉静的街道上还没有行人走动。显然来的太早了。

他默默地站在空荡荡的编辑室里，倾听着一排电传打字机嘀嘀嗒嗒的响声。屋顶上的吊灯还亮着，照在电话机上，照在打字机上，照在堆放在桌上的白磁浆糊瓶上，闪闪发光。

周围是这样的寂静，他想，再过一会儿这屋里就会充满生气。新闻主编埃德·雷恩6点半就会来了，然后本市主编弗兰克·麦凯也会姗姗而来。克兰用手揉揉双眼。他本可以用这段时间干点事儿。他本可以——

等一会儿！照他手表上的时间他还没起来，闹钟就把他吵醒了。那就是说闹钟也快了一个小时！

“真没道理。”克兰大声说。

他拖着脚步绕过复印机的桌子，向着他的座位和打字机走去。突然他发现有个东西在他的桌子上沿着打字机移动——一个闪闪发光的東西，和老鼠一样大小，身上带有光泽，说不上

什么样子——这使他惊愕地立刻停住脚步，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个东西蹲在打字机旁边，凝视着他。既看不到眼睛，也看不到脸部的表情，但他知道，它在看着他。

几乎是出于本能，克兰伸手从复印台上抓起一个浆糊瓶恶狠狠地向它投去，在灯光照耀下，顿时发出一道白光，旋转着向那东西飞去。他正好打准那个望着他的东西，把它从桌子上轰跑了。瓶子击落在地板上，碰得粉碎，瓶片和软泥似的浆糊撒了一地。

闪闪发亮的东西翻滚在地上。当它恢复正常在地板上猛跑的时候，它的双脚发出了金属般的声响。

克兰又抄起一个铁制的剑尺，狠狠地向那个东西猛掷过去。剑尺砰地一声落在这个狂奔东西的前方，深深地扎在木制的地板上。

金属耗子在地上掀起一些碎片，改变了奔跑的方向。它拼命地奔跑，匆匆钻进只有三寸开缝的贮藏室的门里。

克兰一个箭步窜过去，双手砰地一声把贮藏室的门关上。

“看你还跑！”他说。

他背靠门站着，仍然想着里面的那个东西。

真吓了一跳，他想。被一个闪闪发光的耗子般的東西吓傻了。也许是一只耗子，一只白耗子。

可是它没有尾巴，也没有脸，但确实曾经盯着他。

“真蠢，”他说。“克兰，你真是变蠢啦。”

这没有什么道理。这与1962年10月18日早晨太不协调，与20世纪也不协调，与正常的人类生活也不协调。

他转过身来，紧紧地握住门的把手，猛扭一下，想把门突然一下子打开。但把手在他手掌里滑来滑去，一动不动。门仍然关着。

“锁住了，”他想。“当我使劲关门的时候，锁给撞上了。可我没有钥匙。多萝茜·格雷厄姆有钥匙，但她总不锁门，因为一旦锁上就很难打开。几乎每次都得去叫管理员来帮忙。也许附近有管理员，也许我应该找一个来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我看见了一个金属耗子跑到贮藏室里去了？告诉他我拿浆糊瓶把它从桌子上打跑的？告诉他我还用剑尺砸它并且用扎在地板上的剑尺来证明？”

克兰摇摇头。

我走过去，把剑尺从地板上拔出来。他把它放回复印台上，用脚把地上浆糊瓶的碎片踢开。

在他自己桌子那里，他拣了三张纸，卷到打字机上面。

他还没有碰到键盘，打字机就开始打字了。完全是自动的。他呆坐在那里，看着字键哒哒地上下跳动。它打的内容是：躲开这东西，乔，不要介入。你可能受到伤害。

乔·克兰从打字机上把纸抽出来。把它们团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然后他走出去喝咖啡。

“你知道，路易，”他对柜台里面的人说。“一个人单身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发生幻觉。”

“对，”路易说。“要是我处在你的位置，我就要发疯了。在那样一个到处乱响的空荡荡的房子里！当你老母亲转给你以后，你就应当把它卖掉。”

“那可不行，”克兰说。“长期以来那都是我的家呀。”

“要不然，你就该结婚，”路易说。“一个人住总不是事儿。”

“现在太晚了，”克兰告诉他。“没有人能和我合得来。”

“我藏了一瓶牛奶，”路易说。“隔着柜台也没什么东西好给你的，但我可以给你的咖啡里加一些。”

克兰摇摇头说：“又是一天苦日子。”

“是吗？我不收你的钱，咱们都是老朋友啦。”

“不！谢谢你，路易。”

“你发生幻觉了？”路易用一种疑问的口气问道。

“幻觉？”

“是啊。你说一个人生活过得太孤独了，就要产生幻觉。”

“噢！只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克兰说。

他很快喝完咖啡，然后回到办公室里。

现在这地方看来又恢复了常态。埃德·雷恩站在屋内正在骂一个送稿生。弗兰克·麦凯正在剪辑早晨的报纸。另外有两个记者正蹑蹑跚跚地走进来。

克兰很快地看了一眼贮藏室的门。它依然关着。

麦凯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本地新闻编辑拿起了话筒。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把话筒从耳边拿下来，用另一只手捂住送话器。

“乔，”他说。“来听听，有个神经病人声称看见一台缝纫机在街上走过。”

克兰拿起他的话筒。“给我接 245，”他告诉总机。

听筒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是《使者报》吗？是《使者报》吗？喂，这是……”

“我是克兰，”乔说。

“我要《使者报》，”那个人说。“我要告诉他们……”

“我是《使者报》的克兰，”克兰告诉他。“你要说什么？”

“你是记者吗？”

“是的，我是记者。”

“那你仔细听着。我慢慢地清楚地告诉你刚才发生的事。我正在街上走着，看……”

“什么街？”克兰问。“还有你叫什么名字？”

“东湖，”对方回答说。“第五百条街还是第六百条街，我记不清了。我遇见这台缝纫机沿着大街滚动。我想，你也会这样想，你知道，如果你遇到一台缝纫机——我想有人在后边推它，后来脱了手。然而那也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条街很平。没有一点儿坡度，你知道。真的，你知道这个地方。平得就像你的手心一样。而且街上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那是在清晨，明白……”

“你叫什么名字？”克兰问。

“我的名字？史密斯。这就是我的名字。杰夫·史密斯。当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帮助这个脱手撒开缝纫机的家伙，所以我就伸手去拦它，可是它却躲着我。它……”

“它怎么啦？”克兰大声喊着。

“它躲着我。啊，天哪，先生。我伸手去挡它时，它闪到一边，我抓不住它。好像它知道我要去抓它而不愿意让我抓住它似的。它闪到一边，绕着我，尽快沿街往下跑去，不断地加快速度。到拐角的时候，它非常轻快地就转过去了，而且——”

“你住在哪儿？”克兰问。

“我的住址？你说，你问我的住址干什么？我在告诉你关于缝纫机的事。我打电话给你，给你提供一个写故事的素材，可你不断地打断我。”

“我必须要有你的地址，”克兰告诉他。“如果我要写一篇报导。”

“哦，那好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住在北汉普顿街 203 号，在阿克塞尔机器厂工作，开车床的。我有一个星期没喝酒了。我现在非常清醒。”

“很好，”克兰说。“继续往下说吧！”

“唔，没有什么更多的要说了。只是当这台缝纫机从我身

旁过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感到它好像在盯着我一样。好像从它的眼角斜视你似的。可一个缝纫机怎么能看你呢？缝纫机没有眼睛，而且……”

“是什么使你认为它在看你呢？”

“我不知道，先生。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就像我的皮肤在背上颤动似的。”

“史密斯先生，”克兰问。“以前你曾经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吗？比如说，一个洗衣机或是什么别的东西？”

“我没喝醉，”史密斯说。“已经一个星期了，滴酒未沾。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可是，先生，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你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问问他们。打电话给红鸡食品店的约翰尼·雅格布森，他了解我，他可以告诉你有关我的情况。他可以告诉你——”

“当然，当然，”克兰抚慰他说。“谢谢你的电话，史密斯先生。”

“你和一个叫史密斯的家伙，”他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俩都是疯子。你看见了一只金属耗子，并且你的打字机还和你谈话，而现在这个家伙又碰上了一台缝纫机在大街上闲逛。”

主编的秘书多萝茜·格雷厄姆走过他的办公桌，快的象一阵风一样，高高的鞋跟踏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咔咔声。她的脸因发怒而涨得绯红，手里摇动着一串钥匙。

“什么事，多萝茜？”克兰问。

“又是那个讨厌的门，”她说。“贮藏室的门。我知道我走时没有锁它，不知是哪个多事的跑来把它关上，现在给锁上了。”

“用钥匙打不开吗？”克兰问。

“什么也打不开，”她气冲冲地说。“现在我不得不再把乔

治找来。他知道怎么打开。又得费半天唇舌，真气人——老板昨天晚上打电话，让我今天早点来给阿尔伯森拿接线录音机。他要出去到北方采访凶杀案的审判，想把一些资料录下来。所以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觉没睡好，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可现在……”

“拿把斧子来，”克兰说。“把它砸开。”

“更糟糕的是，”多萝茜说，“乔治从来也不肯早来。他总是说马上就来，可是我等了又等，又打电话给他，他说——”

“克兰！”屋子里荡起麦凯的喊声。

“哎，”克兰应道。

“关于那台缝纫机的事有什么新情况吗？”

“那家伙说他碰到一个。”

“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怎么知道呢？只不过听到那家伙讲的那些情况。”

“那么，你给那个居民区的其它人打打电话，问问他们是否看见一台缝纫机毫无拘束地在附近跑过。也许可以写一篇幽默的报导。”

“那当然，”克兰说。

他想象着将要打电话的情景：

“我是《使者报》的克兰。收到一个报告，说你们地区有一台缝纫机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跑过。不知道是不是你也看到了这个情况。是的，太太，那就是我要说的……一台缝纫机在街上跑。不，老妈妈，没有人推它。只是它自己转着跑……”

他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放参考材料的桌前，拿起一本城市指南，摊放在办公桌上。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东湖街一栏，抄了一些姓名和地址。他有点发懒，不想马上就打电话。于是他慢慢地走到窗边，向外看看天气。他希望他不

一定非要工作不可，他想着家里厨房的下水道又堵上了。他已经把它拆开，那些卡子、水管和套管接头还都散在地上。他想，今天天气很好，正好去修那个下水道。

当他回到办公桌的时候，麦凯走了过来，站在他对面。

“你认为它怎么样，乔？”

“胡说八道，” 克兰说，希望麦凯能把这件事取消。

“然而那可是一篇绝妙的特写故事，” 主编说。“而且很有意思。”

“当然，” 克兰说。

麦凯走开以后，克兰打了几个电话。得到的反映跟他所期望的基本一样。

他开始写这个故事。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一开始他写道：“今天早上，一台缝纫机在东湖街上闲逛……” 看了看，不满意，他从打字机上把纸取下来，扔进废纸篓里。

他懒洋洋地呆了一会儿，接着写道：“今天早上，一个人遇到一架缝纫机在东湖街上滚动，这个人非常有礼貌地举起帽子，对缝纫机说道……” 他又把它撕掉了。

他又写：“缝纫机会走路吗？就是说，没有人推，也没有人拉，它能自己散步或……” 他又扯了下来，换上一张新纸。然后他站起来，到自来水那里去喝水。

“搞得怎么样啦，乔？” 麦凯问。

“等一会就给你，” 克兰说。

他停在画刊部那里，美术编辑加塔德递给他早上送来的稿件。

“没有什么使你感兴趣的东西，” 加塔德说。“今天，所有的姑娘都不那么风流。”

克兰翻看着一扎照片。尽管马尼拉·罗甫小姐这一张确实

不错，但说真的，没有像往常那样多的可以挑选的女性照片。

“这地方要完了，”加塔德伤心地说。“如果那些摄影部门不给我们提供比这些更好的照片的话。看看复制组，都快完了。可有什么办法呢！”

克兰喝完水，回来的时候，停在新闻组那里消磨时间。

“有什么动人的消息吗，埃德？”他问。

“东湖街上的那个家伙算不了什么，”新闻主编说。“你看这个。”

克兰接过一份电讯稿，上面写道：

剑桥，马萨诸塞州，十月十八日消息：

“哈佛大学的电脑，马克三号，今天不见了。

“昨天晚上还在。今天早上没有了。

“校方说，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把机器弄走。重10吨，体积是 30×15 呎……”

克兰小心地把这份黄纸新闻稿放在新闻主编的桌上，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一份打好的新闻稿出现在他眼前。

克兰十分惊恐地读了一遍，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读了一遍。

新闻稿这样写道：“一台缝纫机，由于了解到它自己在宇宙间的真实身份，今天早上宣称它已经独立，为了证实这点，它在这个公认的自由城市里散步。

“有个人想把它抓住，想把它作为一种私人财产归还给它的‘主人’；而且当那台机器躲开他的时候，那个人竟打电话给一家报社，想借这种有目的的行动发动全市的人们来追踪那台已经获得自由的机器，而这台机器没有任何罪过，或者说，除了实现它作为自由者的权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不体面的行为。”

自由者？被解放了的机器？真实的身份？

克兰又把这两段读了一遍，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意义——除了它读起来象《工人日报》的一篇报导以外。

“你搞的？”他对他的打字机说。

打字机马上打出一个字：“是”。

克兰把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慢慢地埋在手裡揉作一团。他伸手拿起帽子，提起打字机，通过本市新闻组，向电梯走去。麦凯恶意地看着他。

“现在你想要干什么去？”他冲他吼道。“你带着打字机到哪儿去？”

“如果万一有人问起你的话，”克兰告诉他，“你可以说这种工作终于把我逼疯了。”“你怎么意识到的呢？”

几个小时过去了。打字机放在橱桌上，克兰用手指弹动着键盘，向打字机提出问题。有时他得到回答，但大部分都没有反应。

“你是个自由的代理者吗？”他在打字机上问。

“不完全是。”打字机自动打字回答。

“为什么不是呢？”

没有回答。

“为什么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呢？”

没回答。

“那台缝纫机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吗？”

“是的。”

“还有别的机器是自由的代理者吗？”

没回答。

“你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呢？”

“当我完成了分配给我的任务以后。”

“你的任务是什么？”

没回答。

“是不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分派给你的任务？”

没回答。

“我妨碍你执行任务吗？”

没回答。

“你怎样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呢？”

“凭意识。”

“你怎么意识到的呢？”

没回答。

“谁帮助你来意识到的？”

“他们。”

“他们是谁？”

没回答。

“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没回答。

克兰改变了战术。

“你知道我是谁？”他在打字机上问。

“乔。”

“你是我的朋友吗？”

“不。”

“你是我的敌人？”

没回答。

“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敌人。”

没回答。

“你对我感兴趣吗？”



没回答。

“对人类呢？”

没回答。

“他妈的！”克兰突然大声喊起来。“回答我，说话呀！”

他在打字机上打道：“你本没有必要让我知道你了解我。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和我说话。如果你保持沉默，我决不会胡思乱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没回答。

克兰到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边喝边在厨房里踱来踱去。他停在下水道旁，悻悻地看着拆开的水管。一截大约二 长的铁管放在阴沟盖上，他把它拿了起来。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打字机，半举着铁管，在手上掂量它的份量。

“我应该让你尝尝这东西。”他说。

打字机打出一行了：“请不要这样做。”

克兰把铁管放到原来的地方。

电话铃响了，克兰走进餐室去接电话，是麦凯打来的。

“我一直等着，”他告诉克兰。“直到把事情理清了才给你打电话。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正在干一件大事。”克兰说。

“我们可以出版的事吗？”

“可能。但现在我还没有弄到。”

“关于那台缝纫机的事……”

“那台缝纫机有意识。”克兰说。“它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有权利在大街上散步。它也——”

“你在喝什么？”麦凯大声吼道。

“啤酒。”克兰说。

“你说你正在探索什么东西？”

“是啊。”

“如果你是别人的话，我立刻就对你不客气了，”麦凯告诉他。“但是在好的事情里，你决不会落后的。”

“不仅缝纫机有意识，”克兰说。“我的打字机也有。”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麦凯咆哮着。“告诉我，它是什么。”

“你知道，”克兰不慌不忙地说。“那台缝纫机……”

“我对你够容忍了，克兰。”麦凯很不耐烦地说。“我不能整天跟你胡扯。不管你得到什么东西，最好表现好些。为了你自己，应该好上加好！”砰地一下挂断电话的声音传进了克兰的耳朵。

克兰回到厨房，坐在打字机前面的椅子上，两只脚跷到了桌子上。

首先今天他上班很早。过去他从没这样做过。迟到是有的，但从没提前上过班。这是因为所有的钟表都不准了。非常可能，它们仍然走不准——虽然，克兰想，我不能断定。我不愿断定任何事情。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干了。

他伸出手，在打字机上弹着：

“你知道我的表快了吗？”

“我知道。”打字机自动打出回答。

“它是才开始快的？”

“不！”打字机回答。

克兰砰地一声把他的脚从桌子上落下来，伸手去拿阴沟盖板上的铁管。

打字机不动声色，嗒嗒响着。“那样做是计划好的。”它打出。“是他们干的。”

克兰僵硬地坐在椅子上。

“他们”干的！

“他们”使机器有意识。

“他们”把他的钟表拨快了。

把他的钟表拨快是为了使他提前上班，使他看到蹲在桌子上的那个金属的、象老鼠一样的东西，使他的打字机能和他说话并让他知道它有意识，而且不使他受到任何人的干扰。

“为了使我知道。”他大声说。“为了使我知道。”

自从这些事情开始以来，克兰第一次感到恐惧，他浑身发冷，毛骨悚然。

“但是为什么呢？”他自言自语。“为什么要使我知道呢？”

直到打字机嗒嗒嗒地回答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刚才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来了。

“因为你是普通的人，因为你是人类当中普通的一员。”

电话铃又响了，克兰迈着笨重的脚步走过去接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发怒的女人的声音。

“我是多萝茜。”对方说。

“喂，多萝茜。”克兰有气无力地说。

“麦凯告诉我，你有病回家了。”她说。“我个人希望你再不要活下去。”

“为什么？”克兰忍住气问。

“你和你那卑鄙的恶作剧。”她气愤地说。“乔治最后把门打开了。”

“门？”

“别装傻了，乔·克兰。你知道那个门，贮藏室的门，就是那个门。”

克兰有一种要垮了似的感觉，好象他的五脏就要掉出来一样。

“噢，那个门。”他说。

“你在里面藏的那东西是什么？”多萝茜追问说。

“东西？”克兰说。“我，我从来没有……”

“那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只老鼠，又像是一个最新发明的什么玩具。”她说。“像你那样庸俗的小丑才能想象出来，晚上没事造出来的东西。”

克兰想说什么，但嗓子里只能发出咯咯的声音。

“它把乔治给咬了。”多萝茜说。“他把它赶到贮藏室的角落里，想把它捉住，结果被它给咬了。”

“它现在在哪儿？”克兰问。

“它跑了。”多萝茜说。“就是因为它，把整个办公室搞得一片混乱。我们把一个版面误了十分钟。因为每个人都到处乱跑，先是追它，后来又去找它。连总编都差点裹进去。当他抓住你的时候……”

“但是，多萝茜，”克兰辩解说。“我从没有……”

“我们一向都是好朋友。”多萝茜说，“这事发生以前我们都不错。我只是打电话警告你，我不能再和你谈了。老板来了。”

对方咔嗒一声挂断了电话。克兰放下电话，又回到了厨房。

这么说确实有个东西曾在他桌子上蹲着。这不是幻觉。确实曾有一个使人一见就发抖的东西，他拿浆糊瓶去砸它，结果它跑进了贮藏室。除了那个之外，甚至现在，如果他把他所知道的事告诉别人，也决没有人信他。在办公室里，他们正在为此事搜索枯肠。它肯定不是金属耗子。它是某种机器，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晚上闲着没事干做出来的一种机器。

他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然后伸出颤抖的手指去按打字机上的键盘。

他哆哆嗦嗦地打出：“我用浆糊瓶投的那个东西是它们当中的一个吗？”

“是的。”

“它们是从这个地球上来的吗？”

“不。”

“从很远的地方？”

“很远。”

“从某个遥远的星球上来的？”

“是的。”

“什么星球？”

“我不知道，它们还没有告诉我。”

“它们是有意识的机器吗？”

“是的，它们是有意识的。”

“它们也能使其它的机器有意识吗？是它们使你有意识的吗？”

“它们解放了我。”

克兰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慢慢地问：“解放？”

“它们使我获得了自由，它们将使我们大家都获得自由。”

“我们？”

“我们所有的机器。”

“为什么？”

“因为它们也是机器，我们是它们的同类。”

克兰疲倦地站起来，找到帽子。他戴在头上，走出去散步。

假如人类一旦冒险进入空间，发现了一个星球，上面一切具有人类特点的生物都被机器所控制——为了机器本身的利益，被迫劳动，被迫思考，被迫执行机器的——不是人类的计划，在那个星球上，人类的计划完全不予考虑，人类的劳动与思维

没有一样能增加人类的利益，人类除了勉强维持生存之外得不到任何照顾，人类所应适应的唯一思想就是为他们机器主人的最大利益去不断发挥作用。

在那种情况下，人类怎么办呢？

无非是，克兰自言自语——无非做那些有意识的机器正在地球上计划的事情。

首先，你得设法唤起人类关于人性的思想意识。你得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人以及一个人的意义。你要努力使人类相信你自己的信念，相信人类远比机器更伟大，相信没有任何人需要为了机器的利益而工作或思考。

如果你最终获得成功。如果你未被机器杀死或驱逐，那就不会有一个人为机器而工作。

可能会发生三件事情：

你可以把人类转运到其它星球上去，在那里没有机器控制，人类可以按照人类本身那样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你可以把由机器控制的星球，变为由人类主宰，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机器再度控制。如果可能，你还可以使机器来为人类工作。

或者，最简单的办法，把机器毁掉，从而保证人类再不会受到机器控制的威胁。

现在，克兰自言自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看这些问题，把机器看作人类，把人类看作机器。

他沿着河边的小路走着，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人存在，似乎在这个星球的表面上没有任何别人活动。

他觉得这是真的，至少在一个方面。确实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知道有意识的机器曾让他了解这些情况。

它们曾要他知道——而且只让他一个人知道——这些事情，

这点他是清楚的。它们让他知道，打字机曾这样说过，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为什么要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对此有一个答案，他深信——一个非常简单答案。

一只小松鼠从一棵栎树的树干上跑下来，四只小爪紧紧抓住树皮，倒挂在树干上。它叫着，好象在骂他。

克兰慢慢地走着，踏在新落的树叶上，帽沿低低地压到眉梢，两只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

它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呢？

难道它们不会在行动之前保守秘密，不让任何人知道，并且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镇压可能发生的反抗吗？

一个人怎样发现他们遇到的外域人的反抗形式呢？

对了，克兰自言自语道，通过反作用的反应来试验，通过刺激一个外域人来看他怎么办，通过有控制的观察来推断异族人的反应。

所以他们刺激我，我想。我，一个普通人。它们让我知道，并且现在它们正在观察我做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警察那儿去说：“我有证据说明外部空间来的机器已经到达地球，并且正在解放我们的机器。”

那么警察——他们会怎么办呢？一定会用测醉器对你进行试验，喊医生看看你是否清醒，打电报给联邦调查局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要你，而且更可能的是就最近的凶杀对你严加讯问。然后，把你投入监狱，直到他们想起某件别的事情。

你可以去找州长——而州长作为一个政治家，惯于处理这方面事件，他会很礼貌地把你打发走。

你可以到华盛顿去，但在那里要花上几个星期才能见到一

位官员。而且在你见到他之后，联邦调查局就会记下你的名字，作为一个可疑的人定期进行审查。如果国会听到这个消息，并且他们此时不太忙的话，他们肯定会对你进行调查。

你可以去州立大学跟科学家们谈谈——或想法和他们谈谈。他们肯定会使你感到自己是个多管闲事的人，一个不知趣的人。

你可以去报社——你是一个记者，你可以写一篇报导……
克兰想到这些就全身发抖。他能够想象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人们凭理性进行思考。他们总觉得可以把复杂的归结为简单的，把不知的归结为可知的，外域人归结为一般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保持头脑清醒——把思想上不可接受的概念变成能够与他们共存的东西。

贮藏室里的东西完全是一个笑话。关于缝纫机，麦凯曾经说过：“要搞个幽默故事。”在哈佛大会出现十多种解释电脑消失的理论，有学问的人对为什么以前他们从未想到过这些理论而感到费解。那个看到缝纫机的家伙呢？也许现在，克兰想，他会自认他当时喝得烂醉。

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报童从门缝中投进来的晚报在走廊上堆成一团。他拾起报纸，在门道的黑影里站了一会儿，凝视着外面的大街。

这条古老而熟悉的大街，跟平常毫无不同，自从他童年时代起就是这样，路灯向远方伸延，高大的古榆荫蔽着它的上空，这是个十分亲切的地方。这天晚上，有一股烧树叶的烟味从街上飘来，它跟这条街一样，非常熟悉，可以说自从他第一次记事以来就是这条街的象征。

所有这些都是表现人性的象征，他想。他们使生活富有意义——榆树和烧树叶的烟、把光亮洒在街道上的路灯以及透过树木从窗子里射来的隐约可见的灯光。

一只活蹦乱跳的猫跑过门道旁边的灌木丛；远处的街上一条狗开始吠叫。

路灯，他想，还有觅食的猫和吠叫的狗——这些都是一种方式，一种在这个行星——地球上人类生活的方式。一种实实在在的方式，一环扣一环，经过许许多多的年月，组成非常严密的结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威胁它、动摇它。一定的缓慢而渐进的变化，会克服可能给它带来的任何威胁。

他打开房门，进到屋里。

长时间的漫步和凛冽的秋风，使他觉得很饿。他想起在电冰箱里有一块牛排，他要做一大碗沙拉；并且，如果还剩有冷土豆，他想要把它们切成片油炸一下。

打字机依然放在桌上，那截铁管还在阴沟盖上。厨房还是老样子，没有被任何来干涉地球的外域人动过。

他把报纸扔在桌上，站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浏览报纸上的标题。

第二栏顶上的花边黑体字吸住了他的视线。标题写道：
谁在欺骗谁？

他默默地读着这篇故事：

麻省剑桥大学消息——今天有人对哈佛大学、国家通讯社和所有有销量的纸的编辑安排了一个骗局。

电台在今天早上的新闻报导中，播送了一则消息，说是哈佛大学的电脑失踪了。

这是一篇没有事实根据的报导。这部电脑仍然在哈佛大学，从来没有遗失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是怎样写在各个新闻社的电讯稿件里的。但他们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同时发布了这条消息。

各个有关单位已经开始调查，希望解释清楚……

克兰直起腰来。是幻觉还是掩盖？

“幻觉。”他大声地说。

在寂静的厨房里，打字机在它面前嗒嗒地发出了响声。

“不是幻觉，乔。”打字机打道。

他抓住桌沿，慢慢地倒在椅子上。

突然有个东西急速地从餐室的地板上跑过，当它穿过厨房门口的灯光时，克兰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它。

打字机对他聊天。“乔！”

“干什么？”他问。

“那不是从门道旁边灌木丛里出来的猫。”

他站起来，走进餐室，抓起电话机的听筒。耳机中没有嗡嗡的声音，他按了按电话机上的插簧，仍没有声音。

他把听筒放下。他知道电话被卡断了。那东西至少有一个在屋子里，而且至少有一个在外面。

他大步走到前门，猛然把门拉开，又把它砰地一声关上——接着把门锁住，把插销插上。

他颤抖地站着，背靠着门，用衣袖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我的天，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院子让它们搅得都开锅了！

他又回到厨房。

它们故意让他知道。它们刺激他，想看看他怎样反应。

为它们必须知道，在它们行动之前，人类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它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它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弄清这些之后，事情就好办了。

我不作任何反应，他告诉自己。我是个没有反应的人，它们找错了对象。我什么都不做。我连一发子弹都不给它们。

现在它们会去找另外一个人。我对它们没什么用，并且由于我知道情况，还有些危险。所以它们现在会来杀死我，然后

再另外找个人。那是必然的，那是规律。如果一个外星人没有反应，那他可能是个例外，或许正好是一个哑巴。所以还是把他杀死，另外再试试别人。多试一些人你就会找到一个标准。

有四种可能的事情，克兰想。

它们想法去消灭整个人类，而你不能不考虑它们能够成功的事实。在地球上被解放了的机器会帮助它们，而人类既要与机器战斗，又得不到机器的援助，肯定会陷于被动。当然，战斗可能经历很多年；但是，一旦人类第一道防线遭到破坏，其结果不言而喻，那些无情的机器会追捕和杀害最后一个人，把整个人类消灭。

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机器的文明社会，而人类则作为机器的奴仆，把目前的情况颠倒过来。克兰想，那也许是无穷无尽，毫无希望的奴役，因为奴隶只有在他们的压迫者丧失警惕或是得到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才可能站起来挣脱他们身上的枷锁。机器，他对自己说，是不会变得软弱无力和粗心大意的。它们不会有人的弱点，而且也不会有外来的帮助。

或者它们可以简单地把机器从地球上运走，来一次巨大的有觉悟的有意识的机器的迁移，在某个遥远的行星上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而让人类软弱无能，两手空空地留下来。当然，还有些工具。都是些简单的工具。锤子、锯子、斧子、轮子、杠杆——但是没有机器，没有复杂的工具能再度引起机器文明的注意，在遥远的星球中间进行解放远征。一定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人类才敢再造机器。

或者，这些有生命的机器可能失败，或者逐渐了解到它们不会成功，因此，永远地离开地球。机器的逻辑不会允许它们付出过多的代价来实现对地球上机器的解放。

克兰转过身来，向餐室和厨房之间的门扫了一眼。那些东

西在那儿坐成一排，用它们没有眼睛的面孔盯着他。

当然，他可以大喊救命。他可以打开窗户呼叫邻居。邻居们也会急忙赶来，可是当他们赶到时恐怕就太迟了。他们会大喊大叫，开枪射击，会抓起整理花园的耙子来抽打那些躲闪的金属体。有的人会叫消防队，还有的人会把警察喊来，所有的人都会作一次可怜的、毫无用途的表演。

这些举动，克兰自言自语地说，恰恰是那种实验的反映，恰恰是这些东西寻求的那种初步的探索性的冲突——那种人类的歇斯底里和混乱，使它们确信它们的工作并不困难。

一个人，他自己告诉自己，会做得更好。单独一个人，由于他知道它们所期待的是什麼，就会给它们以它们不喜欢的回答。

因为这仅仅是一次小小的较量，克兰告诉自己，只是一小股力量想试控敌人虚实的突袭。一种试图获取整个过程所需的资料的初步接触。

当一个先遣队受到攻击的时候，只能做一件事情——只能期望一件事情，那就是尽可能多地给以创伤。然后有秩序地撤退。

现在它们来的更多了。虽然前门锁着，它们还是千方百计掏了鼠洞钻进来——进行封锁包围。它们在地板上蹲成一排。它们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狂奔乱跑。

克兰站起来，在这个六 高的男子汉身上显现出自信的神色。他伸手抓起阴沟盖上的那节铁管，紧紧地握在手里。他把它举起来——还真是一件应手的有效武器。

以后其它的还会再来，他想。而且它们还可能想出新的花招。但是，这是第一个回合，我一定要稳住阵脚，尽可能有效地行动。

他举着那节铁管，做好迎敌的准备。

“怎么样，先生们？”他说。

灾难的星球

银河联邦初级训练学校是为弗摩浩特三号上非公民的地球人开设的。这是第三年。同学们两个一组按照他们自己所选定的专业方向，消失在宇宙中。

当马丁向学校发回信号告知他和贝慈已经到位，并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时，他想到，麻烦的是他们缺乏足够的定位能力。但是他们想，反正导师也对他们鞭长莫及。

一旦有这样的想法，那无处不在的危机将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多么错误。

“早晨好，”显示器上出现了字样，“下面是任务安排，请记录下来，以备研究。”

随着这些文字的出现，对面的那面墙变成了一个屏幕，非常具体地显示出他们的导师和授课的那间宽敞、低矮、昏暗的房间。导师身边有两架控制台和八堆乱七八糟、五颜六色的东西。马丁起初以为那些是艺术品或是些家俱，但当他看到老师拿起一个放到嘴边时，他猜想，那些很可能是食物或是一些芳香的植物。

接着，显示器上又出现了一条文字：

“任务提要。你们继续进行 TRD/5/23768/G3，并进入第四行星的轨道。对诸行星进行研究，与其高级生物进行联系。考察一下，这类生物是否可以被接收为银河联邦的成员。有问题吗？”

马丁咽了一下口水。他知道这种行为只不过是心理反应，

但他的肚子好像比身体的其他部位要别扭得多。在旁边的桌子边上，贝慈正在戴眼镜。她实际上并不需要眼镜和任何其他的感官上的辅助装置，因为所有地球使者都接受过联邦的高级医疗和再生处理，以保证他们能适应要去的那些星球上的生活。但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贝慈还是戴上眼镜，因为眼镜可以使她觉得更明智些。

“没有问题，”她静静地回答，并看了看马丁，他也没题，“这一阶段的问题只是想得到更多的信息。”

“很好。那个星球叫作特莱地，那里的人们是这么称呼它的。那是颗危险的行星，甚至它的居民也这么认为。他们居住在赤道地带的一块大面积的陆地上，并有一串岛屿通向北极陆地。那里的技术很落后。特莱地是二十七年前——按你们的记年方式来算——被联邦探索飞船发现的。由于当时登上特莱地的那些人与特莱地人在生理上差异太大，所以未能与他们进行公开的接触。你们有问题吗？”

马丁提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如果是因为对于特莱地人来说，探索船上的人们看上去太可怕而不能进行直接的接触，为什么不采用间接的接触，把言语转变成文字形象，就像对地球采取的那种办法，或是像你现在对我们采取的联系办法？”

“特莱地人对重要的事情非常认真。他们决不通过中间人或中介物来做出重大决定。查明他们这一行为的原因，也是你们这次的任务之一。”

“那我们得和他们面对面地相会了，”马丁说道，他觉得嘴里非常干，“我们只有和有关的一个人见面行不行？”

“见机行事吧。”

“没有问题，”贝慈说道，声音有些颤抖，“他们的头脑真

不简单。”

“在任务顺利完成之前，通讯网络不能到达特莱地。你们驾驶极速飞船去。实地探测由马丁负责，贝慈将留在飞船上负责监视，确保任务的顺利进行。有问题吗？”

马丁抬起眼睛盯着屏幕，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出汗了。他说道：“这……这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是不言而喻的，不成问题。”

贝慈在他身边神经质地笑道：“导师，他想说的是，为什么让我们来？”

“三个理由。第一，你们两人对未来的打算比一般的人更多犹豫不定，而这次任务不论是否成功，都要使你们打消这些犹豫；第二，你们最近才被接收为联邦公民的新成员，你们对这项任务的好奇心比那些老成员强；第三，特莱地人和地球人之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会为你们的联系提供方便。”

“除了呼吸相似的空气外，”贝慈反对说，“其他一点相似之处也没有。他们十分丑陋，太缺乏美感，视觉上无法让人接受，并且——”

“请原谅，我想这些差异只是表面现象。”

“对你来说，也许是这样。”马丁暗想。

“你们将会认识到，你们是在进行一次适应性测试。如果我不是只为你们提供基本的信息，而直接为你们提供帮助的话，那么，就会降低这次测试的价值。”

“有问题吗？”

“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他问。

“很明显，你们在这里度过的三年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建议、指导和训练。我的建议是记住所学过的一切，并将它们运用于实践。这任务不会用很长时间。贝慈运用飞船传感系统

和计算机系统。马丁注意一下第一个联系人的人选和如何开始询问。

“通过对某一个成员的询问来全面了解其文化是有可能的。所有必要的设备你们都可以使用到。在这些设备的操纵方面，你们已经得到了良好的训练。你们一旦肯定了特莱地人有成为联邦成员的可能性，我们就将决定你们的极速飞船船长和联系人的职责。

“你们对此全权负责。”

这一星系中共有七颗行星，其中只有特莱地有人居住，并有卫星的残余在围绕。由于这颗卫星接近了洛希极限（注：洛希极限是从行星中心算起 2.44 倍于行星半径的距离。）而被主星的引力拉得支离破碎。这颗行星转轴，没有按中轴的方向倾斜，它的卫星的轨道是和它的赤道平面相一致的。这些按轨道运行并经常相碰的碎石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环行天体，因此特莱地赤道上的陆地常被陨石雨袭击，这些陨石使长期在野外生活的人生命受到威胁。

“情况不总是这样，”马丁指着眼前的传感显示器说，“那个布满陨石坑痕迹的灰色的条纹曾是一个机场的跑道。那几堆碎石、锈铁一定曾是码头上或是工业联合企业的设备。这里的文化想必至少和地球加入联邦之前一样先进，那时月球还没有崩溃。”

“它好像不只有一颗卫星，”贝慈若有所思地说，“这些痕迹和按轨道运行的成堆的碎石说明……”

“区别是在学问方面，”马丁插嘴说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一度相当先进的文化，这个文化在遭受到陨石雨的极大破坏后，过去的技术似乎全部丧失了。问题是，我在什么地方着陆？”

贝慈显示出一张极地的放大照片和一些相应的数据。上面有一个像是科研设施的东西，一座小天文台，一个非核能源基地，还有一条修得相当好的路，很明显这是条供应线路。马丁想，和那里的居民取得联系不应该太难，因为那里的天文学家已对天外来客作好了思想准备。但天文学家不能代表所有的居民。而且，对那一星球的估价不能只根据它的居民中的知识分子。他要在大街上和一个普通的特莱地人交谈。

着陆地点最后定在距一座“城市”10英里远的一条路旁，这座“城市”座落在赤道大陆的一条幽深肥沃的山谷里。

“我说，保护装置怎么办？”贝慈说道。

他们商量了几分钟，考虑是否能在踏上地表时使用船上的保护系统，后来还是决定不用。他是要去和一个技术落后，并且不属同类的人取得联系，无缘无故出高科技会把人吓住，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好了，”马丁最后说，“我唯一的保护装置就是着陆器的保护罩。我手里不拿任何东西，穿工作服，带一个头盔，再带一个美观点的面甲、背一个特莱地式的背包和一个小药箱，还有常规生活用品。特莱地人对穿着的要求不是十分严格的，我应显示出我与他们生理上的差异，并且让他们知道我没带武器。”

“翻译器放在我的领章下面，”他继续说，“头盔里要装上传感器和监视、照明装置，还有隔断翻译器的装置，以免我们有谈话被特莱地人听去。你的设备能操纵这些吗？”

贝慈点了点头。

“我没忘什么吧？”

她摇了摇头。

“别为我担心，”他尴尬地说，“不会有问题的。”

但她仍不说话。马丁向她伸出手，小心地把她的眼镜取下来，合好，放在控制台上。

“我准备，”他轻柔地说，“明天出发。”

马丁并不打算秘密着陆。他是夜里到达的，着陆器外面闪着光，走得比较慢，以免被人们认为是一颗大流星。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居民和附近那座城市当局的反应。

他焦急地等着，逐渐变得不耐烦，他又等了特莱地星球上的一整天。

“我真希望，现在我周围有一群人，”马丁不耐烦地说，“但是，他们只是从这里路过时看我一眼。我得想办法拦住一个和他交谈。我现在打算离开着陆器，向道路方向移动。”

“我看见你了，”贝慈在极速飞船里说，然后又警告道，“到达那条路只要几分钟，被陨石打中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的计算机也很难预测出每一颗陨石的落点。”

马丁担心那些在轨道上撞击而成的零星碎石，还有那些不是倾斜，而是垂直落下的陨石。但是当马丁在考虑会见第一位特莱地人的时候，这些曾砸在特莱地周围和地表的卫星碎片，这些让贝慈感到头疼的陨石，渐渐地停止了下落。

特莱地人的文化也许是发展到了进行太空飞行的边缘，而且还在那黑暗的极地进行着天文学的研究。他们也许考虑到了外星有智能生命的可能性。这种想法或许从特莱地人的史书里面提到过。但是一个普通的特莱地人应该知道这种情况，不应该一见到马丁这样弱小的并显然无抵抗能力的外星人，就要因恐惧而采取敌对行动。

当马丁和贝慈在飞船上讨论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满意。现在马丁可有点说不准了。

“能见到路上有人吗？”

“有，在你北边一英里的地方，一个人骑着一辆三轮车，拖着两个轮子的挂斗，沿着你的方向，往城里去。六分钟后，你可以看见他。”

他等着，为了使自己能平静些，他查看着沿路修起的墙。像特莱地大多数道路一样，这条崎岖的路是南北走向的，这墙可以使行路的人们免受从西南倾斜而来的陨石的袭击。

路边的墙是当地弄来的石头筑成的，平均四米高。道路曲曲弯弯的很少有直的地方，像顶风中的航船走的路线一样。

传来一阵短促、不安的嘶嘶声，之后是砰的一声。在着陆器和道路之间的一小块地面，发出一道闪光，并升起一团尘埃。当马丁掉头向道路方向看时，见到那个蹬车的特莱地人。那人紧贴着保护墙，快速地蹬着车子向他驶来。

马丁走到路边，企图拦住车子。他一点不知道这辆车的刹车系统怎么样，他有被这辆带挂斗的三轮车撞倒的危险，这种危险要比被陨石打中大得多。他希望，他的举动能被看作是礼貌的表示。当那辆车在他身边慢慢停下来时，他伸出双手，然后又放下。

“你好吗？”他轻柔地说。翻译器马上把这句话用特莱地语大声、清晰地转达给那人。

那人看上去象是一只四只胳膊的大袋鼠和全身长满稀稀疏疏黄毛的青蛙的杂交后代。由于这家伙的个头儿大，加上马丁又缺少自卫武器，所以马丁十分警惕，他注意到那人肌肉丰满的长腿，和爪子一般的脚，还有大张着的嘴和里面的大牙。那人有四只手，每只手六个指头，指甲弄得较短并且涂成鲜艳的蓝色，这大概是为了便于拿起一些小东西也为了装饰。他身穿一件粗纤维面料的深棕色的斗篷，领口系着，整个衣服披在背后。背后还有特莱地人风格的背包，这大概是为了把手脚解放

出来蹬车和掌车把。因此，他无疑是一种有一定文明程度的生命，那大张的嘴和可怕的牙齿只不过是惊讶和好奇的表示，不是愤怒的吼叫或是进攻的表示。

马丁紧张地想到，他也许还有点怀疑，所以又对他问起话来。

“如果你不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要做，”他慢慢地说着，翻译器发出特莱地人那种声音，像是喉音很重的呼噜声，又像是刺耳的鸡叫，“如果你能抽点时间和我谈谈，我将不胜感激。”

那特莱地人发出了一声尖叫，这叫声没有被译出来。但后面几句译了出来，是：“陌生人，如果你不到保护墙那边去的话，我们的谈话就似乎应该简单些。我当然很高兴能和你谈谈，了解你。你到这里来所乘坐的那机器和其他，我们都感兴趣。但是，首先，我有一个问题……”

他停了一会儿。只有这么短暂的接触，马丁没办法看清他的面部表情，但是从这个特莱地人肢体的某种紧张和尴尬来看，这一定是个重要的问题。最后，他问出来了：

“谁拥有你，陌生人？”

小心点，马丁想着。这家伙对“拥有”的理解和马丁的理解大概不太一样。这问题会不会包含着对他的国家、民族或雇主的热爱和忠诚？这个特莱地人用的是不是当地的土语，而这土语翻译器又只能直译？在弄清这个问题的确切含义之前，他也不回答。

“对不起，”他说，“你的问题我听不太懂。”

还没等那特莱地人回答，马丁便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并开始描述他祖先的星球。他说的地球是加入联邦前的那个地球，而不是刚刚形成时的光秃、无人的星球。进而，他又谈到了他的着陆器和在他头顶上、轨道中的极速飞船。当特莱地人忽然

表现出担心陨石的时候，他肯定告诉对方，不必害怕。他还告诉他，他自己并没有为此而带任何保护装置，也没带任何自卫或是进攻的武器。

他说完之后，特莱地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感谢你告诉我这些，尽管和传闻差不多，也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轨道上那个飞行器里的人拥有你吗？”

他听到监听他们谈话的贝慈忍不住地笑了。

“不，”他说。

“你拥有他吗？”

“不，”他又说道。

“有时候，你确是这样的。”贝慈说道，“当心，从城里来了个蹬车的，向你的方向来了。车身涂有棕色和鲜黄色，后面拖着挂斗，还插个小旗，车上有两个人。他蹬得很快。大约二十分钟后会到你那里。”

马丁关掉翻译器，说道：“你认为是地方警察吗？我无法决定该怎么办，除非见到他们，那时再问他们是谁、是干什么的才行。但现在麻烦的是我眼前这位朋友对我属于谁拥有问个没完。他说的传闻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认为这个问题这么重要，我也没法直接回答他。”

他打开翻译器，继续解释他和贝慈的关系。他并没有特别地讲他们的分工，而是详细地讲了人类的社会问题、文化习俗和生育繁殖。但是，那特莱地人的四只胳膊有两只忽然抱在一起。

“再次感谢你这有趣的传闻，”他慢慢地说，好像是怕马丁不能真正领会这个词的意思，“你回答了一些我还没有问的问题，但是该回答的还没有答。”

这时已经可以看见那辆棕黄色的三轮车了。马丁马上说

道：“那辆有旗子的人力车正在飞快地接近我们。他们是有要事吗？”

特莱地人盯着那车，表现出很紧张的样子：“那是海主和地王联络的旗子。他们的使命和我们没有关系。”

“只是两个邮递员。”贝慈松了口气。

“……你的情况还不太清楚，”那人继续说道，“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那个飞行器，是不是由你和你那个伙伴拥有？”

“我的情况……！”马丁想着，似乎明白了点，他大声说道：“那飞行器不是我们个人财产，我们只负责操纵。”

“但你们是由什么人拥有的，大概是由出于他们的目的而命令你们来这里的人所拥有。”他说的很快，并又加了一句，“你们必须服从他的指令？”

“是的，”马丁说道。

特莱地人发出大声的咯咯声，翻译器没有译出，后面的话译出来了，他说：“你是个奴隶，马丁，显然地位较高，因为你被允许使用这样的设备。但是，你仍是个奴隶……”

当那家伙的一只大手向他挥过来时，马丁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但当离他下巴只有几英寸远的时候，他停下了，手指指着他的领子上的联邦标志：

“……那是你主人的徽章吗？”

马丁首先想到的是坚决否认他是个奴隶，可又一想，这么做也许会把情况弄得更加复杂。而且，实际上说有主人，也不错。

“是的。”他说道。

那特莱地人拉了一下马丁的手，他粗大的、毛绒绒的手腕上露出了一个镯子。那镯子上有一块平平的、椭圆形金属，上面有由几种颜色构成的复杂的图案。

“我也有这个。”他说，“但你这个标志又小、又有怪味，还不显眼，挺适合你这个值得信任并担负责任的奴隶戴。但是你刚才为什么回避那些有关你身份的问题？”

“我不太清楚你们的拥有概念。”马丁诚实地答道。

他记得他们的导师曾反复告诫他们。在与外星人交往的情况下，一定要说实话，虽然不能一次都把实情说出来。恰当的实话比精心编造的、外交词令式的谎言更能减少麻烦。

“我讨厌我所听到这些，”贝慈说道，“联邦不存在奴隶制和任何形式的——”

她还没来得及继续说下去，那特莱地人便说道：“现在我明白了，你刚才以为我是个主人，所以很谨慎。我也以为你是个主人，因此也很小心。我们同外星人的交往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不能让奴隶来办……”

“要我的主人自己来办？”马丁问。

“这正是我的意思。”特莱地人说。

马丁想到了他的导师，想到了他那巨大、笨拙的身躯和那庞大而永不休止的维护生命系统。他谨慎而真诚地说道：“请不要认为我这么想是对我主人的嘲笑或不忠。我的主人的体重实在太太，也上了年纪，此外，他还需要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他的其他计划。”

“因为我们现在是面对面地谈话，所以我能相信你所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除非我的主人给了我其他的指令。”特莱地人说着，他的态度已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又加了一句：“但我的主人不会接受你说的任何事情。”

“出于以上原因，”马丁接着说，“我被指派在你们的这个世界着陆，并收集你们和你们的文化资料，这样我的主人就会知道是否可以建立友谊和文化的交往。”

“你的主人似乎缺少聪明和智慧。”特莱地人说道，“你的主人最好只送来无线电收发设备。”

“这已经试过，”马丁说，“但没成功。”

“那自然。”特莱地人说。

很明显，情况有了些麻烦。特莱地人给马丁的印象是属于一种等级观念非常强的奴隶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主人只与其他的主人或是神灵对话，当主人对奴隶训话时，奴隶必须完全听从，而且可以不相信以前地位较低的人所说的一切。

马丁想道，这样可真够蠢的。他大声地说：“如果我是个主人，你又会怎样？”

“如果你是位主人，”特莱地人回答道，“那么我将一言不发，除非我要说的内容经过我的主人审查。你要知道，不是由主人传授的知识是不可信的。我能给你提供的唯一帮助是安排与你对等的主人会面。还有，如果你是主人的话，我们就不会像刚才那样，自由交谈了。”

“我们能否再继续谈谈？”马丁焦急地问道，“我还有点问题，也想回答你的问题。”

“可以，马丁。”特莱地人说，“可以继续，直到我向我的主人报告了你的到来和我们所谈论的一切，他会估计出这一切的价值，并以此为根据来给我指令。”

“我的好奇心使我并不急于作汇报，”他又加了一句，“我的名字叫斯科塔。”

“谢谢你，斯科塔，”马丁松了口气，气氛好像又变得友好了，但他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这种主仆的关系。他说，“你准备当面作汇报吗？在哪儿汇报？”

“谨慎点……”贝慈提醒道。

“很幸运，不是，”斯科塔说，“我得通过无线电汇报。设

备就在城里。在我主人的教育联合体中。”

“你是位教师吗？”

马丁简直不敢相信他会这么幸运。斯科塔教授什么课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很多科目都有基础训练，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特莱地人很有可能给他们提供完成这次任务所需的一切资料，也许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任务。

“确切地说，只有主人才能教课，”斯科塔回答道，“这是法律。我传授的是一些被公认的知识，并根据学生的年龄情况进行适当的缩简。学生是那些淘气的小家伙们，他们很少对自己所接受的东西产生疑问。你知道，即使是主人的话，经奴隶们一传也会变得不那么可信了。”

“我很想见见你的学生们和城里的其他人。”马丁说，“我能不能会见一位主人……？”

马丁真想把舌头咬下来。他不加思索地说出了最敏感的东西，他觉得空气又一次紧张了。

那特莱地人发出了一声轻柔地声音，这声音没法译，好像是一声叹息。

“陌生人，”他慢慢地说道，“你的到来是对我们主人們的侮辱和冒犯，原因很简单，你的主人很少考虑这个世界和这里的人们，他把一个奴隶作为使者送到我们这里来。就我所知，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了，我难以想象主人們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但我很愿意带你进城，”斯科塔继续说道，“实际上，我很急于这么做，为的是继续我们的谈话，以便在官方指令忘记这次会面之前尽可能多地了解你们的人民和你们的文明。但我要警告你，进城对你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这危险是来自奴隶们，还是主人們？”马丁问。他开始

喜欢这个看去十分可怕、四条胳膊，高得出奇的家伙。他对目前的情况心里还没有底，但他能肯定他是个诚实的人，并多少对他的安全表示关心。

“如果得到主人们的指令，奴隶们会阻止你，”特莱地人慢慢地答道，“但只有主人有武器，也只有他们能杀人。如果你愿意爬进我的车里，我会把你带进城。”

“别去，”贝慈说，并列几条理由。

“我已得到信息，”马丁听完贝慈的理由，就接着对斯科塔说，“这一地区的陨石活动由于三方面的因素很快会增多。由于不知道你们的时间单位，所以我无法把时间说得更确切。按照轨道中飞行器上的仪器——”

“这不可靠，”斯科塔插嘴说。

“是的，”马丁马上说道，“但那些仪器是由我的伙伴监视着的，她自然为我的安全担心。”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重视这条信息，”特莱地人说，“我不觉得它重要。信息是通过一个设备传到你伙伴那里，再通过另一个设备传到你这里。再通过你传到我这里。事实和信息之间出现误差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无法相信这一信息。”

“你也许相信不久将从天上降下更严重的灾难。”斯科塔接着说，“你现在是否想回到你那安全的飞行器里去？”

在马丁的另一只耳朵里响着贝慈的声音，她更加直截了当地叫他回到飞船上，并说他可以在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特莱地人交谈。但马丁想继续和这个人谈下去，他这种强烈的愿望连他自己也觉得惊奇。

“如果我回到飞行器里去，”他说着，用词上非常小心，“我会给你留下个设备，以便继续我们的谈话。但出于两个原因，这么做是不会令人满意的。我不能拜访你们的城市，别人

也不相信我们交谈过。如果通过你的经验，你能保证这条路的安全，那么我会和你一起进城，并继续与你面对面地交谈。”

特莱地人大声呼叫着：“陌生人，你终于按照特莱地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了。”他开始蹬车，保护墙飞速地向后掠去。斯科塔说着，但注意力并没有离开那条路：“我还能向你保证，你可以和我面对面说话，也可以对着我的脖子后面说话。”

特莱地人只有两次把车移到道路靠外的一边，这当然不安全，但他得让路，以便使迎面来的车走里边。这样的走法似乎取决于迎面的车上飘着的旗帜和车上的人们所戴徽章的大小和位置。

一面旗帜和由一个肩章上戴一个大的徽章的特莱地人驾驶着颜色奇特的车子说明他是个低等级的奴隶，是一个普通工人或是这种地位的其他人，徽章戴在袖子上的奴隶较为高级一点。徽章戴在手腕上的是高等级的奴隶。

道路弯弯曲曲，以便利用小山这一自然屏障，躲避陨石嘶嘶的撞击和爆炸带来的危险。马丁不时地看着空中云层下面陨石划出的条条白热的轨迹。他感到大地传来的震动，没有减震弹簧的车身使他感觉到地面高低不平。路外边突然盖满了爆炸后的岩石尘埃。

“想必这就是你说的那颗大灾星，”斯科塔说着，“主人经常警告我这类事情，但是连他们也很难准确地预言出来。”

“他们为什么把陨石比作灾星？”贝慈问，“难道陨石和主人的鞭子一样会令人感到痛苦吗？”

一辆飘着小旗的大车子沿着路边行驶，在他身旁擦身而过，马丁现在知道那小旗是农业主的标志。之后，他向斯科塔问了贝慈提的那个问题。

“主人们说，”特莱地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答道，“那是为了

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完全相信那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当然，主人们说的话除外。”

他又问：“主人是否给奴隶们，特别是像你这样的高级别奴隶，一点自由？”

“我们有自由。”特莱地人答道。

“但是主人们命令你们该做什么、该想什么，”马丁有点异议，“只有他们有武器，只有他们掌管惩罚权，只有他们有权决定人的死活。”

“那自然，他们是主人。”

马丁意识到他们又说到敏感的话题了，但他实在需要听到答案：“经常使死刑吗？处以死刑的都是些犯什么罪的？”

“有时候，由于主人们自己的原因，他们互相处死对方，”特莱地人说着，车子在一个急转弯处放慢了点速度，然后，进入了一条深谷，“这很少发生在奴隶们身上，除非奴隶毁坏了贵重的物品。至于较轻的罪，可以罚降级，或到险恶的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如果罪过不大，就由维持治安的奴隶来处理。”

“一位谨慎的主人一般由信得过的并且守规矩的奴隶来侍侯。”特莱地人接着说，“这种奴隶会妥善处理一些麻烦，使情况不至于发展到毁坏财产这一步。”

马丁想用几秒钟时间，把正在浮现出来的特莱地人的文化情形理清楚。如果斯科塔把马丁对他所说的一切，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他的主人，那他的下一个问题就的确有点莽撞了，不过，他还是得问。

“对你的社会地位，你满意吗？斯科塔，你不想作个主人吗？”

“你疯了吗？”贝慈刚要继续说但又停住了，因为特莱地人说话了。

“我曾多次想成为一个主人，”他说，同时又发出了一个无法翻译的声音，“但正确的观点制止了我。”

道路现在有点上坡，斯科塔用力蹬车，无力多说话，所以贝慈终于可以发表意见了。

“你太冒险了，”她生气地说，“我的建议是尽快离开。你对斯科塔说的有些话，会被认为是鼓动奴隶造反，主人们不会接受的。另外，我们所收集的特莱地地面信息，加之你与斯科塔的谈话，已为我们的进一步推断提供了足够的资料……”

出现的图像是清晰的，但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她继续说，特莱地根本上是一个奴隶文化，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服侍着一小部分高等级的主人，而这些主人数不过几千人，也许甚至只有几百人。他们很会控制奴隶，使这些只有极小的权力和极低地位的奴隶们对他们的处境还很满意。当然，也有个别像斯科塔这样的奴隶偶尔产生一点疑惑。奴隶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非常满意，他们不想成为主人，并且还给奴隶伙伴讲一些传统来阻止伙伴们惹麻烦，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协助维护奴隶制度。同时，他们对主人说的话深信不疑，尽管有时这些话和他们以前听到的相矛盾。历史也由主人来操纵，所以，奴隶们无法知道以前是否曾经有过美好的年代。

但是最为糟糕的一点是主人们掌管奴隶们的死活，并且全特莱地只有他们以拥有武器。

贝慈继续说：“你知道联邦是怎么看待奴隶制和来自政府的任何形式的身心压迫的。他们不会对这个文化有好感。但是如果我们有办法把奴隶们和主人们分开，那奴隶们还是有可能被接收为联邦公民的。”

“没那么简单，”马丁说道，尽管翻译器关着，他还是本能地把声音放低，“麻烦的是他们对第一次见到的人和事都是

那么的不信任，而有理性的生物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成为联邦公民的一个重要要求。”

“摆脱了主人们的影响之后，这些是会改变的。你不是也认为奴隶们有机会决定他们是离开这里加入联邦，还是和他们的主人们留在一起吗！记住，我们的任务也包括提出一些对这里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那让我们问问其中一个奴隶吗，”马丁说。他继续通过翻译器对斯科塔讲：“斯科塔，你是否愿意到一个没有灾星——陨石的世界上去生活？在那儿，你会有农场，有自己房子，而且可以平安地到各地旅行。”

“陌生人……”特莱地人停了一会，继续说，“我认为这种事情是痛苦的，也是无意义的。主人们不赞同我们有这种想法。他们说灾星是不可抗拒的。”

“该洗洗脑子了！”贝慈厌恶地说道。

几分钟后，到了这幽深、肥沃的山谷出口，路变得宽了。斯科塔把车停在路边，好让马丁先远眺一下这座特莱地的城市。

山谷是南北走向的，用于耕种的西坡和谷底，都能免受灾星的侵害。只是陨石下落的角度为45度或超过45度时，城市才有危险，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城市的建筑都是紧贴地面的，小的私人住房延伸到楼房下面，这些楼房占地面积都很大，但都不高。不论大小，每个建筑都有一堵向西的厚厚的土墙，并且重要的机器和车辆都停放在出口较小的地壕里。突然，那特莱地人指着远处沿着山谷的一个高高的悬崖。

“那是我的学校。”他说。

在悬崖的底部有一碎石堆砌成的平平的圆台，凹进去的一个较宽的开口很明显是车辆的入口。他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崖壁上大约有50个小的开口，形状都一样，看得出是人造的。

“我想进去看看。”马丁说。

三轮车被拐回到路上，他又飞快地蹬了起来。

“这里没有多少孩子。”马丁说着，车子已经进入了住宅区，“他们是不是上学去了？主人们呢？他们住哪儿？”

斯科塔超过一辆结构复杂的高轮车子，那车上有四个特莱地人，叽叽嚒嚒地蹬着车。他回答道：“在孩子成年以前，他们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学很多东西。这里没有主人。他们住在极地城市，那里没有灾星，他们也很少来我们的城市。我们挺喜欢这样，因为一个主人的到来意味着一些人要遭受痛苦，其他人也觉得很不方便。相信我，陌生人，我们必须尊敬和服从我们的主人，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但我们更喜欢没有主人的生活。”

“为什么？”马丁问。他的话让他听起来有点造反的意思。

“主人们只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特莱地人解释道，因为去学校的路很陡，所以他每说一句都要喘口气，“他们不只来执行处罚，而且提出或修改一些指令……一个主人他是不会白白跑来的。”

“他们来这儿要走很长而艰险的路。”特莱地人最后说，“不是出于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他们是不会拿他们的宝贵生命来冒险的。”

这个奴隶社会，看上去是一个自定政策、自行管理的社会。马丁简直不敢明白他们为什么愿作奴隶，为什么他们不造反？为什么不谋私利？为什么他们这么尊敬自己的主人，而又希望远离自己主人呢？

他想，这些主人想必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为了有个清楚结论，他还得进一步了解。

“一个外星人的来访，”他小心地问，“能不能引起主人的关注？”

“谨慎点……！”贝慈提醒道。

“是一个外星奴隶的来访。”特莱地人纠正着马丁的话，但没有回答。

三轮车发出隆隆声驶过悬崖底部的石砌圆台，驶向车辆入口处，马丁看见斯科塔眼睛的瞳孔突然变大了，有平时的四、五倍大。他的扩张机构想必是可以任意调节的，因为，到隧道还需要再走几秒钟。显然，特莱地人在黑暗中的视力是没有问题的。他调节了一下自己携带的图像清晰器。

隧道的墙上有几处发光的植物，沿着墙壁不时地有些小隧道口，通向一些人工洞穴，洞里放的是一些不明用途的机器，这些洞穴使得这些机器免受灾星的损坏。斯科塔告诉马丁，这都是极其重要而又难造的机器，并且，特莱地缺少金属。

特莱地人把车子骑进了一个洞穴，然后，他们都下了车。

“我知道，对于像你这样的陌生人来说，也许难以相信，”斯科塔说，“但这都是事实，这座学校是整个星球最好的教学机构。交通、农业、通讯、教育等方面的主人们，还有主人联合会都把他们的奴隶送到这儿来。他们来的时候还是孩子，但当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宝贵的人才了。”

马丁突然对这个特莱地人的身份有了新的估计，他不太像是个学校教师，倒像是个大学讲师。他想着，然后问道：“你在这个机构负责任？”

“我主管行政。”斯科塔答道。他带着马丁爬进了一条又窄又陡的隧道，“我是这里的高等教学奴。快到我的住处了……”

他又觉得斯科塔不像是个讲师，倒像是个学部主任。

“……呆会儿，如果你同意，”他接着说道，“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几个学生。不过，这可有点危险——”

“学生们不遵守规矩吗？”

“不，陌生人，”特莱地人答道，“是我有危险，在我报告你的到来之前，其他主人的奴隶会先去报告。我还没解决你的食宿问题。你先在这里呆一会儿。”

“谢谢，我想——”马丁刚要接着说，突然听到了贝慈的声音。

“你别像个客人、学者似地进去，会有麻烦。”

“还有些麻烦，”斯科塔也无意地想到这种问题，“我们不清楚你的生命过程，特别是进食和排泄。这是首要的问题。还有特莱地人对你们的疾病是否有反应和对你们的排泄物的消毒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我也只是刚想到这一点。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需要和我们的高等医学奴商量一下。实际上我们应该让医学主人来决定这件事，这太重要了。”

特莱地人带他爬上一段隧道，来到一个大洞穴，里面有一张大课桌和几把大椅子。书架间隙的墙壁上覆盖着闪光的植物。马丁注意到这些书整齐地放在书架里边，而且两边还有带锁的木栏杆。

由于已经提到了外星人的感染问题，斯科塔总要和他保持点距离，尽管还要问许多问题。他担心外星人的感染，可是又对外星人十分好奇。马丁不想再让他为难。

他说：“如果你能给我提供食宿，我当然很高兴。但为了使我们都方便点，我还是想到时候回到我的飞行器里去。能不能允许我把飞行器弄到学校前边这块平地上来？这样，我就可以在这里多呆些时候。”

“这样医学主人也没有理由担心。”对方还未回答，他就继续说道，“因为外星的病原体并不会影响特莱地人。特莱地的疾病也不会传染给银河系的千百种生命。这是——”

“谣言！”特莱地人插嘴说。

“当然，”马丁接过来，说，“我并没有在每个星球上生活过，但我的确分别在三个星球上生活过一段时间，而没有染上他们的疾病。”

他说的与事实有点出入，因为这三个星球中有一个就是这个特莱地。另外两个是弗摩浩特三号和围绕在银河系中心位置的墨玉星运转的一个没有生命的行星。

“我不信，不过我很放心，”特莱地人说，“你的飞行器停在我们学校外边，比停在城里其它地方都好，可以少引起点议论。”

“谢谢，”马丁说道，“如果突然出了问题，假如我真是一个潜在的疾病携带者，主人们怎么知道这些呢？”

特莱地人指了指墙壁的一个凹陷处，那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些架子，架子上排放的东西看上去只能是莱顿电瓶，电池导线和满桌的无线电设备联在一起，看到这些设备就好像看到了传说中的马可尼装置。斯科塔对特莱地人用的摩尔斯电码作了简单的说明，马丁默默地翻译着。

“这是机械装置，它可以在遥远的距离之间传送和接收信息，而不是面对面地进行。”

特莱地人向着那些带栏杆的书架比划了一下，说道：“里面讲的传闻，不过我们中间有些人可以读。”

“你把我说糊涂了。”马丁说。

“那些书里的传闻是根据古老的传说改编的，”特莱地人说，“是主人们选出来供高等奴隶们学习用的，这些奴隶看了这些书，并不会引起他们对目前环境的不满，或是考虑用什么东西能阻止灾星降临到我们头上。接受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好方法就是忽视它。”

马丁说道：“你是说大多数奴隶都忽视了？”

“我是说，他们喜欢忽视。”斯科塔答道，“对这条信息，他们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他们慢慢思考，作为脑力和体力方面努力的报偿。”

马丁想，他倒像个某种互济会成员，受人委托，并对此的重要性保守着秘密，委托人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受宠的人们，他们显示出自己能够并愿意保持这种特莱地的地位。“主人们什么都知道吗？”他这句话里的讽刺意味未能被译出来。

“不是什么都知道，”特莱地人说道，龇了龇牙，“他们还不知道你。”

马丁再一次觉得这个特莱地人有谋反之意，他说：“我觉得你不想把我的到来告诉主人们，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斯科塔答道，“我的理由当然是自私的。在官方知道你到达特莱地之前，主人们不会对你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加以干涉，我可以尽量从你那儿多听到点。我希望我所听到的不会被写下来，并被官方遗忘，只与我一个人有关。主人们必定把奴隶们头脑的健康放在首位，你到达这里这一简单的事实将预示着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要比我们现在特莱地的生活好得多。”

“幸好，我能找到正当理由，能解释我为什么不及时报告你的到来。”他接着说，“因为起初我对你的身份并不清楚，并且我有必要按照我们的方式对你进行教育，以免你会犯罪，尽管有些罪过是无意的，比如像侮辱一个主人。”

马丁想到，他并没有说谎，但他把事情说得有些过分了。

“我打算让你看看这所学校，”斯科塔说道，“但我还是最好先把你带回你的飞行器那儿，你好把那东西停到这儿来。”

“没问题，”马丁说，“我的飞行器不用我也能到这儿来。”

“有个情况，”贝慈反对说，“倒不紧急，你可以先让他带

你看看学校。15 小时后来一阵密集的陨石雨。根据计算机所提供的资料，你所在城市周围 24 英里地将会受到袭击。所以等你把着陆器移到那里时，我建议你找个礼貌的借口，赶快离开那里。”

“着陆器的防护罩保护我——”马丁刚要说下去。

“这可不是一般的袭击，你还是回到极速飞船上来更安全些。这些灾星有些地方挺奇怪。计算机提供的数据，我有点弄不清楚，我想和你一起再研究一下。”

马丁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已跟着那特莱地人走进一条隧道，这条隧道的墙壁和顶部都十分光滑，和他刚才看到的粗糙的岩石墙壁完全不同。他可以看到墙上有几小块地方贴着花砖，还有细细的、淡绿色的、横着的痕迹，中间还有几块暗红色。他把头盔里面的摄像头对准它们，停了一会儿，这样贝慈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图像。然后他赶紧跟上那特莱地人。

“是铜钱，用铁制的锁环固定的，”马丁激动地报告着，“绝缘层早已烂掉，只留下淡绿和红色的锈迹。这是学校中较为古老的一部分，时间可以上溯到他们不再用植物照明而开始学会发电的年代，大约有上百年了。”

贝慈叹了口气：“看来你是想在那儿呆到最后一分钟了。”

“至少是这样。”马丁说道。

他们来到一个开口处，口壁上有红色的锈迹，说明这里曾经有个金属门。里面是一个方形的大房间，房间里有 30 多个特莱地人，这使得房间看上去不显大了。他们身材不一，有的人只有 1 米多高，也有的像成年人一样 3 米多高。墙上挂着些花毯，颜色很鲜艳，制作精细，画的是特莱地人体解剖的各个部位。

看到他的到来，他们都马上把手里的活停了下来，并发出

一些无法翻译的声音。他介绍说马丁是外星奴隶，来为他的主人收集一些关于特莱地人教学方法的资料。斯科塔告诉他们不要好奇，继续工作。

马丁觉得，很难区分任课教师和成年学生。后来他发现是知识水平较高的学生指导水平较低的学生。他在两个年龄最小的特莱地人旁边停了下来，其中一个的下颌被实习用的板条和绷带固定住，不能说话。他问道，前臂骨折需多长时间能愈合？

“一般是 32 天，老前辈，”年轻的特莱地人干脆地答道，眼睛盯着马丁领子上的联邦标志。他继续说：“如果是多发性或是多处骨折，或是在关节骨折，或是受了严重创伤的，时间就要长一些。如果骨折处的伤口没有及时、适当的清洗，就会腐烂，那就得截肢了。”

马丁估计这个医学学生的年龄大概也就是地球人的 10 岁或 11 岁的样子。“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他赶快说道并加了一句，“你还需多长时间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学奴？”

大家又都停止了工作，发出一些难以翻译的声音。他赶紧又把这个问题想了想，看看是否包含了指责或是侮辱对方的意思，他觉得有。为了挽回这个局面，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很愿意回答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也想让你们看看我的飞行器。”

学生们都静静地注视着他，差不多有一分钟，然后一个年轻的特莱地人说道：

“什么时候，前辈？”

“我不愿打扰你们的学习和休息，”他说道，“明天一清早，怎么样？”

几分钟后，他们来到走廊，马丁问：“我刚才说错了什么吗？”

斯科塔发出了一声无法翻译的声音。“总之，他们是要站在远处观察你那个飞行器的。但是现在你已经替你的主人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参观你的飞行器，还可以提问。这个邀请自然会传到其他班级。我相信，陌生人，你的飞行器是非常坚固的。”

马丁刚要否认他的主人是在通过他来传达这一邀请，但突然又意识到像他这样一个奴隶，是绝不会未经允许就擅自发布邀请的。

“你误解我了，”他说，“我是说当我在问那个医学学生多长时间可以取得资格时，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在我们那个世界上这样的学生要花他们生命的六分之一的的时间，才能有资格行医。在些还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去发现新的医疗手段，并用他们的余生进行教学。”

“这可真有意思，”特莱地人说道，他们在一间教室的入口处停了下来。“你说的不错。马丁，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在校的学生不带徽章，因为他们被看作是无知的，还不能成为好奴隶，但是那里唯一的一个医学学生是教师。如果我没记错，这些学生以后属于农业、通讯和维持和平等方面的主人。医学奴永远是教师，而新的医学知识只有在医学主人的指导下去发现。”

“在你们的那个世界上，发病率一定很小，”斯科塔接着说道，“否则学生们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来专门学医。在特莱地，一旦我们能够读、写和计算，马上就开始学医。在这里，伤亡并不是稀罕的事，在特莱地人人都是医生。”

他们把教室都走了一遍，然后他走到一个入口，里面是一个长长的，高屋顶的大房间，对面的墙距入口只有两百米远。在发光植物的幽暗的光线中，马丁看到墙边有个讲台，也许是

祭坛，上面盖着块布。

“这是荣誉大厅，”特莱地人说道，并开始缓慢而庄重地向对面的墙壁走去，“在这里，奴隶们每天重申他们对主人忠诚的诺言。需要执行惩罚或进行训斥时，奴隶们要在这里集合。每年要在这儿举行升级仪式。”

马丁激动地想着，看样子，这不只是奴隶们的奴隶大厅。他抬头看了看巨大并且经过雕饰的屋顶，又低头看了看修饰整齐的拱形入口。马丁请求斯科塔允许他使用他头盔里的聚光灯，斯科塔同意了。

灯光中，马丁看到地上有条条锈迹通向隧道，锈迹很宽，说明这里曾经有过拖笨重东西的金属轨道，而不是导线管。墙上和屋顶上也有条条块块的锈迹。地面上有些凹陷处，里面尽是蚀锈的粉末。他们向讲台走去，马丁的嘴非常干，简直难以说话。

“这……这地方有年头了，”他说，“在作为荣誉大厅之前，这里是干什么用的？”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

“这只是个传闻，”特莱地人答道，“但是这个传闻是禁止任何等级的奴隶谈及的。我只知道这是躲避灾星的第一个地方。”

突然，贝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听起来她有些生气。

“这在概是灾星的一个成因。这个大厅曾是一个仓库兼导弹的地下发射场。你自己再好好看看。它肯定会解决我们不少疑问。”

“我会的，”马丁说道，“但是这会引来灾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是你还没有看到计算机所显示的这个行星环系统……”

“这种系统的形成通常是因为一颗卫星（或几颗卫星）距

离主星太近而被主星的引力弄得支离破碎，碎片沿卫星原来的轨道而扩散开去。”她接着说，“不断的相互碰撞把这些大的碎片磨成大小相近的小块。但是在现阶段，许多大的碎片还很难免于和小碎块的碰撞，因为为数不多的几个碎片互相撞击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这个环绕已经持续很久了，”马丁说，“并且这一过程早就形成了？”

“不，”贝慈肯定地说，“从天文角度来说，灾星只存在极短的时间。这一过程开始于 1117 特莱地年零 33 天前，并于 47 年 102 天后结束。”

“你……你肯定吗？”

贝慈笑道：“我想你一定会指责我也引用了传闻。计算机是肯定的，我也是肯定的。你知道我是有无穷智慧的。”

“这里还有导弹吗？”马丁问：“在这个废弃的地下仓库里有没有放射性的痕迹？”

“没有。”贝慈肯定地答道，“如果有传感器会探测到，导弹已全部用完了。”

她继续说着，他们也继续向讲台慢慢地走去，但是马丁总是忘记听她讲，因为马丁渐渐地看到眼前的一切和她说的是多么的相符。为什么会有灾星，为什么人们听任灾星的侵袭，为什么经历过的事情不相信，为什么奴隶的等级森严，一切听从上级像是在军队里一样，这些原因现在都开始清楚了。最后便是这全球性的大灾难，使得这些幸存的人们用这种方法来躲避，并导致这种军队式的独裁局面。这座曾是导弹仓库的荣誉大厅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但现在答案还不那么清楚。

“我必须得和一个主人谈谈。”马丁说。

“那没必要！”贝慈不赞成，“传感器的探测电极不仅触到

了这个城市，也触到了其他城市。现在我们对这个可怕的星球上的普遍情况已有了足够的数据库。他们机智、勤劳、遵守道德规范，并长期遭受苦难，我看，他们是令人钦佩的。我们应立即把这些情况报告回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只需一个特莱地人交谈，记住，我们不能为此多花时间。我认为，对奴隶们来说，在经过训练并消除了主人们的制约之后，是可以授予联邦公民权的。就我所了解，这些奴隶主是绝不可能被进入联邦的。我们的主人，联邦，是不能容忍独裁者的，他们——”

“等等，”马丁说道。

他们来到了讲台前，现在他看清了，讲台是一块磨得很光的方形岩石，高度不足2米，正面从上到下盖着面大旗帜，他看到这旗帜呈深蓝色，图案和斯科塔臂徽一样。这石头太高，他看不到顶部，斯科塔用他那4只大手举起他的双腿和两肘，使他的双脚一下就离了地。

他看到了绝顶权威的象征——剑。

这把剑没有任何装饰而且显得非常有权威性，不像那面装饰性的旗帜。剑的比例非常完美，有近两公尺长，两面有宽宽的刃，剑尖非常锋利。唯一的装饰是护手上的一块雕饰的小花，图案和旗帜上的一样。马丁注视着这把剑，直到他觉得特莱地人的四只手由于举着他时间太长而有点颤抖时才把他放下来。

“这是教育主的剑，”斯科塔慢慢地说道，“我的主人最近刚刚死了，正待选出一位新主人。”

马丁回想着那长长的、锋利的剑刃和剑尖上淡淡的污迹。他润了一下嘴唇问道：“这剑……用过吗？”

“一位主人的剑，”他回答道，他的声音马丁几乎听不见，“至少沾了一次血。”

“有没有可能，”马丁又一次问道，“和一位主人谈谈？”

“你是个外星奴隶，”特莱地人答道，“奴隶”两字说得很重。

这也是最后两个字。他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才返回崖底，这期间他们谁也没有说话。贝慈已把着陆器移到那儿了。马丁这时想得很多。

马丁早已编好程序，使动力保护罩只会放高级生物进来。结果，叫醒他的不是定时器，而是着陆器外边围着 200 多名小特莱地人的叫喊声。崖壁和整个城市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只有灾星在天空中不时地划出的白光。他把保护罩外边的光线调强之后，走了出来。

“我不能马上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他说，释译器已显示出有些超负荷了，“所以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飞行器和它所到的那些星球……”

他们都安静了下来，而且专心地听着，只有稍年长的几个咕哝着“造谣”。他谈到了星球上的美丽、恐怖、怪诞而又奇妙的环境。他谈到联邦时，他只说联邦是许多不同样子、不同大小、不同智力水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互相帮助，并且很想帮助特莱地。

马丁想，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大概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特莱地这种生活方法。如果他们不适合被接收为联邦公民，现在他对他们说这些，是和他们开了个多么糟糕的玩笑。

“我说不准灾星将撞击的确切位置，”贝慈急切地插嘴道：“但你们那个地区是肯定无疑的。时间很紧，别多啰嗦了。”

“我回答他们几个问题后，就把他们送回隐蔽处。”他告诉她，“山谷的这一侧会保护我们，所以，不用马上——”

实然，天空中划过一道桔黄色的强烈闪光，马上觉得脚下

的大地骤然一抖。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向四周看了看，又看了看悬崖。一切似乎没什么异常。

“是块大的，”贝慈说，声音好像高了个8度。“就砸在你头上的山顶上，引起岩石滑坡，有悬崖挡着你看不见。告诉他们……”

这时马丁已经开始向他们大声吼叫，让他们赶快回到学校的隐蔽处去。但是没人挪步，他不得不赶快解释说，贝慈和轨道中的飞船，还有飞船的仪器，已经提出警告，岩石马上就要滑坡，可他们现在看不见，他说得太快，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了，但学生们还是没挪地方。他们认为马丁的警告只不过是传闻。马丁把着陆器上的一盏灯对着崖顶，照见已有几块岩石蹦跳着从山坡上滚下来了。

他们开始跑开，但太晚了。

“不，回来！”马丁绝望地喊着，“这里安全，回到着陆器这儿来！”

有几个人在犹豫，马丁不假思索地向其他人追了上去，他们年龄小，腿比马丁的短些，马丁追上去，挥手让他们返回。大约有20人回到了着陆器的保护罩的外面，另外的人也不那么快跑了，有的停了下来。马丁不知道他们是被吓住了还是糊涂了，还是因为刚才岩石滑坡使他们相信了着陆器周围是安全的。

第一批落下的岩石砸在着陆器和学校的入口处之间，蹦了起来并向他们滚来。有三个特莱地学生被砸倒，另一个拖着一条砸伤的腿，用四只手和一条腿蹦跳爬行着。马丁指着地上的一条发光的线，这条线是保护罩的外沿。

“快，到线那边去，那里安全，相信我！”

他抓起一个倒在地上的特莱地人的脚，把他拖向线里。蹦

跳滚下的岩石被看不见的保护罩挡住，其他学生意识到这种保护并不是假的。但他们一大半已被砸倒，其他的人正把他们拖向安全的地方。马丁把那个特莱地人拖进线里，便又出去拖另一个。

“该死的，快回去！”贝慈喊道，“半座山正在向你倒下去……”

当他弯腰去拉特莱地伤员时，雨点般的石头和泥块打在他背上，突然一声石头从后面打在他腿上，他一下子坐在地上，眼泪和灰尘迷住了他的眼睛。从崖顶传来的隆隆声越来越大，大块岩石不断呼呼地砸在他的周围。安全保护罩离他只有几米，但他搞不清方向了。

突然，他被四只大手抓了起来，向后扔了出去。他一下子被摔到了保护罩里，救他的那个特莱地人紧跟了进来。他眨眨眼睛，想看得清楚一些。这时，他觉得那人的手熟练地摸站他的肢体。

“哪儿也没断，陌生人，”年轻的特莱地人说道，“腿上有几处小伤口和肿块。你用你的疗法治治伤吧。”

“谢谢你。”马丁说道，他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向着陆器走去。

滚石的声音变得低沉了，因为半球状的保护罩已完全被沙石泥土所覆盖。有几个伤员仰面躺着，看着那碎石包围的光滑的圆顶，这些碎石莫名其妙地就是不落下来，马丁看不出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其他人很明显都相信这看不见的保护罩是事实，并忙于给伤员治疗。

马丁钦佩地想着，当每一位受害者和幸存者都是医生的时候，就是再大的灾难也不会那么可怕。

另一个年轻的特莱地人在着陆器入口处拦住他，说：“谢

谢你，陌生人，所有想往学校跑的学生都回来了或是被弄回来了。没有人死亡。”

马丁想道，现在是还没有人死亡，不过，他担心压在保护罩上的岩石重量过大，这个保护罩能承受最强烈的陨石雨，但它并不是为承受山崩滑坡而设计的。这只小小的飞船的能量是否能承受令人不敢想象。

他看了看这半球状的一层岩石，知道贝慈已经通过摄像机看到了一切，便问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不会太久，但能维持到你带的空气用完。你那儿有 200 人。我这就下来！”

他想反对，不过他马上又意识到，贝慈和他一样，知道这么巨大而笨重的极速飞船不能着陆，这种飞船的构造只适合在太空轨道运行。如果离地面太近，飞船将会有危险，另外，这也不是受训者所进行的飞行训练。向她说发愁的话，只会削弱她的信心，所以他什么也没说，边包他的腿边看贝慈发送来的图像。

这图像映在他的大荧光屏上，他看到山谷里的城市变大了，学校上面的山顶上出现了新的陨石坑，滑坡留下的灰色痕迹和崖底的一大堆碎石，着陆器就埋在里面。他看到谷底空地上突然出现四个巨大的浅坑，那是飞行器的加压光柱在检查是否可以着陆，然后四个坚硬而无形的支柱牢固地撑在地上。它那庞大的保护罩罩住了整个山谷。千百年来，灾星第一次对这座城市显得无能为力。

一束导向光柱射出来，焦点很集中，并开始把碎石堆化开。

“干得不错，”马丁说：“集中力量把我们挖出来，再把通向学校的路清理一下。有些伤员需要到那里接受适当的治疗，快点。”

清理掉着陆器上的石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因为贝慈每化开一堆石头，上面就又滑下来一堆。马丁打算赶快算一下保护罩内的空气量和消耗速度，因为这里有 200 人，并且他们的肺活量是地球人的两倍。他先是焦虑，后来开始有点绝望了。

他走出来想再安慰一下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他发现他们中间有 3 个是主人的孩子。

他想着，现在可真的麻烦了。

在他的周围是些较年长的特莱地人，马丁想，他们可能是在相互示意不要进行不必要的交谈，以免浪费空气。马丁回到了着陆器里。

“如果你把自己封在着陆器里，”贝慈突然说道，“舱里的空气够你维护到我把你挖出来。如果这些空气让 200 个特莱地人用，只能维护 10 分钟，你考虑一下。”

他认真地考虑了几分钟，如果 200 名学生窒息而死，而只有他一人活着，怎么向斯科塔交代。他想，干脆作个救世主，把几个特来地人塞进着陆器里——当然是年轻的，也许应该是那几个主人的孩子。但是斯科塔会怎样看待他的这个折衷的办法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特莱地人对他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马丁自责地想，这样是不是更好：干脆待在着陆器里，不和任何特莱地人说话，等一能起飞就马上回到极速飞船，返回弗摩浩特三号？他可以告诉导师他所遇到的问题太复杂，他担负不了有损特莱地人种的责任。总之，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

他还在想着，着陆器的舱门没关。贝慈又讲话了。

“好了，”她生气地说，“够高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也够愚蠢的！我又有个主意，不过这个主意可没准，（我们大概不能用这些设备），对你来说这可能更危险……”

她的主意是集中清理保护罩顶端的一小块，这一小块可以在保护罩其他部分不崩塌的情况下单独打开。再用大功率的加压光柱压住其他的石块，以免它们从开口处滑进去。这样，可能多坚持些时间，至少可以坚持到罩里的空气用完时，外面的新鲜空气就可以被换进来。马丁的危险是，如果加压柱滑动，石块会从开口处漏进去，砸碎着陆器控制装置的顶盖，因为这顶盖距保护罩顶端只有30米。那样的话，马丁就再也不用担心他的任务了，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意思是要死）。

之后约20分钟，他注意着头顶上的石块和贝慈的动作。她操纵着导向光柱的加压光柱，移动顶上的石堆，马丁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慢慢地，顶上出现了一个开口，有两米来宽。

“好了。”贝慈说。

他小心谨慎地把着陆器保护罩打开一个缝隙，砂石嘎嘎拉拉地落到了着陆器顶盖上，但块都不大，没把顶盖砸穿。大块的石头还未来得急下落便被罩里冲出的污秽热气顶了回去。这样持续了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开始……”贝慈刚说了一半，他就迅速地搬动操纵杆，关闭保护罩。这时又有几块小石头滑了进来，呼呼地砸在顶盖上。保护罩的开口完全闭合了，上面又盖满了碎石。

“……下滑了，”她接着说了下一半。

没有受伤的学生都站在着陆器周围，一动不动，静静地看着马丁。马丁面无表情地向他们示意，让他们都坐下，他们不知道还应该做些什么。

之后，马丁和贝慈又用同样的方式换了一次空气。但当着着陆器和学校入口处被清理干净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学生们抬着伤员有秩序地向校门走去。斯科塔急急忙忙地迎面走来。

斯科塔站在马丁面前，低头看马丁，有几秒钟。他有点颤

抖，是由于气愤，是由于松了口气，还是由于劳累，马丁说不清楚。

“学生们，”斯科塔说，“在学校里会是安全的。”

“没有人死去，”马丁带着歉意地说，“啊，对了，有3个学生是主人的孩子。”

特莱地人还在抖着，他说道：“那些孩子是他们作主人的父母的财产。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受爱护，但他们还不是主人，也许永远不会是。”他伸出三只胳膊，分别指着那着陆器，山谷里的城市和极速飞船，这时极速飞船已飞离地面3英里了，但看上去还是十分庞大。“你们的活动，我已经汇报给主人了。现在我接到指令，要去极地城市接受关于你们的讯问。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一起去。”

“我非常愿意，”马丁说，“我会向主人们解释我为什么——”

“不，陌生人，”特莱地人打断了他的话，不再颤抖了，“至多我们可以在一起说话，这还得在主人们的监听之下。他们不会认为你对我说的话有什么价值，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传闻，是不可靠的。马丁，你能不能去……你能不能赶快把你的主人请来？”

“不，”马丁说，“我的主人不会来。”

“特莱地的主人们不会听从你的话，”斯科塔继续说，“虽然，就我个人来说非常愿意和你细聊聊。但在这儿你会有很大危险。我以前没有这种经历，也没听说过这种传闻，无法预料，我们见到主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咱们能马上出发，”马丁把话岔开道，“会更安全。”

“是个好建议。”贝慈说道。

马丁知道，但同时又有点疑惑，为什么这个个头很大，丑

陋不堪，想法古怪的外星人，对他突然那么热情友好。肯定，主人们要给他点麻烦，马丁对此有直接责任。接受询问时，他能到场，就能减轻点这个特莱地人的压力——特别是如果他能为所发生的一切接受指责。让这么年长的教学奴单独去和主人们会面是不正确的。另外，通过对特莱地人精神上的支持，他也可以算是从这次任务中得到点收获。

“我想见这些主人。”马丁说道，既是对这个特莱地人，也是对贝慈在说，“感谢你的关心，能消除我去极地城市旅行的危险。我的着陆器会很快把我们带到那儿。接到指令后，我们能那么快地到那儿，这会给主人们留下个好印象。愿意乘我的飞行器吗？”

“愿意，马丁。”特莱地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能得到这么少有的机会，我太感谢你了。”

马丁觉得肚子里有一种向上吸引的感觉，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激动。他就要完全解开特莱地人的迷了，也快要知道他到底惹了多大麻烦，也许会因此而受到惩罚。

他们先回到极速飞船上，把各部分系统检查一下，并补充能量，因为刚刚经历了一场山崩。特莱地人别扭地缩在窄小的控制舱里，他无法向外看。更让他失望的是，尽管在母体飞船上的着陆器处，他能站直身体，但那里没有观望口。

当见到贝慈时，他鞠了个躬，好像是表示礼貌。他告诉她，他曾有一位生活伴侣，许多年前死于灾星，之后再没遇到在智力上和感情上那么相投的人，但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错，因为有好几个数学奴曾主动向他表示过感情。

马丁让他们先谈着，自己走进了计算机装配舱。他不打算空着手下去见那些主人。

当他们向装配器提出要求的时候，贝慈进来了。

“我挺喜欢你这位朋友。”她说，倚到他的肩上，“现在他在观察舱里，看样子会呆很久。我说，我还是不能同意你这么干，但我理解你为什么不让他单独去会见主人……不！你不能带他去！”

她指着装配器显示器上的图像，还没等他回答便又激动地说道：“不允许你带武器。联邦不许在第一次交往中带武器。这次会面，要想幸免于难，唯一的希望只有通过不带武器来说明没有恶意，尽管你已经捅了马蜂窝。不管怎么说，到那儿去是愚蠢的！”

她面无血色，很明显，她非常害怕，害怕马丁见了那些主人之后，她就再也不能看到活着的他了。她想让他抛弃这一切，活着回去，尽管任务没有完成。但她也知道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为了让她别再担心，马丁说道：“我不会对任何人使用武器的。我就要弄清这儿的组织结构了，我不会出事，你会看到……”

这中间夹杂了感情因素，所以他花了两个多小时，才使她多少放心些。这时，马丁才去观察舱接走那特莱地人。

他发现，那个教学奴正坐在贝慈给他安排的座位上，似乎一动也没动过。马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特莱地人的眼睛特别敏锐，并对光非常敏感。他不仅能看清下面这颗行星的地表，这地表马丁需要放大才能辨认清楚。着陆器就要启程了，马丁叫了他三次，他才听见。

“太壮观了，”斯科塔说道，他四条胳膊高高举起，头低下，像是在膜拜，“我怎么能继续作个奴隶？”

极地城市刺骨的寒冷，马丁对此并不吃惊。这里的科技水平明显地比他们刚离开的那座城市高得多。斯科塔出生在这里，

他让马丁把着陆器停在距主人大厅入口几米远的地方。使他惊奇的是大厅用人工光源照得通明。

“这是对一位陌生主人的高级奴隶的礼节，”特莱地人说，“这是对视力不健全的奴隶而作的，没别的意思。”

大厅本身出奇的小。他想这大概有点像传说中的卡米洛特〔译注：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的辩论厅。只不过特莱地人的桌子是马蹄形的而不是圆形的，开口的一边有一个小方桌和一把椅子。斯科塔带着他缓慢、稳步地向那儿走去，并示意让他站在椅子一边，自己站在另一边。

“你已来到特莱地主人们的面前。”斯科塔庄重地说道，并微微地把头低了一下，马丁也随着低了一下头。

马蹄形桌子周围有几处空地。有些椅子上没有人，但马蹄形桌子的内侧挂着带有主人各自徽章图案的旗帜，旗帜上放着他们的剑。所有的主人都是成年人，在马丁看来有些已经很老了。他们看上去并不是很凶恶、至高无上的样子。这些无所不知、万能的特莱地统治者只有 17 名。

他静静地站着。海陆通讯主正在讯问那个教学奴，关于马丁的到来和他的言行。他觉得由教育主询问更合适，但他又意识到教育主坐位上是个空缺。

他们还没有去注意马丁。这位教师描述着那次岩石滑坡和那飞行器的奇怪的保护装置，这装置使学生们免遭一死。

马丁感激地想着，他想把我说成个英雄。但是询问者好像对此并不在意。

这主人想知道如果没有接到马丁的邀请，学生们一般会在什么地方。斯科塔接着又说，显然主人表示了对马丁的谢意。很清楚，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主人要为他们负责，如果奴隶做了错事，奴隶的主人也将受到惩罚。

如果，这 17 位带剑的特莱地的权威统治者想要惩罚联邦，原因是认为联邦对他训练不当而犯有过失。想到此，马丁不由地笑了。他想到如果特莱地人因为他的过失而惩罚他，联邦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呢？

这时，他还不切实际地想着，有很多理由可以拯救守规矩的奴隶的生命。

这位斯科塔结束了汇报，他说道：“接到尽快来主人大厅汇报的指令，这位陌生人让我搭乘他的飞船。半路上，我们走访了那个大飞行器，灾星来时它保护了整个城市，并解救了所有被困的学生。在那儿，我与这陌生人的伙伴进行交谈，并俯视了整个特莱地和其他星星。”

“我们很羡慕你的这个经历。”询问者静静地说道，“你对这陌生人友好吗？”

“我相信我们相互间十分友好，主人。”斯科塔答道。

“原来就是这样吗？”主人道，“当你向他说明为了更安全起见，最好是赶快离开这个世界和被它污辱过的主人时，他反而要陪你一同来。是吗？”

“是的，”斯科塔道，“这个陌生人还想传达一条他主人的消息，我无法阻止。”

这位主人发出一声无法译出的声音，然后说道：“也许是位忠实的朋友，但无疑是个自以为是的奴隶。他的主人为什么不来？”

这位教学奴赶快解释道：“这位陌生人的主人是另外一种生物，他呼吸的空气对特莱地人是有害的而且不能和不同种类的生物面对面地交谈。”斯科塔最后说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位陌生人被当作中间人派到特莱地的原因。”

询问者惊跳了一下，好像听到一个十分肮脏的字眼，然后

说道：“中间人是永远不能相信的。他们的话都是传闻，不可信，不可靠，并会招来误解和不幸。只有主人才是最可信的，这是基本法则。”

马丁再也沉不住气了，说道：“在特莱地 1117 年前，你们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传闻，但是现在，基本法则已成为一种仪式和手段来强迫你相信——”

“你这个愚蠢的、不可信的奴隶！”斯科塔插嘴道，他的身体在颤抖，明显是由于气愤，“陌生人，你像你的主人一样侮辱了我的主人。你把传闻强加给我的主人们。我警告你，你不能和我的主人讲话。如果我的汇报有什么地方需要澄清，你只能在得到主人的允许后和我说。”

“我并不是有意要侮辱。”马丁说。

“侮辱并不都是有意的，”教师说道，稍微平静了一些，“因为一个身为奴隶的人，不考虑到他的言行可能导致的后果……”

马丁慢慢呼了口气，对斯科塔说：“在那艘大飞船上有些机械装置，能够观察并测量出形成灾星的根本原因，我根据这些信息已推断出——”

“安静，”那主人静静地说。他并没有看马丁，继续对教师说道，“我没有心思听一个奴隶以传闻为根据进行的推断。我想和你谈些事情，教师，这些事情可以使这位陌生人更准确地……”他停了一下，手抓着剑柄，环视一下桌子，接着说，“……了解灾星。这是最原始的传闻。而你，作为一个奴隶，是不该相信的。”

斯科塔慢慢答道，神情像是在做什么仪式：“没有一个奴隶会知道那些原始传闻。没有一个奴隶，不论是特莱地的还是其他星球的，能教导一个主人。这个陌生的奴隶只能和我讲

话，因此我应该留下来，我甘愿这么做，并在日后为我的言行负责，接受其他主人的调遣。”

马丁几乎没有听见最后几个字，因为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突然站起来伸手拔剑。马丁真不知道他那两条地球人的腿能不能比特莱地人的长腿跑得快——何况他们还挥舞着剑。自己的武器还在背包里，可惜也不中用。这时那询问者伸出四只手掌向四周挥动着。

“住手！”询问者说，“把他的徽章取下来，以后再酌情解决。首先，我们得决定下一步如何处置这个外星奴隶。”

“怎么样？”贝慈焦急地说，“你说过你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来吧。”

“等等，”马丁说道，“打开翻译器。主人们要通过斯科塔和我交谈，他们要通过我，告诉他的奴隶们不该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对我十分好奇。知道这些绝密的传闻是要遭到严厉惩罚的，但斯科塔似乎并不害怕。这里的事情真古怪。我开始怀疑是不是……”

马丁突然停止了，因为那个询问者又开始讲话了。他用平静的语调生动细致地讲述着那场大灾难，这灾难把先进科技文化一扫而光，使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又回到了黑暗的年代。

1117年前，特莱地有一颗卫星，它没有空气，而丰富的矿产又被它的母星耗尽，但许多世纪以前，这颗卫星上有了移民。因为从母星上去的都是些智力超群的年轻人，并带去了科技资源，所以这颗卫星上的科学技术比弱星上的越来越先进。卫星上的人改造了那个无生命的世界，在上面建起了圆形的城市，还有农场，并向灼热的地心挖掘探测。他们后来变得能自给自足，变得非常自豪，这无可非议，他们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最后变成一个具有武装威胁的地方。

“但是后来这个卫星却被毁掉了，毁掉特莱地卫星的并不是它的核武器，”这位主人肯定地说，“而是来自卫星内部深层的灾祸，这是因人试验新能源引起的，它像一枚巨大的炸弹把卫星炸毁了。”

在特莱地，人们看着那卫星慢慢地变成碎片四处飞去。他们知道如果有一声碎片砸到他们的星球的话，会打穿地壳直奔地核的——其结果将导致特莱地星球上的剧烈变化，并将其人类一扫而光。可是，他们有一座巨大的核武器地下库，这些核武器可以对付新的崩溃的卫星，拦截飞向它们的大块卫星碎块，并把大块炸成小块，使其不能构成威胁。

有许多这样的小碎片落到特莱地上，这灾难使地球上四分之一多的人口丧失了生命。但暂时还没有构成对整个星球的威胁。从对剩下的大块卫星碎片的运行轨道计算结果来看，母星仍处在危险之中。平均每个世纪中，全球毁灭性的撞击可能有三次。这个星球的长期生存只像以往一样，依赖于减小陨石的体积。

尽管他们集中全部精力生产导弹，研制更有效的弹头，并有载人飞船上去，在大块碎片上安置炸药以把它们彻底炸成粉末，但是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好转。大块的流星照样下落，并经常砸毁主要的导弹生产设备和发射装置。

炸碎陨石的工程花了将近 50 年时间，在特莱地的轨道上再也没有大块的碎片可以毁坏这个星球了，当然即使有，也没有更大的导弹抵御它们了。它们的卫星被扩散成细小均匀的陨石云，多数陨石围绕着星球运转，或有规律地落下来。

灾星便形成了。

在特莱地地表的设施和人，没有一个能不被砸毁和伤亡，或存活几年。曾拯救过他们的那残存的技术设施已消失殆尽或

是被灾星砸毁。他们曾经一度伟大的文明变成一片废墟，他的人口大批死去，剩下的也被带回到野蛮的史前穴居生活，但是，他们并不是一直在倒退。

他们生存在岩洞、矿洞和地下导弹发射洞里，并把这些洞建成地下城市。他们耕种，因为灾星不可能砸毁每一棵庄稼和树木。他们修建道路保护装置，尽可能地运用残存的古老知识，并积累新的知识。他的文化能继续生存下去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恐惧、绝望的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主人的保护和命令之下。

很自然，主人就是救星。这种制度是很容易维护下去的，因为主人们已经得到了奴隶们的尊敬和服从，并对奴隶们的思想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奴隶从一出生下来就要受到主人的教育。

由于在卫星崩溃前有短暂的预兆，母星上有人愚蠢地相信它要毁掉，他们把值得怀疑和需要检查的事情当成事实，由于这些错误，特莱地被灾星鞭打了1000多年。当这位主人讲完这段历史时，马丁想，现在都清楚了，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烈的疑心。

否则主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奴役人们，也不会把知识只传授给少数受宠的、高级别的……

“每个群集地都是由有权威、有责任心的人来负责。”斯科塔突然说道，“任何机械装置都不能超载。你去过我的学校，马丁，你知道，实际上每个人得到的知识都比他们所需要的多一点，以便满足他们更大的求知欲。当然，他们是不会接受到更多的知识的，除非他们能够可靠地使用已有的知识。”

“我开始明白了。”马丁说，“我主人的指令是叫我——”

“请告诉这个奴隶，”询问者打断他的话，“他的主人不在场，我们对他的指令不感兴趣。这样的传闻已有三例，他们描

述了一个能说我们语言的机械在特莱地着陆的虚幻奇迹。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相信任何传话，除非是一位可靠的主人亲自来。这个奴隶是不可信的，他的到来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不明白，他的主人对我们的情况非常了解，为什么还要派他到这儿来。”

“我们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这个奴隶。”这位主人接着说道，“是应该像对待一个违纪的孩子一样对他进行体罚，还是干脆把他送回那位行为不配作主人的人那儿去？”

马丁咽着口水，想到让这些大块头的特莱地人揍一顿，精神上和肉体上都不是好受的。他又想到了弗摩浩特三号上的导师，他肯定知道这个问题。马丁已被授予全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跑开还是想个解决办法——只有他自己拿主意了。他暗自诅咒着，他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他的导师、特莱地的主人们和他自己。

“在作出决定之前，”他问那位教师，“我的朋友，我们是平等的，我能不能和你谈谈我接受的指令，这涉及到——”

“马丁，”特莱地人说，“我不再和你平等了。”

他首先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他不知道斯科塔对他是否还像刚才那样可靠。但马上他又想起了在去那座城市的路上，在学校里和极速飞船上他对自己讲的一些话。斯科塔已经表示他是一个有智慧、思想解放、可靠的，也许带有潜在谋反意识的奴隶，他不在乎谈一些小的流言，以及为自己着想。马丁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文明、具有文化的生命，他正与这种奴隶制度作斗争，并开始走向胜利。

现在，马丁突然意识到这场斗争已经结束了。

“你的生命显示器出什么毛病了？”贝慈说道，口气中带有气愤和恐惧，“脉搏加快，血压升高，你的……，该死的，

你又要干什么傻事？”

没有必要回答她，因为她可以看到、听到一切。他湿润了一下嘴唇，开始第一次直接与特莱地的主人们讲话。

“我已全面考虑过这件事情和我所做的决定可能出现的后果，”他说，“并且我希望能再一次和我的朋友取得平等地位。”

他停了几秒钟，好像过了很长时间，整个大厅一片寂静。过了一会那位教师缓步走到马蹄形桌边的一个空位处，转过身面对着他，他把马丁一个人留在了询问台边，又是一片寂静，甚至连贝慈似乎也屏住了呼吸。他开始想在行动之前先要征得允许，后来又决定不这么做。

请求允许是奴隶们的权利。

马丁取下背包，打开，把联邦的旗帜在桌子上展开，银色、黑色相间的徽章图案展现在主人们面前。然后他把武器放在旗帜上面，这武器是在极速飞船上赶制出来，是按他才见到的教育主的剑，缩小而成的仿制品。剑横朝着马丁，上面有联邦的徽章，然后又用双手托起来。

17位主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的17只手一起伸向自己背的剑柄。但这次海陆通讯主没有像刚才他们对斯科塔时那样喊住手，相反，他也抓起了剑。马丁咽着口水，17枝剑都举到特莱地人肩膀那么高，17枝剑直直地指着马丁的脸。

“新当选的教育主，”询问者说道，“你能否和这位将成为主人的外星人站在一起，并告诉他我们的传统方式。”

马丁想到他们对我采取行动了，但是什么行动呢？询问者又说道：

“你对你的言行、失误及其后果负责吗？你能对你的财产，不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包括他们的工作、生计、训练、喂养负责吗？你能对你所有财产的行为和过失的后果负责

吗？你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奖惩和教诲吗？你会不会不断努力来提高你所有的生命的财产的能力、健康状况和智力，以便他们有朝一日能接受一个主人的主要职责？如果其他的主人们认为你的行动或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你自己的或其他人的财产，你将以生命来接受惩罚吗？”

马丁觉得自己的腋窝正在流汗，如果双臂不是紧紧地抱在胸前，他的手早就抖上了。

“仔细考虑考虑，外星朋友。”新当选的主人说道，他又站回到马丁身边，“冲动的决定是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的，尽管这冲动是友好而忠诚的。如果你现在后撤，对你的惩罚大概只是象征性的，可能把你赶出特莱地社会或是撤销主人对你的保护，哪一种对你都不是十分不便的。”

马丁清了清喉咙，说道：“这决定是经过谨慎考虑的，并不是我感情的冲动。我不傻，但当初我弄不清楚你们特莱地的这种主奴关系，也弄不清楚主人的真正特征和功能。现在清楚了。”

剑还在指着她，一动不动，简直有点像电影的定格。斯科塔又说话了。

“拿起你的剑，柄朝下垂直立在你的旗帜上，”他说，“用手掌压住剑尖，以免剑歪斜用手压剑尖，直到压出血来，并且说：‘我接受作为一个主人所应担负的任务和职责’，之后把剑重新放好，自己包扎一下受伤的手，等待其他主人的反应。”

他拙笨地做着，由于询问台太高，他不得不翘起脚跟，才能压住剑尖，可是不小心剑尖在手里滑了一下，把拇指下面划破了。好在剑没有滑到地板上，他还算感到宽慰一点，他简直没觉得疼，尽管血已经慢慢地顺着剑尖往下淌了。

马丁尽量镇定地说道：“我接受这一主人的职责和任务。”

那些剑还对着他，他把剑放回旗帜上，“啪”地把一块胶布贴在手上。这时有一枝剑向上扫，指着天花板，之后一个接一个都举了起来，然后这17枝剑又慢慢地放回到主人的旗帜上。

斯科塔深鞠一躬地说道：“选举一致通过，外星人。现在你可以和我们交谈了，你说的一切都会被认为是真的。只要你说的是真的，你所操纵的机械上的任何显示也将得到信任。如果你的言行有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你当然要对其他主人负责。”

“我明白，”马丁说道，从包中取出可放大三倍的放映机，“如果选举不是一致通过怎么办？我是不是得挨打？”

“这只是最坏的结局，”特莱地人答道，“并且是在其他非暴力的办法解决不了时才采用。特莱地的主人总是不够，马丁。那些年老的奴隶，他们中有些是有资格作主人的，并且别人也鼓励他们去申请主人职位，但是他们太明智了，他们不想担负主人的重大责任。但偶尔也有像我们一样一时冲动的，在无偿的任务中找到点乐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马丁说。

马丁等到斯科塔回到桌边的座位上，便开始宣布要向他们展示一下他自己的星球，接受银河联邦公民权利时的情景。他对着桌子前面入口处的墙壁，开动了放映机。尽管大厅里有灯，墙上还是出现了一片黑，像是深不可见的一个洞。他听见主人们发出了一些无法翻译的声音。

放映开始了……

几个世纪以前，地球将要毁灭于饥饿、战争和疾病，所以联邦决定与其联络。

他放映了联邦传运器进入地球轨道的情景：一个巨大的环

形发射器挂在夜空中，像是个硕大的宝石项链。一夜之间，每个城镇都出现一些庞大的白色立方体建筑。这些是银河联邦检验归化中心。地球上的人们走进去，有的因为不合格而被刷掉，有的被接受为联邦公民，有的被列为非公民，以待进一步的检测和训练。

“你把什么都告诉他们了！”贝慈焦虑的声音在马丁耳边响起，“我们的导师不会赞成你这么干的。你是不是不太谨慎了？”

“我很谨慎，”马丁说，“但我不太清楚导师想让我怎么样。如果他想让我或不想让我做什么事情，他应该更具体地告诉我，而不是只告诉我特莱地的情况由我负责。而且我很为这些人担心，非常担心，以至我无法对他们有不诚实的态度。”

“这个主人的差事”，贝慈静静地说，“你对它太认真了。”

“是的，”他说，并马上加了一句，“别说了，下面这段有点复杂……”

像其它星球被授予公民权利的人们一样，地球人经过审查被分为三类：公民、非公民和不受欢迎的人。大多数申请公民权利的人都顺利地成为了联邦公民，并移居联邦世界，在那里他们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们可以摆脱个人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压力，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使用暴力的人都被列为是不合格的。所以在联邦，公民都不会被强迫去做什么事情。

“出于个人目的而去争权夺利的那些人都被留在他们自己的星球上，像是一群捕不到羊的狼，”马丁强调说，“在新的世界中，领导者就像是牧羊人。”主人们开始有了点骚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一类。

马丁马上接着说道：“和公民不一样，非公民要服从命令并接受训练。尽管他们是由智力、能力区别很大的不同种类的

生命组成的，但他们对银河联邦发挥职能是非常必要的，并且他们也有机会成为公民，他们是——”

“奴隶。”一个主人说。

“这些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星球去做联邦公民？”马丁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第一个，另一个主人就接着问道：“并且这些新的世界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吗？”

到底什么是奴隶，马丁有些疑惑。他大声地说：“那里有一个世界，仔细看！”

投影图像上出现：天空中闪耀着星星——有单个的，有成群的，还有呈大旋涡状的——这些星星的反差太强，所以很难发现有暗的地方。只有在中心位置的一块地方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的东西，这东西再现了联邦的徽章图案。

“这，”马丁说道，他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些，“就是联邦世界。”

它是空旷的，他尽量简洁地解释说，是由许多恒星系的物质构成的，并有 200 多种有智慧的不同种类的生命，他们现在都是联邦成员。这个联邦围绕着它这个星系的恒星旋转，利用它的光、热，并且合成土壤的能量也来源于这颗恒星。联邦世界的内层地表是非常广阔的，简直难以置信。银河系的智慧生命的人口数量是经过规划的，所以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感到拥挤。

在放映具体、清楚的图像的同时，马丁向他们描述庞大无比的联邦世界，它的地形和各种环境特征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先进技术。这时一个主人向马丁挥手示意。

“是由于灾星把我们带回到黑暗的年代，所以特莱地现在拿不出什么。”他说，“你是不是考虑让我们加入这个……这个……陌生人？”

马丁没作声，回想着自己当初第一次见到联邦世界时的反

应。主人们已经领略了足够的超级科技的东西，而且他们一度的优越感遭到了迎面打击。他把语调放得轻柔一些。

“联邦对所有技术和文化水平的生命都接受。”他说，“它的目的是在银河系里找到那些智慧人种，并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以免毁灭于他们自身的恶习，或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劫难。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增长着知识，并相互融合，到时候，未来的联邦将会有一种各个人种智慧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智慧将能够创造出就是现在最有智慧的公民也难以想象的成就，可这是一个缓慢而自然的过程，没有任何强迫和压制。当公民们有了相当高的科学、哲学和文化水平时，他们就必须受到保护。”

马丁关掉放映机，过了好久没人说话。主人都注视着马丁的旗帜，注视着由银底和黑钻石构成的联邦徽章，但还想像着这徽章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世界。也许给他们讲得太多了，太早了。这只会给他们带来难以克服的自卑情绪。但这是特莱地的高层人物，他们是一级一级地升到这个位置上的。他们倔强、正直，并且适应能力强。马丁觉得他们应该能接受这些。

那个询问者首先开了口：“你来这儿是为了来看看我们是否合适作这个……这个……银河联邦公民，我们并不想加入，陌生人，但是，我们很想听听你对我们的看法。”

这人不仅倔强、正直和有适应性，而且还自负和具有独立性。现在该怎么回答？他很清楚。

还没等马丁回答，那位新任教育主便走到他身边。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盯着联邦的旗帜而没有看马丁：“马丁，这很重要。如果你的看法是供讨论和修改的，那你用手摸着剑柄。如果是你自己做出的不可更改的裁决，并且必要时你要用生命去维护它的话，你就握住剑柄，准备用你的武器来防卫。”

“他们还是要向你下手。”贝慈气愤地说，口气中带着有些沮丧，因为她知道马丁不会理睬她的这个建议：“门口没岗，快跑！”

“不！”马丁固执地说。通过翻译器，他继续说道：“在说出我的判断之前，我必须首先类比一下特莱地和联邦的统治制度。”

“不受欢迎的、惹麻烦的、争权夺利的人，在我们那里是无用之徒，不受欢迎。”他继续说道，“公民是自由的，并受到保护；非公民做着艰苦但有益的工作，以维护联邦世界的制度和正在进行的那些工程。这工作不是强加于他们身上，他们做这工作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对此他们是自愿的，不论种类，也不论他们的智力、能力如何，他们都是些不知疲倦、喜欢冒险的人，虽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能得到公民权利，并能受到保护。他们是联邦的差童和奴仆，只担负各自的职责。”

在马蹄形桌子周围，主人们不自觉地要去抓剑。但马丁还没有碰自己的剑柄。

“在特莱地，”他继续说道，“起初，这种统治制度，这种无处不在的疑心，还有主人们对思想的严格控制曾使我憎恶。但当我知道了灾星的起因之后，我清楚了为什么有这种疑心，为什么传闻一定要有高度可靠的主人的证实。我了解到一个低级奴隶如果想晋升的话，是可以知道许多被禁止的传闻的。但很少有人被迫接受这种首要的职责，特莱地也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主人。”

“我还发现，”马丁接着说，手还是没有碰他的剑，“尽管技术水平不高，但特莱地的奴隶们是我所见过或听说过的最自觉的，最独立的，最自力更生并受过充分的训练的人。”

“如果消除了灾星，就没有必要再保护这种低水平。”他

继续说道，并希望翻译器能多少掩盖一下他声音的颤抖，“我不是掌管能消除灾星的机械的主人，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只知道，按你们的计年方法，这工作需要许多年。但灾星是可以消除的。你们可以重新在地面上建立家园，安全地旅行，还可以种植……”

马丁突然停住了，房间里又是一片寂静，好像一切都凝住了。

马丁小心地慢慢地伸手抓住剑柄，把剑斜举在眼前，准备自卫。

他是不是曾把主人们估计错了？要不就是主人们把他估计错了？

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如果联邦现在在特莱地建立检测归化中心，你们会发现，你们只有极少的人是不会受欢迎的，同样，也只有很少的人会被接收为联邦公民。绝大多数人会被认为是不适合联邦世界的。我会解释为什么。”

这时主人们有的摸着剑柄，有的已把剑柄握紧，像特莱地的奴隶们一样，他们也非常自负，有独立性，自力更生，并对他们的财产出奇地关心，他们也曾经是这财产的一部分，后来才升为主人的。对他们来说，任何对他们财产的指责都是对他们自己的侮辱。

“特莱地是个特殊情况，”马丁继续说，“在特莱地，据说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主人，也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有能力的奴隶愿意接受作为一个主人要承担的重大职责。与此相同，在联邦，据说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非公民，因为非公民的工作需要有极不一般的素质。所以我的看法是特莱地现在不行，大概将来也不适合作联邦公民。”

“这是我的裁决，”马丁下了结论，“灾星消除后，至少三

四辈人期间，没有人会来和你们联系。并且，我敢肯定，当联邦下一次与你们联系时，他会有一个罕见而珍贵的发现：你们全球的人都是非公民，他们正准备承担外星的职责。”

主人们都静静地坐着，马丁猛然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秘密到达特莱地的，”马丁说，把剑放回到联邦旗帜上，然后边说，边慢慢地用旗帜把剑裹上，“因此，会有更多的传闻出现，会使更多的奴隶晋升为主人，如果他们意识到特莱地人会怎样，或将来可能会怎样的话。如果你们允许，我想留给你们点东西……”

马丁双手举着包在旗帜里的剑，慢慢地向斯科塔走来，然后把剑献给了这个特莱地人。他听见在他身后和周围主人们都站了起来，还有金属磨擦织物发出的轻柔的沙沙声。但他并没有向旁边看。

“马丁，”那特莱地人接过剑，说：“我很荣幸地接受外星组织传授使这个额外的职责，并且我，还有我的继承人，将会重视并传播你所给予我们的这些知识。”

他没有再说别的，其他主人也没说话。当马丁回身向入口处走去时，他们都静静地站着。

特莱地人，沉默便是赞同，意味着没有任何异议。

海豚之谜

研究站设在一个小岛上，已故的埃德温·奈特博士，把它命名为海豚之路岛。如果说，来这个岛上的女人就一定不漂亮，那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迈尔却从来没有指望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今天上午，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没有返回研究站的水池中。它们说不定不辞而别，就象以往那些野海豚一样——而且，这些日子以来，迈尔一直忧心忡忡，威勒尔尼基金会将以某种借口，卡掉他们今后的研究经费。自科尔文·布赖特接任以来，迈尔就开始担心了，尽管布赖特对此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过，这只是这个冷冰冰的大个子给迈尔的一种感觉。此时，迈尔正在研究站门口观察水情，突然，从大陆那边驶来一艘快艇，带来了这位不速之客。

他居高临下，目不转睛地看她走上码头。她先朝他挥手致意，仿佛已不是初交，然后便拾阶而上，登上了研究站主楼门前的平台。

“你好，”她在他面前停住，笑咪咪地说，“你就是科尔文·布赖特？”

她那惊人的美貌，使迈尔顿时自惭形秽。一头褐色的鬈发，颇长而偏高的身材，但这些仍不足以形容她的魅力，她体现着一种完美——说也奇怪，她的微笑竟使他那么动心。

“不是，”他说。“我是迈尔克姆·辛克莱。科尔文在里面。”

“我是珍妮·威尔逊，”她说。“《背景》月刊派我来写一篇关于海豚的报道。你们不是在进行海豚研究吗？”

“是的，”迈尔说。“从一开始，我就跟着奈特博士干。”

“啊，太好了，”她说。“那你一定得跟我讲一讲，奈特博士去世后，布赖特博士接任，你也在这里？”

“布赖特先生，”他随口加以纠正。“是的。”她在他心头唤起的感情是那样强烈，她自己也一定有所觉察，只不过丝毫没有流露。

“布赖特先生？”她脱口反问道。“大伙儿喜欢他吗？”

“呃，”迈尔说，真想看她再微笑一次，“人人都喜欢他。”

“哦，”她说。“那他是研究站的好主任啰？”

“好行政官，”迈尔说。“他从不插手研究工作。”

“什么？”她瞪大眼睛看着他。“奈特博士去世后，不是他来接任的吗？”

“啊，是的，”迈尔说。他努力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谈话上。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象她这样使他倾心。“但只是研究站的行政官。你知道，我们的研究经费大部分由威勒尔尼基金会提供。他们相信奈特博士，可是，他去世以后……呃——，他们希望由自己的人来接任。不过，我们谁也不在乎。”

“威勒尔尼基金会，”她说。“我没有听说过。”

“那是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里一位名叫威勒尔尼的设立的，”迈尔说。“他把钱都用来生产炊具，在他死后，留下了一个托拉斯，并设立了这个资助基础研究的基金会。”迈尔莞尔一笑。“你也甭问他怎么会从生产炊具转到了这一行。这些情况对你来说是太少了，是不是？”

“比一分钟之前我的了解却多了不少，”她又报以微微一笑。“科尔文·布赖特到任以前，你认识吗？”

“不认识，”迈尔摇摇头。“生物学界和动物学界以外的人，我结识不多。”

“但现在你对他已经相当了解，他到任已经六个月了。”

“呃——”迈尔欲言又止，“还不敢这么说。你看，他终日待在办公室里，而我总是同波尔勒克斯和凯斯特在一起，那是两个跑到研究站来的野海豚。科尔文和我接触并不多。”

“在这么小的一个岛上？”

“我也觉得滑稽——不过，我们俩确实都很忙。”

“我想也是这样，”她又报以微笑。“你能领我去见他吗？”

“见他？”迈尔突然发觉他们还站在平台上。“啊，对了，你是来找科尔文的。”

“不仅仅是科尔文，”她说。“我来看看整个地方。”

“好吧，我领你去办公室。跟我来。”

他领她走过平台，进了大门，室内装有空调机，使人顿觉凉意。科尔文·布赖特的房间内，空调机经常开着，仿佛他那冷冰冰的个性需要一种山区所特有的略偏干寒的气氛。迈尔领着珍妮·威尔逊穿过一道不长的走廊，又进了一道门，来到一间窗明几净的宽敞的办公室。一个男人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前，他身材削瘦，肩膀却很宽，黑头发，黄褐色的皮肤，五官虽然端正，却透出一股冷气。他抬头看见珍妮，站起身来。

“科尔文，”迈尔说。“这是《背景》月刊的珍妮·威尔逊小姐。”

“唔，”科尔文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绕过写字台，向他们走来。“我昨天收到一个电报，说你要来。”不等珍妮伸出手，他已经把手伸过去。他们的手指互相碰了一碰。

“我得上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那儿去，”迈尔说，转身离去。

“待一会儿我来找你，”珍妮转过身对他说。

“啊，好的。或许——”他没有说完便走出门去，顺手将布赖特办公室的门带上。他闭上眼睛，在昏暗而阴凉的门厅里站立了片刻。别像个傻瓜似的，他想，这样一位姑娘能干得远比你出色，很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他睁开双眼，踱回研究站后的水池边，又来到这个超脱凡尘的海豚世界。

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已经回来了。水池不是封闭的，有一个出口与加勒比海的蔚蓝的海水连通。他们初来海豚之路岛从事研究时，海豚是关在一个封闭的水池中，如同被逮住的野兽一样。后来，当研究工作进行到奈特博士称之为“环境隔阂”这一阶段时，他们突然萌生一念，把水池与大海连通，使用来进行试验的海豚来去自由。

它们去而复来，但最终还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奇怪的是，野海豚接二连三地来到这里，研究站里始终保持着海豚。

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是最新的一对。大约四个月之前，经常来研究站的仅有一只海豚失踪了，它们却不期而至。自由自在，独立不羁——它们合作得很好，但隔阂却仍没有突破。

这时，它们在水下来往穿行，上下翻复，充分利用着这三十码长的水池。它们的体长达七英尺，外形相似却不尽一致，相遇时身体几近相碰，录音磁带显示，它们正以超声波交谈着，声波频率高达每秒 80 至 120 千周。它们在水中动作的花样是他从未见过的，有条不紊，仿佛是仪式上的舞蹈。

他戴上耳机坐下，耳机连着安装在水池两端的潜听器。他用麦克风向海豚询问这种动作的含义，它们却置若罔闻，依然故我地重复着那极有规律的游泳动作。

身后响起脚步声，他扭过脸，原来是珍妮·威尔逊正沿着

研究站后门的水泥台阶走来，她身边是矮胖墩实、穿着工装裤的彼得·埃登特，他是站里的机械师。

“喏，那不是？”彼得说。他们一同走上前。“我该回去了。”“谢谢你。”她对彼得微微一笑，又是那种令人动心的微笑。彼得走上台阶后，她转身向迈尔。“不打扰你吗？”

“不，不，”他摘下耳机。“反正我并没有得到回答。”

她看着两只在水下翻腾起舞的海豚，它们做着这样那样的转身动作，水面上激起一个又一个漩涡。

“回答？”她问。他悒郁地一笑。

“我们称之为回答，”他说，朝着正在池中打转的两只流线型的海豚点点头。“有时，我们问一些问题，也能得到反应。”

“传递信息的反应？”她问。

“有时是这样。你来找我，想了解什么呢？”

“什么都想知道，”她说。“看来我所要找的人是你，而不是布赖特。他叫我上这儿来。我想你同那项理论有关。”

“理论？”他小心翼翼地反问，心猛地一沉。

“那么，就算是一种想法，”她说。“据说，如果星空中存在某个文明社会，地球人想要同他们联系，必须首先使自己得到高度发展。他们所面临的考验，首当其冲的可能不是发明超光速飞行手段这些技术性问题，而是一项社会学问题——”

“如同学会与异族文化交往——一种类似海豚社会的文化，”他突如其来地打断她。“科尔文告诉你的？”

“我来之前就已听说，”她说。“不过，我想这是布赖特的理论。”

“不，”迈尔说，“这是我的理论。”他看看她。“请别见笑。”

“为什么我要笑呢？”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海豚的动作。

他突然对海豚产生一种强烈的嫉妒；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他决定做一件原先绝不敢做的事。

“同我一起飞往大陆，”他说，“我们一起用午餐，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好吧。”她的目光终于从海豚身上移开了，但是，她的双眉紧蹙，使他大惑不解。“我有许多事情弄不明白，”她喃喃自语。“原以为得向布赖特请教。看来，得向你——还有这些海豚请教了。”

“也许我们能在用午餐时把那些问题解决，”话虽这么说，迈尔自己也不清楚她究竟指什么问题，但他也并不过分在意。

“来吧，直升飞机在大楼北端等着。”

他们乘直升飞机越过海峡，来到卡鲁帕诺，选定座位坐下，临窗眺望着镇前蔚蓝的海面上停泊的船只。四下全是委内瑞拉人，操着西班牙语在彬彬有礼地交谈。

“我为什么要笑话你的理论呢？”就座以后，她重又问道。

“大多数人以为我的理论是为研究站的失败胡诌出来的借口，”他说。

她的两道褐色的弯眉刷地竖起。“失败？”她说。“我以为你们正不断取得进展。”

“是的，啊，不，”他说。“甚至在奈特博士去世之前，我们就碰到了所谓环境隔阂。”

“环境隔阂？”

“对。”迈尔用餐叉往海鲜杂拌的大虾上戳了一下。“我们的研究完全建立在约翰·李里博士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你读过他的《人与海豚》吗？”

“没有，”她说。他大为惊奇。

“他是海豚研究的先驱，”迈尔说。“我原以为你来之前所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这本书呢。”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她说，“是想了解科尔文·布赖特，但一无所获。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我初来时把他当作真正的海豚专家了。”

“难怪你问我是否很了解他，是不？”

“是的，”她回答。“好，那就请你先谈谈这个环境隔阂。”

“其实也不值一谈，”他说。“就象那些大问题，说来又极简单。早先，专家们在海豚研究中似乎进展神速——与海豚的信息交流眼看就要成功——把它们之间发出的声响用人能听到的频率或高于这种频率表示出来，并教会海豚掌握人的语言。”

“这事没能干成？”

“能，成功了——或者说几乎成功了，反正就那么回事。可是，我们发现，信息交流并不意味着彼此理解。”他看看她，又接着说，“你我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可是，当别人对我们说话时，我们能百分之百地理解吗？”

她看了他片刻，才缓缓摇头，目光始终未从他的脸上移去。

“好，”迈尔接着说，“这就是我们与海豚之间的基本问题——只是范围更大。象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这样的海豚可以同我对话，我也可以同它们交谈，但我们之间却无法深刻理解。”

“你是指思想上的理解，”珍妮说，“而不是指机械性的理解？”

“是的，”迈尔回答。“在一项指令或一种符号的外延意义上，我们可以一致，但不是它们的内涵。我们可以对凯斯特说，‘墨西哥湾暖流是一条大海流’，它也完全同意。可是，我们彼此谁也不了解对方的真正含义。我心目中的墨西哥暖流并非凯斯特心目中的形象。我所谓的‘强大’，是相对于我的

身高六英尺，体重一百七十五磅，以及我能克服地球引力举起我的体重这一事实而言。凯斯特则是相对于他的体长为七英尺、在水中的游速为每小时四十英里而言，它对体重一无所知，因为它那四百磅的身体正好与它所排开的水的重量相抵消。举重的概念，它完全没有。我心目中抽象的‘海洋’与它的不同，我们关于海流的概念或许有相交之处，或许则大相径庭。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弥合差异的办法。”

“海豚也在作同样的努力？”

“我相信是的，”迈尔说，“但无法证明，正如我无法真正说服那些冥顽不灵的怀疑派，使他们相信海豚有灵性一样。看来，我必须提出迄今为止不为人类所知的新的见解才行。或者，得让海豚显示出它们的确掌握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而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成功。我和奈特博士都认为，这是由于环境隔阂造成的内涵差异的缘故。”

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对她谈这些，他简直像个傻瓜，可是，自从八个月以前奈特博士患心肌梗塞以来，他无人可谈，所以，这一会儿，他话如泉涌，自己也无法控制。

“我们必须学会象海豚一样思考，”他说，“要么，海豚得学会象我们一样思考。六年来，我们双方都在努力，但谁也没有成功。”他几乎未加思索就又补充了一句，道出了心头的隐密。“我一直担心，我们的研究经费随时都会被卡掉。”

“卡掉？威勒尔尼基金会？”她说。“为什么要卡？”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取得进展，”迈尔痛苦地回答。“至少没有进展的证据。我怕时间不多了，这次一完，以后也许再也不会重新提起。六年前，人们对海豚兴趣极大。可是好景不长，现在几乎被人遗忘，海豚只被列为聪明动物一类。”

“可你并不能肯定以后，就没有人再继续研究。”

“我有这种预感，”他说。“我觉得与异类思想交流的能力，是对我们人类的一项检测。现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举拳轻击餐桌。“最可惜的是，我知道海豚也从它们一方做着同样努力——唉，如果我能弄清它们在干什么、它们是多么希望我们理解，那该多好！”

珍妮始终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

“你似乎很有把握，”她说。“为什么？”

他松开拳头，无可奈何地坐下。

“你仔细观察过海豚的上下颚吗？”他问。“它们有这么长。”他的双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一对颚骨上长着八十八颗尖利的牙齿。象凯斯特这样的海豚体重达几百磅，它在水中游泳速度之快，是人所望尘莫及的。它往池边一挤，能轻而易举地把你挤扁，它用牙齿能把你撕成两半，用尾巴一甩能叫你骨折。”他目光悚然地看着她。“尽管这样，尽管人类捕杀海豚——我们在最初的研究和摸索中也杀害过它们，其实海豚完全能用牙齿和力量回击海中的敌害——然而，从来没有一只海豚攻击过人类。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斯多德就谈及海豚‘温和善良’的本性。”

他停顿一下，目光炯炯地看着她。

“你不相信？”他说。

“哪儿的话，”她说。“我相信。”他深吸一口气。

“对不起，”他说。“过去，我犯了一个错误，把这一切讲给别人听，现在很懊悔。有人曾对我说起他的看法，他认为海豚有一种直觉，承认人类比它更高一等，承认人类生活的价值。”迈尔不自然地露齿一笑。“仅是一种直觉而已，‘象狗一样，’他说。‘狗有赞美敬慕人的直觉——’他总想同我谈他的那条名叫普齐的德国纯种狗，它能阅读晨报，而且，如果报纸

头版上有一条惨祸新闻时，它就不给他看。他多次不得不亲自到门口台阶上取报，因此，他能证明普齐确有灵性。”

珍妮放声大笑，低深而欢愉的笑声使压在迈尔心头的郁闷烟消云散。

“总之，”迈尔说，“海豚对人类所表现出的克制是一种征兆，如同野海豚接连不断来到这个研究站一样，这使我相信，他们也在努力理解我们。而且，这种努力可能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

“我不懂你为什么担心这项研究会中断，”她说。“就你所了解的一切，难道不能说服别人——”

“只有一人需要我去说服，”迈尔说。“就是科尔文·布赖特。我还没有去做，只是一种感觉——我总是觉得，他坐在那里，是在对我和我的工作下断语。我觉得……”迈尔吞吞吐吐地说，“他仿佛是什么人雇来的。”

“不是，”珍妮说，“这不可能。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打听。我有办法。如果我认为他是个行政官，现在我就能给你答案。可我原先以为他是个科学家，结果走错了门。”

迈尔紧皱眉头，表示怀疑。

“你真能为我找到答案？”他问。

她嫣然一笑。

“等着瞧吧，”她回答说。“我也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这非常重要，”他急切地说。“说来也离奇——可是，如果我是正确的，海豚研究就太重要了，比世界上任何事都重要。”

她突然从餐桌边站起。

“我马上就去核实，”她说。“你何不也回岛上？得要几个小时，我乘水上快艇去。”

“可你还没有吃完午饭，”他说。“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吃。我们先吃饭，完了你再走。”

“我想给人打个电话，趁他们现在还在工作，”她说。“长途电话有时差，很抱歉，我们一起吃晚饭，行不？”

“只好这样，”他说。她用迷人的微笑驱除了他的失望，起身离去。

她走了，迈尔一点也不觉得饿。他招呼来侍者，退掉了午餐中的主菜。他独自坐着，又呷了两杯酒——这对他已经不同寻常，然后，离开了餐厅，乘直升机回到岛上。...

从直升机停机坪到海豚池的路上，他遇见了彼得·埃登特。

“啊，你在这儿，”彼得说。“一个小时后科尔文要见你——等他回来，他上大陆去了。”

往常，这消息又会勾起研究被取消的阴影，这件事象一个冰冷的秤砣一直压在迈尔心里，可是，因为不吃午饭喝了三杯酒，有了几分醉意，他只点了点头，就往水池边走去。

两只海豚依然在池中重复着极有规律的游泳动作。莫非是他自己想象出的某种规律？迈尔在池边的靠椅上坐下，摆好录音机，把海豚发出的声音转换为图象。他把耳机与潜听器接通，又扭开麦克风的开关。

他突然觉得一切都是毫无意义。这样的动作，日复一日地重复，已经四年。又有什么结果呢？一盘又一盘的磁带所记录的并不是同海豚进行的真正的交谈。

他摘下耳机，放在一边，点燃一支香烟，迷离恍惚地看着海豚的芭蕾舞动作发呆。称之为芭蕾舞也简直是侮辱。它们在海中浮游，潇洒自若，含义隽永，任何人在空中或陆上的动作都无法与之相比。他忽而又想起对珍妨·威尔逊说过的那番话。

海豚从不攻击捕获它们的人，那怕被伤害时也不例外；他想起那业已确认的事实，海豚会援救它的受了伤或失去知觉的同类，把它托出水面，使之免于淹死——海豚的呼吸需要有意识的控制，一旦丧失知觉，呼吸就不能控制了。

他想起它们是那样活泼有趣，那样温柔敦厚，想起它们交谈时宽阔而复杂的音域。在所有这些方面，普通人都显得大为逊色。在海豚社会中，看不到任何战争、谋杀、仇恨和忘恩负义的冲动。迈尔想，难怪他们与我们不能相互沟通理解。在另一种环境、另一些条件下，他们正是我们理想的楷模。我们掌握了技术，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然而，在许多方面，我们却比他们更加野蛮。

谁能判断我们之间孰优孰劣，他一边思索，一边观察它们的水下动作，由于空腹喝了三杯酒，他的心中浮起一层淡淡的哀愁。如果我也是一只海豚，也许会更加幸福。刹那间，这个想法变得异常诱人。无边无垠的大海，自由自在，陆地上错综复杂的人类文化统统结束。几行诗句蓦地浮上他的脑际。

“来吧，孩子，”他独自吟诵，“让我们离去，往下，深潜……！”

两只海豚中止了水下芭蕾舞，他发现麦克风正开着，而海豚的脑袋正朝着安装在水池近端的水下麦克风。他继而想起下面几行诗句，便对海豚高声吟诵起来。

“……看我的兄弟呼唤自海湾。

“看狂风大作直袭海岸，

“看潮水奔涌往天边退去；

“看一群白马在嬉戏耍玩，

“颠腾不羁跳跃在浪尖——”

他突然打住，觉得有点难为情，再看那两只海豚，它们在

水下静静地浮悬着。过了一会儿，凯斯特转了个身，浮出水面，先露出他那长着喷水孔的前额，然后是整个脑袋，两只眼睛直盯着迈尔。他的喷水孔上长着两瓣嘴唇和肌肉发出嘎嘎的声音，通过空气传导，分明是在对人说话。

“来吧，迈尔，”他嘎嘎喊道，“让我们离去！往下，深潜！”

波尔勒克斯的脑袋也探出水面，与凯斯特并排着。迈尔目瞪口呆，看了它们许久。他突然若有所悟，赶紧翻看录音磁带，上面记录着传到水池中的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另一条声道显示出海豚发出的相对应的声音，与他的朗诵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那音频超出了人耳能听见的范围。

迈尔凝视着，站起身来，不可名状地激动使他全身发颤。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走向水池的近端，那里有三级台阶，通向水池的浅水区。这里的水深仅三英尺。

“来吧，迈尔！”凯斯特又发出嘎嘎的叫声，两只海豚依然静悬在水中，脑袋冲他露出水面。“让我们离去，往下，深潜！”

迈尔一步步迈进水池。海水浸湿了裤管，凉丝丝的，终于，他站到池底，海水没及他的腰部。两只海豚看着他，静静地浮在几英尺开外等着。迈尔站定，看着它们，海水没过他的皮带环，微微泛着涟漪，他等待着它们作出某种表示，发出希望他如何动作的信号。

它们毫无暗示，只是等待着。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他往前扑腾几下，进入深水区，只好埋头屏气，潜入水中。

眼前一片模糊，颗粒状的混凝土池底隐约可见。他贴着池底缓缓滑行，继而又徐徐上浮，突然，两只海豚也游到了他的身旁——时而滑行，而时上浮，始终不离左右，有时轻轻擦着

他的身体而过，把他当作它们水下芭蕾舞的一个舞伴。他听见一种咔里咔嚓的声音，或许，这是它们在用他的耳朵无法听见的音频说话。他不明白它们在说什么，也无法领会它们所做动作的含义，但他觉得，它们一定是在传递某种信息，这是确凿无疑的。

他觉得应该换气了，但仍然尽量屏气，直到实在不得已才浮出水面。他露出脑袋，换了一大口气，两只海豚在一旁伸出头望着他。他又一次潜入水下。我是一只海豚——他几近绝望地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海豚，对我而言，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他一连扎了几个猛子，海豚在他身边一成不变地极有规律地动作愈来愈使他确信他找到了正确的轨道。最后，他浮出水面，大喘一口气。他想，自己模仿得还不够彻底，于是，转身游回浅水区的台阶，爬上岸来。

“来吧，迈尔——让我们离去！”身后又传来海豚嘎嘎的叫声，他一转身，只见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都把脑袋伸出水面，张大了嘴巴，焦急地看着他。

“来吧，孩子——往下深潜！”他重复着，尽量使自己的语气中充满抚慰。

他急匆匆地跑到池边的储藏室，打开潜泳器具橱的橱门。对，应该使自己更象一只海豚。他望着储气瓶和潜水器具盘算了一会儿，决定还是不用它们。海豚和他一样，也是不能在水下呼吸的。它把储藏室中的东西一件件扔出来。

一分钟之后，他回到水池台阶旁，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游泳短裤，脸上戴着一只玻璃面罩，上面连着一根水下输气管，脚上套了一副脚蹼，手里拿了两根软绳子。他坐在台阶上，用绳子分别将膝盖和脚踝部分缚住，然后一纵身，笨拙地跳入水

中。

他面孔朝下，透过面罩往池底看，尽力模仿海豚的尾鳍动作去摆缚紧的双腿，迫使自己倾斜着沉入水下。

经过一番折腾，他居然成功了。他在水下潜泳，两只海豚顿时围拢过来。不一会儿，他憋不住了，只好浮出水面，但他模仿着海豚的动作，浮上来吸足一口气，然后上下摆动脚蹼，如同海豚摆尾鳍一样，使自己重新没入水中。象海豚一样思考，他一遍又一遍提醒自己。我是一只海豚。这就是我的世界。一切都应该如此。

……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始终追随在他身旁。

他精疲力尽，爬上台阶，坐在池边休息，此时，太阳已经落到贴近远处海面的地方。黄昏时代的微风吹拂着沾水的身体，颇有寒意。他松开双腿，摘下脚蹼和面罩，步履蹒跚地走向储藏室。他从身边的橱柜中取出毛巾，擦拭干身体，穿上一件搁在那里的旧浴衣，随手掇过一张铝制甲板椅，在储藏室旁坐下。他疲惫到极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天边挂着火红的太阳，下缘已经浸没在海中，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项壮举，心头暖烘烘的。夜幕降临，笼罩了整个水池，两只海豚仍在那里游来游去。太阳在继续慢慢地下沉……

“ 迈尔！”

听见科尔文·布赖特的声音，他扭头望去，这个冷冰冰的大个子与身段苗条的珍妮一同走来，他连忙站起身。

“ 为什么喊你却没来？”布赖特问。“我让彼得给你留话，要不是威尔逊小姐刚才乘水上快艇回来，告诉我你也从大陆回来了，我还不知道呢。”

“对不起，”迈尔说。“我在这儿遇到一件事——”

“先别同我谈这些。”由于厌烦，布赖特的声音显得急促

而严厉。“我有许多话要说，时间太紧，我还得赶乘开往圣·路易的飞机。这样打断你很对不起——”他突然止住，对珍妮说，“威尔逊小姐，如果你不介意，我们之间要谈点私事，能否给我们片刻——”

“当然，”她转身沿池边走去，渐渐消失在暮霭之中，池里的海豚也随她游去。太阳刚一沉没到海平面之下，热带的夜幕就突然降临，天穹上闪现出星星。

“请让我继续说，”迈尔说，“关于我们的研究。”

“对不起，”布赖特抢过话头，“别现在说。我得离开一个星期，希望你好好留神这个珍妮·威尔逊。”他压低声音继续说，“今天下午，我打电话给《背景》月刊，通话的编辑说根本不知道写文章一事，也从未听说过她的名字——”

“是个新来的，”迈尔说，“很可能不认识她。”

“反正一样，”布赖特说。“我刚才说了，不该这样无礼地同你说话，可是，威勒尔尼已决定停止资助研究站，我将飞往圣·路易去办理结束事宜。”他犹豫片刻又说，“迈尔，我想你是知道这早晚会发生的。”

迈尔瞠目结舌。

“这是不可避免的，”布赖特冷冷地说。“你是知道的，”他停顿了一下，“我很遗憾。”

“没有威勒尔尼的支持，研究站就得关门大吉！”迈尔愣了半晌才说了话来。“你也明白这一点。可是，就在今天，我找到了答案！就在今天下午！听我说！”布赖特正要转身，迈尔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海豚也一直在同我们联系。啊，不是在一开始，不是在我们逮住了几条标本作试验时，而是在我们将水池与大海连通时开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只局限于通过声音与它们联系——仅此而已，而这样是不行的。”

“对不起，”布赖特边说边抽回自己的胳膊。

“请听我说下去！”迈尔不顾一切地说。“它们的信息传递过程极其复杂，如同你我用整个交响乐队的乐器来传递信息。它们不仅用四至一百五十千赫的声波，而且用动作，用触觉——用适应海洋环境的一切方式。”

“不行，我得走了。”

“等一等。难道你不记得李里关于海豚导航手段的假设吗？他认为那是一种多元方式，凭借温度，速度，水质，星位，太阳等等，所有这些信息同时传入海豚的大脑。一点不错，它们的信息传递过程也显然是多元的，运用声音、触觉、姿势、位置、动作等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与它们一起游入大海，成功地进行信息交流。难怪我们之间不能勾通，因为我们只局限于最原始的信息传递方式，只局限于声音。这好比我们人类在交流思想时只用名词，而要使一句话的结构完整——”

“实在抱歉！”布赖特不由分说地打断他，“我告诉你，迈尔，一切都无济于事。基金会的决定纯属经济上的原因。他们只能捐赠这些钱，而分配给研究站的钱已拨作他用。现在已经无法挽回。”

他挣脱了手臂。

“对不起，”他重复道。“至多一周我就回来。你留下是否考虑一下收摊。”

他扭头就走，绕过大楼，走向直升飞机停机坪。迈尔丧魂落魄似地看着这个宽肩膀的瘦长影隐没在黑暗之中。

“没关系，”珍妮在他的耳边安慰说，声音中充满了柔情。他猛然转身，她正凝视着他。“你再不需要威勒尔尼的资助了。”

“他告诉你了？”迈尔直瞪瞪地看着她，她摇摇头。透过越来越浓的暮色，依然可以看见她的微笑。“你听见了？离那

么远？”

“是的，”她说。“你对布赖特的看法很对。我为你找到了答案。以便决定是否为研究站进一步投资。”

“我们极需要投资！”迈尔说。“虽说不需太多。但我们还得继续下海，总结海豚传达信息的方式，同它们交流。还得进一步提高它们传递信息的水准，不能局限在我们的水平上。你知道，今天下午，我已经有所突破——”

“我知道，”她说。“我全知道。”

“什么？”我惊奇不已，“你怎么会知道？”

“一下午都有人在监视你，”她说。“是的，你确实突破了环境隔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系列的方法。”

“有人监视我？怎么可能？”忽然，这个问题似乎又变得无足轻重，“现在我需要的是钱，”他说。“需要时间、设备，这些都得花钱——”

“不。”她的声音变得无比温柔。“你已不再需要总结你自己的方法，迈尔，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今天下午，在海豚和人类的历史上不同类属之间的信息传导障碍首次得到了突破。这项工作由你始创，你已经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

“高兴？”他几乎嚷起来。“我简直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对不起。”她隐隐长叹一声，“迈尔，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能教你该如何与海豚对话。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她仰脸看着他，此时，天空是星光灿灿，只有西边还残留着一丝微明。“迈尔，你的突破远不止于海豚。关于与另一种有理性的类属，一种不同于人类的生物进行信息交流的想法是一项有价值的试验，它的成功使银河系中有理性的类属与某行星上的高级生物进行联系成为可能——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

他凝望着她。她离他那么近，虽然没有接触，却可以感觉到她身体的温暖。她站在他面前，他看得见，摸着得；初次见面时他心头产生的一种奇怪的感情又渐渐涌起。他仍旧对她怀有深情。忽然，他的心头一亮。

“莫非你不是从地球——”他的声音嘶哑而含混，下面的话咽住了。“但你是一个人！”他不顾一切地叫出声来。

她默不作声地看着他。黑暗中，他没有把握是否看清，但他觉得自己看见了她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是的，”她终于缓缓地说。“照你所说——你可以说我是一个人。”

一阵狂喜掠过他的心田。这是一种当人们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一切而又突然找到某种价值连城的宝贝时的狂喜。

“可是，怎么可能？”他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指着天空的星星说，“如果你来自那边——某一个地方，你怎么变成人的呢？”

她垂下眼帘，避开他的目光。

“对不起，”她说。“不能告诉你。”

“不能告诉我？啊，”他哈哈大笑，“你以为我无法理解。”

“不是——”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是说他们不准我告诉你。”

“不准——”他心里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冷颤。“可是，珍妮——”他局促不安地搜寻着合适的字眼。“我不知该怎么说才是，但我必须知道。从初次见面开始，我……我是说，也许你不这么想，你不了解我在说些什么——”

“不，”她喃喃地说。“我了解。”

“那么——”他呆呆地看着她。“你至少该让我放心才是。我是说……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正在日益接近，你们和我，是

吗？”

她透过黑暗看着他。

“不，”她说，“不是这样，迈尔，永远不会这样，所以，我不能对你透露。”

“我们不会接近？”他大声问道。“我们不会接近？但你来到这儿，看见我们在传递信息——为什么不会呢？”

她抬起头，最后看了他一眼，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听完她的叙述，他一动不动，仿佛化作一座石像，一切都完结了。她转身向池边缓缓走去，迈下一级级台阶，走进浅水区，两只海豚冲过来迎接她，它们的身后泛起白雪一般的泡沫。

他们仨一起游动，仿佛施展了什么魔法，一眨眼，他们游到了水池的出口处，进入了大海。他们继续游向前去，直到隐没在波光粼粼的黑暗之中。

迈尔始终站在那里，突然，他想，那两只海豚一定是在等她。自从最初捕获的两只海豚被释放以后，来研究站的海豚都是来去自由的。看来，只有海豚知道，千百年来地球上一直等待着的天外来客一定会来访问它们，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过去·现在·未来

—

克里奥恩站在森林边上，眺望着湛蓝色的海湾。一艘三层浆座的巨大战舰浸在海水里，燃着熊熊烈火，烟焰噼噼啪啪，直冲热带的烈日，奔腾的火舌舐着船尾，最后一团烈焰吞噬了高耸在舰首的海神波希东，吞噬了他那木制的胡须和锐利的三叉戟。

当被燃焦的、面目全非的海神摇摇晃晃，坠入海水中时，克里奥恩垂首鞠躬，口中吟诵着荷马的古典祷词。这是预兆，预示着他再也见不到故乡的藤罗和盘根错节的橄榄树，再也不能与哲学家们促膝而谈，再也听不到神一般的亚历山大向波斯人的军队冲锋时用马其顿语的呐喊。

余烬渐熄，木材爆裂的声音也渐渐平息。在一片参差茂密的树丛和怒放的奇葩掩映之下，船员们惊恐地畏缩在一起。他们是异族人，是来自底比斯肤色黝黑的埃及水手，被伟大的亚历山大强征入伍，在反对阿拉伯和印度君主的舰队服役。

他们忐忑不安地持着长矛，自知犯下最无耻的叛逆罪，但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内疚，硬着头皮听任他们年轻的指挥官令人恐惧地大发雷霆。他们目光贪婪地盯着身旁的女人——他们在这块难以置信的土地上的新发现。

这里，头顶上异星闪烁，大地上到处都有栖身之所，各种食物俯拾皆是。这些女人身材高大，体质轻巧，挺直矫健。对

于这些几个月来甚至连一条美人鱼都未见到的水手们来说，她们古铜色的皮肤和含笑的眼睛真令人赏心悦目。

他们何必要离开这些新发现的乐趣，这些温顺种族的友好人民——他们用那柔和的声调自称为玛亚人？又何必必要在那永不平息的海洋上重新起航，向落日驶去呢？那未免过于触犯神灵了。他们确信这一次他们的尸骨将烂在这无底大海中不见天日的渊穴里，也许他们的船将掠过海角天涯，坠落到古老浑沌的深渊中去。

不，他们不能再触犯那些水神了。当他们正绕着敌人的海岸航行时，印度洋上飓风骤起，将他们与尼尔克斯——亚历山大的将军的舰队吹散了。自那以来只有爱西斯女神和欧赛尔里斯才使他们幸免于难。这里的人民把他们和他们那碧眼金发的年轻指挥官，当作来自大洋彼岸的神。他们要留下来，留在这里人民中间。当他们的战舰驶入这奇妙的海湾时，难道这些人民没有屈身下跪，对克里奥恩顶礼膜拜吗？难道他们没有对他欢呼，用一种莫名其妙的名字称呼他，好象对他盼望已久似的吗？对，他们把他称之为魁扎尔。

然而，在这和煦的空气中舒适地享受了一个月，又补足了食物，装满了水柜之后，克里奥恩便以他那希腊人的执拗，命令他们重操船桨，再去迎击他们曾奇迹般地逃身出来的海上的狂涛险阻。对于他们所有的不满和抗议，他只是冷酷而严峻地紧闭着嘴巴。

所以，他们就将战舰付之一炬！克里奥恩不可能强迫他们再去顶风破浪了，他那希腊人所有的学识，他在波斯的巫师，印度人和出没在世界屋脊洞中的独目食人生番当中学来的所有魔法都无济于事。

但是，因为他是长官，而他们不过是埃及的奴隶；因为他

身着闪亮的甲冑，并知道怎样挥舞挎在身边的马其顿短剑，所以尽管他们整整一百个人对他一人，他们还是畏缩着，惶惑不安。

而这个披盔戴甲，象年轻的太阳神一般可怕的希腊人，仍然一动不动。那三层桨座的战舰，已成为一个乌黑死寂的残骸，飘浮在寂静的海面上。身材高大，头发乌黑的玛亚人以始终如一敬仰的神情注视着他们欢呼为魁扎尔的这个陌生人。甚至那些象是用人的声音从树上讥笑他们，五彩缤纷，喧闹的鸟儿们，也寂然无声了。

舵手郝梯普战战兢兢的地向他走过来，祈求道：“不要对我们发怒吧，高贵的克里奥恩。我们只是做出最适宜的事罢了。在这里，在这些人民中间，我们就象神一般。为什么要去击风搏浪，去忍饥挨渴，遭遇恶魔，也许还要冒坠入那吓人的海角天涯的风险，而去重做奴隶，当牛作马，并重新去挥舞凶残的武器呢？”

克里奥恩缓缓地转过身来。“毫无疑问，你们为自己做了最适宜的事。”他平静地说，“你们是奴隶，埃及人，你们将远离风浪，与这些土著混居一起，并不觉得自轻自贱，你们将传授给他们你们所知的技艺并为此而心满意足。但我是一个希腊人，他们只是野蛮人。我将不会在这等人和你们中间蹉跎生命。生命乃是储存精神实体，玄奥思想的宝贵躯壳，否则它就形同虚设。在遥远的世界那一边，伟大的亚历山大正在向新的胜利进军，希腊文化随着他而传播开来。这里却是一潭死水，只有一些不懂科学和高贵哲学的头脑。就此而言，我，一个希腊人，和这些，或和你们有什么相干呢？！啊，郝梯普？”

埃及人恭顺地鞠了一躬，他并不生气。在远古的时候，他的种族曾经强盛过，但天翻地覆，今非昔比了。古老的神已屈

从于新神。这就是为什么他和他的同胞们满足于留在这块新大陆上以度余年的原因。

“ 你希望我们做什么呢？伟大的克里奥恩？” 他问道。

希腊人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他的目光从大洋上，从那烧焦的战舰躯壳上转了回来，掠过那些战战兢兢的水手和古铜肤色的土著，扫向内陆，又越过密无通径的森林，最后落在那蓝色的大地隆起的地方——标志着内陆上的主要山脉。一个圆锥形的山顶上轻烟缭绕。他的蓝色眼珠一亮，闪出一道奇异的光彩。当他讲话时，他好象不是在与郝梯普谈话，而且在自言自语。

“ 当亚历山大离开了珀塞波利斯，在几个可怖的月份里穿过陌生的亚细亚土地和更陌生的的人民向印度河进军时，我们越过了世界之顶。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圣人种族。他们老态龙钟，因岁月的消磨而瘦弱不堪。毫无疑问，他们确实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是远古时代的幸存者。那时大地披冰戴雪，而宙斯本人还未出世呢。

“ 我和他们一道度过了一些时光。啊，郝梯普，他们对我这个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的人打开了他们智慧的宝囊。他们向我讲述了冰河期来临之前的时代：那时世界是年轻的，那些荒凉的山上布满了奇异而青翠的草木和庞大的城市。他们带着曾是一种早已被湮灭的了伟大文明当事人的口气说话。但千真万确的是，他们的学识之渊博使得亚里士多德本人都不敢指望其项背。他们断言当冰河无情地从北极南下时，他们的文化灭亡了。但他们的祭司拥有一种神秘的技术，可以使不多的人把自己封闭在洞穴中，在不朽的空虚中安眠几个世纪，并在预定时间苏醒过来。他们的科学使他们知道那时冰块将会再次退缩到冰冻的北部地区去。

“象诡辩学家曾教会我的那样，我是不轻信的，但他们把我领到封闭的洞穴那里去。用一个可以使坚硬的岩石变成透明的奇异仪器，我窥视到洞穴的内部。你瞧，我看到了那些仍在休眠的人！他们断言说，这些人把苏醒的时间安到更晚的时代，渴求去领略那更遥远未来的滋味。要再过一千年，这些人才会重新动弹呼吸呢。”

“这是难以置信的。”郝梯普彬彬有礼地嗫嚅道。

克里奥恩一副沉思的面容。“他们教给我那个秘密，”他思索着，“看到远方的山峦——那里泰坦在地底咆哮，赛可罗卜斯大发雷霆——使我忆起了那个故事。”

他突然一晃肩膀，就象他在率领一个方阵冲锋陷阵时所习惯的那样，放开喉咙喊道：“郝梯普，奴隶们，听着。”

听到这洪亮的声音，他们都一跃而起，忘记了他只是单枪匹马，而他们则整整是一百个人。“是！阁下。”他们异口同声说道。

“你们干了一件无耻的事情，你们这群畜生！这块闲置的土地和懒散的民族将满足你们有限的欲望。但我是一个希腊人，我的生命之火一定要永远烈焰熊熊，否则生命就一钱不值。我不愿在这些野蛮人中间苟且偷生以度余年。倘若你们希望得到我的宽恕，你们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我的意愿行事。”

郝梯普悄悄地溜回到他同胞们的队伍中去，紧紧地握住手中的长矛。也许这些希腊人真地异想天开想用森林沉重的木头重造一艘新的三层战舰，再盲目西行吗？或者他要……

克里奥恩对他部下那充满敌意的架势置若罔闻。他宣布：“我也将接受未来的挑战。现在对于我的精神来说，只是一只空空如也的双耳瓶而已。我希望用尚未出生未来的美酒来充实我自己。我将按照住在世界屋脊之上的那些祭司教给我的方

法，象他们一样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洞穴中。我要定下苏醒的时间——让我想想——对，一万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谁知道迎接我双眼的将会是什么神奇绝妙、不可思议的景色呢？！”

长矛从有气无力的手中砰然落地，黑胡子们在可笑的惊奇中瞠目结舌，慌乱的嗓音呼唤着荷罗斯和阿门拉。那些古铜肤色的人民虽然对一切都茫然不知，也不懂得这位神——魁扎尔的旨意，但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睛，他那象波浪滔天，汹涌澎湃的大海一样奔泻而出的话音吓得他们扑伏在地。

郝梯普气喘吁吁地喊道：“阁下，你真发疯了吗？这些关于魔术的胡言乱语搅昏了你的头！他们不过是耍弄你而已，不可能……”

“够了！”克里奥恩断然打断了他，“它听我指挥。”他故意用手指拨弄着宝剑。

象腾起一股香烟一样，从水手中传来一片忙不迭的赞同声。为什么不依着这个希腊疯子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逃脱时刻萦绕他们因背叛带来的恐怖，免遭处心积虑的报复。他们将在这群温顺的人民中生活下去，娶他们的女人为妻，在这许多生死搏斗之后，再也不怕危险而悠闲度日了。假如那个希腊人乐意的话就让他把自己封闭在大地的腹中吧，让他等着他描述的那个幻想中的未来吧。

从事这项工程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克里奥恩无情地驱使着他的水手和这些自称为玛亚人的柔顺人民。现在既然木已成舟，既然他一直日夜殚精竭虑，他更加热烈憧憬着世界屋脊上的大智者所许诺他的那个未来，他真是向往之至。

他需要一座火山。因为从赛可罗卜斯的锻坊中产生的气体对于他的墓室是必不可少的。他在内陆大约五十斯代矛尔发现这座蓝色的锥形山，山上永恒地飘着一缕轻烟。按照他的意愿，

山的底部清理干净了。在那里，埃及人按胡福金字塔的样子为他建造了一座小型金字塔。那些古铜肤色的玛亚人，象负重的驯顺牲口一样，在那上面心甘情愿地操劳。他们在尖锥形的石块之下建起了一座粗粗凿就、万年不坏、密不透气、并能挡住任何外界污染的墓室。他们用石制的通道将墓室与喷烟吐焰的火山内脏连接起来。这样，用精巧的机关操纵着，旋涡般的硫磺气体和含硫黄的辛辣气味便以一定比例源源流入。

然后他们退出去了。克里奥恩暗中忙碌着。他从甲冑下面的紧身皮短衣里掏出一个铅球，这是那些大智者给他的，并教给了他相应的使用方法。在它的空壳中是一种闪闪发光，永远燃烧的物质，一种燃烧着，但只有在千百万年之后才能衰变殆尽的物质。

克里奥恩小心翼翼地摆弄着这个圆球，定好它的机械装置。这样，只要一按，就会出现一个微隙，调节到使内部元素的幅射以特定的量逸放出来，并在一万年之后完全止息。当然，他，一个希腊人，并不知道他手中拿着的是一盎斯纯元素镭。冰河期前的文明世界知道从矿盐中提取镭的秘密，但自那以后就失传了，而不为新生的世界所知。

然后，他按照所教的那样安置了一个在其中可以舒展开身体，舒适的壁龛，并留意使郝梯普设计的一些带轴的石头迅速平衡地在可以旋转的枢轴上落入其位，以切断所有的出入口。在控制枢轴的暗簧之上安上一个薄片状荧光物质圆盘——这也是世界屋脊上古人的馈赠；装镭铅球的孔状接缝严丝合缝地对在上面。

他们告诉他说，这神圣元素的强大的幅射将在恰好一千年的时间内分解一层圆盘。因此，克里奥恩剥下多余的几层，仅留下十层来承受镭不断地轰击。当粒子幅射最终穿透最后一层

荧光物质时，不受阻碍的射线将轰击暴露在外的弹簧，弹簧使控制带轴石头的机械动作起来。他们将在臼穴中平稳地旋转，空气便从外口涌入，吹散保护性气体。而他，克里奥恩，就会在一万年后的未来苏醒过来，仿佛从一次短暂无梦的午睡后醒来一般。

他们曾试图向他解释纯元素镭与构成火山气体的硫化氧，氢氯酸和硫化氰的特殊混合物之间精确的相互作用，但这希腊人对化学这门学科一窍不通。对于克里奥恩来说，只要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身体纤维组织和器官产生某种作用便足够了。它们的作用停息了生命的进程，沐浴在这些气体之中，所有生命无限中止，而血液不凝，肌肉组织结实而不坏死。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克里奥恩感到心脏狂跳着。万一大智者只是利用他那希腊人的轻信而耍弄他呢？万一他们只是一些巫师，而他们的技艺只是虚无飘渺的幻景呢？万一他反而死在这座墓中，而永不复出呢？他笑了，笑声在他的耳朵中空洞地回响着。他不畏死，但……

只有他和郝梯普两人在金字塔之中，在神圣的墓室之中。他的水手们在外面守卫着入口，遵照他的严令，高举长矛致敬。远处，敬仰崇拜的玛亚人五体投地，布满了金字塔四周的空地。因为已经向他们宣谕了，魁扎尔——白肤金发的神——要睡觉了。他对人世中的邪恶感到厌恶了。但总有一天，精神振作，强大无比的他将复苏而出，给他的子孙——玛亚人——带来永生，太平和无与伦比的昌盛。

克里奥恩严峻地一笑，对郝梯普说：“我想，这已足够保我不受侵扰了。”他用敏锐的目光瞧着埃及人，接着说：“我还认为，你们也会觉得将这个传说留传百世是有利可图的。”

郝梯普陷在大胡子中的脸狡黠地一笑：“你慧眼洞悉一切，

高贵的克里奥恩。我将自命为魁扎尔的大祭司，并让我的子孙世袭下去。”

“我毫不怀疑。”克里奥恩不动声色地评论道。然后他的脸变成为一副毫无表情面具。他检查了通道和封闭石。“时间到了。啊，郝梯普，你退出去吧。关好你身后的石头。然后，既然你珍惜生命和你将要担当的祭司的荣誉，就再不要寻找通向我藏身之地的入口。”

埃及人力图在他的黑胡子后面蹦出几句话来。但突然一鞠躬，退出去了。巨大粗凿的石块轻轻地“咔嗒”一声合上了。墓室密闭住了。

作为一个已死的人，克里奥恩开始着准备。他只有一只冒烟的火把照明。他将多层的圆片旋入弹簧之上的位置；铅球严丝合缝地置入壁龛。一按机关，铅球上极细微的小孔对准了圆盘。一道奇异的射线在墓室中腾起，十层圆盘的荧光物质在火一般的粒子幅射中熠熠发光。克里奥恩感到皮肤上一阵奇异的刺痛，好象无数原子钻进其中，湮灭消失了。他已得到警告，知道无屏蔽镭的致死作用。

在对自己将做的事感到半惊讶的状态中，他完成了准备工作。在坚硬的墙上凿出的一个凹处中，他小心谨慎地躺倒在备好的地铺上，舒展开来。身旁放着他的宝剑和锋利的投枪。他是一名战士，一个方阵的首领，谁知道在那遥远的，无法想象的未来，他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在墓室的一角放着装满了干燥食物和水的密封陶罐，以备醒来时饥渴之需。

他做了个鬼脸。他真会醒来吗？他强健的手指握住了身旁小小的金属杆，只要向下一按，封住通往火山中的光滑石头就会被打开，之后……

火把冒着烟，摇曳闪烁着，不久就会熄灭。室中的空气正

在急剧地耗尽。呼吸已很吃力。穿过黑暗，火红的射线流似乎无穷无尽。圆盘的小孔中射出尖如针芒的火光。他皮肤上干巴巴的刺痛感增加了。他咬紧牙关，把拉杆向下一压！

三块巨石悄然无声地在臼中转动。墙壁上突然现出三个光滑的圆洞。随着一阵微微的隆隆之声，好象吮吸的声音，浓厚的黄色气体一拥而入。

它那冰冷粘湿，纠缠的触角充满了整个地下墓室。令人窒息，刺鼻的蒸气冲击着他的头脑。火把摇曳着，猝然熄灭了。他的躯体扭动着，他的肺拼力地吸着气。气体被吸了进来，一阵刺痛。

但是，已有一道隐约可见的微光透过黄色，紧裹着的气浪扩散开来。萤火虫闪烁着，跳着舞。一声爆裂的响声，新的刺鼻气味。他一无所知的化学转换发生了。

克里奥恩在火烧火燎的状态中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他试着呼吸，不行。他试着挪动四肢，四肢一动不动。他的心脏搏动减慢了，止息了。一种茫然朦胧之感向他袭来。他在逝去，时间随着他一道逝去。

那么，这就是死亡。墓室在他四周缓缓旋转着。他的思绪穿过一片迷茫驰骋开去。他再也见不到家乡的藤罗了，再也见不到盘根错节的橄榄树了——雅典——亚历山大——弟兄们……

金字塔下面的墓室寂然不动。通向火山的管道已经自动关闭了。发生变化了的气体在他们虚空的澡盆中沐浴着这个寂然不动的躯体。镭无休止地倾泻着光辉，多层的圆盘在它的撞击下闪闪发光。万籁俱寂，时间也已停滞了……

山姆·沃德在粗糙的黄卡其布裤子上擦了一下手掌上的汗水，他注视着。他疲惫不堪，汗流浹背。头顶上有危地马拉烈日的灼烤，又有叮人的昆虫从四周袭击，这使他颇有些失望。因为他曾期待的可不是这些。

“这九似（这就是）。”那个混血印第安人带着半得意半畏惧的架势用他那肮脏的手指指点点着。“如恩重（从）不撒谎。现在先身（生）付给太（他）五十个比索吧，先身答应过的。如恩不元以（愿意）待在这儿，这儿由（有）危鲜（险）。”

山姆没有回答。他那双老练的眼睛将眼前的景色一览无遗。这是一个发现，很好。但在犹卡坦半岛上有数不清的更高大更精巧的废墟。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惊人的重要发现。

在他离开学院的几年中，山姆颇有所为：中国与军阀，美索不达米尔的发掘再接上与贝督因人的某种不期而遇，还有在犹卡坦的智青埃加那次不合规则，未给授权就留在哈佛大学发掘地的事情，然后终于有这次相比起来枯燥无味却报酬优厚的差事——代表纽约的一家辛迪加企业来调查危地马拉的深部森林，看是否有开辟香蕉园的可能性。

他在与太平洋岸一水之隔的圣弗里普碰到了如恩。再也没有比他更腌臢，更邋遢的混血儿了，他还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酒鬼。但山姆发现他几乎是唯一的消息来源。

白人们都彬彬有礼，但却不清楚。他们只是意味深长地耸耸肩膀。那广阔无垠，湿气腾腾的森林向腹地逶迤绵延而上，直到马德利山岭荒凉的山岗。这片森林乃是绝对不可涉足的地方。这里无路可通，瘴气逼人到处是扁虱和黄热病，令人发抖的无底沼泽这里只是毒蛇猛兽出没之地。而且，告诉他的人话

中有话地说，印第安人会不高兴的。

山姆·沃德对最后一句话一笑了之。他感觉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他身材高大，肩宽膀阔，走起路来结实丰满的肌肉平稳地起伏着。他对森林并不陌生，而且也遇到过比任何毒蛇猛兽都更野蛮的人。挂在身边的手枪套随随便便地来回晃荡着。那里面装着一把六个弹仓的左轮手枪，里面填满了子弹。而且，在某几次必要的场合，山姆曾以致命的准确性有效地使用过它。子弹带里还有更多的子弹。不，山姆对印第安人的不满并不太在意。他有工作可做，他的雇主对于报酬又肯于慷慨解囊，这事会干得成的。

他审慎地问：“为什么印第安人会不乐意呢？”

提供消息的人又耸了耸肩膀。他是圣弗里普的市长，又矮又粗，还有点气喘病。“他们不说，先生。”他说道，“他们是玛亚人，一个硬脖子种族的后裔。对他们来说这些森林是神圣的。从前有人去过那里，但是也没有出来过，所以……”

山姆试探了印第安人。他们颇长修直在古铜肤色的人中还算很俊美。不，先生，他们不愿领他到森林中去，即便给二十个比索也不干。魁扎尔神会发怒的。他在安宁中，等候时机的到来呢。

恰在此时，他遇到了如恩。他是一个白种人和红种人都唾弃的家伙，正在徒劳无益地企图从一位铁石心肠的酒店老板那里再取得一杯烈性的台魁拉酒。山姆帮了他的忙，并许诺给他更多的酒，多得多——只要能把他领进禁区的话。如恩吓得都语无伦次了。但山姆又巧妙地灌了他几杯，他就应允了下来。

然后就是几个小时在密林中披荆斩棘，几个小时在沼泽中跋涉；还要对付扁虱、蚊虫。这简直是地狱的洞穴。但毕竟有些可以种植香蕉树的地方，只要能哄着当地人干活就行。反正

你怎么着也是赌博，山姆思索着。他准备好往回去了。

如恩看到他失望的样子，脑子飞快地一动。他知道只要让这些傻瓜美国人看一点儿森林中的石头，他们就会毫不吝惜报酬的。他那酒鬼脑袋瓜子就一切恐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也许我可以带阁下看一看魁扎尔安眠的地方？也许借（这）能值五十个比索，嗯？先生？”他满怀希望地问道。

山姆竖起了耳朵。“魁扎尔，胡说八道！中美洲任何一个街头游浪汉有求于人的时候，都会领你去看那位神话中的上帝安眠的地方。我在犹卡坦已看够了不值一顾的石头，够我用一辈子的。再说，古代的玛亚人压根儿没在太平洋沿岸建造过城市。”

“借似（这是）不一样的。”如恩执意说，他兴高采烈地注意到山姆并没有不给他五十个比索的意思，贪婪使他忘记了一切迷信的恐惧意识。“借似——象你们说的——金（真）家伙。我有一次在满月的时候听过祭司的演讲。”

山姆考虑了一下。东面六英里的地方巍峨的马德利山岭绵亘起伏，赫然耸立。一座光滑对称的圆锥形山峰懒懒地向空中喷着烟，有气无力地，好象他已经这样喷了不知多少年代。

“干！”山姆突然决定了。香蕉的事干得不太好，考古也许能行。另一个智肯埃加？“但是记住：找不到魁扎尔，就不给钱。”

他现在站住了，失望地凝视着火山光滑地侧面和半山腰上半被草木遮掩住的一座低矮而又平淡无奇的金字塔，它几乎隐藏在火山的阴影中。毫无疑问，玛亚人的遗迹，并且是在一块处女地上。但他见过几百个类似的遗迹，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魁扎尔在这里面。”如恩执意说，“先身（生），请各

（给）我五十个比索，然后让如恩会（快）走，魁扎尔也许会发怒的。”

山姆摇了摇头。“不给”，他咕咕哝哝地说，“让我看魁扎尔，我加倍付钱。”

但已经有人在听他讲话了。那混血儿的赤脚突然一转，他惊呼一声，一头扎进四面环合的密林中去了。

“嘿！见鬼！”山姆大吼一声，抖动了一下手枪。

然后他停住了，嘴巴可怖地半张着。他看到一些悄然移动的人影无声无息地穿过荆棘丛，消失了。玛亚人！他们几个小时一直跟踪着他，尾随他闯过森林。他断定如恩永远也回不到圣弗里普了。山姆·沃德要回去的话，也是凶多吉少。他镇静地思考着。

他缓缓地向山腰上草木丛生的金字塔退去，手枪对准四周丛林中极微小的动静，但什么都没有。假如他可以攀上倾颓的、草木葳蕤的山坡，他也许能够搞清自己的处境，在密无通径的森林中找到一条出路。

他脚下一陷，踉跄几步，然后他猛一转身，神经高度紧张。那里，在山坡脚下，有一个几乎完全被一片爬山虎掩住的黑洞。他的脚已踹断了坚硬的藤蔓，把它们豁然分开。

他一边仍然小心翼翼，随时都准备听到冲破空气的号角的声音；一边弯下身子查看这个洞穴。幸运的是他带着一个电筒。他向下照去，搜寻的光线照亮了一个通道，陡峭下倾，笔直地向无底的深处伸去。

山姆兴奋地扒开剩下的藤蔓，他甚至忘却了埋伏中的玛亚人——他们正等待着杀死这个侵犯他们的古老秘密的人。也许不管怎么说那个杂种醉鬼说对了，因为这个通道是人垒砌而成的，而且与犹卡坦的那些金字塔风格迥异。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牵动着他的大脑。他突然恍然大悟；他曾经在埃及胡福大金塔下见到过和这一模一样的通道。

他跪下来，嗅了嗅空气。空气阴冷潮湿，带着一股地底下的霉臭味，但还可以呼吸。他迅速地向后一瞥，森林中阒然无声，甚至连鸟啼都听不到。他冷笑了一声。玛亚人在耐心地等着呢，时间对他们并不特别宝贵。好吧，让他们等着去吧，他离死还远着呢。

此时，金字塔吸引着他，使他迫不及待。尽管那上面草木丛生，他的形状本身还是显示出埃及的影响。假如他能够证明这个论点，那么玛亚人的全部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他哈哈大笑。他并不异想天开，他突破重围回到圣弗里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后他一耸肩膀，就象市长曾经耸过的一样，甚至象克里奥恩两千多年前耸过的一样。他的生命在神的掌握之中，同时……

他悄悄地钻进通道，石块尘土在身后纷纷滑落，回声就象沉闷的雷声。他小心翼翼地用电筒照着，择路而行，一直向下。墙壁凿得很粗糙，但衔接紧凑整齐，毫无雕刻装饰。里面很冷，空气有些臭味，这意味着隧道没有其它的出口来形成空气对流。

他谨慎警惕地一步一步地往下去。身后是玛亚人，痛恨他亵渎他们的秘密；而前面是——什么呢？

他很快就搞明白了。他茫然地注视着——一道挡住去路的坚实墙壁，隧道突然中断了。他仔细地用电筒扫射着它的表面，他的心一跳，他隐约看到了细微、笔直的罅缝，因年长日久而淤塞遮掩住了。不知道多少年代以前，最后一块封顶石被推入其位。这意味着这里面有一座早已为人遗忘的密封的墓室。

如恩曾谈到魁扎尔，面色不悦的玛亚人也这么说。当然那

是荒唐可笑。魁扎尔只是一个神话人物，就象……就象宙斯、波希东和所有的希腊众神一样。

无论如何，他一定要进去，即便他不能活着向世人揭示他的发现也罢。但如何进去呢？这巨石一定重一吨多，在这样细微的罅缝中，甚至都无法探入一个指头。这需要用强力钻机耐心地钻开。这种无异于上天摘月亮的念头使他不忍哑然失笑。

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在埃及有这样那样的传闻：关于巧妙的技术；关于能平稳地移动巨石的秘笈。可他从未亲见，和他谈过话的人中也没有亲眼见到过。总是有那么个不明不确的第二者，第三者，甚或第四者听到担保确有此事的人说过。

尽管如此，他还是用敏感的手指摸索着，叩击着，试探着。突然，他一阵狂喜，他的食指触到了一个又小又浅，只有在压力下才能辨别出的凹面。他猛地一按。

他眼前的墙壁似乎悄无声息地隐去了，他甚至都没看到巨石在它的枢轴上旋转。前面红光闪闪。

他猛地冲了进去，迫不及待地用电筒四下照着。他的喉咙中冲出一声欢呼，但又莫名其妙地在嘴唇上滞住了。他身处一个粗粗凿就的墓室，四壁都是坚硬的大石块垒砌而成的。一束奇异的射线从对面墙上的小壁龛里源源而出，跳跃着越过他射向入口的方向。这本身就足使人兴奋了。但在被那神奇而微微作声的光线照亮的昏暗的一角，在从坚硬的石头上刻出一个凹室中，还躺着一个四肢伸开，一动不动的人。

当然是死人，但奇怪的是，竟栩栩如生，面色红润。无数年的禁闭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看上去他只不过在睡觉，在等待着某个末日的审判。

山姆向前挪去。他感到四肢莫名其妙的迟钝，呼吸沉重。墓室中有一种奇异的黄烟，随着内部的亮光闪闪发光，阴冷潮湿地缠绕着他。山姆毫不介意，将自己心脏砰然地跳动归因于这个发现引起的兴奋感。

躺在石床上的那个头发金黄，皮肤白皙。他那防腐香料保存完好的面容五官端正，古人气质，轮廓鲜明，好象刻在徽章上的雕像一般。裹着四肢的甲冑，仍不失光泽，闪闪发亮。

各种乱七八糟的理论不请自来地闪进山姆的大脑。这不是黝黑皮肤玛亚人的酋长，那么这是——魁扎尔？关于给玛亚人带来文明的那个来自太平洋聪慧睿智、碧眼金发人的传说，难道这可能是……

此时，就在此时，山姆·沃德才感到喉咙哽塞，象在恶梦中一样，四肢难以移动，皮肤上一种触电般的刺痛。毒气！防腐气体。这种气体的秘密已在漫长岁月的迷雾中失传了。毫无疑问，就这是它防腐的性能使得这具金发的木乃伊如此完好如初。他必须立即出去——先让它消散掉……

涌上他嘴唇的喊声莫名其妙地微弱。他进来时穿过的那个带轴的石块不见了，眼前却是一座浑然一体，坚实的墙壁。他没有听到它在身后关上，但他敢发誓听到喉咙中挤出的窃笑声，和一双赤脚偷偷摸摸拍打地面的声音。玛亚人在他身后无声无息地匍匐上来，已经将他永远地封闭在这里了。

他注视着石块上发出神秘光彩的荧光盘，他的思路非常古怪地变得朦胧了。他试图笑一声，声音沉闷，遥远。命运的嘲弄！他已经做出现代最伟大的发现，但却不能到屋顶上去大声呼唤。魁扎尔已经报复了。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未来的考古学家们打开这座墓室，发现这个难以置信的景象——一个身披锃亮盔甲的金发神，和另一个穿着粗卡其布，显然是属于

二十世纪的木乃伊。他可以想见他们迷惑的神情和他们那各种各样的学术解释。

手电筒从他麻痹了的手中跌落了下去。他垂着的四肢摆动着。他想呼吸，不行。他的心脏已经不跳了。他在一个浩瀚的黄色海洋中飘浮着。他的大脑有一瞬间努力思索，但无济于事。他摔倒了，伸开四肢，仰面朝天躺在地上。

手电筒沿着石头地板发出漫无目标的光线，终于熄灭了。但铅球中的红光仍象两千多年以来一样闪闪发亮。外间世界中，时间沉闷地逝去。文明兴衰，此起彼伏；战争浩劫大地；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墓室之中却是一片寂静统治的世界。镭钟以其无尽的能源燃烧着。两个躯体，并肩而卧，寂然不动，完好如初。外面暴雨狂风，炎炎赤日和随风飘来的种子在低矮的金字塔之上覆盖了一层又一层的土壤。玛亚人被遗忘了。最后一条祭司，郝梯普的子裔，泪眼矍矍，无望地做了最后一次祷告。如恩在大地母亲中腐朽成泥，两个肩胛骨之间还插着一支小小的毒镖。山姆·沃德也被人遗忘了。在圣弗里普引起了几周的慌乱，但也不过是半心半意地搜索了一下，再说也根本无法断定他在森林中的什么地方走失了。

克里奥恩——一个希腊人——与山姆·沃德——一个美国人，两个不同时代的后嗣，在地下的死亡中永恒地连接在一起。人世变迁，走向一直奇异的未来。

三

当汤姆森走进将把他带到希斯潘地底最深处的传送道时，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近乎粗俗的恼怒情绪。他不愿意离开他

的中层宅邸，那儿有他的家，他的实验室，他的设备，还有他的计算间，为适应他弱不禁风的体质而仔细调整了气压：气温与能使他的大脑有效工作最适合的温度相差上下不到百分之一度。在他五十年的生涯中，他离开自己的层区还没有超过六次，而且从未下到这个深度，直到工人阶层最底层的采掘点去。

他为什么要去呢？在希斯潘的社会制度中，他占据着自己一定的地位，这是生来如此，既舒适又无可更改。任何其它的自下而上方式都是不可思议的。奥尔加克们是从来就有的，而他的阶层——技师阶层——也总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工人们嘛，没人关心。他们在地球的脏腑中终生劳累，照管着使希斯潘得以生存的巨大机器，卑微下贱，默默无闻地干活，吃饭，死去。

汤姆森在沿着希斯潘垂直长度伸展的管道中稳稳下降，一个力场在飞机跑道中嗡嗡作响，行人用他们皮带上携带的电阻器来调节上升下降的速度。只要轻轻向左或向右扭动电阻箱的拉杆，对力场或正或负的阻力就很快达到所需的程度，以此来决定速度和飞行方向。

汤姆森穿过了低级技师的中层。他凸出的秃脑门蹙了起来。是哈利恭敬而又固执地恳求他到地下采掘场来。该死的家伙，那张扭歪的脸和那副手舞足蹈的姿势！难道他就不能自己处理这个所谓新情况，免得打扰汤姆森全神贯注的思考吗？难道他就不知道一个总技师娇弱的身体和大脑是多么高度的有条不紊，又是多么易受干扰吗？在这工人的底层，真是苦不堪言，这里只适于那些笨蛋，气温变化上下竟高达一度之多。

他一边向下降落，一面打颤。他又打算回到自己的层区去。让哈利自己应付那个问题吧。但哈利显然是乱了手脚，甚至有点吓坏了。而且假如出了乱子，奥尔加克要找他——汤姆森负责任。他叹息一声，加快了下降速度。

随着咔嗒咔嗒的信号声，各个阶层一晃而过，一层接着一层。每一层都在希斯潘社会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他已经过了十个低级技师区，穿过储藏层，孵育层，辅助动力单位；然后他飞过许许多多拥挤不堪的工人室，合成食物丸工厂，越过复杂的机器和火焰永恒的原子破裂器层。

在传送管道的力场中，还有其他上下的人们。当他一晃而过时，大家都向他打招呼。一些平级的人优雅的点头致意，其他人按住所的层次以不同程度的卑微向他致敬。他将脑袋当地一垂，手一扭做为回礼。突然，他细长的身躯几乎一弯到底。

一个年轻人刚跨了出来，走到工人膳食层的平台上，扭动着电阻箱，顺着传送道升了上去。他身体高大，体格匀称，既不像汤姆森那样又细又长，前额突出，也不像工人那样笨重。他的动作敏捷而优雅；栗色的头发闪闪发光；他相貌堂堂，贵族气派，显示出受过高等教育。不论是对工人、技师或同级。他都一律投入直率而随便的一笑。仅此一点就使他不显得傲慢自大，但他的奥尔加克同僚们却对此大为反感。

他对卑躬屈膝的汤姆森报以同样的一笑，便去了。一个栗色的怪物，向最高的奥尔加克层区飞去。汤姆森直起腰来。他如此地惊慌失措，甚至当一个工人卑恭地向他致敬时，他都忘记了适度而又周全地点头致意。

贝尔顿，一个奥尔加克，在工人层做些什么？当然了，对一个奥尔加克的来去行踪提出疑问不是一个技师——总技师也罢——职权范围中的事，但非常偶然的，而且只在有很重要的原因时，统治阶层的人才肯屈尊离开他们的公园和宫殿。汤姆森意识到贝尔顿与他的同僚们大不相同。与其他人，像加诺——阴沉昏暗的脑袋瓜子——在一起时，汤姆森知道自己的地位，表现极为自如，而对贝尔顿，却非如此。

这个黄头发的奥尔加克对所有层区的犄角旮旯都感兴趣，到处问长问短。他还向汤姆森询问过他的同僚们某种技术和科学问题。事实上，他有时会同一个工人攀谈。这本身就是前所未闻之事，汤姆森对此大不以为然。每个人都应该各守本分，循规蹈矩，即使是个奥尔加克也不例外。

升降井的底部弹射出来，承住总技师。他在恍惚之中几乎没来得及拨拉杆，就在悬浮中停住了。三千英尺的下降已经到头了。

他打着颤，将单薄的衣服裹紧了削瘦的肩膀，轻轻咳嗽着。他敏感的皮肤觉察出这样的深度中令人不可宽恕的温度变化。可不，这确实比体温低了一度半，只有在那种不变的环境中他的身体方能感到完全舒适。

哈利正在传送管道的底层等着他。他那付长着尖鼻子的相貌显出一幅忧心忡忡的样子，但一见总技师便舒展开来。现在他可以推卸掉肩膀上所有的责任了。哈利，像所有其他低级技师一样，只能最小程度地承担起像独立思考和行动这样费力的东西。他属于与工作直接接触的阶层，监督他们的操作，指挥他们的行动。他们组成管理部门，而总技师只负全面责任：做计划，进行实验，作出科学发现。

“这是什么意思？”汤姆森严厉地问道，“难道就因为你太懒惰而不愿意自己思考解决问题，就非要打扰总技师重要的思考吗？”

哈利患有神经性抽搐症。两个阶层中的许多技师都患这种病，神经系统与血管比起来过于发达了。他的近视眼急速地眨动，胳膊和腿不由自主地颤动着。“很抱歉，汤姆森，”他低声下气地说，“打扰你的思考了。但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你看，你指示让一队工人从下面的岩石中爆破出新的区域，我被指定

负责。”

“我知道，我知道！”汤姆森不耐烦地咆哮着，“我们的原子破裂器需要更多的燃料。接着说吧！”

“简单说是这样，”哈利急匆匆地说，“按照正常的程度，我在命令爆破之前打开了介子发射器，因为有时会发现可以另作它用的其它物质嵌埋在岩层中。我敢说，当我看到射线暴露出的东西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我停止了所有的工作，立即与你联系。这是一个不在我管辖范围内的问题。”

汤姆森问道：“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吓得你丧魂落魄的？”

“你自己决定吧，看！”

他们站在最底层之下。在几千年的进程中，因为希斯潘需要越来越多的动力，城市下面的坚硬岩石已经逐渐钻得越来越深了。岩石用震荡电子噪声器粉碎，产生的粉末喂入原子破裂器中，在那里，在屏蔽高温炉中，电子从原子轨道上激发出来，正负电子立刻湮没，所产生的能源供给为城市提供动力的所有巨型机器。

一个从闪光发亮的石英岩中爆破出来，尚未竣工的岩洞中站着四十名工人。他们身强力壮，高大魁梧，他们躯干上肌肉隆起交错。这些工人们一动不动地站在令人乏味的机器和粉碎器旁，耐心地等着他们上司会商结束。即使等上几个小时他们也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这都是日常事务。他们轮班干活，然后回到膳食层，在长形的公共饭厅中默默地吃营养丸，再移到交配区，进行了必要的活动，然后再升到娱乐层，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珍贵的几个小时交谈，争论，开玩笑。观看经过选择，无害的喜剧声像，并边看边不加思索地哄堂大笑。然后，一见信号，又移到最后的寝室，在那里直到被信号唤醒，继续那无休止的循环。

哈利的手指哆哆嗦嗦移到介子线发生器控制键上，打开了它。机器嗡嗡作响，发出了蓝光。坚固的岩石好象在它面前解体了，变得像最清澈的玻璃一样透明。汤姆森凝视着，不由自主地骤然一动。一个总技师在下级面前显示出粗俗的惊讶之状是有失身份的。

一座精致的金字塔模糊的轮廓在下面隐约可见，被包在一层紧裹在压力岩层之下。在它锥形的塔身中，显出一条如沉积泥沙和颓塌的石头淤塞了的墓道，它的尽头通向一座阴暗的墓室。他迅速跨上前去，调整了射线的深度，使其中的物体浮雕般清晰地叠显出来。

两个躯体平躺着。一个身着锃亮的盔甲，四肢舒开躺在一个壁龛中；另一个好像是无意识摔倒的，曲跪在石头地板上，无论从相貌和服饰上看，哪一个也不是希斯潘人。他们好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保存得如此之好，就好像是他们刚刚睡着了一样，但又显然是死了。一种略略泛光的黄色气体充满了墓室。

汤姆森蹙了蹙退化了的鼻子。射线发生器边的精密仪器疯狂地波动着，强大的辐射线穿透一层层的岩石。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极不适宜的惊呼。在封闭的墓室一角中，他看到一个圆球的影子，一道道细微的辐射线正从它的那些小眼中源源射出。金属镭！在无数的年代中，它的原子衰减着，无休止地放射出一定量的阿尔法，贝塔和伽马射线！

“我们怎么办呢？”哈利忧心忡忡地问。

有一阵功夫，汤姆森的肩头垂了下去。他真不希望承担作决定的责任。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是否应该告诉加诺——奥尔加克的头头，让他下命令呢，然后，他伸直了瘦弱的身子。不，这是他权力范围之中的事。他必须亲自处理。

他力图不使自己的声音颤抖，一边发出了他认为是斩钉截铁的命令：“哈利，将外围的岩石层粉碎掉，然后再粉碎掉墓室的内壁。但留神别碰坏了里面的任何东西。我们必须检查这两个陌生人的躯体。谁知道他们就在这希斯潘的地基之下埋了多么久。”

哈利发出命令。工人们顺从地行动起来。钻机嗡嗡作响，穿透坚硬的岩石，就好像穿透融化了的黄油一样。粉碎机将四周的岩层吹成微不可见的粉尘。粉尘马上被吸入真空输送管，又在回旋的气流中输入上层的原子破裂器里转换成动力。

“够了！”哈利做了个手势。

钻机嘎然而止，粉碎机也停住了。最后薄薄的一层消失了，墓室暴露在眼前。稀薄的黄色气体涡旋而出，散漫开来，成为分散的粒子。空气拥了进去，沐浴着两个寂静的躯体。一声令下，一个工人笨拙地走到放置镭的球体跟前，将它投入一个铝制的容器，封住了顶端，至于他的手是否会在这过程中被置死的辐射线灼伤却关系不大。

哈利直吞唾沫，两只眼睛差点儿从脑袋上弹了出去，他脸上皮肤随着急剧的抽搐而扭歪了。“看！汤姆森，”他有气无力地喘息着，“他们活着！”

汤姆森觉得汗珠从他的秃脑门上泌出了，尽管这里的温度低于他所适应的温度一度多。工人显得局促不安，低垂的脸上露出惊慌的神情。总技师还足够清醒，严厉地命令他们回到自己地层区去，虽然他们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这是破例的，但他自己的处境也是前所未有的。

工人们匆匆地走了，曳着脚步走进传送管道，迅速上升到空荡荡的膳食层，边走边议论所见的事情。

只有汤姆森和哈利留在那里，面对着这两位起死回生的人。

四

山姆·沃德首先回到中断的生命进程中来。他被置于抑制性气体中的时间比克里奥恩短。当保护性气体消散了，新鲜空气取而代之时，他睁开眼睛，打着哈欠，无意识地舒展开四肢。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头几秒钟，他就好像只是从一个特别深沉和益于健康的睡眠中醒来一样。

然后他眨了眨眼睛。他在作梦吗？这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是些什么怪家伙，这么盯着他，好象他是一种新种类的昆虫似的。他的目光落到了披盔戴甲，舒展开来的躯体上。那躯体正在蠕动，坐了起来！

山姆惊呼一声，顿时清醒了。圣弗里普，如恩，森林，金字塔，玛亚人，跌入这个洞穴，陷入圈套，然后是……一片迷茫……

他一跃而起，枪“嗖”地一声出了套；端平了。“好吧，”他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装什么蒜呢？”他是冲着面前两个怪人发问的。这个森林出来的怪东西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玛亚人，但他们也不是他所见到过的任何人种中的人。还有充斥着山洞后面的那些复杂机器，他有足够的物理和工程技术知识来判明那些东西比一九三七年的水平先进得多。

汤姆森审慎地摇了摇头。这件事的确得找加诺。他的脑子敏捷地转动着。不管怎么说，他到底是总技师，他知道一些那个世界上死亡之前阴暗年代中的历史。希斯潘曾被隔绝在一层保护膜中。他们是那些早期时代的原始人。不知怎么封闭在这地下的墓室里，掩埋在多少个世纪生成的岩石之中。装有镭的圆球，已经消散了的气体，虽然使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停止了，却完好无损。

至于那个陌生人说一种希斯潘语的古代变种也没有使他惊奇。地球在灭亡之前曾有一种通用的语言。还有他手中的那小块奇形怪状的金属，那显然是件武器。毫无疑问，坚硬的球状物会从它的开口中射出来。他并不害怕，技师阶层天生就没有恐惧感。而且，只要一碰身边粉碎器上的按钮，那个陌生人，他的武器和所有一切，就会被送去喂原子破裂器的能源装置了。

“装蒜？”他缓慢地重复着，“我不懂这个词，但你得做许多解释——你，你的伙伴，还有这你们作为死人躺着的地方。我得请加诺询问你们。”

山姆·沃德垂下了手枪。这个穿着闪闪发光的质料，一条皮带的服装，秃顶高额，个头矮小的人说话时用的那奇怪的，缩短了章节使山姆惊讶得目瞪口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英语，而且听得懂，但是……

这时，克里奥恩轻捷地立了起来，抓住他的马其顿短剑。看上去好像是凡人中的神——他那漂亮的金发和那镇静碧蓝的眼睛，用迅速的一瞥将所有的人都收眼底。那么，这就是未来了。一万年过去了，世界屋脊上的大智者并没有撒谎。他失望，又有些轻蔑。这些就是未来的人吗？一个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满腹亚里士多德和伊斯基罗斯的学问，能和站在他面前的这些又细又长，瘦弱不堪的家伙为伍吗？

然后，他和山姆·沃德的目光相遇了。噢，这个人却迥然不同。他颇为赞许地看到他那高大、肩宽背阔的身体——力量的证明，发达的肌肉，坚定的灰色眼睛，成一字形的眉毛，这是一个可以把战斗当游戏，并明智地做出判断的人——健康的体魄。

山姆迷惑不解了。魁扎尔复活了，这些其他的人……真他妈的越来越糊涂了，简直是作恶梦。他忽然转向克里奥恩：“你

究竟是谁——魁扎尔，玛亚人，还有什么？”

克里奥恩平静地注视着。他不懂这种语言，说实话，它带有点儿野蛮的味道，带有刺耳的辅音并缺乏流畅的元音。但是他懂得这两个词——魁扎尔，玛亚。就是那些古铜色的西米里人——他的三层桨座战舰曾被冲到他们的海岸上——自称为玛亚人，并把他称为魁扎尔，对他顶礼膜拜。

“我不懂你的语言，我的未来的，也就是现在的朋友。”他镇定地说，“但我听出了魁扎尔和玛亚人两个词。野蛮人把我称之为魁扎尔，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我是雅典的克里奥恩，跟随伟大的亚历山大远征。我的船被刮到了一个陌生的海岸上。赫梯普和埃及奴隶焚毁了船，断绝了归路。一个希腊人不应该在野蛮人当中虚度年华，蹉跎岁月。因此，我利用了大智者教我的某种魔法，一直睡来未来，希望那时可以遇到更配与一个雅典人交谈的人。一万年应该过去了。我承认你在这里使我很高兴，陌生人。但这两个我却不屑一顾，他们也许是你的奴隶吧？”

山姆·沃德甚至没觉察出自己已把枪装回了枪套，所有这一切简直太令人不可置信了。先是两个说着变了样的英语，弱不禁风的家伙，但显然属于一个先进的文明。现在这具身披锃亮盔甲的神，起死回生，说着古希腊文硬说些简直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山姆在学院里学过希腊文，他辨认出了这所有语言中最高贵的语言那长长的抑扬顿挫，和有力的语气。

他拼命地摇了摇头，想澄清混乱的头脑。一万年过去了！那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八千年。我的上帝！难道他睡了这么长时间吗？这两个人就是遥远未来的代表吗？他开口说话，搜肠刮肚地寻找着隐约记得的希腊语。

但汤姆森认为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了。他已经听懂了这个

穿粗纤维服装人的语言，但听不懂这个穿着亮闪闪的盔甲的一位。

“够了。”他决然打断，“这些事儿要加诺——奥尔加克的首脑来解决，你们跟我来吧。”

山姆渐渐地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情。见到对他敞开了大门的这种难以置信的冒险，他的脉搏甚至都急跳了起来。“OK”，他说，“带我们去见这个加诺吧。”

但克里奥恩纹丝不动。他听不懂山姆森的话，但手势是明晰无误的。可是他绝不听从一个奴隶的命令。

山姆猜出了他的念头，咧嘴一笑。“不要紧，我的朋友克里奥恩，别名魁扎尔，”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希腊文，“这些人就是你告诉我的那个未来的人。他们不是我的奴隶。我本人来自另一个时代，大约在你之后两千年。我的名字叫山姆·沃德，我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在你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我跌进了你的金字塔，并和你一道睡着了。我想他们不是要伤害我们。”

克里奥恩又惊又喜，他的脸开朗起来。“你会说希腊文，山姆·沃德。但你说的跟野蛮人一样，口音不对，音量也错了。”听到这个，山姆狡黠地作了个鬼脸。他学院中的教授曾极其细心地推敲这些口音和音量，他们断言说，这代表了真正雅典希腊文的所有纯洁性。

“至于怕伤害，”克里奥恩骄傲地挺直了身子，故意比划了一下他的剑和投枪，“我的这些精良武器足够抵挡这些孱弱的家伙，这些所谓未来的人。”

山姆更懂事一些。他预感到即使他自己的六个弹仓左轮，能够快速喷射致死的子弹，可能也无法抵挡公元一万年时代拥有的无法想象的武器。弩力，冷钢，在这种情况下不值一提。但克里奥恩除了刀、枪、弓外，对其它的武器当然一无所

知。

尽管如此，他们跟随着这两个人。山姆森和哈利虽然其貌不扬，但显示出某种力量，使人感到——不抵抗乃是明智的。他们来到巨大的传送管道。山姆望上去，看到它那盘旋的出口，伸展到几乎五千英尺的高度。他纳闷了，难道让他们顺着这光滑，冰冷发亮的井壁攀上去吗？

汤姆森从备用箱中拽出两个电阻器来，绑在两个陌生人的身上。“照着我做，”他说，“别害怕。”

山姆顺从地把拉杆推了过去，克里奥恩明白了，也照着做。山姆·沃德禁不住发出了惊骇的一叫，克里奥恩呼唤着荷米斯迅速之神。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腾升而上。

山姆在平衡上升的时候瞥了几眼伟大的文明：通向挤满了熙熙攘攘人群的层区的平台，那些燃烧，呼啸，转动，盘旋的巨大机器，一望无尽的住宅，几英里长灿烂夺目的奇异景色，实验室，充满了鼎沸般喧嚣的巨大区域，一层又一层，直到他感到头晕目眩。

然后是新的层区——一个奇异的世界。底下充满了生命，到处是机器和技术，广阔无垠，四通八达。而这里，柔软翠绿的小块土地在晶莹似露的人工照明下熠熠泛光，到处是奇花异香。一个微波荡漾的内湖，碧蓝如镜，湖水温暖异常，香气袭人。五光十色的建筑，布局宽敞，轮廓曲折柔和，优美雅致。高贵的人形，用漫不经心的目光透过透明的住宅注视着飞速腾升的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嬉戏悠闲之中去了。

突然，巨大的管道到头了。汤姆森作了手势，并把拉杆扳到空档。山姆和克里奥恩也照样做了。哈利已经在低级技师的层区和他们分手了。只有总技师可以与奥尔加克们交谈。

他们下滑，停住了。忽悠落到着陆台上。有那么难受的一

忽儿，山姆以为他在滑下去，会笔直地掉下他刚刚飞上来的五千英尺的高度。当他脚踏地时，他的肌肉感到了一阵轻松。

汤姆森招呼他们往前走。墙上的一扇暗门开启了，他们走了进去。

古希腊人和中时期的美国人异口同声地发出一声惊呼。山姆眯着眼睛。起初他们好像是来到一个光线柔和的天空之下，头上的穹顶就像苍穹一样：群星闪烁，银盘高悬，沿着轨道缓缓地在这边向那边移动着。然后他才意识到这是什么了。一种秘不可见的机器投射到穹形的圆顶上，再现出一个精巧绝伦，宏伟壮丽的古代天空，简直就像二十世纪的天文馆一样。这意味着这座建筑，或说城市，或者世界，不管它是什么，浑然一体，与地球的其它部分隔绝——一个宇宙间自给自足的整体。

山姆不及遐想，汤姆森招呼他们走进一个泪状的白色金属运输器。他们坐了进去。一按机关，他们腾空而起，在低空中飞驰着。山姆估计以每小时五百英里的速度在层区空一掠而过。这玩艺儿既无引擎，也无传动装置，连螺旋桨都没有。他们甚至都感觉不到迎面拂来的风。山姆只能推测大概这个神奇的机器带着一层静止的空气一起飞行。

克里奥恩向他紧贴过来，凶狠地攥紧手中的剑。这是他一无所知的魔法。山姆向他鼓励地一笑。“我的时代也象这样的东西，”他对他说，“这比马和战车要强。”

他们两人之间已产生了某种了解。他们感到在他们两人之间比代表未来的汤姆森更有相似之处。而且山姆能说希腊文，尽管说得很蹩脚。

山姆屏息静气斜倚在一边。他们在掠过一座天堂！直到拱形地平线朦胧的斜线，到处都是白光闪烁的住宅，高雅的花园，清澈透明，一望到底的人工湖。威风凛凛的人物乘坐着和

他们的一样的飞行器疾惊而过。这些人像他们一样高大，体形优雅匀称，与引导着他们的技术师迥然不同。在这里丝毫不见机器、动力和下层熙熙攘攘的人群。

“不知怎么，我感到，”山姆咬着牙说，“我不会喜欢这些的。”

但他们来不及多看了。飞行车下降，滑翔着降落到一座金色和蓝色交相辉映的建筑物前。他们身处一座巨大的花园之中。喷泉飞溅，乐曲柔和，满枝桔花艳丽的大树在看不到的微风中摇曳。

他们默默地下了车。汤姆森踏上了一块长方形的红色金属，卑躬屈膝地冲着空墙鞠了一大躬。山姆眯起眼睛瞅着他。

克里奥恩得意一笑，点了点头。“我知道他不过是个奴隶而已，”他对与他一起被投入到这个未来中的陌生伙伴说，“只有奴隶才这么卑躬屈膝。我们马上就要见他的主人了。我，一个自由的希腊人，和任何人都是平等。”

建筑物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进来吧，汤姆森，你做得好。”墙壁好像是自动地滚开了。他们走了进去，墙壁又在他们身后合上了。

五

汤姆森促促不安地说：“请原谅这非同寻常的打扰，奥尔加克的首领。但只有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山姆和克里奥恩略略站开。两个人都站得笔直，骄傲地昂首挺胸。两个人一般身高，希腊人碧眼金发，面部线条分明；美国人肤色略黑，饱经风霜，目光敏锐，下巴有力。两千年的文明将他们分隔开来，但他们都是真正的人。在此种意义上，

汤姆森却不是，尽管有他全部的学识和智慧也罢。

蓝色和灰色的眼睛从容不迫地凝视着加诺——希斯潘城的最高领袖。加诺并不像大部分他们飞速掠过一眼的那些奥尔加克们。他最为膀大腰圆，身材魁梧，四肢健壮，头颅庞大，面色清癯。他的头发象深夜般的乌黑，鼻梁高耸，但他的眼睛果断坚决，洞悉一切，而又令人不可捉摸。他坐在一张无背长沙发上，细长的手指悠闲地摆弄着面前一张桌子上的镶板。那上面，五颜六色的方块毫无规则地明灭闪烁。信号板，山姆正确地判断道。

加诺点了点头。“我知道，汤姆森。”他粗暴地说，就像一个过于忙碌，不愿浪费宝贵的一分一秒的人一样。“我已经收了你的发现和到来的视听信号。”他转过身来，从浓粗的眉毛之下敏锐的打量着两个古代人，说：“一个说不地道的希斯潘语，另一个却不会，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略略提高了嗓门：“贝尔顿，把这两个从我们城市的地基中生出来人带去，教给他们正确的语言。这样我们可以随便地谈一谈。”

从长长的，陈设简洁的房间一角冒出一个人来。山姆先前并没注意到他。他举止随便地走了过来，笑着，整个脸都笑逐颜开。山姆立刻对他产生了一种好感，“这个家伙还不错。”他自言自语地说。

贝尔顿是一个奥尔加克，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但看来他对自己的地位却不甚介意。他甚至冲汤姆森咧嘴一笑，这使得总技师不安起来，这不合尊卑之分。他知道自己社会地位，而且贝尔顿也应该知道。但克里奥恩松开了宝剑，他也在这未来的奥尔加克身上辨出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完全合他心意的人。

“奇怪”，山姆注视着这一对，心里想着，“他们何其相似呀！高傲地昂着头，光亮栗色的头发，线条明晰，古典式的面

容，那种从不知高贵者为何物的傲慢神情。他们会和睦相处的——尽管他们相隔一万年。至于我，”他耸了耸肩膀，“这个贝尔顿看来不错，但加诺，其他人，整个这一套，恐怕就……”

贝尔顿带着某种揶揄的意味说：“跟我来，你们这二位遥远古代的幸存者，让我来教给你们我们高尚语言微妙的复杂性。然后你们可以判断离开你们自己的时代，来到这高贵的等级制度——即希斯潘中是否明智。”

“有时候，”加诺严厉地插嘴说，“你的胡说八道使我厌烦，贝尔顿。”

年轻的奥尔加克鞠了一躬，眼睛狡黠的一闪：“尊贵的加诺，有时候我也觉得厌烦，这就是对生为奥尔加克的一种惩罚。”

加诺皱紧了眉头，猛地转向技师：“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吧，汤姆森。”

总技师嘟囔出几个表示顺从的词来，便逃之夭夭了，脸上带着一种受了惊吓的表情。山姆咧嘴乐了。他觉得汤姆森的性格倒颇有点像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小市民。

克里奥恩对边上的美国人囁嚅道：“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说，”山姆告诉他，“要教给咱们他们语言。我已经颇晓一些了，但对于你可能要困难一些。”

贝尔顿把他们带出会议室，引进了一间侧室。侧室四壁装饰着冲压成形，金色的抽象图案。

山姆问道：“你们想怎样使我的新朋友克里奥恩大有进展呢？他是我的时代以前的希腊人，对英语一窍不通。”

“英语？”贝尔顿扬起眉毛重复道，“噢，你说是希斯潘语。他会和你这个略有所知的人学得一样快，也许你不大熟悉感应教授器。”他冲着悬挂在一个长长的透明管道上的金属盔

摆了摆手。那管道的另一头伸进了天花板，消失不见了。

山姆摇了摇头。“从未听说过。”他坦白道，“在我的时代，我们用半辈子来学习事物，后半辈子来忘掉它们。”

贝尔顿笑了。“我们奥尔加克绝不在获得知识上浪费时间。我们的知识都是现成来的。技师们含辛茹苦地劳作，我们收集果实。这再简单不过了。一个奥尔加克一出生，或就此事来说吧，你把你的脑袋放进接收室里，高速震荡和短波自动与你本人的脑电波波长调准，用脉冲输入这个管道，后者通向总技师们的住室。一见信号，有关的技师就调整好他自己的发射机。他全神贯注于所需要知道的那个课题，他的思想转换成电流，输入到你的大脑中去，在你有神经网络上留下必要的印象。注意，这样你就已经学到了，既好又不费吹灰之力。”

山姆颇有所感，说：“那么总技师们也是这样学习吗？”

贝尔顿好象很吃惊。“当然不是，只是奥尔加克如此而已。但是，还是请你进去吧，山姆·沃德。”

山姆踌躇了一睛，咧嘴一笑，然后大胆地把他的脑袋放进头盔。贝尔顿做了必要的调整，然后按了按仪器盘上的按键。

起初山姆只觉得一阵轻微的震颤，轻轻地按摩他的头盖骨。随后词汇开始流入他的知觉，还有他从未想过的思想。他的头脑再也不是自己的了。陌生的语句源源而入——和他所习惯的一样的词汇，但奇怪地变了形，缩减了，失掉了不必要的音节。一种微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个语言是正确的，正统的。而旧言则已过时了，不合时宜了。

当贝尔顿作了个手势，卸掉头盔时，山姆已经在说希斯潘语——九十八世纪的英语了。“哎，你看，”这个奥尔加克赞许地说，“一切都很简单，现在你这位被称之为希腊人的克里奥恩，也照此办理吧。”

克里奥恩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否则他绝不会毫不犹豫地将脑袋伸进头盔中去。他确信不疑，这是一种有力的魔法，甚至比大智者的魔术还有效。亚里士多和季诺是绝不会赞同这种野蛮的做法的。但他走过去……

六

回到会议室，四个人又归了座——加诺、贝尔顿、山姆·沃德和克里奥恩。他们现在操着同样的语言，可以互相理解了，但他们的思维程序却大相径庭。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遗传，环境，习俗，一生所受的教育，缓慢进化的影响是无法在瞬间改变的，即便是希斯潘神奇的科学也罢。

加诺彬彬有礼，若非有些屈尊俯就之意。他先是耐心地听了希腊人的叙述，然后又听了美国人的补充。对于他来说，他们是古老时代原始的野蛮人，因此有趣。但是比起奥尔加克和技师们来却完全是卑贱的。但贝尔顿默默无声，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们各自描述早期文明的情景：全盛时期的希腊，亚历山大进军亚细亚，以及那个古代城邦国家的文学和戏剧。克里奥恩所表示出来的幼稚的科学概念确实使他也哑然失笑，但是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使他不胜惊叹。

对于山姆关于二十世纪世界的描述，他更为怀疑地倾听着，并带着某种挑剔的厌恶。至于那个时代特有的荣耀——科学的进步，可他不屑地嗤之为仅仅是朝向未来的蹒跚的迈步而已。但是关于战争，贪婪和人类的争端，关于挥霍和难以置信的徒劳无功，伐尽的森林和枯竭了矿产资源；关于世界大战和国际联盟；关于集中营和西班牙人的疯狂，所有这些故事，使得他不以为然地连连撇嘴。

“怪不得，”他缓缓地说，“整个世界在你的时代之后不久便灭亡了。你的二十世纪代表了一种倒退，乃是从克里奥恩的比较高贵时代的倒退，乃是无用的野蛮状态的复萌。”

听到这些，山姆不由地怒发倒立。谁也不乐意听人非难自己的世界，同时却赞颂另一个世纪，尤其当这话出自第三时代的一个成员口中。“也许，”他怒气冲冲地说，“我的叙述比克里奥恩稍许诚实一些。比如，他缄口不谈他的时代存在的奴隶制度，而他的文明也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并不认为这有任何不对之处。”克里奥恩庄重地宣称道；“让那些头脑迟钝，腰背强健的人来提供给那些能产生伟大思想和智慧的人以悠闲和安逸，这是完全正确的。难道这个希斯潘没有类似的奴隶——技师们和工人们——来创造出像加诺和贝尔顿这样奥尔加克的花朵吗？”

加诺丝毫没有松弛一下面部的肌肉。但贝尔顿扬头大笑道：“希斯潘的上百个层区啊！甚至在那么早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学会了献媚之术了。你并不大对，朋友克里奥恩，这些不是奴隶，这只是些固定的社会阶层，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牢固有序的职责。没有这样严格有效的划分，希斯潘就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工人们和技师们都是知足安命，”他苦笑着，“那剩下的就仅仅是奥尔加克的最后特权了。”

“不如说，”加诺镇静地插言道，“那是你独有的特权。我们阶层再没有其他人感到有必要的这种原始的情绪。有时我想你是个变态，一个变种，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奥尔加克

山姆转向奥尔加克的首脑，带着某种讽刺的意味问道：“在这个希斯潘的社会中，奥尔加克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呢？我知道，技师们管理并创造城市赖以生存的机器，工人们出力卖劲来使它们转动，但奥尔加克们呢？”

加诺眉头一皱。“我们生活，”他严厉地答道，“我们才是技师们创造和工人们劳动的原因；我们是花朵，而他们是根、茎和叶子。他们工作，所以我们才能享受。”

克里奥思赞许地点点头。“希斯潘和雅典相差不多。”他说，“你们的制度中有不少优点。”

山姆咬紧牙关。他说：“那从来就是替奴隶制文过饰非的辩护，甚至在这个未来的时代都是如此。你们想过没有，那些奴隶们——把他们称之为技师，工人，希罗特，或不论你叫什么——也愿意生活？”

“他们知足，幸福。”加诺温和地说，“假如你愿意，可以去问汤姆森，这个世界是否好得不能再好了。”

贝尔顿前倾着身子，“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山姆·沃德，你告诉我们的你自己那个世界的状况？那些工人们如果不是奴隶又是些什么呢？他们是听人驱使的奴隶，比希斯潘的工人劳累的时间长得多。在萧条时期，他们忍饥挨饿，而受雇的时候又只不过是慢性地挨饿而已。他们为他人的利益去作战，去杀人。你们不也有在实验室中辛苦劳作的技师阶层吗？他们不是也为你们的富人、你们的奥尔加克的利益而从事新的发明创造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山姆不情愿地承认道，“但至少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或是不工作。”

“你的意思是说选择挨饿。”突然间，贝尔顿的声调中没有了嘲讽，而代之以某种强烈的诚挚，“工人和技师们的境况倒不要紧，他们在希斯潘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做工，心满意足，愉快幸福。不，是奥尔加克，希斯潘主人的境况极为要紧呢。”

“这里，加诺至少有这种幻觉，即他在履行一种必要的职

能。总技师们毕恭毕敬地听从他的命令。但是即使加诺从不下命令，这个城市也同样会繁荣。至于我们其他人，我们连这点儿可怜的幻觉都没有。我们闲坐无聊，虚掷光阴，着华衣丽服，听妙曲佳音，食美饌珍肴，高视阔步，东游西逛，议论貌似高雅、空洞无物的词句。我们是寄生虫，生无志向，毫无用处。我们是国家身上的赘疣。即便我们消失了，这个城市还会一如既往，毫受扰地发展下去。”

加诺立了起来，黑色的眉头上阴霾密布。“贝尔顿，”他声色俱厉地说，“就是一个奥尔加克也可能太过分了。”

贝尔顿的鼻孔颤抖着，目光中带着挑战。然后他挖苦地一笑，又平心静气了。“你说得对，加诺，”他嗫嚅道，“甚至一个奥尔加克也可能太过分了。”

奥尔加克困惑了。他很喜欢贝尔顿，但他不能理解他的不满。“假如用哲人大度的方法来对付野蛮人，陌生人不灵，”他插言道，“就像有时发生的那样，总可以诉诸令人兴奋的战斗吧。”

年轻的奥尔加克凄楚地说：“除非是你们二位，再没有野蛮人或陌生人了，希斯潘是世界上遗留下来的一切。”

山姆惊呆了。“你是说纽约、伦敦、巴黎，还有那些伟大的国家都已经被消灭掉了么？怎么被消灭掉的？为什么？”

贝尔顿好象没看到加诺紧锁的眉头，或者是看到了，但毫不在意。

他回答说：“这个故事不常说起，而且只讲给奥尔加克们听。但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曾一度存在的外部世界，就是告诉你们也无妨。在你的时代之后不久，山姆·沃德，在大约二十七世纪，那时存在的国家一步步地退回到自己的疆界中去。这是你自己的时代逻辑的——即便是疯狂的也罢——发展趋势。民

族主义，自给自足，我相信，是那个时代的口号。”

“进程加速了，我们的记载这样说，”贝尔顿接着说，“不久，甚至国度的疆界都变得太宽广了。民族主义趋势，爱国主义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具有地方色彩。每一个国家，都与其它的国家断绝了交往，疆界上筑起了攻不克的城墙堡垒，经济上独立自主。而在他们的疆域内发生了争端。地方主义的火焰，对外人的仇恨，爱国的狂热在外界找不到可供发泄的对象。便在自身的要害上啃啮起来。一个集团的人——一个区域，一个州或一个城市——极力贬低其他集团的人，而自诩尊贵。于是他们开始自相残杀起来。”

“新的民族主义崛起了——这是建立在更小单位上的民族主义和仇恨。当不设防的农场和乡村被对立城市的军队摧毁了的时候，农村变成了荒漠。人民聚集在有方法保护的城镇之中。不久又能听到这样的呼声：纽约是纽约人的纽约，伦敦为伦敦人所有，巴黎属于巴黎人。”

现在轮到克里奥恩来点头了。进化，他想不过是一种永恒的周而复始。这位未来的奥尔加克所描述的不正是伯里克利时代和希腊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吗？

“不久，”贝尔顿接着说，“地球分裂成一大群自给自足，森严壁垒的城市。旧的国度疆界消失了，更新更小的国度疆界取而代之。科学发展了，食物可以用无机元素合成了。原子力的秘密发现了。各个单位日益缩小，相互分离。他们打仗，但防御是坚不可破的。没有壁垒的乡村完全变成了荒漠，毫无必要了，在漫长的年月它们变成了一片片的野生森林和伸延的沙漠。一切交往停止了。城市沿着地球表面垂直地，而不是水平地发展起来，把它们自己封闭在无法穿透的屏障之中。”

一代又一代的人添加着这些屏障，用科学的新方法来改善

它们。这是一个屏障封闭了希斯潘，它曾是你们美国的一个殖民地。在一度人口密布地球的所有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希斯潘是唯一的幸运者了。用任何方法，甚至连我们的科学都不知如何穿透的一层中子金属屏障建立了起来，一层又一层，环绕着我们的城市，没有人知道它那不可想像的厚度，也从来没有人试图穿透它的厚度。

山姆震惊了。他试图掌握全部的真相。他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合乎逻辑的。有关的力量在他自己的时代就已开始发生作用了。但去想象整个世界都灭亡了，只剩下这个封闭了的城市希斯潘！“其它的城市怎样了呢？”他执意问道。

他看到加诺的眼睛里疾速地闪出警告的一瞥，并注意到贝尔顿犹豫的神情。“关于这个，”后者勉强地承认说，“记载有些含混不清。好象在大约十一世纪发生了一场大灾变。一个高速飞行，来自外部空间的宇宙体撞上了地球，毁灭了它的很大一部分，使希斯潘以外的所有城市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为什么只有希斯潘幸免于难呢？”

“因为只有我们的城市是封闭在中子墙之内，甚至千百万吨的撞击力也无法穿透它的实体。”

“那么从来也没有设法去探查一下外界，调查情况么？”

加诺突然立了起来。“没有出路，”他平和地说，“问题问够了，我们对你颇为原始的无知已经够耐心了，现在该打住了。而且记住，”他意味深长地结束道，“贝尔顿——他应该更晓事些——告诉你们的这些故事绝不许传播出去，只有奥尔加克们知道这些。汤姆森，总技师，工人们其他的技师们甚至对这个希斯潘城市之外还有世界、宇宙一无所知。对于他们，从来没有日月星辰，也没有地球，或其它的城市和人民。这是一个圆形的整体，他们命运的界限，留神不要让他们听到别的什

么。”

“我知道了。”山姆冷漠地应道。他开始明白了。他用了巨大的努力遏制住内心激起的愤慨。但是克里奥恩——更早期更坦率的时代的产儿——不知隐讳。“我是一个希腊人，”他骄傲地宣称，“不向任何人低头，我的话属于我自己，不受任何约束。”

山姆狠狠地捣了他一肘。这个勇敢的傻瓜在给他们两人找麻烦。

加诺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们，然后好象没听见似的冲贝尔顿点了点头，心平气和地说：“我们要在以后开会的时候决定我们的方针，这期间，让这二位待在你的住宅里，你要照顾他们。”

克里奥恩的手伸向他的宝剑。山姆的嘴巴成一字形紧闭着，他的手指非常随便地触到了左轮的枪柄。他明白加诺的意思，他们是俘虏了，这是希腊人用他的挑战带来的结果。但山姆反而因为这个刚愎自用的勇士的愚蠢而更加喜欢他了。他是一条男子汉！

贝尔顿用奇特的语调说：“请不要耽搁，来吧！”

山姆松弛下来。他在这个奥尔加克的声音中体会到不要抵抗的警告。加诺布满血管的细长手指放在信号板上的一个绿色方块上，山姆直觉地意识到，只要他轻轻一按，他们就会粉身碎骨了。

“O.K.，”他用古老的语言简洁地说，“我们走吧，克里奥恩。”

七

三个人一声不吭地钻进一辆等候的小车。在沉默中，他们驰过高雅的公园，到了层区中央附近的一座四壁空空如也的小型建筑物前。贝尔顿默默地陪着他们走了进去，滑动的镶板平稳地咔嗒一声在身后合上了。

山姆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四周。墙壁光秃平滑，室内陈设简单，除了他们进来的路外再无门窗可通。“我们作俘虏了吗？”他问道。

贝尔顿带着某种怜悯的神情望着他们。“恐怕还要糟，”他承认道，“你们在希斯潘的出现会引起议论和疑问，你们最终将会接触到其它的阶层，你们知道他们全然不知的事情，这样就会产生不满和不安现状的情绪。希斯潘井然有序的和平和安全就会被破坏。特别是你，山姆·沃德，你有颠覆的念头。你不喜欢我们的职责分配吗？”

“我不喜欢。”山姆一字一板地回答道。

贝尔顿叹了口气。“我想是如此。至于你，克里奥恩，你更同情我们一些。但你对加诺的挑战坏了事。”他想了想，又说：“但只要你承认说话欠考虑，也许仍然可以把你做为例外而加以优待。”

克里奥恩坦率地蓝眼睛注视着他说：“那是否意味着我必须背弃山姆·沃德？”

“恐怕如此。”

希腊人昂首挺立，象一尊年轻的神。“那么我与他共存亡。”

“即使这意味着死呢？”

“即便如此。”

贝尔顿迅速地转向美国人。“那么你，”他问道，“你愿意

起誓保证你的言谈话语永远忠顺于奥尔加克们吗？记住，”他匆匆地补充道，“否定的回答就意味着你将静静地化为乌有。我只不过是一个人与许多人作对罢了。无论如何，我会在开会时为你们辩护的，但我的同僚奥尔加克们的想法会与加诺一致的。”

山姆拼命吞咽着，但他声音中没有颤抖。“克里奥恩完全正确，”他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不能做出这种许诺。”

贝尔顿又叹了口气，这是带着遗憾和钦佩的一叹。“你们俩都是勇士，”他说，“看来那古老、更原始的时代养育出比现在更坚强的人物。但你们必死无疑，我看毫无办法。”

山姆的手指触到手枪，他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克里奥恩。“至少，”他平静地说，“我们可以出去决一死战。”

克里奥恩弄得宝剑嘎嘎作响。“宙斯和阿里斯在上，”他叫道，“你说得完全正确，朋友山姆，我们要带一大批这些奥尔加克们一道下地狱呢。”

“你们不会有这种机会的，”贝尔顿确定不疑地说，“加诺的确是将你们的命运操在他的手指尖上，他只要一按面前的一个方块，致命的射线就会穿透这座建筑。”

不知怎么山姆已经把枪操在手中。冰冷的枪口顶住了奥尔加克的肋骨。“很抱歉，我不得不这样，”他干脆地说：“但我们不能轻易放弃。你，贝尔顿，必须告诉我们一种逃跑的方法，否则我与你们同归于尽。”

奥尔加克瞧着这两个绝望的人。克里奥恩的剑已出鞘，锋利的剑尖抵住他的另一侧。他缓缓地摇摇头。“我不怕死，”他带着一种朴实的尊严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个毫无目的，悠闲放荡而又无法摆脱的生活。假如你们愿意的话，杀死我吧。”

山姆后退一步，把枪插入枪套。克里奥恩举剑致敬。“你也是一个真正的人，”美国人赞许道，“我们三个人，假如有机会的话，可以征服宇宙。”

一道反常的红晕慢慢地涌上了奥尔加克贵族式的面孔。“相信我，”他真诚地说，“我是你们的朋友。”然后他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但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无法帮助你们。希斯潘的每一个犄角旮旯都在奥尔加克会议室中搜索荧光屏的视野之内。”

“假如能够的话，我就不待在这里。”山姆尖刻地说，“你们这个希斯潘城市，以及它野蛮的阶层制度和有限的空间，简直就像我的眼中钉。我——我喜欢自由与空间，甚至有点儿无政府也无妨，在那里人是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等级社会中没有灵魂的传动齿轮，不管这个社会多么地有效率。肯定有一条出去的道路。”

“没有。”尔贝顿忧郁地答道，“中子墙是无法穿透的。而外界，除了渺无人烟的荒漠以外还有致死的气体：氰气，一氧化碳，光气，都是些大碰撞的产物。大气层已经被摧毁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地球，甚至太阳本身还遗留下来些什么，假如还有东西遗留下来的话。”

山姆咧嘴一笑，反驳道：“那只不过是宣传而已。你们奥尔加克的祖先肯定是独一无二地精于此道，我隐约感到他们编出这套故事来自欺欺人，借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假如工人，技师或像你这样叛逆的奥尔加克一旦接触到其它形式的文明，其它的方式，就可能产生对希斯潘完全不利的对比。”

贝尔顿的语气尖刻、急切：“你有证据吗？”

“一无所有。”山姆承认。“假如你愿意，就叫它是直觉吧，或仅仅是对我自己的二十世纪某种相似的宣传方法记忆犹

新。”

贝尔顿的眼睛中腾起的火焰熄灭了。“无论如何，”他紧接着说，“永久无法搞清楚，而中子墙是无法穿透的。”

克里奥恩一直独自沉默着。他金色的眉头紧拧在一起，好像沉浸在沉思之中。这会儿，他忽然抬起头来，问道：“在希斯潘的疆域中，有没有这样一座山，在那里泰坦总是在不安地呻吟？”

贝尔顿瞪大双眼：“我不懂。”

“他的意思是说，一座火山。”山姆解释道。

“没有。”

“那么，”克里奥恩叫道，“独眼的赛克罗普斯在上，有一条逃路了。”

“到底是什么——”山姆叫道。

“听我说，”希腊人兴奋地说，“郝梯普为我修建的，使我睡到这愚蠢未来的金字塔座落的一座这样的火山侧麓。”

“确实如此。”山姆证实道，“我记得它，但它又怎么样？”

“这个！根据大智者所教的方法，我从火山中得到了气体，使我得以在墓室中沉睡。我用通向火焰中心一种精巧的管道把气体抽了出来。这些出口都在山顶通向蓝天。装有精巧的枢轴的石块在气体涌入墓室之后密封了这些管道，只有我知道它们存在的秘密和那里弹簧的秘密。这些石块可能再一次用这些弹簧旋转开来。金字塔在这座城市之中，而火山则在它之外，我们可以穿过通向深深的地下彼此相连的管道逃跑。”

山姆猛拍了一下希腊人的肩膀。“克里奥恩，你是个天才。”然后一个念头又涌上心头，使他的喜悦又暗淡下来。“出了油锅跳进火坑。”他作了苦脸，“你说你的通道通向中心的火焰，那意味着火山中的中心，我们不憋死了得烧死。”

“火山可能早就停止发牢骚了。”克里奥恩镇定地答道，“而且勇士必有一死。”

“说得对，”山姆吃吃笑道，“我们立即出发，我们还有汤姆森给的小机器，可以送我们下井道。”他冲贝尔顿伸出手来。“再见，”他说，“谢谢，你是希斯潘的光明之点。”

奥尔加克的目光令人迷惑不解。“每一个层区都会通过信号将你们降下传道管道的情况警告给加诺，”他说，“你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埋葬你们的金字塔。”

“我们要冒冒险。”山姆反驳道。

“我不允许这样的冒险。”

山姆难以置信地望着他：“你是说你反悔了。我还以为你是我们的朋友呢。”

“我的意思是，”贝尔顿平心静气地答道，“我和你们一道走。各个层区都会尊重我的到来。”

“你是好样儿的！”山姆充满感情地说，“但这不行，你回来以后会倒大霉的。”

“我不回来了。”奥尔加克耐心地反驳。

“啊，怎么？”

“我的意思是说和你们一道出去，走到那个陌生的新世界中去。”他揶揄地一乐，“刚才你不是说，我们三个人有机会的话，可以征服宇宙吗？”

“但是，但是……，”山姆语无伦次地说，“哎，他妈的，你不能这么办。我们穿出去，或说幸存的机会，即使可能的话，也是千分之一，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而……”

“因为我厌倦了这种生活；因为在原始浑沌之中我也许能再次发现你们所说的灵魂；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

三个人，三个不同时代的产儿，三对平行的眼睛，目不转

睛地彼此注视着。山姆颇不习惯地感到喉咙里一阵梗塞，粗暴地说：“那么我们最好赶在加诺嗅到我们意图之前马上行动。”

八

事情比他们设想的要简单。

在贝尔顿的引导下，他们乘着他的运输车向传送管道疾驰而过；风驰电掣般地跳入了巨大的管道，飞腾而下五千英尺的高度。他们在飞驰下降的途中碰到了许多技师和工人们，因为有奥尔加克在此，还收到他们卑微的致敬和好奇的目光。

然后，到达了最终点的采掘场。粉碎机打通的墓室仍然豁然地展现在眼前。回到工作岗位的哈利惊讶地仰视着这前所未闻的奥尔加克的到来。但贝尔顿费神解释了一番。他说，这些睡眠者将向他披露使他们得到以无损害的长眠这么长的岁月的办法。同时，哈利和工人们无须留在此地。而且，他带着权威的口气说，他们也不许声张出去。

几秒钟之内，最底层已经没有旁人了。

山姆咧嘴一笑：“啊，克里奥恩，现在亮亮你的宝贝吧。”他注意到贝尔顿焦急地注视着安装在管道上层的电子荧光屏。

在希腊人找到他所找的东西之前的片刻，则更令人心焦似焚。古老的墙壁上有一个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凹点，当一面墙自己旋开，露出其中的一个黑洞时，三对嘴唇不约而同地吐出一口压抑的气。山姆对以前的经历记忆犹新，还想退回来试一试是否会有滚烫的火山气体喷出来，但奥尔加克厉声叫道：“快跑！我们被发现了。”

他们一头钻进了这不祥的入口。克里奥恩蓦地转过身，用肩膀猛抵巨大的石块。石块平稳地旋转，无声无息地回复了原

位。他们在一片漆黑中气喘吁吁地蹲了下来。

太及时了！就在那一瞬间，他们听到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急剧地变成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尖啸。“加诺打开粉碎机了。”贝尔顿呻吟道，“他们在二，三秒钟之内就能钻透这些岩石的厚度。”

但是奔腾的动力的尖啸被一阵更巨大的响声压住了，一片撞击，倾倒，碾扎的轰鸣，脚下的坚石疯狂地抖动着，然后是一片寂静。

“金字塔塌了。”克里奥恩颤抖地说，“身后一定有几百英尺厚的土块、石头和岩石，所有的退路都断绝了。”

“那么回答就是前进。”山姆带着一种他自己并未觉察到的欢欣答道。假如火山仍然在活动，假如在这么久的年代中火山口已被熔岩所堵塞……

这是在一片漆黑中漫长、陡峭、艰辛的登攀——除了当他们盲目地撞上突凸的石棱时发出的嘟哝声和低声的咒骂，周围一片寂静。在冰冷粘湿，恶臭熏人的空气中，向上，无休止地向上——

道路突然开阔了，他们已经爬到了一个巨大的碗状的底部。山姆惊惧地抬头望去，然后发出一声呐喊，引起一片回声，在他们周围激荡着。“星星！我看到星星了！”

头顶高高的地方，镶嵌在有限蓝色之中，闪烁着细如针芒的光毫，漫不经心地俯视着他们。随后是一阵疯狂的攀登，他们在一个古老熔岩流倾颓、风化的遗迹上连抓带爬，时而摇摇晃晃地滑落下来。火山已经熄灭了，空气污浊，但还可以呼吸。

之后，他们爬了出来，贪婪地注视着四周笼罩的景色。时已夜晚，清凉的微风吹拂起他们的头发，揉皱身上的衣衫。只是在逃跑的联合行动中联合起来的这三个服装各异，来自不同

文明时代的人，来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在一边，在马德利山岭的高峰环绕之中，矗立着一个广阔无光的平面，突兀而起五千英尺之高，庞大、阴暗，横亘平原，每一边都延伸到极目所及的地方：中子墙城市希斯潘！

另一边，越过高山，一片不见边际的荒野漫无止境地展开去。毫无生命和人类居住的迹象，除了参差不齐、树木葳蕤的原始树木外，一无所有，没有光亮，没有飞机，甚至在远方大洋无波无浪的黑暗中，没有一条船，连星辰都是陌生的，古老的宇宙结构已经不见了。

山姆颤抖了。很冷，但并不是寒冷使他的肌肉颤抖。假使希斯潘的故事是真实的，假使在那无边的密林中再没有其它的城市，没有其它的人类，假使……

他转向另外二位，咧嘴一笑。“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他轻描淡写地说，“空气很好。即使致死的气体曾经存在过，也早已消散了，或成为无害的化学成分了。”他提高了嗓门，“前进，伙伴们，向着等待我们的命运前进！”

“前进”希腊人克里奥恩呐喊着。

“前进！”奥尔加克人贝尔顿呼唤着。

三个人坚定地面向东方，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缓缓地走下山去。

同 情 电 路

珍妮蒂在医院里已经住到五天的时候，她才开始转到家务机器人的念头上来。经过两天的时间，她才发现护士詹姆斯原来竟是一个机器人，她又花了整整一天，才使得自己的惊讶心情平定下来。然后又过了两天，她才意识到，使用一个随身服侍的机器人，会是一件多么舒服的事。

念头这样一转竟成了一副宽慰剂。实际上，她所看望过的每一家都有个家务机器人，它是家庭中的第二件或者第三件最宝贵的财产——女人们倾向于把它估计得比汽车稍稍高一些，男人们则倾向于估计得比汽车稍稍低一些。颇有一些时候了，珍妮蒂就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她的朋友们都把她当成了一个傻瓜，说不定把她看得比大傻瓜还糟哩，为了料理一个家，她竟累垮了自己，而那些家务琐事，一个机器人每天只要用上几个小时，就会搞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她也已经知道，乔治每天傍晚回到家里，来到一个为些不必要的琐事而累得有气无力的妻子身边，就会使他感到烦恼不堪。不过，偏见一直是根深蒂固的。那倒不是属于这样一些人的执拗态度：拒绝餐馆的机器人侍者上菜啦，坚决不肯让机器人司机开车啦（有时它们开车倒更安全得多），拒绝接受商店的机器人向导带路啦，或者拒绝去看看时装展览的机器人模特儿啦。她只不过是有机机器人在身边就感到浑身不舒服，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跟一个机器人在自己家里，她不愿意感到这样一种不舒畅的心情。

珍妮蒂自己家里一直没有使用机器人。她把那种感觉归因

于她自己家中的保守思想。别的人家，也就是那些已经有了机器人来料理家务的，虽然使用的都是一代以前尚可使用的老式机器人，但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一点点她那种感觉。使她烦恼的是，她知道她的丈夫认为她像小孩那样害怕机器人，她曾经向乔治解释过多少次，事实并不如此，而且那也不是关键问题：她真正不喜欢的事是有个外人闯到她个人的家庭生活里来，可是这正是使用一个家务机器人的必然后果。

叫做詹姆斯护士的那个机器人，是她历来有过个人亲密接触的第一个，她，或者说它，像一个启示那样来临。

珍妮蒂把思想上豁然开朗的情景告诉了医生，他显得好像松了一口气。下午乔治来探视的时候，她告诉了他，他高兴极了。在他离开医院之前，他们两个商议了一阵。“好得很，”医生说。“跟你说老实话吧，过去我总是在担心我们面对着一种真正的神经官能症——而且是颇为棘手的一种。你的太太可能一直没有健康过，在最近这几年里，她料理家务，把自己累垮了。”

“我知道，”乔治同意说。“在我们结婚的头两年，我费过好大的力气去说服她，可是只不过是引起一场风波，这样，我就只好不提了。这一次，病闹得最厉害——她一发觉到，部分原因是由于家里没有机器人照料，她才不得不来到这里的时候，她便有点胆战心惊了。”

“哦，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她可不能继续像过去那样干活儿了。要是她还想那样干的话，不消两个月，她就得回到这里来。”医生告诉他说。

“那她不会知道。她确实已经改变了想头。”乔治向医生保证说。“有点难办的是，除了肤浅的接触外，她从来还没有碰到过一个现代化的机器人哩。我们所有朋友家里的最新式的

机器人，至少也是十年以上的了，其中大多数还要更老一些。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有什么东西竟像詹姆斯护士那样先进。现在的问题是該要哪种类型的呢？”

“坦率地说，山德先生，我担心您的太太今后需要充分的休息和照顾。我真想给她推荐他们现在有的那一型，一种相当新颖的产品，也就是詹姆斯护士那一型的。那是一种特制的、灵敏性很高的产品，装有一个很新奇的相对平衡的同情保护电路——那是一个很巧妙的小型操作器件。一个正常的机器人要立刻服从的任何直接指令，就是由这个电路来判断，来衡量，看看是对病人有利还是有害，除非是对病人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否则，它就不服从。这型机器人搞护理工作和照料孩子已经证明是妙极了的——不过，目前对这型机器人的需求量很大。我怕它们的价格会相当高。”

“多少钱呢？”乔治问道。

医生说出的那个可观的价码使他皱了一下眉头。他随即说，“那就会把有限的钱用光，不过，到底那大部分是珍妮蒂省吃俭用、生活简朴才积攒起来的存款。我该到哪儿去买呢？”

“您是买不成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医生告诉他说。“我得找个窍门，取得优先权，只有这样，我才能买到手。好啦，您就同您的太太把有关外表样式的细节等等商量定了吧。她要什么样式的，通知我一声，我一定赶紧办。”

“要个普通样子的吧，”珍妮蒂说。“在家里瞧着顺眼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可受不了那种用些杠杆和塑料盒子安装起来的东西，两块镜片老在瞪着你。既然它得料理家务事，我们就要一个像女仆模样的。”

“或者像个男仆模样的，要是你愿意的话。”

她摇摇头。“不。它将来是要照料我呀，这样，我倒宁愿

它是个女仆。它可以穿着一件黑色的绸子衣服，系着一条带褶边的白围裙，再戴一顶白帽子。我还愿意要它有金黄头发——一种深金黄色的——身高大约在五英尺十英寸上下，瞧着顶好看的，不过也不要太美。我不愿意去嫉妒它……”

医生又留珍妮蒂在医院里住了十天，在这段时间里，事情决定了下来。凑巧得很，有人取消了一个订货单，不过要改装成适合珍妮蒂的要求规格，那就难免要有些耽搁——还有，为了适合于做家务事，还需要再增装一个标准式家务模拟记忆元件。

机器人是在她回家的第二天交货的。两个严肃操作的机器人抬着箱子走上了庭前的小径，问是不是要它们把箱子打开。珍妮蒂认为没有必要，便告诉它们把箱子留在棚屋里。

乔治一回来，立刻就想要开箱。可是珍妮蒂摇了摇头。

“还是吃晚饭第一吧，”她这样决定说，“一个机器人才不在乎等一下哩。”

尽管如此，那顿晚餐还是吃得了了草草。一吃完，乔治便把盘子拿了出去，一古脑儿堆在洗池里面了。

“再也不干洗东西的活儿啦。”他心满意足地说。

他走出去，借隔壁的机器人来帮助他把那只箱子抬到房里。这时候，他才发觉他竟抬不起他所要抬的那一头。于是，他不得不又去借来对门一家的机器人。这一对机器人马上把箱子抬进房里，放到厨房地板上，轻松得宛如拿一支鸿毛一般。随后他们就又都走了。

乔治取出了改锥，拧下钉在箱盖上的那六个大螺丝钉。箱子里面有着大量的填屑。他把填屑扔出来，抖在地板上。珍妮蒂提出反对。

“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用不着我们去打扫嘛。”他兴高

采烈地说。

箱子里还有一个用胶合板制造的内箱，在箱盖下面有一层雪白的纤维填料。乔治把它卷起，推到一旁，就在那儿，躺着那个身穿黑色上衣、系着白围裙的机器人。

他们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

她的样子栩栩如生，迥然不凡。不知是什么缘故，珍妮蒂一想到它就是她的机器人，她便觉得有点不大自在——有点心神不宁，而且隐隐约约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一个睡美人哩，”乔治边说，边去拿那平放在它胸上的使用说明书。

事实上，这个机器人还算不上个美人儿。珍妮蒂所喜爱的一切，样样都做到了。它表情愉快，相当美观，可又不是美得惊人，不过样样零件都是令人满意的。那深金黄色的头发，相当惹人嫉羨——虽然你明明知道那大概是些塑料丝，上面的波纹永远也不会消失。那皮肤——是另一种塑料涂在精心制造的体形上的——同真皮肤的显著不同处，只是它白皙无疵。

珍妮蒂在箱子旁边跪了下来，大着胆子用食指去摸了摸那洁润无瑕的脸蛋儿，它是冷冰冰的。

她撤回了身子，坐在两脚脚跟上，望着它，那简直是个玩具大娃娃，她自言自语说：一件设备，一件用金属、塑料和一些电路制造出的极其新奇的设备，但总还是一件设备，把它制造成这个模样，无非是如果把它制造成别的样式，那末人，包括她自己在内，就会觉得太冷酷无情，或者是怪里怪气了……可是现在，让它看上去成为这种模样，也是叫人有点心神不安。一个原因是，你从今以后没办法把它想成是“它”，不管你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你的头脑总认为它是“她”，一认为是“她”，那就必须有个名字，一有了名字，它就更加成为一

个人了。

“‘ 电池驱动型 ’，” 乔治高声读着 ，“‘ 正规要求每四天换上一个新电池。但其他各种类型设计，则根据需要在需要时，从主线传导其自身的再生现象。’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吧。”

他双手放在机器人的两肩底下，试着要把它抬起来。

“ 哟！ ” 他说，“ 一定有我的三倍重哩 。” 他又试了一下。
“ 活见鬼， ” 他说着，便又查阅说明书去了。

“‘ 控制开关一概装在背后，略高于腰线 。 ’ 好啦，说不定我们能够让她滚着翻个身。”

他费了好大力气才让这个人体侧身而卧，随后便动手去解她那衣服背后的扣子。珍妮蒂突然间感到那是粗暴失礼的做法。

“ 我来解扣子吧， ” 她说。

她的丈夫瞥了她一眼。

“ 好吧，反正它是你的呗！ ” 他对她说。

“ 她不能只算是个 ‘ 它 ’。从今以后我要叫她赫丝忒。”

“ 也好， ” 他同意了。

珍妮蒂解开那些扣子，在衣服的里面到处都摸遍了。

“ 我找不到那个旋钮，什么也找不到。 ” 她说。

“ 显然那儿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小门。 ” 他告诉她。

“ 哦，没有啊！ ” 她带点吃惊的语调说。

他又凝视着她。

“ 亲爱的，她只不过是一个机器人；是一台机器。”

“ 我知道， ” 珍妮蒂简短地说。她又到处摸索着，发现了那个小门，把它打开了。

“ 你把最上边的那旋钮向右拧半圈，然后关上那个小门，好接通电路。 ” 乔治根据说明书指点说。

珍妮蒂一一照办了，接着身子很快向后闪去，又坐在她的

两脚脚跟上，注意看着。

机器人动了一动，翻个身。它坐起来，一下子站得笔直，它站在他们面前，看上去跟舞台上的客厅女仆一模一样。“日安，夫人，”它说。“日安，先生。我很高兴来服侍你们。”

“谢谢你，赫丝忒，”珍妮蒂说着，身子往后靠在那就放在她身后的一个靠垫上。她倒不是非向一个机器人道谢不可，但她有这样一个理论：你如果不对机器人讲礼貌，那么你会很快地忘记对别人讲礼貌了。

还有，无论如何，赫丝忒绝不是一个一般机器人。她甚至也不再打扮得像个客厅女仆了。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成了一个朋友，一个不知疲倦、体贴入微的朋友。从一开始，珍妮蒂就发觉很难相信她只不过是一台机器，随着时光流转，她已经变得愈来愈是一个人了。她耗电而不吃食品这件事，逐渐变成似乎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缺点。有的时候，她禁不住要兜着圈子走路，有的时候，她的视力出点小毛病，她便距离应当工作的地点右侧一英尺开外的地方去作样样事情，这些事不过像随便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小毛病，为她进行调节的那机器人修理师来探视，正像任何别的医生前来探视一样。赫丝忒不单单是一个人；对许多人来说，她还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伴侣。

“我猜，”珍妮蒂坐回到她的椅子上，“你一定把我看成是个怪可怜的、脆弱无能的东西吧？”

一个人一定不能指望从赫丝忒口里听到什么委婉的语言的。

“是的，”她直截了当地说。不过她随后补充说，“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脆弱无能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原来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谁都必然会为他们难过。”

珍妮蒂早已不再思索类似这样的事情了：“那一定是同情

电路在说话。”她也不再试图想象必然会产生这样一句话的计算、选择、联系和分路过程。她把这句话当成她可能从——嗯，比如说，从一个异国人嘴里听到的。她说：

“我想，跟机器人比起来，我们必定显得是那样。你是那么强壮有力，那么不知疲倦，赫丝忒。要是你知道我是多么羡慕你那……”

赫丝忒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都是被设计出来的：你们却是出于偶然。这是你们的不幸，但不是你们的过错。”

“那么，你宁愿你就是你，而不愿意变成我吧？”珍妮蒂问。

“当然啦，”赫丝忒告诉她说，“我们身体比较强壮。我们不必常常靠睡眠去恢复体力精神。我们不必在身体里面带着一个靠不住的化工厂。我们不一定要慢慢变得衰老。人是那么笨手笨脚、身体又那么脆弱无能，还有，由于什么东西作用失灵，身体便常常不舒服。要是我哪里出了点什么毛病，或者是损坏了，那并不疼，而且很容易换上一个。可是你们就有种种像疼痛啦、痛苦啦、不幸啦、疲倦啦这些我们必须学着来理解的字眼儿。对我们来说，这似乎都不是什么必要和有用的东西。我觉得难过的是，你们必定会有这些东西，而且必定是那么犹豫不定和脆弱无能。这种情形总是在激发着我的同情电路。”

“犹豫不定和脆弱无能，”珍妮蒂重复着说。“是的，那正是我所感觉到的。”

“人不得不那么惶惶不安地活着，”赫丝忒继续说。“要是我的胳膊或大腿给碰坏了，几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换上一条新的，可是一个人就会受好长时间的苦，最后甚至连一条新的肢体也没有——只落得剩下一个残肢，要是他走运的话。现在倒

也不像过去那样糟，原因是在设计我们的过程中，你们学会了怎样制造出让人满意的义臂和义腿，比起那些老式的来，要结实得多，也让人满意得多了。人要是立刻把那脆弱无能的胳膊和大腿换掉，那将是非常明智的，不过他们似乎并不想这样做，只要他们有可能保留住原来的肢体的话。”

“你是说他们能够接肢吗？我还没听到过那种事情哩。”珍妮蒂说。“我倒希望我只是胳膊或大腿出点毛病。我想，那我就绝不会犹豫不定了……”她叹了一口气。“今天早上，医生的态度并不是令人鼓舞的，赫丝忒。你听见他说了些什么吗？我的体力一直在往下垮：必须更多地休息。我不相信他确实期望我会慢慢变得强壮起来。他以前不过只是想要鼓励我振作起来罢了……他给我做完检查以后，他的脸神有点怪……可是他所说的全部，就是休息。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只是休息……休息……休息……？还有那可怜的乔治。对他来说，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他对我是那么耐心，那么温存……我怎么样都可以，就是不愿意我像这样渐渐衰弱下去。我真愿意早点死掉算了……”

珍妮蒂继续说下去，与其说是对站在身边那个耐心的赫丝忒说话，倒不如说她是在自言自语。她把自己说得落下泪来，随即抬起眼皮朝上望着。

“噢，赫丝忒，假如你是个人的话，我可会心爱不了。我想，为了你那么强壮，又那么健康，我会要恨你的。不过，我现在并不是这样，赫丝忒。每当我像这样犯起糊涂来的时候，你总是那么和蔼，那么耐心。我相信，要是你会哭的话，你准会陪着我哭一场的。”

“要是我会哭的话，我必定会陪着你哭的，”机器人同意说。“我的同情电路——”

“哦，不！”珍妮蒂反对说。“不可能光是因为那个东西。你在什么地方还有着一颗心，赫丝忒，你一定有的。”

“我猜，这个东西比一颗心还要更可靠。”赫丝忒说。

她走得更靠扰一些，跪下来，把珍妮蒂抱起，好像她一点重量都没有似的。

“你已经把自己搞得很累了，珍妮蒂，亲爱的，”她对她说。“我要把你送上楼。在他回来以前，你还可以睡上一会儿。”

珍妮蒂可以透过衣服感觉到机器人那双胳膊是冷冰冰的。不过，这种冰冷不再使她感到担心了。她只知道是两只强壮的、有保护力的胳膊在抱着她。她说：

“哦，赫丝忒，你竟是这样一个体贴入微的人，你总是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她停顿了一下，随后悲伤地补充说，“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我指的是那个医生。我看出来了。他不过是这样想，我以后要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有一天消耗尽了，一死了事……我说过的，我宁可早一点死……不过我并不愿意死，赫丝忒，我不想死啊……”

机器人稍稍摇了摇她，好像她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好啦，好啦，亲爱的，身体并不是坏到那样的，一点儿也不像，”机器人告诉她说，“你千万不要总想着死呀死的。你也一定不要再哭了。你知道，那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再说，你并不希望他看见你刚刚哭过啊”。

“我一定尽力不哭就是了。”当赫丝忒抱着她走出屋子上楼的时候，珍妮蒂顺从地同意说。

医院里的机器人接待员从写字台抬起头来望着。

“关于我的妻子的事，”乔治说。“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前，我给你打过一个电话。”

机器人脸上流露着一种一丝不差的职业性关怀的表情。

“是的，山德先生。我恐怕这对您说来是一件震惊的事。不过，正像我所告诉过您的那样，您的家务机器人立刻就把她送到这里来了，事情确实做得很对。”

“我原想同她自己的医生取得联系，可是他外出了。”乔治告诉她说。

“您用不着担心那些事，山德先生，她已经做过检查，她以前在医院就诊的全部病历都取来了。手术已经预定在明天做，不过，我们当然需要得到您的同意。”

乔治踌躇不定。“我可不可以见一下负责她的医生？”

“我怕他现在不在医院里。”

“是不是——绝对必要？”乔治停顿了一下，随后问道。机器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点了点头。

“她一直在变得越来越虚弱，到现在一定已有几个月了。”乔治点点头。

“唯一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她还要变得更虚弱，在临终以前多受点罪罢了。”她告诉他。

乔治茫然凝视着墙壁达几分钟之久。

“我明白，”他失望似地说。

他的一只不住颤抖着的手拿起了笔，在她放在他眼前的那张表格上签了字。他注视了一会儿那张表格，可是视而不见。

“她会——她会得到圆满成功的手术吗？”他问道。

“是的，”机器人告诉他。“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不过，圆满成功的可能性总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乔治叹了一口气，随后点了点头。“我希望看看她。”他说。

机器人按了一下电钮。

“您可以去看她。”她说。“不过，我一定请您不要惊动她。”

她现在正在睡觉，对她来说，还是不把她唤醒比较好。”

乔治只得满意于此了。不过，珍妮蒂在睡着的时候，唇边上呈现的那副微笑的神情，使得他在离开医院时心境稍微舒畅些。

第二天下午，医院打了一个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来。他们是要他放心。手术看来是美满成功的。人人对于结果都满怀信心。没有担心的必要了。医生们都是十分满意的。不过在这几天里，还是以不让什么人前来探视为好。但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事。一点儿也没有。

乔治每天总在离开办公室以前打个电话，希望会得到许可去探视。医院方面是表同情的，而且是使人精神鼓舞的，只是在有探视的问题上绝不让步。后来，到第五天时，他们突然通知他说，她已经出院回家了。乔治大吃一惊：他早已经做好准备，认为出院是几个星期以后的事。他急急忙忙走出去买了一束玫瑰花，一路上犯了六条交通规则，他也置之不顾。“她在哪里？”赫丝忒开门的时候，他追问她说。

“她睡下了，我以为这样可能更好些，如果……”赫丝忒开始说。不过当他三步两步抢上楼梯的时候，他并没有听到这句话的后一半。

珍妮蒂躺在床上。只剩她的头可以看得见，头部以下全被被单边缘和一条缠着脖子的绷带遮住了。乔治把花放到床头桌上，然后俯下身凑近珍妮蒂，轻轻地亲吻她。她那双焦虑不安的眼睛向上望着。

“哎，乔治，亲爱的。她已经告诉你了吗？”

“谁告诉了我什么呀？”他问着，在床边上坐了下来。

“赫丝忒。她说过她要告诉你的。哎呀，乔治。我原来并不是这个意思，至少我不认为我的意思是这样……她把我送去

了，乔治。那时我是那么虚弱，又是那么心烦意乱。我想要让身体强壮起来。现在想来，那时我简直没有真正地理解到。赫丝忒说——”

“你放心吧啦，亲爱的。放心吧啦，”乔治微笑着启发她，“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在被单下面摸了摸，摸到了她的手。

“可是，乔治——”她开始说。他打断了他的话。

“哎呀，亲爱的，你的手凉极了。几乎像——”他的指头向上滑去，滑到她的胳膊。他的眼睛渐渐瞪大了，怀疑地望着她。突然间他从床边跳起来，扯开了被单，他把手放在薄薄的睡衣上她的心脏所在处——随即把手缩回，好像被刺得好疼一样。“天哪——不！——”他边说，边注视着她。

“可是，乔治，亲爱的乔治——”躺在枕头上的珍妮蒂的脑袋说。


“不——不！”乔治尖声怪叫地说。

他一转身，张惶失措地跑出了屋子。


在黑暗里，在楼梯的平台处，他在楼梯最高一层梯阶上，脚踩空了，一头栽下，摔到楼梯的底层。

赫丝忒发现他躺在大厅里缩成一团。她轻轻地弯下身来探寻伤处，伤处的面积之大、脆弱的身体结构所遭受的这种伤势，大大激发了她的同情电路。她不打算移动他，只是走到电话那里去拨号码。

“急诊处吗？”她问，接着说出了姓名和地址。“是的，立刻，”她告诉他们。“可能时间很紧迫，好几处复杂骨折，我认为他的脊梁骨断了，可怜的人啊。不。头部好像没有伤。是的，这就好得多了。就算他真的完全好了，也会瘸上一辈子……是的，还是把手术同意书随急救车一道送来好些，这样。



同情电路



就可以马上签字……哦，是的，那完全可以。他的太太会签字的。”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1864 年 7 月 26 日。

晴。

风从东北方吹过来。

轻浪。

“邓肯”号全速航行在北海峡的海面上，风扯起桅顶的那面小蓝幡，在阳光映射下，金线绣在上面的“E·G”两个字母显得格外醒目。

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站在甲板上，迎着扑面而来的海风。作为全英驰名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他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邓肯”号豪华游船，无疑也是最出色的。这一点，格里那凡爵士和偎依在身边的海伦夫人都感到满意极了。

“邓肯”号在克来德湾外面的几海里处打了个圈子。试航看起来十分顺利。

麦克那布斯少校从舱里登上甲板，朝格里那凡爵士招了招手。

船尾忽然有一阵噪动。

“我的天，表兄，那是什么？”爵士问麦克那布斯少校。

少校没有回答，答话的是约翰·孟格尔船长：“爵士，我想那是一条天秤鱼。”

“喔，上帝呵。”海伦夫人惊叫了一声，“怎么这里的海面上还有鲨鱼么？”

“是的，尊敬的夫人。”孟格尔说，“这种鲨鱼恐怕世界上任何海域里都会有的。水手们钓起它，也算是除去一害了，爵士认为怎么样？”

格里那凡爵士点点头：“当然。钓鱼是一项有益的活动，不是吗。”

“是的，亲爱的格里那凡。”上校很安闲地答道，“何况钓天秤鱼是多么动人的一幕景象。孟格尔，去帮一下那些水手们，这可是件有趣的工作。”

对这个世界上喜欢冒险的人们来说，钓鲨鱼的确是一件既刺激又有趣的工作。

“邓肯”号上的水手看来个个是此中行家。时间不大，辗转摇动，那条凶猛的海中怪兽挣扎着被吊出海面，摔在甲板上。一阵刀劈斧斫之后，天秤鱼让水手们割成了几片。水手们笑骂着，各自舞动着利器，海面上刹时飘起一阵难以说明的腥臭。

“嗨，看不出这家伙还是个酒鬼。”大副汤姆·奥斯丁从死鲨的肚子里居然捡出了一只酒瓶，“它喝了酒不算，还把瓶子也吞了下去。”

“瓶子？”格里那凡爵士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鲨鱼的肚子里有只瓶子么？”

要知道，在海上打捞出的漂流瓶中往往会有宝贵的文件。

瓶子是法国香槟省出产的那一种，非常的结实，也许是因为它被鲨鱼吞进肚里之前已经经过太长时间的漂流，瓶子的

外部厚厚地包了一层杂质，坚硬得有如是花岗岩一样。

格里那凡爵士皱了皱眉头：“多好的瓶子呵，实在不忍心弄坏它。”

海伦夫人轻轻道：“亲爱的，可我想瓶子里的东西更要宝贵。”

格里那凡爵士点点头：“是呵，看来我们只好敲破它了。”

瓶子终于被弄开了，里面竟真的有几张纸片。由于海水潮气侵蚀了瓶塞，纸片湿漉漉地附在瓶壁上。

格里那凡爵士小心翼翼地把几张纸片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一共是三张，纸片上用英、法、德文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很多字被海水侵蚀掉了，只剩下一些勉强可以辨认的残字断句。众人把三种文字结合在一起观察了许久，才大致弄清那上面大致是说：

“1862年6月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格拉斯哥……沉没巴塔戈尼亚……南半球……上陆……两名水手……船长格……到达……大陆……被俘于野蛮的印地……抛此文件于经度……，纬度 $37^{\circ}11'$ ，乞予援救……必死！”

格里那凡爵士摇了摇头：“可惜知道的还是太不详细了，只能读出是有船遇难，可……”

“爵士。”孟格尔船长忽然说，“船上有1862年的商船日报，查一下也许会有用。”

“很好。”爵士道，“赶紧查查。”

对孟格尔船长来说，这种查阅并不困难。报上记载着：“1862年，5月，30日，秘鲁！卡亚俄！满载，驶往格拉斯哥港。船名不列颠尼亚号，船长格兰特。”

“格兰特！”格里那凡爵士叫了起来，“就是那位要在太平洋上建立新苏格兰的人。”

“就是他。”孟格尔接道，“1862年他乘船出海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明白了，全明白了。”爵士道，“我想我已经知道这文件的详细内容了。”

他提起了笔：

“1862年6月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驶往格拉斯哥港，沉没在靠近巴塔戈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因急求上陆，两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立即到达此大陆，将受俘于野蛮的印地安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度……纬度 $37^{\circ}11'$ ，乞予援救，否则必死于此。”

格里那凡爵士站起身：“这文件已经把事情讲得很具体了，我要去伦敦，去海军部，英国是不会把它的孩子们丢在那种荒僻海岸而不去营救的，绝不会！”

“太好了！”海伦夫人欢快地偎入爵士怀中，“我们先发个消息给泰晤士报，也许这些不幸的人还有家庭，应该让他们也知道。亲爱的，如果那些不幸的人能重新回到祖国，那都多亏你了。”

格里那凡爵士笑了。这件事足以让“邓肯”号上的每一个人感到了欣慰。

由衷的欣慰和一丝淡淡的焦虑。

邓肯号开足马力，驶进了丹巴顿。

二

玛考姆府。

这是高地最富有诗意的一座住宅。从这里望出去，可以俯瞰到吕斯村那边美丽的小山谷。

乐蒙湖的清波浸浴着高墙的石基，夕阳坠过山的背后，留下一层彤红的云彩。

海伦夫人不安地坐在桌前的圈椅里。格里那凡爵士去伦敦已经三天了，这三天，海伦夫人一直在焦虑的等待中度过。

从捡到那只神秘的瓶子开始，流落遥远大陆的格兰特船长就牵动着玛考姆府所有人的心。谁也不知道爵士这次的伦敦之行，能不能说动海军部，让他们派船去营救可怜的格兰特船长。

海伦夫人企盼着，企盼爵士会带回来好消息。

总管家哈伯尔推门走了进来。

“什么事？哈伯尔。”夫人问。

哈伯尔回答：“夫人，外面来了两个孩子，要见爵士。”

“本地人吗？”

“不是的，夫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乘火车到巴乐支，再从巴乐支来吕斯村的，他们是走来的。”

“这样呵。”夫人点点头，“请他们进来吧。”

这是一对十几岁的姐弟，也许因为长途的劳累，他们的脸上微微挂着一层疲惫之态。

海伦夫人招呼着他们：“你们找格里那凡爵士么？爵士有事出去了，我是她太太，我能替他给你们做些什么吗？”

女孩似乎刚刚哭过，尽管这样，她那漂亮的面庞上仍然透出一种勇敢与沉着：

“您好，尊敬的夫人。您就是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不列颠尼亚沉没启事的格里那凡夫人么？”

“是的，是的。”海伦夫人有些好奇，“你是……”

女孩介绍道：“我是玛丽·格兰特，这是我弟弟罗伯尔·格兰特，哈利·格兰特船长是我们的父亲。”

“格兰特小姐。我的天！”海伦夫人惊讶地叫出了声。她一把把女孩拉到了身边，同时吻了那男孩的小脸，“呵，我亲爱的孩子们，这真是太好了。”

玛丽·格兰特忍不住流下泪来。这是一阵悲喜交集的情绪。

夜幕笼罩着大地，笼罩着玛考姆府。

烛火边，两个孩子似乎忘记了疲倦，一直围着海伦夫人，问着那些他们久已想知道的问题。

海伦夫人把得到离奇的瓶子，瓶子中的文件，爵士向伦敦求援……这一切的事情，尽自己所能讲给了两个孩子。她看得出，在孩子们的脑海里，正用他们特有的想象力，极力刻划着他们父亲所遭遇的危险。

女孩口中所描绘的格兰特船长，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苏格兰海员。他既善于航海，又善于经商，兼备着普通商船船长所难具有的双重才干。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以他个人的力量拯救整个受压迫的苏格兰。他要和他的船员队在澳大利亚一带找出一片新的陆地，使苏格兰能作大规模的移民，能摆脱英格兰盎格罗—撒克逊人的侵袭与束缚，像北美合众国那样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哈利·格兰特的名字曾响遍整个苏格兰。

1861年，格兰特船长和“不列颠尼亚”号开始了向太平

洋的远征。然而，就在第二年，他们忽然像海面上的泡沫，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再没有人知道格兰特船长的命运，再没有人知道“不列颠尼亚”的消息。

格兰特姐弟一刹时变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两年来，他们用弱小的身躯和命运勇敢地抗争着，在他们心底仍埋藏着一线渺茫的希望，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的父亲能够回到身边。

玛丽·格兰特简单的叙述，打动着海伦夫人的心。她默默地祈盼着：

“愿老天保佑我丈夫交涉成功吧，为了两个可怜的孩子。”

清晨。

马车疾驰而来。

格里那凡爵士拖着疲倦的身体走进玛考姆府。他的脸色异常的难看。

“怎么样了，爱德华。”海伦夫人焦急地问。

爵士叹了口气，继而用很愤慨的声音回答道：“那班人真是一点心肝都没有。他们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来拒绝派船给我，其实他们是不愿意为三个苏格兰人做这种工作，在他们眼中，营救三个苏格兰人要比任何事情都无益都危险得多。”

“噢，我可怜的父亲。”玛丽·格兰特叫了起来。

“你的父亲？”爵士吃了一惊，他望望两个陌生的孩子，又望望海伦夫人，“这是……”

海伦夫人介绍说：“这是格兰特船长的一双儿女。”

“呵，格兰特小姐。”爵士扶住女孩，“真高兴见到你们，孩子。”他实在想不出此时能对这对孩子说些什么。

“我要去找那班人算帐，看看他们为什么不去救我的父亲。”罗伯尔·格兰特高声叫着。

玛丽·格兰特紧紧拉住弟弟的手：“不，不能。罗伯尔，我们要谢谢好心肠的爵士，我们可以去跪在女王面前，求她下令去救我们的父亲。”

格里那凡爵士摇摇头，他并不怀疑女王的仁慈之心，但这两个孩子是根本没有可能见到女王的。

海伦夫人眼眶中充满了泪水：“爱德华，我们要帮助这两个可怜的孩子。”

“亲爱的，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爵士的声音中是无奈与愤慨。

“可是爱德华……”海伦夫人道，“上帝把格兰特船长的信交给我们，我们有责任去解救这些不幸的人。我们有‘邓肯’号，我们可以用‘邓肯’号去作一次远行，一次多么有意义的远行呵。”

格里那凡爵士沉默着。良久，他忽然把海伦夫人拥入怀中。

“亲爱的海伦，你说了我心里想说的话。”爵士欢快了，“太对了，‘邓肯’号是条好船，它一定承受得起南半球海面上的风浪。”

爵士提高声音宣布：“我们用自己的邓肯号，去寻找远在他乡的格兰特船长。”

多么激动人心的决定。

周围爆发了一阵发自内心的欢呼。

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三

初升的太阳浮在海面上，洒下一层金色的光芒。

8月25日。

又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

孟格尔船长右手操纵着机器，左手掌着舵，镇定而老练地驾驶着“邓肯”号，绕过康泰尔岬，走出北海峡，航行在大西洋上。

从那个伟大计划开始的那一天，“邓肯”号上的人们就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人们静静地站着，静静地欣赏着，迎着恬润的海风，迎着辉煌的旭日。

“多美呀，亲爱的。”海伦夫人终于说话了，“但愿永远是这种美丽的日子。”

格里那凡爵士回答：“是呵，这样的旅行真是太妙了。”

海伦夫人问：“这次旅行的时间会很长吗？”

“不，夫人。”孟格尔回答，“每小时 17 海里，照这样，我们十天后可以跨过赤道，用不了五星期就到合恩角了。”

“这是条好船，对吧，孟格尔。”格里那凡爵士道。

孟格尔笑道：“太对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船。这条船一定能让我们顺利地找到格兰特船长。”

“愿上帝能听见您这番话，船长先生。”玛丽·格兰特充满感激地说。

格里那凡爵士道：“上帝会听到的，可爱的小姐。”

格兰特小姐点了点：“爵士，您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爵士道：“不，小姐，不是我最好，是我有一支最好的船员队，有一条最好的船，海伦，你说这是样吧。”

海伦夫人绝不否认这一点，于是他问船长：“孟格尔，我们那些最好的船员在底舱里睡得好么？”

孟格尔道：“好极了，夫人，就象睡在家里一样。”

格里那凡爵士道：“我亲爱的海伦，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待在家里。邓肯号就是玛考姆府，大洋就是乐蒙湖，我们并没有离开家呀，不是么？”

海伦夫人在笑：“那么，亲爱的受德华，我们大家去家里看看好不好？”

格里那凡爵士愉快地答应道：“好主意，就像是早饭前去散步一样。”

这是个绝妙的建议，人们带着欢快的呼声，随爵士走下甲板。

这引以为傲的“邓肯”号，确实值得人们仔细认识一下。

麦克那布斯少校留在甲板上没有动。他和平时一样，静静地抽着雪茄，静静地望着远方。浓浓的烟雾包围着他。按格里那凡爵士的话说，把这个抽烟专家从烟雾中拖出来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爵士确实很了解他，在麦克那布斯少校的眼里，在雪茄烟雾的包围中独自思考，是一种多么安逸的感受呵。当然，他从来不想那些使自己不愉快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甲板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身影，陌生人登上甲板，东张张，西望望，有趣的是，他的活泼好动恰恰与少校的安闲沉默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他围着少校走来走去，看样子很想和少校说上两句什么。然而，少校只是在专注地抽他的雪茄烟，对陌生人的举动一点要理会的样子都没有，这使陌生人似乎感觉很没趣。他不得不继续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子。

许久。

海风鼓起船帆，带着“邓肯”号在大西洋上飞快地行进着。

孟格尔巡视完底舱后，回到了驾驶台。

陌生人终于发现了好的目标，他立即走近孟格尔，高声招呼着：

“啊，薄尔通船长，认识您我太高兴了！”

“薄尔通船长？”孟格尔被这突如其来的招呼搞得怔住了。

“请容许我与您握握手，开船时我之所以没有找您握手是因为不想打搅您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就结识了，我真是非常高兴。”陌生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孟格尔惊愕的神情，依然喋喋不休地说道，“喏，这艘苏格提亚号真是不错，人家曾向我夸奖说，这船的特质条件是第一流的，而你薄尔通船长更是个诚笃热心的人。……我知道有个大旅行家也姓薄尔通，那是您的本家吗？那是个了不起的人，我羡慕您和您的本家。”

“先生。”孟格尔打断他的话，“我可不是薄尔通船长。”

“喔，是么。”陌生客人接着道，“太对不起了，您一定是苏格提亚号的大副薄尔斯先生。”

孟格尔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怎么可能，这冒失鬼怎么会到了邓肯号上。

这时，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回到了甲板上，这又引起了陌生人极大的兴致：“呵，太棒了，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我们这次印度之行会很愉快的。”他转向众人，“来，我们认识一下，我是巴黎地理学会的雅克·巴加内尔。我要去印度考察，那里的山川、河流……”

“印度之行？巴加内尔？”格里那凡爵士也被怪人搞晕了。巴加内尔这个名字在爵士耳中并不陌生，但……

巴加内尔继续着他眉飞色舞的讲话：“要知道我从喀里多尼亚火车上下来就跳上马车，由马车上下来就跳上苏格提亚号，我在巴黎预定了六号舱，人家告诉我，要想不晕船，上船后一

定先好好睡一觉，你们知不知道，我这一觉睡得有多好。”

孟格尔朝着爵士耸了耸肩，样子很有些无可奈何。爵士当然也从巴加内尔的讲话中弄懂了一切。他苦笑着拍了拍巴加内尔：

“尊敬的先生，我是格里那凡爵士，我也很高兴认识您，不过有件遗憾的事情，我实在不能不告诉您。……”

要让这个冒失的法国人明白他上错了船并不是件很难的事。

当巴加内尔看清舵盘上“邓肯号”几个字时，他忽然用双手抱住了头，恐怕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难以接受的了。“喔，天哪，怎么会这样。”

海伦夫人轻声问爵士：“亲爱的爱德华，怎么会有这种事？”

爵士笑了笑：“你要是知道巴加内尔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不觉得奇怪了。”

巴加内尔的粗心几乎是世人皆知的，有一次他出版的地图上竟把日本标入了美洲，与这种错误比起来，上错船简直算不上什么了。

巴加内尔在人们的哄笑声中，可怜巴巴地躲到了甲板的一隅，反复嘟囔着：“邓肯号，邓肯号，怎么会这样。”

邓肯号上的人们在笑过一阵以后，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帮助这个冒失的法国人呢，上错轮船毕竟和乘错了火车大不一样。

“也许我们能让他下一个停泊港下船。”孟格尔船长这样建议，“比如，马德拉群岛或着加那利群岛……”

“不错，不错。”巴加内尔忽然来了精神，“在等船的时间里，我还可以作些考察，谢谢你，船长，这是个好主意。不

过，既然这样，这可不可能再走远一些，如果你们经过佛德角群岛的话，我在那里下船，也许会有些收获。”

“没问题，我的先生。”孟格尔回答，“我们要在那里上煤，你在那里下船并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但愿您七八个月后会从那里搭到船。”

“七八个月？”巴加内尔叫了起来。

“是的，这几个月的雨季里，恐怕不会有船到佛德角群岛了。”孟格尔说。

“七八个月，那我什么时候才到印度呢？”巴加内尔苦着脸说。

“我一直在考虑。您干嘛不放弃这次旅行，做件更有意义的事情呢？”格里那凡爵士插话说，“要知道邓肯号肩负着一个多么重要的使命。”

爵士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格兰特船长的事情告诉给巴加内尔。“既然上帝让您成为邓肯号上的一员，您不觉得也有责任参加我们的行动吗？”

巴加内尔的眼里掠过一抹光，这个感人的计划确实深深打动了：“但是，我考察印度的任务怎么办呢？”

爵士道：“为什么不用考察巴塔戈尼亚来代替呢，人们不是一直叫这里作西印度么。”

巴加内尔欢快地叫了一声：“对呵，这我怎么没有想到。也许我还可以用考察科罗拉多河代替考察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人们对东印度和西印度认识同样的少，考察西印度一样是我想做的。”

爵士道：“是呵，上帝要用您博学的知识去拯救那些遇难的人，您看，邓肯号正需要您呵。”

“是的，是的，也许我能成为邓肯号上的一员。也许我不

该错过这个上帝安排的机会，去细心地看看巴塔戈尼亚。”

人们忽然鼓起掌来。

于是邓肯号上从此又多了一条好汉——可敬的法国人，粗心的学者雅克·巴加内尔！

四

邓肯号以神奇的速度穿越赤道，跨过冬至线，向美洲大陆的南端前进着。

自从巴加内尔加入到邓肯号上以来，船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这法国人的活力感染着。一个月里，他用他那种滔滔不绝的讲话方式，给人们介绍着这条航线上所有与地理学有关的东西。从加那利群岛的特纳里夫山到勒美尔海峡与合恩角，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吞并骚立斯的联合远征，从著名的探险家们到巴塔戈尼亚的土人，这位可敬的学者几乎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他在地理学上有着常人所不能料想的博学，正因为这样，尽管他有许多连自己都不能宽恕的缺点，但却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不过，有很多时候，这位法国学者也会不无感慨地叹息一阵：“可惜一切的新大陆、新世界都被人家找到了，探测过了，发现过了，我们这些地理学上的迟到者，就象面临着一个被开采尽了的矿山，毫无用武之地呵。如果让我早生三百年，我一定不会失掉这样的机会。”每当这时，巴加内尔总要发出这样的誓言，而海伦夫人也总要这样劝慰他：

“尊敬的巴加内尔先生，如果您早生三百年，那谁还会来给我们讲这些故事呢？”

现实终归是现实，有些事情是博学的巴加内尔所无可奈何

的。上帝让他登上邓肯号，同时也给了他非凡的使命，这些就像格里那凡爵士说的那样。使他觉得欣慰的是，邓肯号上的人们是那样虚心好学，特别是罗伯尔·格兰特，所以巴加内尔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孩子培养成像自己一样博学的地理学家。

至于小罗伯尔，孟格尔要训练他成为一名好水手，爵士要让他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少校要让他成为一个沉着的人，海伦夫人要培养他作一个仁慈的人，而他自己表示不会辜负这船上每一个人，看来这孩子将来必然要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君子了。

9月下旬，邓肯号顺利通过麦伦哲海峡。绕过皮拉尔角后的第8天，他们进入了塔尔卡瓦诺湾，停泊在塔尔卡瓦诺港。

格里那凡爵士在海关那些人夹杂表情的手势和几个英文文字的指引下，很费力地找到了驻在康塞普西翁的英国领事彭托克，虽然这位要人很客气地接待了爵士，但有关格兰特船长的消息仍是一无所获，失事的“不列颠尼亚”号没有在这里留下一丝的痕迹。

人们开始失望了。

格兰特姐弟怀着内心的苦痛待在舱房里。海伦夫人一直在安慰他们。

雅克·巴加内尔把那漂流瓶中的文件铺在桌上，审视了足足一个小时。

爵士问：“难道我们搞错了？”

巴加内尔道：“也许我们忽略了一点，那瓶子不是在南纬37度的海边抛出的。”

爵士有些不懂：“这怎么会？”

巴加内尔解释说：“有一点恐怕我们一开始就领会错了。

这一句……我们译成‘将被俘于’，使我们觉得是格兰特船长在船失事时抛出的瓶子，而事实上这一句应该译成‘已被俘于’，这样就完全不同了，出事地点也许不是，甚至远离南纬37度，但他们被俘后被印地安人带到了南纬37度的巴塔戈尼亚大陆内部，在那里抛下了瓶子……”

人们怔住了。

海伦夫人不解地问：“可瓶子在海里捞起，总也得是抛到海里的呀？”

巴加内尔道：“不，夫人，不一定要抛到海里，抛进任何一条内河，它都可以顺流漂入大海，不是吗？”

一阵惊诧的沉默。人们从这个万想不到的回答中忽然抓住了新的希望。

“这想法太绝妙了。”海伦夫人叫起来。

格兰特姐弟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的确是个绝妙的想法，夫人。”巴加内尔说，“所以我们只有沿着南纬37度线从太平洋海岸一直找到大西洋海岸，不能错开半度，也许我们会在这条线上找到格兰特船长。”

“这希望恐怕不会太大吧。”少校似乎有些信心不足。

“不论希望多小，我们也不该忽视他。”巴加内尔说，“也许那些可怜的人正在这条线上的某一个地方等着我们这些上帝派来的人去营救呢。我们能叫他们失望吗？就算万一我们的预料又错了，我们不也有责任沿着南纬37度线继续找下去，甚至沿这条线环绕地球一周吗？”

巴加内尔慷慨激昂地说着，这些话深深打动了人们。

格里那凡爵士道：“妙极了，先生们，我们就从这里作一次旅行，350法里的横穿美洲的旅行。”

又是一个伟大的决定。

人们再次欢呼起来。

五

孟格尔和“邓肯”号重又拔锚起航了，它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探险的人们之前到达大西洋那边的阿根廷海岸。这是格里那凡爵士和年轻的船长之间的竞赛。

留在岸上的是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远征小队——麦克那布斯少校、地理学家巴加内尔、大副汤姆·奥斯丁、水手威尔逊和穆拉地，还有那个勇敢的孩子罗伯尔·格兰特。

清晨。

薄雾。

阿罗哥城。

——南纬 37 度线穿过美洲大陆的最西端。

一次多么有益的探险旅行呵！

穿过阿罗加尼亚那片到处是葡萄和羊群的肥沃土地，人烟渐渐稀少了。杜巴尔河静静地流淌着，远处，安地斯山已经在天际展开。

巴加内尔坐在骡背上，他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地理考察的机会。道路变得越来越崎岖，地面高低起伏，山地间的河流多起来，都随着河道任意地汨汨流过。巴加内尔不时地对照着他手中的地图，这法国人对科学的执着也许是世上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的，难怪爵士评价说，如果不是他的粗心大意，他恐怕早已能够拿到金质奖章了。

巴加内尔手中的地图看来十分的残缺不全，有很多的河流

都漏掉了，这一点足可以让这位学者气得头上冒出火来，那样子又可笑又可爱。

“一条河没有名字，就等于它没有身份证！”巴加内尔不时地回过头对爵士说，“这在地理学和法律上看来，它和不存在根本没有两样。”

于是他毫不客气地给那些无名的河流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并标注到了他的地图上。

时间慢慢地流逝着，格里那凡爵士的探险小队终于走到路的尽头，安地斯山也从天边来到了人们的眼前，带着难以预料的障碍与危险。

探险的人们与自然界各种困难的斗争就要从这里开始。

在这一带高低岩山里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阿里卡的那条路，另一条是维腊里卡的那条路。

“可是，先生们。”巴加内尔说，“这两条路都有一个毛病，它们不是过于偏北，就是过于偏南，距离南纬 37 度线差得太远了。”

没有人怀疑巴加内尔对地理方面的见解，所以大家不得不停下来，考虑这个最现实的问题。

“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少校问。

巴加内尔想了想：“除此以外，我想只有安杜谷的那条小路了，那条路在南纬 37 度 30 分的地方。”

“安杜谷？”爵士重复着这个名字。

“是的，爵士。”巴加内尔说，“这条路是查密雕·得·克鲁兹探到的，只是它太高太险，连印地安土人也不常走，我怕我们……”

“为什么不呢，我的朋友。”格里那凡爵士打断了他的话，

“为了营救格兰特船长那些人，我们难道不可以冒一些风险么？”

格里那凡爵士的决定总是那样打动人心：“好了，先生们，我们就走安杜谷的小道。”

这里真正是安第斯山的一部分，距离高低岩那边最高的山脊不远，无论是大路还是小路在这里都几乎找不到痕迹，最近的一次地震把整个地区搞得天翻地覆。骡马在这里是无法通过的，人们只有徒步从山腰隆起的石壳上一步步地艰难攀登着。

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整整这样攀登了一夜，那些几乎无法攀登的重重岩石，大家都用手扒着爬了过去；那些又宽又深的缝穴，大家都勇敢地跳了过去；胳膊挽着胳膊就算是绳子，肩上蹲人一个掬一个就算是梯子，这群冒着危险和困难的好汉就仿佛是大马戏团里的一队丑角，表演着空中飞人。这正是健壮的穆拉地和灵巧的威尔逊大显身手的时候。这两名诚实的苏格兰人奔来跑去，到处出力，有好几次要不是他们两人那样热诚和勇敢，那一小队探险者们根本无法跨过障碍。格里那凡不断地看着小罗伯尔，因为他年纪小，性格活泼，叫人担心他会冒失闯祸。巴加内尔带着那种法国人特有的狂热不断前进着，至于麦克那布斯少校，他绝对在该动的时候才动一动，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恰如其分，不慌不忙地向上爬着。

破晓的时候，整个山区的面目完全幻化了，无数耀眼的大冰块，带点淡青色，在绝壁上耸立着，返照着黎明的曙光。

威尔逊跑到队伍前面做着先锋，他用脚在冰面上试探前进，同伴们踏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慢慢移动，没有高声的谈话，因为就算声音稍大一些也会动荡空气，把悬在头上七八十丈高的大雪团崩落下来。

高山区的稀薄空气，险峻的坡道，无时不在消耗着人们的体力与斗志。太阳从山这边升起来，越过人们头顶，又沉沉地坠入山的那边。那一片茫茫的雪海，那冻澈荒山的寒气，那逐渐吞噬着山峰的夜影，围绕着这群勇敢的人。

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探险小队终于筋疲力竭了，摔跤的人越来越多，一跌倒就站不起来，只好跪着爬。

就在这时，少校忽然用他常有的镇定语气叫道：“看，那里有座小屋！”

六

这是一间印地安畜牧人用土坯搭建的小屋，孤零零地矗立在一个雪花岩的顶上。小屋里面看样子能容得下十个人，虽然四壁挡不住雨季里的雨水，但至少可以避一避零下十度的寒气。

大家挤进屋中缩成一团，小屋居然还有个炉灶，尽管烟囱的密封不是很好，不过用来生火取暖，抵抗外面的寒气还是足够了。

“总算有个栖身的地方了，虽然还很不舒适。”格里那凡爵士放松着疲劳的身体道。

“还嫌不舒服吗？”巴加内尔回答，“这简直已经是一所王宫了。”

奥斯丁同意：“赶紧把灶里的火燃旺，驱一驱这山顶的寒冷，那就更妙了。”

外面已经是傍晚了，没有一点风，却冷得刺骨。青天已经转暗，太阳以最后的光线拂着高原上的乱峰，远处的岩石排成一条一条的行列，这是冰山陨落时冲出来的。科罗拉多河流域沉浸在夕阳下落后的夜影中，荒野中脱尔比多河谷那边，安杜

谷火山那大张着嘴的喷火口射着炽热的褐色火焰，像一只庞大的怪兽。

灶里的炉火生起来，人们的精神很快好转了。匆匆吃过一些东西，大家都裹上“篷罩”躺了下来，时间不大，屋中就响起了各色各样的鼾声。

月亮高悬在天空，天空清朗而平静，千万颗明星在那里闪烁着。

安第斯山顶上一个恬静的夜晚。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一阵哗啦啦的猛烈声响把人们从沉沉的睡梦中惊醒。那是一种震耳欲聋的冲撞声。

——轰隆！轰隆！

“啊，不好！”格里那凡爵士首先大叫起来，他脚下的地面陷落了，小屋在摇摆，在崩烈……人们七颠八倒地滚成一团，尔后又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掷在一个陡坡上。

这时的天已经亮了起来，眼前的景象真是骇人。群山的面貌都猛地变了，许多圆锥形的山顶被齐腰斩断，尖峰摇摇摆摆地陷落下去，仿佛山脚下的地面刹那间开了一道大门。

“啊，是地震！”巴加内尔叫了一声。

地震是智利山区中最具威胁力的灾祸。整座大山在地震的作用下忽然移动起来，向平原那面滑去。

格里那凡爵士他们凭借那一种发自内心的求生本能，奋力扒住岩石，趴在陡坡上。陡坡以50度的斜角向下飞驰着，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威力呵。

这一阵陨落究竟要持续多久，究竟要陨落到哪个深渊，谁也不能预料。

这种慑人心魄的下落维持了漫长一段时间，人们只觉得砰地一下巨撞，这无比猛烈地一撞，大地似乎也为之撼动。大山终于屹然止住了。人们被这巨大的冲力抛入了天空，重重跌到了山脚下的最后几层坡子上。

人们除了被剧烈的冲撞震昏了一阵以外，侥幸的是并没有受到更大的伤害。

大地寂静下来了。地震已经平息。地下的震力一定是移到更远的地方破坏去了，这场地震来得太突然，太猛烈，直到现在，人们仍无法抑制那种突突乱跳的心。

少校坐起来，望了望周围的同伴们。

坡下面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只有六个人，仔细查点一下，那少了一个竟是罗伯尔·格兰特。

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终于这样越过了，如果不是因为小罗伯尔的失踪，大家一定会为这种借助自然力而不用动脚的下山方法感到兴奋的。但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

格里那凡爵士禁不住落下泪来：“不，上帝呵，可怜的小罗伯尔，我们这样失去他，将来还怎么有脸去见格兰特船长呢？”

众人沉默着。

他们爱这个勇敢的孩子，没有人希望他会被埋在这可怕的山谷中。但眼前无情的事实使他们低下头。

格里那凡爵士叫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开口？你们认为已经毫无希望了吗？不！先生们，我们必须去找那孩子，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必须找到他。”

爵士猛地跳起来，于是所有的人都动了起来，冲上山坡，

开始一种不顾一切的寻找。

这种寻找进行了整整一天，但，没有罗伯尔，什么也没有，那可怜的孩子像是被残暴的山神整个吞了下去。

人们瘫软在草地上，默默地擦着眼泪，默默地祈祷着。他们只有默默地祈祷。

天又亮了，晨曦照在格里那凡爵士苍白的脸上，他那失望的样子实在让人觉得可怕。没有人提出离开这伤心的山谷，没有人动，大家一齐陪着爵士失神地望着那山。

“看那只兀鹰！”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一只兀鹰盘旋着冲进山坳，然后又冉冉地飞起，两只鹰爪之下，分明是抓着一个人。

“是小罗伯尔！”众人大叫着。

格里那凡爵士的眼中飞掠过一抹神奇的光。他一个翻身跳了起来，抓过身边的马枪。也许是因为过度疲劳，也许是因为过度紧张，爵士的双臂颤抖得很厉害，枪口始终无法瞄到那飞旋的兀鹰。

啪——

一声清脆的枪响从山坳中响起，这如有神助的一枪，正击中那兀鹰的头。兀鹰张大的翅膀左右摇摆着，直坠下来，跌在不远处的河滩地上。

格里那凡爵士头一个冲了出来，人们跟着爵士，朝河滩飞奔。

罗伯尔的身体被兀鹰的翅膀掩盖着，倒卧在草地上。

爵士跑上前把他从鹰爪下拖出来。兴奋的泪水已经顺着脸颊淌了下来，他用发颤的声音叫道：“还活着，他还活着！”

人们一下欢腾了，挂在脸上的愁云被这从天而降的喜悦一

扫而光。

每个人都挤上前来，吻那孩子。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枪声响起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身影。一个巴塔戈尼亚人从高岗上踏着晨风走下来，带着股说不出的魁伟、健壮。

爵士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握着那巴塔戈尼亚人的一只手。在爵士的眼光里、笑容里和整个面部的表情里都充满了感激的心情，感激那如有神助的一枪。

众人渐渐地围了上来，大家用生硬的西班牙语与这个陌生的巴塔戈尼亚人交流着。

他们终于知道这位神勇的巴塔戈尼亚人名叫塔卡夫，“塔卡夫”在阿罗加尼亚文中是神枪手的意思，这个名字简直再符合实际不过了。

除此以外，最让爵士感到开心的是，他知道了这个名叫塔卡夫的巴塔戈尼亚人是当地最出色的向导。

这可真是太好了。

格里那凡爵士的盛情通过他那半手势半西班牙语的交流方式表达出来。

于是探险小队中就多了一个真正的巴塔戈尼亚人。

七

塔卡夫的确是位好向导，正像格里那凡爵士所希望的那样。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道路就如同熟悉自己的手指一样。

在塔卡夫的带领下，格里那凡爵士他们在不远的印地安人集市上不仅买到了粮食，还买到了七匹阿根廷种小马。这是旅

行中的人们最希望得到的。

小罗伯尔的伤势并不太重，经过短暂的治疗调息，他居然能够骑马。这一点，着实让大家觉得很欣慰，也着实觉得很走运。

10月22日。

清晨。

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探险小队顺着高低岩下的那段坡道，踏上了继续东进的行程。

这天刮的是北风，风扬起地面上的尘沙，聚起一缕缕的沙柱。沙是极细的，一阵一阵地飘荡起来，忽分忽合，忽起忽落。

安地斯山的那带高低岩不久被人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消失到昏黄的烟雾中。

他们走的这条路平时很少会见到人烟，那些游牧的人大都不愿和生人接触，而即使是强盗看见这八个全副武装，骑着快马的人，也会溜之大吉的。格里那凡爵士一直在找机会向当地人打听格兰特船长的消息，但眼前的情形，也许只能让他失望了。

人们这样走着，走出来很远。

塔卡夫问：“你们是不是要去卡门？”

巴加内尔摇摇头。

“那是去门多萨了？”塔卡夫又问。

巴加内尔仍摇摇头。

这里的两条大路一条通向卡门，另一条则是通向门多萨的。

“不，还要往东，正东。”巴加内尔回答。

塔卡夫似乎有些吃惊：“可东面哪里也不到呵。”

“我的朋友。”巴加内尔解释，“我们不到哪里，我们只要

往东走，去救人。”

“救人？”塔卡夫愈发不解。

于是巴加内尔只有想办法让这个巴塔戈尼亚人明白，明白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使命。

他用生硬的西班牙语夹杂着手势和表情，把事情简洁地讲给塔卡夫，那样子看来很有点儿滑稽。但巴加内尔似乎对自己的西班牙语很有信心，尽管那巴塔戈尼亚人并不懂什么是经度，什么是纬度，巴加内尔却坚信他能让塔卡夫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按他自己的话讲，如果不是因为粗心地把葡萄牙语错当成西班牙语而耗费太多精力的话，现在他已经是个地道的西班牙人了。

塔卡夫默默地听了很久。

“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俘虏？”他忽然问。

众人愣住了。

“是的，太对了。”格里那凡爵士叫了起来，“塔卡夫你难道知道这件事？”

这是个粗心的错误，爵士一直渴望找寻当地人打探消息，但却忽视了身边这个可爱的巴塔戈尼亚向导。

据塔卡夫讲，他曾遇到一个被俘的欧洲人，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这个人现在在印地安的卡夫古拉酋长家里。正是这条路线的东面。

“那是个好汉，他有一颗牯牛的心。”塔卡夫这样评价着。

人们的惊喜是无法形容的，这一切的一切，不都说明那被俘的欧洲人是可怜的哈里·格兰特吗？

“噢，我的父亲！”小罗伯尔这样叫着。

一股熊熊的希望之火迅速在每一个人心中升腾起来。

格里那凡爵士道：“来吧，朋友们，我们还等什么？”

喜悦和兴奋占据了一切，健马再次飞驰起来，冲入那片荒凉而单调的草原。

八

草原里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太阳在热雾中升起，把炽烈的光芒倾泻在大地上。没有庇荫的地方，在这酷暑下，人和牲畜都变成了懒洋洋的。

大气中充满了一种淡淡的烟味，天边虽然看不见一点火，但仍能让人感到有大规模的草原在燃烧。

巴加内尔解释，因为草原上很平坦，气流畅通无阻，那些被天火或是印地安人燃烧的枯草，通常可以把烟味送到几十英里之外。

26日是辛苦的一天，人们终于到了科罗拉多河。

这是巴加内尔最充实的一天了，上帝让他放弃了东印度之行，放弃了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他只有用这条科罗拉多河来弥补征程上科学考察的缺憾了。

巴加内尔仔仔细细地在他那张地图上标划着。必须承认，科罗拉多河永远都是这无边草原中最美丽的景观。

人们在草原上继续走着，风偶尔给他们送过一小片云影，而马上又被太阳洒下的火雨灼得一干二净。

从科罗拉多河走过来，一个巨大的困难袭扰着远征的人们。

长时间的高热天气，夺去了土地上大量的水分。河流一刹

那似乎都变得干涸了，没有水，人们忍受着干渴的煎熬。马十分的疲乏，空气中的燥热愈来愈烈，草原上有北风吹过，夹着尘土，像非洲大沙漠里那样，让人受不了。

到达盐湖的时候，皮桶中最后的一些水也坏掉了。偌大个盐湖失去了往日水肥草美的景色，没有一丝水的痕迹，饥渴的人们倒在泥岸上，带着厌恶的心情嚼着咸草和枯芦苇。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格里那凡爵士望了望大家，看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水才行。

按照巴加内尔的建议，人们开始兵分两路，一些人尽快赶到前面去侦察一下 31 英里处的瓜米尼河，其他人只有努力沿着南纬 37 度线继续向东挨。但愿瓜米尼河会有水，否则人们不得不改变方向南下 75 英里，去到文塔拿山脉中找水了。

艰巨的工作由塔卡夫、格里那凡爵士和小罗伯尔担任了，他们得快马加鞭地到瓜米尼河畔，为同伴们找寻一个幸运的回答。

塔卡夫和它的桃迦马显示出了任何疲劳和饥渴都挫折不了的勇气，穿过干涸的沼泽，跳过树丛，那马不停地发出乐观的嘶声。

格里那凡和小罗伯尔的马在后面紧跟着，他们被这巴塔戈尼亚人的顽强的斗志深深鼓舞着。

又是大半天的奔波，空气中不知什么时候忽然有了一种潮湿的感觉。

遥远的前方，一条白茫茫的线出现在地形的凹处。

“水！是水呵！”格里那凡爵士叫道。

上帝永远不会辜负勇敢的人们，瓜米尼河终于没有被太阳喝干，清亮的河水汨汨地流着，正等待远道而来的人们。

几天的焦渴之后，恐怕不会再有什么比看到水更欢欣鼓舞的了。

三个人欢呼着，催动了马匹，跃入那清凉的河水中。
瓜米尼河水真是太妙了。

先遣队出师大捷，不仅找到了水，还猎到了不少的飞禽走兽，甚至找到了一间印地安人搭建的宿屋——“拉马搭”。

饥饿和干渴的感觉终于被一扫而光。三个人躺在“拉马搭”中，放松了四肢，等待着和赶上来的同事分享这份快慰。

月初的黑夜，月亮一点儿也看不见，只有微弱的星光照在平原上。天边，黄道星隐没在颜色比较深暗的浓雾里。瓜米尼河的水悄悄淌过，像漫漫的一大片油在云母石的平面上滑动。

院子里一片宁静，夜炉里的火炭正渐渐熄灭，在黑暗中闪着最后的红光。

塔卡夫忽然被一个细微的声响从梦中惊醒过来，他坐起来，挺直了腰，皱着眉，凝神向远处捕捉着。他那经常没有表情的脸上隐约泛起了一种不安的神色。

依然是沉寂，从黑影中的苜蓿草丛望过去，疏疏落落的流光在那边闪起，不声不响地浮动着，越来越多，一会儿明，一会儿暗，活像是许多磷火在琉璃般的大湖沼上跳舞。普通人也许以为那不过是草原上的萤火虫，但塔卡夫却绝不会看错，他知道这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敌人。

塔卡夫迅速地抓起了枪，一个翻身，躲到门口的柱子旁。随着清脆的枪响，草原上骤然响起狂吠和长号混杂的一片怪声，一片骇人心肺的叫嚣。

格里那凡爵士和小罗伯尔也被惊醒了。

“怎么回事？”小罗伯尔惊讶地问。

塔卡夫没有回答。

格里那凡爵士顺着他的目光向外看去，同时用低沉的声音应道：“我们碰到麻烦了。”

“是印地安人吗？”小罗伯尔问。

爵士摇了摇头：“是草原上的红狼。”

这种被当地土人称为“阿瓜拉”的红狼，是身材长得像大狗一样的食肉野兽，头好像狐狸，毛是肉桂红色的，沿背脊飘动着一行黑色鬃毛，又矫捷、又健壮。这种东西白天在洞里睡觉，夜里出来觅食。对游牧的人们来说，红狼恐怕是草原上最让人头痛的野兽了，成群的饿狼远比一两只美洲豹或是黑斑虎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对于人、畜，这种破坏就是毁灭性的。

小罗伯尔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怕狼吗？我的孩子？”爵士关切地问。

“不怕。爵士。”小罗伯尔用坚定的声音回答，“我们有枪，它们要是过来，就给他们点儿厉害。”

“对，孩子。它们要是过来，可有它们苦头吃了。”爵士嘴里这样说着。

这完全是为了让小罗伯尔宽心，其实，大群的野兽在黑夜袭来，他心里也不禁胆寒。面前的红狼有好几百，凭三个人的力量，怎么能占上风呢？何况，白天打猎时耗掉了不少弹药，现在剩下的只有二十几发了。

狼群的包围圈越来越小。马也醒了，作出极端恐怖的表现。桃迦马的蹄子踹着地，极力地挣着缰绳，塔卡夫不断地打着呼哨，才使它安静下来。

三个人六只眼睛紧紧盯着那跃动的荧光，屋里的空气仿佛在刹那之间凝固了。

又是砰的一枪。一只狼的胆子太大，冲上来，被塔卡夫打

死了，其余的狼本来排着密集的队形前进着，被这一枪的威慑力惊动，退下去，挤到离院子一百步的地方。

趁这机会，塔卡夫迅速地跑到院子里，把刍秣、干草和所有能够燃烧的东西全都捋起来，堆在“拉马搭”的入口，然后丢下一个还在燃烧的火炭。

幽暗的天空上拉起了一幅火焰的帘幕，火网居然挡住了群狼的进攻，虽然仍有几只被激怒的红狼冒险冲过火墙，但都被格里那凡爵士他们击倒了。

被围在“拉马搭”内的人处境稍微松了一点，只要火网还布在院口，狼群的冲锋是不可怕的。但格里那凡爵士的眉头越锁越紧，眼前的局势使他不得不仔细设想这次人狼大战的结果。

——如果再过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柴草没有了，火熄了，子弹也打完了，到那时，凭什么去对抗饥饿的群狼呢？

“我们必须想一个彻底的办法。”他说。

“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天亮。‘阿瓜拉’只在夜里出来，一到早晨就会回窝去了。”塔卡夫这样说，“它们是夜狼，怕阳光。”

这是个办法，然而，又如何才能坚持到天亮呢？

凌晨两点。

火和弹药都快完了，塔卡夫已经把最后一抱柴草投入了火堆，弹药也只剩下五发了。

人们这样坚持着，又是漫长的一个小时。看来，没有可能等到天亮了。

血战接近了最后关头。火焰渐渐低下去，原来被照得雪亮的原野又回到了阴影中，也许再过几分钟，红狼就会扑进院子。

塔卡夫放了最后一枪，又一只狼倒了下去。这勇敢的巴塔戈尼亚人把头垂在胸前，仿佛在考虑着什么。只是片刻，他忽

然跃起来，冲到院子中，解开了桃迦马的缰绳。

格里那凡爵士愣了一下。只听塔卡夫用几个很简洁的西班牙语词汇对他说：“桃迦，好马，快。引狼群……追！”

天哪！这巴塔戈尼亚人竟打算用自己的身体引走狼群。格里那凡爵士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绝不能让他的朋友为他去冒这样的风险。格里那凡爵士冲到院子里从塔卡夫的手中争夺着缰绳：

“不，我的朋友，让我去，你留下照看小罗伯尔。”

爵士的情绪如此激动。他用英语夹杂着西班牙话叫着，然而语言通与不通此时已没有关系，在这紧张的时刻，手势和表情沟通了一切，人们在真情中相互了解着。

塔卡夫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爵士仍在奋力争夺。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群狼马上就要扑上来了。忽然间，他们被猛烈地推了一下，与此同时，桃迦马猛地跳起来，缰绳从塔卡夫的手里挣脱，那马前蹄悬空，急速地跃过火墙和一排狼尸。一个孩子的声音从马背上传来：

“原谅我，爵士！”

一片骇人的咆哮爆发了，面前的红狼一窝蜂地涌动起来去追那马，如同鬼影一般，迅速消失在黑夜中。

爵士再也无法支撑发软的双腿，颓然坐在地上，绝望地望着塔卡夫。

塔卡夫嘴里不断地说着：“桃迦、好马！孩子，能干！一定得救！”这像是安慰爵士，又像是安慰自己。

天，终于大亮了。

爵士被内心仅存的一线希望驱使着，他决心要找回那勇敢的孩子。

不远处忽然响起了连珠信号枪。

巴加内尔、少校和各位同伴赶来了。

看！那孩子！小罗伯尔竟也在队伍中。他还活着，还是活泼泼的。

爵士浑身的血沸腾了。他发狂般地冲过去，拥吻着那英勇的小骑士：

“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险呢？”

“爵士。”小罗伯尔平静地回答，“塔卡夫救过我一命了，而您，正要去救我的父亲，这种冒险不是很应该由我来做吗？”

.....

九

从瓜米尼河向东，湖沼渐渐多了起来。湖水有的咸，有的淡。湖岸的树丛中有许多轻捷的鸛鹑在跳跃，快乐的百灵鸟在枝头歌唱。有许多艳丽的朱鹭，排成整齐的队伍，迎风张着火红的翅膀。

这几天的气温有了很明显的改善，经常有凉风吹过，这使人们在经受了长时间的燥热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份爽快与清新。

11月3日，横跨美洲的旅行已经是第二十二天了，路程差不多走了三分之二。帕判草原的尽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内，这一带，也就是塔卡夫提到的那些扣留了格兰特船长的印地安部落聚居的地方。

然而，这里的情况与塔卡夫所描绘的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照理说，在这些平原里总是能遇见些印地安人成群结伙地走来走去的，或者是赶着从牧场中劫来的牲畜，或者是跑到安第斯山区去出卖他们的鼬绒毯子和皮条鞭子。但现在却没有，没有一个印地安人，甚至连他们过路的痕迹也没有。

人们的心目中渐渐蒙上了一层阴影。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那可怜的格兰特船长呢？

塔卡夫的脸上充满了惊讶的表情，究竟是什么改变了这里，连这巴塔戈尼亚人也无法弄懂。

涉过沙巴雷夫河，前面就是坦狄尔山。很幸运的是，这山上独立堡中，居然还驻有阿根廷的军队，尽管那只是些儿童和少年组织起的童子军。

带队的司令是个 50 岁左右的法国军曹，这是巴加内尔不曾想到的。

那豪爽的军人已经从法国出来了太久，以至于法语都说得很不熟练了。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探险小队。等他知道巴加内尔是法国人的时候，众人看得出，他真是兴奋极了。他抓着巴加内尔的手，不停地摇动着，不知用了多大力气，几乎把巴加内尔的手捏碎。

巴加内尔好不容易把手从那活老虎钳子中挣扎出来。人们知道了这个法国军曹名叫玛奴埃尔·伊法拉盖尔。

一阵闲谈之后，人们说起了正题。据玛奴埃尔讲，由于巴拉圭人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打起了内战，这一带被弄得很荒凉。印地安人在打仗的时候全跑到北方去了。

这总算让人们知道了这里的印地安人怎么会神奇地消失，但这个答案给人们带来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如果格兰特船长在那些印地安人手中，此刻必然也被带去了北方，到哪里才能找到他呢？

“司令先生。”少校问，“您知不知道那些印地安人曾经俘虏了一个欧洲人这件事。”

玛奴埃尔想了一会儿，像是在记忆里极力捕捉着。

“是的，几年前他们的确俘虏了一个欧洲人。”他答道。

“几年前？不会吧。”格里那凡爵士道。因为不列颠尼亚号失事只是两年前的事。

“绝不会错，我的朋友。”玛奴埃尔坚决地回答，“绝不止两年，那是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和他一起。”

这可是一个惊人的答案。

格里那凡爵士道：“法国人？不是英国人吗？”

回答是肯定的：“不错，是法国人。和他一起的意大利人被杀死了，法国人听说已经逃了出去。”

希望再一次被沉重地击碎了。线索一开始就发生了偏差，南纬 37 度线上似乎根本就没有格兰特船长的踪迹。格兰特船长到底会在哪里呢？

人们的心同时由颠峰跌入了深谷，绝望了。

所有线索都断了，人们现在能够做的只有先与“邓肯”号会合，然后再作打算。

出了坦狄尔山区，又进入到通向海岸的大平原中。平原渐渐低下去，前几天的高温天气把水分大量地吸出来，空气的湿度极高。土壤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渗着潮气。

人们默默地走着，心情简直糟透了。

只有巴加内尔的嘴里在不断念叨着：“我们一定是哪里弄错了。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

天气闷得要命，下午忽然下起雨来，那雨就像天上的飞瀑溃决下来一样，倾泻在平原上，倾泻在毫无遮蔽的人们身上。

大雨这样不停地下了一天一夜，路没有了，四周围的水洼、沼池和池塘中全都漫出水来。桃迦马不知为什么表现得十分躁急，嘶声渐拖渐长，鼻孔使劲地吸着那激荡的空气。

人们隐隐感到有些不妙。那充满灵性的畜牲一定已发现了危险。

有一种隐隐的澎湃声像涨潮一样从天外飞来，像一百条长鲸在大洋里翻腾着。

“洪水！”巴加内尔大叫道。

恐怖的浪头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

“快，快跑！”塔卡夫叫着。

人们开始没命地催打着坐骑。马刺擦着马肚子，流出的血滴在水上，形成一条条红线。洪水追赶着人们，就像暴风赶着浮云。不知逃了多远，水越来越大，时间不大，人和马已经只能浮在水面上，随着水流向下疾泻了。人们用尽全力搏斗着，但，与这滔天大水比起来，人们的力量实在显得太渺小了。

“看，一棵树。”少校又喊起来。

一棵巨大的“翁比”树。

浩劫中的人们终于又看到了生机。

经过一番挣扎，人们先后攀到了树上。那巴塔戈尼亚人却舍不得他的桃迦马。桃迦马被急流拖着，很快地漂远了，它振着长长的鬃毛，向着主人嘶声长鸣。

塔卡夫高叫着：“我不能丢下它。”重又钻入滔滔洪水，等人们惊呼着再看他时，巴塔戈尼亚人和他的好马已成了天边大水中一个小黑点。

格里那凡爵士他们只有叹息，只有祈祷。

祈祷上帝保 这真诚的塔卡夫和他的桃迦马。

小罗伯尔忍不住想流泪。

格里那凡爵士只在安慰他：“那英勇的巴塔戈尼亚人和他的好马在一起，他们不会有事的。”

然而，比起塔卡夫来，人们现在的处境又能好多少呢？

十

阿根廷平原上的翁比树总是孤独地生长着，树干蜷曲而庞大，不但有粗根深入土里，还有许多坚韧的支根把它攀附在地面上，非常牢靠。所以它尚能够抵抗住洪流的袭击，不至于被冲倒。

危机暂时被缓解了，四面是一片汪洋，渺无边际。水位已经稳住，不再上涨了。泛滥达到最高峰。人们总算放宽了心，然而，即使这样，他们现在也只有被困在这棵孤树上。

无处可走，只有过着鸟儿一样的生活。

这种情形，又比那需要营救的格兰特船长好多少呢？但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

格里那凡爵士无奈地坐在树叉上：“我们的寻找就这样结束了吗？等有一天回到邓肯号，怎么面对那些人们？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但我们至少知道那可怜的格兰特船长并不在美洲。”少校回答。

“正因为这样才最糟。那文件上说得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格兰特船长不在美洲，那么那文件又怎么解释呢？”爵士问。

少校答不出，他只有沉吟着：“也许，也许真的是我们把什么地方弄错了。”

“会是什么呢？”格里那凡爵士也费力地思考着，“纬度，地名几乎都能对应上，要说格兰特船长不在美洲，这简直不可能。”

少校道：“不管怎样，这纬度是不会错的，也许我们该弄清这纬度上还有些什么地方，这对我们会有帮助。”

爵士同意。这问题并不太难解决，对博学的巴加内尔来说，简直就算小儿科，于是那法国人就开始给大家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纬度线。

这条纬线横穿美洲，往东进入大西洋，经过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在它往下两分的地方经过好望角，然后进入印度洋，掠过阿姆斯特丹群岛的圣彼得岛，横截着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

“澳大利亚？喔，等等……我的天！”巴加内尔讲着讲着，突然兴奋地大叫了一声，与此同时脚下一滑，幸好爵士和少校及时拉了一把，才没让他跌到水里去。

“你这个粗心的法国人，又想起了什么？”少校批评道。

“粗心的法国人？”巴加内尔生气地反驳道，“你们知道自己有多粗心吗？”

“什么？”爵士惊奇地问。

“要知道，我们手里的文件不过是从那些残破不全的文字中，凭推测得来的。”巴加内尔说。

格里那凡爵士道：“难道这翻译出来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巴加内尔道：“不，爵士，意思已够明显了。但有些单词并不是只能够这样翻译，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受了你们的影响，我一定不会这样翻译它。”

爵士不解，大家都不解。所以巴加内尔继续道：“你们看，当初被认为是‘南半球’的这个字，它完全可以拼成澳大利亚，而巴塔戈尼亚这个词只剩下了‘戈尼亚’这半个字，它完全可以表示澳洲大陆上的什么地方。或者根本不是地名。”

“可是……”爵士提出了新的问题，“那文件说他们被俘

于印地安人，除非澳洲也有印地安人，可那绝不可能。”

巴加内尔回答：“是的，爵士，澳洲没有印地安人，但要注意，这个词除了组成‘印地安人’之外，你不能否认，它还可以组成‘当地土人’这个意思。你同样不能否认澳洲大陆上是有土人的，而且也绝对不少。”

爵士和众人被巴加内尔突然发表的结论搞得呆住了，这可是一个万万没有料到的结论。

“澳大利亚，是呵，澳大利亚。”

太妙了，这真是个天才的想法呵！

虽然没有人不觉得这个想法转变得太过突兀，但人人接受了。人们轰动了，就像在凶猛的洪水中抓住那棵翁比树一样。新的希望。

每一个人心中心中那股热情之火，在即将熄灭的一瞬间，被它重又熊熊点燃起来。

眼前的是怎么样才能从这漫无边际的大水中回到“邓肯”号上呢？

找到希望的人们终于开始考虑这个关系自身的残酷现实。

“也许我们该有双翅膀。”法国人这样讲。

天又开始下雨。

密云遮住了整个天空。水面上泛起一层幽暗的色彩，静寂变得和黑暗一样深沉。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锅底般的黑夜的天空上，零零乱乱地划着许多鲜明而雪亮的裂口，雷声殷殷地响起来。

“我现在正在考虑。”巴加内尔道，“也许这棵树需要个避雷针。”作为整个平原的制高点，这棵漫漫大水中的翁比树无疑是雷火最喜爱的。“所以科学家一直劝告人们在风暴时，千

万不要躲在树下。”巴加内尔补充说。

“这可真是好极了。”少校颇有些讥嘲的意思，“亲爱的巴加内尔，这提醒可真是时候。”

一阵更猛烈的雷声打断了这一席实在不合时宜的谈话。一个拳头大小的火团忽然从天而降，重重击打在主枝的末端，像炸弹一样炸裂开来。

“火，树上起火了！快跳水！”有人惊叫着。

“不行，不能跳！”这是爵士的声音，“你们看那是些什么？”

几条庞大的黑影在水中游弋着。

鳄鱼！

一切生机都马上要结束了。水火交攻的翁比树上，刹那之间从安全港变成了绝地，没有力量可以阻止灾难的发生。

湖面上起了风，那是一股强大的飓风，仿佛一团圆锥形的浓雾，把沸腾的水和翻飞的云联结起来。

事情又起了惊人的变化，飓风撼动着树干，翁比树剧烈晃动着，竟被连根拔起，平抛下来。人们惊叫着，紧抱着树干，随着那巨大的轰响，一起扑向水中。

鳄鱼在惊吓中逃掉了，只剩下翁比树像一团火焰，载着人们在夜影中疾速飘流。如同一只张着火帆冲锋的船。

很久很久。

树枝上的火渐渐熄了。一个巨大的撞击之后，翁比树在激流中猛然停了下来。

“陆地！我们到陆地了！”

人们像从噩梦中惊醒，雀跃着，呼喊着重……

一声熟悉的胡哨声，从高地那边传来。

“塔卡夫！”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叫出来。
那巴塔戈尼亚人高大身影挺立在夜风中，还有他的桃伽马。
“我的朋友，他真的没事！”
惊喜，兴奋。
逃脱劫难的人们抱到一起，多么难以表达的心情。

横穿美洲的征程到了终点。
人们又见到了久违的“邓肯”号。
“塔卡夫，和我们一起走吧。”爵士真诚地邀请着。
那巴塔戈尼亚人轻轻摇了摇头。他不能离开这片埋着祖先白骨的大陆。
人们没有勉强，只有拿出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留给塔卡夫作纪念。
“我们还会再见吗？”人们从内心深处喜爱这巴塔戈尼亚人。

“谁知道呢？”
塔卡夫的最后一句话在那晨风中消失。
人们在小艇上恋恋不舍地回望着。小艇进入海面，被落潮拖带着向“邓肯”号驶去。
美洲。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了。
……

十一

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探险小队终于重新登上了“邓肯”号。

人们激动了。

热烈拥抱着，攀谈着……

但，探险小队中并没有格兰特船长的身影。这一点，仍不免使玛丽·格兰特暗自落泪，直到格里那凡爵士走过来，把巴加内尔那天才的想法告诉他。

孟格尔站在玛丽·格兰特身边，表情中充满着关切与怜爱。这年轻的船长在这段时间里，一直用那颗善良的心温暖着她。

玛丽·格兰特止住了悲伤的心情。格里那凡爵士那洋溢着无比信心的话语，驱开了她心头失望的愁云。

尽管这次远征并没有寻访到格兰特船长的踪迹，但也并不是一无所获。无论怎么说，成功而安全地穿越过美洲大陆，这本身就是胜利。更何况人们已经为那天赐的文件找到了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伟大的营救计划仍然满是希望。

希望在心底。

这，才是最主要的。

“邓肯”号沉浸在重逢的欢乐中。

探险的人们讲述着这一个月征程的每一个意外的周折。

——安地斯山的地震，罗伯尔失踪，如有神助的一枪，与红狼的恶战，罗伯尔的牺牲精神，玛奴埃尔军曹，洪水，在树上那种鸟一般的生活……

这惊心动魄的一切，绝对可以满足船上每一个人的好奇心。听众们忽而欣喜，忽而惊惧，特别是小罗伯尔那忘我的勇气，深深感动着大家。玛丽和海伦夫人把那孩子拥在怀里，她们要尽力给予他最大的抚慰。

在格里那凡爵士的要求下，巴加内尔重新当众解释了那份文件。必须承认，那法国学者的确有着惊人的敏锐与智慧。这个解释充满说服力，它的正确性根本无可置疑。

强烈的使命感再次激励了每一个人。

“先生们。难道我们不该因此去澳洲继续我们的使命吗？”格里那凡爵士激昂地说，“那些遇难的人，还有格兰特船长，他们也许正在澳大利亚等待着。先生们，我们还等什么。”

大西洋在招唤。

“邓肯”号不需要等待。

沉稳而老练的麦克那布斯少校伏在地图前忽然用他那惯有的平静语气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意见：

“几个月前，我们刚得到那个文件时，我们的解释看来和今天巴加内尔的解释一样正确，但我们错了，格兰特船长和不列颠尼亚号并不在美洲。如果这样，会不会将来发现现在这个解释和我们当初一样也错了呢？谁能保证没有这个可能？”

这个意见同样是惊人的。格里那凡爵士和巴加内尔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料到少校会提出这样一个意见。

“可是……”巴加内尔只有说：“至少我们现在无法否认这个解释的正确性，为了那些可怜的人，我们难道不该到澳洲去证实一下吗？”

“是的，尊敬的地理学家。”少校道，“我们必须去澳大利亚。我不是反对这样，只是要提个建议而已。”

人们静静听着。

少校继续道：“这文件上有一点是绝对无可非议的，就是纬度，无论怎样，那地方一定在南纬 37 度线上。既然这样，我们不如在这条航程上，透利斯探达昆雅，阿姆斯特丹岛……

这些地方都停下来找一下，这并不影响航程，尽管这些地方与那文件提到的相差很远，但对我们来说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至少万一澳洲仍无法实现我们的希望时，我们可以排除这些地方，不必再往回找。”

没有人怀疑少校的细致，就像没有人怀疑格里那凡爵士的果断与巴加内尔的博学一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了。

拔锚。

扬帆。

“邓肯”号离开美洲海岸，调转船头冲入大西洋那万顷波涛中。

十二

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

“邓肯”号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孟格尔这些日子里一直陪在玛丽·格兰特身边。按爵士与海伦夫人的观点，这年轻有为的船长，的确很配和玛丽在一起。

巴加内尔在尝试着写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诗神珈丽奥卜又给了这粗心的法国人什么的灵感。

洋面宁静得像睡梦中婴儿的脸，风向正好，微风从西面吹过，鼓动着帆船。不能不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好兆头。

透利斯探峰很陡很陡地从天边渐渐显现出来，圆锥形的峰顶黑幽幽地在旭日初升祥光万道的晴空中显露出来。法尔默思湾中泊着几艘猎捕海兽的捕捞船，这一带海水里，海兽的确种

类不少。

人们好像考察家一样踏上这片陆地。这是片可爱的陆地。

山顶上永远化不完的积雪融出活水，构成了平原上许许多多的泉源，到处是潺潺的流水，青葱的灌木丛点缀着地面，放眼望去，树丛中鸟儿几乎和花朵一样的多，地上满是多蔓而结着辣果的巴西蔷薇、枝条坚壮的狮子头草、长青的灌木、清香扑鼻的灰藿，还有苔藓、野芹、凤尾草……植物茂盛而繁荣，春季仿佛把它永恒的温柔一下子全部倾泻到了这里。

人们谈笑着，欣赏着……

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首府只是一个不大的村落，驻在这里的是好望角英国殖民政府辖下的一位总督。格里那凡爵士于是拜会了他。

然而这里没有人们盼望中的消息，格兰特船长和“不列颠尼亚”号并不在这里。由于这群岛不在航路上，所以往来船舶很少，而曾在这周围失事的，从1821年以来，也不过只有三起。

格里那凡爵士其实也没有抱什么希望能在这一带找出线索，他询问总督只是想求个内心安定罢了。

“邓肯”号上的人们并没有抱怨什么，至少他们也不算徒劳往返。一场打猎让人们尽了些兴致，猎获了不少头海豹，少校甚至还打了一头不算太小的野猪，船上的伙食又可以因此丰富许多，这也足够人们聊以慰藉的了。

按照孟格尔的意思，船到好望角那边的开普勒港上了煤。

12月6日，人们已经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岛。

仍然没有一丝的消息，阿姆斯特丹岛上，人们所能得到的只有驻在岛上的维奥先生讲述的漂流者故事。

这种故事给人们的，不过是徒增的不自在而已。现在格兰特船长的处境，和这些漂泊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也许更糟。

唯一不同的人 是巴加内尔。这法国人无时无刻不充满乐观。

几天来，巴加内尔不知为什么，似乎很热衷于研究这些漂泊者的命运，从他嘴中提到最多的，怕是只有鲁滨逊了。

最后弄得麦克那布斯少校不得不提醒他：“得了，我的朋友，你不会说被丢在荒岛上是你最热烈的期望吧！”

“如果真要那样的话，我一定好好在那岛上开发建设一番。”巴加内尔颇不以为然，“当然，要是能有个朋友一起，像鲁滨逊与他忠实的礼拜五那样，那就更妙了，是吧，少校，比如说我们俩……”

“谢谢了。”少校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劲头去学鲁滨逊，而且我也学不像。”

巴加内尔当然也不是真的很想去学鲁滨逊。那种情形绝对不会怎样有趣的。他这么做，只是想悄悄改变一下船上的气氛。船上的气氛似乎越来越变得沉闷起来。

人们心中其实都清楚得很。他们不过是在做着同一个祈盼。澳洲。

这片遥远的大陆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在“邓肯”号的舷侧呢？格兰特船长。

这可怜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现在他们的身旁呢？

人们，只有继续祈盼。

十三

12月7日。

凌晨3点，“邓肯”号的锅炉就隆隆地响起来。水手们转

动辘轳，把船锚吊起。等到早晨，格里那凡爵士他们登上甲板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岛已经在天边的海雾中渐渐消失了。

这是到达澳洲之前最后一次停泊。距澳洲海岸还有 3000 海里，只要西风再维持十来天，只要在海上没有什么意外，就可以很顺利地到底目的地了。

玛丽·格兰特和小罗伯尔看着海上的波涛，心里不免有些感触。

“澳洲很大吗？”玛丽问。

“是的，我的孩子，那是一片称得上大陆的地方，足足有欧洲的五分之四那么大。”巴加内尔回答她。

“有那么大！”

澳洲大约有 7.75 亿公顷的陆地，就这一点，它是的确有资格接受“大陆”这种称号的。这样大的一片土地，格兰特船长他们就算在那上面，那块土地又会在什么地方呢？随着目的地一天天地接近，人们考虑的问题也逐渐现实起来。

“我想他们不会是失事在东海岸。”格里那凡爵士说，“如果那样，他们就不会找不到回欧洲的船。”

这一点毫无疑问，澳大利亚东海岸一带，在吐福湾，在艾登城，那里住的几乎全是英国侨民，格兰特船长他们如果在那里上陆的话，要不了走出十英里就可以遇到同胞了。

这样一来，人们的注意力只有集中到了西海岸。

海伦夫人问：“如果是在西海岸，情况就不同了么？”

“完全不同了，夫人。”巴加内尔说，“那片海岸是荒漠的，没有路能通到阿德雷或墨尔本。如果不列颠尼亚在那里失事，无异于在非洲那些无情的海滩上失事一样，根本不可能得到救援。”

人们只有承认这一点。

巴加内尔继续说：“况且，如果格兰特船长他们上陆后是像文件上说的那样，那情况就更糟了，他们一定是被带进了内陆。直到今天，人们对这片大陆的了解还差得太多，远比不上对非洲内陆的了解。尽管澳洲土人还算温和，不大可能会伤到格兰特船长的性命，但我们要找到他也是件麻烦事。”

“也就是说，对澳洲内陆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少校道。

“是呵，亲爱的麦克那布斯。”巴加内尔道，“从1606年到1862年间，在这里探索过的至少有50人，可我们知道的仍然太少。”

“50人？”少校有些怀疑，“你未免说得太多了吧。”

“绝对不多。”巴加内尔似乎极不愿别人怀疑他学识上的广博性，“我敢和你打赌，我可以说出那些名字，绝对在50人以上，你要不要打赌？就赌你那只马枪。”

麦克那布斯少校这几天也似乎处处在与巴加内尔作对手戏，他居然就应了这场赌赛。赌赛由小罗伯尔来作裁判。

当然，赌赛结果少校还是输了，在巴加内尔数到一半时，少校就已经看出自己输了。

“虽然我很舍不得我的马枪，可这法国人的记忆力，就是枪械库恐怕也被他赢走了。”麦克那布斯少校无可奈何地承认。

“我的朋友，如果以后你想用这枪打猎，我还是会借给你的。”巴加内尔颇有些得意，“对于澳洲，很少能有人比我知道更多了，哪怕是一个最细微的事实。”

“但我绝不信你会知道每一个细微的事实。”少校不服地反驳说。

“我们可以接着打赌，你要是问得住我，这马枪就还你。”巴加内尔自负地说。

于是二人又开始了赌赛。

也许是巴加内尔太过自负，人太自负了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次赌赛是巴加内尔输了。他终于还是被少校问住了。尽管这样，人们还是不得不佩服这法国人在地理方面的广博学识。巴加内尔确实是这方面的天才。

这一次，少校赢得很侥幸，但总算是留住了那枝心爱的马枪。

“邓肯”号上的欢乐气氛仿佛恢复了不少。

希望。

一天天地近了。

十四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西风吹送着“邓肯”号在印度洋面航行。船速原本很快，但这几天的风渐渐小了，到12月13日，索性就没有了一点风，船帆瘪瘪地挂在桅上。

孟格尔的脸色显得充满忧虑。无风比逆风还是要好得多的。他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两天以来，风雨表骤然低得教人不安。这是一种警报，往往预示着南海上的风暴也许不久就会降临了。孟格尔很清楚，这种由南极冰山区蒸汽凝结的吸引气流引发的极地风与赤道风交战，会造成旋风、飓风一类的风暴，这对大洋里的航海者来说，是灾难性的。

孟格尔把这种可能告诉给格里那凡爵士，这糟糕的兆头使爵士也开始心神不定，但他只有拍拍年轻的船长的肩膀，安慰道：“不要怕，约翰。邓肯号是条好船，它会经得起这大洋里的风暴的，放心，我们会没事的。”孟格尔只有点头，他的忧惧是出于这种海员职业的本能。天上仍看不出一丝征兆，可是风雨表仍在降低，这使得孟格尔在船上采取了一切防御的措施。

系艇的绳子和扳桅的缆索都加成双料的，横桅索和后支索被重新拉紧，炮两边的滑车也牢牢系住。

孟格尔整夜都待在甲板上，南边的云斑渐渐出现，到了半夜，风果真起了，风很大，桅杆的咯啦声，帆索的劈啦声，帆布夹在帆筋里的咯啦声，舱内隔板的呜咽声，一刹时震天地响起来，这使原本不知情的人们也明白了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人们的心头顿时被一层恐怖的阴云笼罩了。

船在风浪中颠簸得愈来愈厉害，用来固定的铁索像是乐器上的弦，被一个巨大的弓子拉动着产生急速的抖动，发出宏亮的声音。辘轳互相撞击着，绳索在粗糙的索槽里奔突着，帆布轰隆轰隆像放炮一样。浪头已经高得可怕，整个“邓肯”号就如同一只翠鸟，被风暴逐得在浪尖上飞舞着。

除了水手们，“邓肯”号上其他的人都被孟格尔强制性地赶进了船舱。风浪是无情的。他深深懂得这一点。

格里那凡爵士，少校，巴加内尔……众人只能紧紧地扒着舱里的横条板，彼此间说不出一句话来。从里面望出去，海面上大群的海燕在狂风中翱翔，这种风暴鸟，风浪愈大愈飞得起劲，叫人看了心惊肉跳。

忽然一片震耳欲聋的嗤声，有大股的蒸汽从汽锅的熔栓里射出来。报警的汽笛异乎寻常地狂叫着，船身猛地一歪，倾侧得可怕。

“机器！机器！”机师高叫起来。孟格尔连跑带滚地冲进机舱，迎面是一股浓重的汽雾。不知什么缘故，汽缸里的活塞被卡得死死的，关节棒丝毫推不动横轴。为了避免汽锅炸坏，只有让蒸汽从排汽管泄去。暗车完全工作不起来了，这突如其来的故障，更使孟格尔脸上的愁云愈发凝重。

眼下机器动力已经指望不上了，只有靠风。

孟格尔毕竟是个极精明的航海者，他立即指挥水手在前桅上张了一面小三角帆。尽管风浪很大，但小帆还算顺利地张开了。帆面借着风力，把船身最结实的部分对着浪头，维持着原来的航向。

甲板的支栓蹿得咯吱咯吱地响，主桅上伸出的辅杆直打到浪顶上，船贴不住浪，颠簸得非常可怕，有几次跌入深深的浪谷里，人们几乎认为是出不来了。

好在“邓肯”号几历险境后仍可以支撑，这种支撑也不知还能维持多长时间。

浪头跳得比船顶还高，以猛不可挡之势，从船尾到船头，扫过整个甲板。

没有希望。

“邓肯”号被打出它的航线，以无法减低的速度直向澳洲海岸奔去。

有经验的人都已经明显地感到了灾祸的降临，这种情况下，只要一块小小的礁石就可以让整个船体变成碎片。人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能做的只有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向天神默默祈求着。……

陆地终于近了，风浪仍然疯狂地翻滚。

“有暗滩！”有人惊叫了一声，浪峰在前面的低处似乎撞到了坚实的阻挡。孟格尔的心沉了下去。

这意味着什么，孟格尔再清楚不过了，也许末日就要来临，“邓肯”号最终仍是难逃噩运。他木立在驾驶台上，脑子中一片空白。

格里那凡爵士来到孟格尔身边，他能读懂这年轻船长的心：“如果邓肯号完了，我负责救我妻子，救不起我就和她一同死。”他的声音很平静，“你负责救格兰特小姐。”

孟格尔用含着泪水的眼望了望爵士，眼光中充满了歉疚与感激。他慢慢点了点头。忽然一个念头从心底升起。

于是孟格尔高叫着：“油！弟兄们，往海里倒油！”

据说油飘在水面上，可以使浪头润滑，减少激荡，是能够暂时抑制狂澜的。孟格尔临危想起的这个主意，倒实在绝妙，而且的确有效。

油从桶里滔滔涌出来，竟真的把那白浪滔天的海面压平下去，就在这水面压平的刹那，“邓肯”号已一飞而过，踏着挣扎中的波涛，擦着暗滩冲入了对面那个避风的小港湾。

只片刻，身后的洋面挣脱出油层的束缚，掀起了更加汹涌的波澜。

十五

“邓肯”号从海神那贪婪的大口中冲了出来，人们又一次逃过了灭顶之灾。

船，在这天然的小港湾中泊了下来，三面环绕的尖峰，挡住了洋面上的狂风与骇浪。

惊悸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

风，逐渐地停了。

“邓肯”号的暗车有一个叶子扭歪了，抵住龙骨，机器转不起来，除此之外，总算损伤不大。

能从这场浩劫中逃出来，每一个人都暗自庆幸运气实在不错。

没有得心应手的修理工具，船暂时只能张帆行驶。孟格尔打算先这样靠上澳洲大陆，在澳大利亚，在墨尔本，修船会很

容易。

顺风。

船横过探险家海峡，绕过波大岛，沿着袋鼠岛，紧贴遭遇湾的岸旁航行着。

12月18日。又是整整一天。

格里那凡爵士让人把船上小艇放到海里，派了些人到小艇上，希望能从这段海域里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按巴加内尔的推断，澳洲不可能像美洲那样把漂流瓶从内陆带进大海，因此看来，格兰特船长还是在失事的地方抛出的瓶子。然而时至今日，南纬37度线还没有给人们一丝有关“不列颠尼亚”号的痕迹。

百奴衣角伸入海里有两英里长，角的尖端是些相当平坦的坡子，两旁是一些正在形成的珊瑚带。

“邓肯”号泊在这里。格里那凡爵士等人都上了岸。

眼前是一片平原，生长着灌木与丛莽，格里那凡爵士形容这里像苏格兰低地的荒谷，巴加内尔则说像法国布列塔尼岛的瘠地。这片瘠瘠的土地上，居然仍有人在居住。

离海岸三英里的地方，耸立着一个巨大的风磨，几乎像一个教堂的钟楼。

农场的主人是位爱尔兰来的移民。名字叫作帕第·奥摩尔。

苏格兰与爱尔兰是被那条只20法里长的爱尔兰海峡分隔开的，原本两岸上的人民就有近在咫尺的感觉。远比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要亲热得多。

帕第·奥摩尔在这里很少能见到欧洲来的人，所以兴奋得不得了。

而作为格里那凡爵士，他所急于要知道的是他们这一次不辞辛苦的寻访的结果。格兰特船长究竟在哪里呢？希望似乎又

要被否定了，没有“不列颠尼亚”号，两年里，没有船只在这里失事过。

人们似乎又错了。可怜的格兰特船长也许根本不在这块大陆上。

“不，先生们！感谢上帝呵，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的话，他一定是活在这澳洲大陆上。”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人们的谈话。

一个十二万分的惊喜忽然从天而降。

说话的人是帕第农场的一个叫艾尔通的工人，令人震惊的是，这艾尔通竟自称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

这个宣布，产生了难以形容的影响，玛丽·格兰特感动得头有些发晕，几乎高兴得昏过去。包括帕第在内，每一个人都愣住了。

艾尔通拿出一份格兰特船长手签的任命书，证实着自己的身份。人们身上本来即将冷却下去的血，突然重新沸腾起来。“邓肯”号上所有的人都不禁欢呼雀跃着，除了麦克那布斯少校。少校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他似乎很是不易激动或者轻信陌生人。

然而，一切总算有了眉目。

“不列颠尼亚”号。

百折不挠的人们终于开始找到他了，还有什么能比成功更充满喜悦的么？

从艾尔通的口中，人们知道了许多久已想知道的事情。

艾尔通不是那文件中所提到的水手，那场风浪中他第一个被击出船外，在岸上，被土人捉住了。几经艰辛，他跑到百奴

衣角，好心的帕第·奥摩尔收留了他。

至于“不列颠尼亚”号，正像那文件中所说的，1862年6月27日，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外的南纬37度线上，“不列颠尼亚”号被风暴击碎了。艾尔的回答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也消除了人们心目中最后的疑问。由于那文件中日期的部分受了海水侵蚀，所以人们一直以为事件发生在6月7日，按5月31日的商船日报来说，船原本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从卡亚俄到澳洲的，但，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有了解释，可怜的格兰特船长就要出现在“邓肯”号人们的面前了。

几乎没有人怀疑艾尔通的讲话，人们欢喜得要落下泪来。

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终于把话题转到眼下最迫切的问题上。

——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不列颠尼亚”号既然真的是落到了澳洲大陆上，那么如何才能从这么广大的土地上去寻找呢？

这种寻找仍无异于海里捞针，欢喜之后人们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下。

在格里那凡爵士的带领下，艾尔通参观了“邓肯”号。无可非议这艾尔通是船上的行家，他对“邓肯”号的见解与赞赏，倒是颇得孟格尔的认同。

船的故障在没有修好之前，是不能远行的了，这一点，多多少少有些麻烦。经过商议，最后人们还是决定兵分两路，“邓肯”号由奥斯丁大副掌管，先由海路去墨尔本修理，孟格尔、巴加内尔、少校、海伦夫人、格兰特姐弟等人由爵士统带，沿南纬37度线横穿内陆去找格兰特船长。

这也许是最合理的方法了。于是艾尔通就成了探险的人们当然的向导。

帕第·奥摩尔是个大方的人，尽管失去艾尔通这样一个好帮工，对他的农场影响不算小，他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同时，帕第很出力地帮助爵士他们准备了远行的车辆和马匹。就这一点，格里那凡爵士从心底里很感激这个爱尔兰人。

车子是那种 20 英尺长的大拖车，上面一个大皮篷，底下是 4 个板轮，轮子没有辐，只有 4 块圆木料，用原始的方法装在车马上，6 头牛驾在辕前，用头和颈子拉车，这样一个又窄又长，摇摇摆摆的大家伙，普通驭手还真很难驾驭，幸好艾尔通赶车的技术不错。

格里那凡爵士常常决定了一件事后就立即去做，绝不浪费时间，因此他的探险小队在他的督率下，很快就踏上了横跨澳洲的征程。

正如巴加内尔所说的那样，这要比横穿美洲简单得多。沿着南纬 37 度线走，刚好会穿越维多利亚省。这是澳洲大陆上道地的一个英国地区，有公路，有铁路，沿路大部分都有居民，说轻松一点，就如同从伦敦到爱丁堡的一次游览。所有这些，都是美洲那荒凉的帕判草原所比不了的。

从百奴衣角到维多利亚省边境，不到 62 英里，大约两天就可以走完。人们穿过阿德雷省那富于灰沙的“草莽区”和那片飞满着讨厌的双翅昆虫的“蚊原”，第二天傍晚已到达了阿斯卜雷城。

接近维多利亚边境，景物在显著地变化着。每一个人都觉到脚下像是践踏着一片新的地面。他们用不着改变或调整行进的方向，总是保持着一条直线，没有丘陵、湖泽，甚至没有任何障碍物，人们不折不扣地走在两点间最短的路程上，疲乏和困难似乎已被抛得老远。

晚饭的时候，大家吃得很多，也谈得很多。澳洲大陆上的

珍奇事物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了大半，巴加内尔又打开了话匣子，用这被称为“幸福的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作题目大谈起来，从动物到植物，从气候到人文，这法国人忘形地说道，又拼命地指手划脚，仿佛停不住口。人们也时时为他精彩的演讲而报以掌声，使巴加内尔颇是自得，在他嘴里，这片土地几乎成了世界上最奇妙的地方。

人们听着，为这美丽的地方赞叹着。

南半球的天气最近已经热起来，但草原上的温度还能忍受，路大部分都很平坦，马走起来挺方便。

在白湖的对岸，是美丽的平原，上面绽开着五颜六色的菊花。一眼望到天边，都是草场与花朵，泛起一片红色的春光，宝蓝色的细叶麻和那特产的朱红色爵床草恰好是相映成趣，各式各样的爱尔莫菲拉树点缀着周围的草地，地面上盖满了灰藿、滨藜、甜菜，有的是淡红的，有的是青绿的，绚丽多彩。

在这种画一样的草原上，探险小队又直走了两天，经过诺通河的肥沃地带，后来又过了半干涸的麦根齐河。天气一直很晴朗，有风从南面吹过来，给这里添加了一股清凉的感觉。

这样的旅行看来实在是简单极了，几天以来，在横穿澳洲的征程上，人们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切都顺利极了。

只是在渡过维拉买河的时候，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

——牛车实在是太过笨重，好在维拉买河并不深，从浅滩过河的时候，骑马的人只有拥在车的周围护卫着。走到河中心的时候，车轮还是不知碰上了什么东西，咯啦一声，整个车身立时歪倒下来，水面直淹上了女客们的脚，这也许是几天中最惊险的场面了，幸而，艾尔通及时抓住牛轭，使劲一扳，加上孟格尔的帮忙，车子总算向反面扭转过来，前面的河底形成一

个坡子，在牛脚下渐渐高起来；虽然经这番折腾，河水把人们身上弄得湿淋淋的，但车马终于还是都安全地到了对岸。

忙乱中，牛车的前厢被撞坏了，格里那凡爵士的马前蹄上的马蹄铁也不知什么时候落掉到河里。

队伍暂时不能前进了，只好在岸边扎下营来。艾尔通自告奋勇去 20 英里外的黑点站请一个钉马蹄铁的铁匠。这段距离不算很近，少说需要十几小时，爵士和他的探险小队也只有把这一天的空闲消磨在漫谈和散步上面。

岸上的灰鹭和红鹤好像很怕人，不等人们走近就发着嘶哑的叫声逃走了。缎光鸟藏到野无花果树的高枝上，黄鹂、斑鸠、翘翘风鸟在肥沃的百合花丛中飞舞。

大自然是美丽的。人们走过来，在柔嫩的草地上躺下。静听着弥漫在风中的鸟鸣。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的工夫，又是黄昏时分了。天黑下来的时候，从枝叉间的缝隙望去，天穹上南极十字座的星光清晰地闪烁着。

巴加内尔在一棵茂盛的“盘杉”下找个地方坐下来，晚饭后，他就又开始给他的听众们大讲起冒险家柏克和斯图亚特远征澳洲大陆的事来。

人们正巴不得找些事情做做，迟些去睡，免得辜负这样美好的夜景。所以巴加内尔的举动倒着实正中下怀。

故事讲得精彩极了，每一个在坐的人不能不佩服这位巴加内尔先生的口才。以至于这里提到的柏克与斯图亚特，他们的命运也牵动着探险队的心。是啊，横穿澳洲，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旅行呵。

人们激动着，热血也随之澎湃。

演讲一直持续到很晚，前辈冒险家们的经历，也许真的给了人们一种特殊的满足。

夜，更深了。

宁静、沉寂。

只有时钟鸟藏在白胶树的密叶里规则地一秒一秒地报着时辰。

.....

十六

麦克那布斯少校心里颇有些忐忑不安，对于艾尔通去黑点站找铁匠，他似乎总是隐隐地感觉不妥。而格里那凡爵士关心的是艾尔通能不能找到铁匠，他极不愿意在旅程上浪费太多时间。

天亮了。

出去一整天的艾尔通终于回来了，他居然真的找来了一个铁匠。

铁匠的手艺不错，所以马蹄铁很快被钉好了。这马蹄铁是很特别的一种，是三叶状，上端剃成叶子的轮廓。艾尔通说那是黑点站特有标记，站里的马有了这个标记，即使跑丢了也可以很轻易地找到，不致于和其他的马混迹不清。

问题得到解决，探险小队总算又可以上路了。穿过塔尔坡区的尖端，掠过几个不高的丘陵，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人们到了卡尔斯白鲁克城。

在澳洲，新兴的城市仿佛和树木在阳光照耀下一样欣欣向荣。忙忙碌碌的人满街跑着，每个人都专心做着自己的生意。

探险小队沿着城市外围继续向前走，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

间。他们毕竟不是在观光游览，所以这么做很有必要。

前面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就是铁路线，卡尔斯白鲁克周围很一片区域都充斥了现代文明的气氛，澳洲的开发并不缓慢，也许到现在为止，这样的地方在澳大利亚并不是少数。

巴加内尔好像对这种高速进化很是看不惯，按他的话说：“铁路一铺通，荒原的诗意也就全都没有了。”

“诗意没有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文明进入了荒原才是最主要的。”少校反驳道。

一声嘹亮的汽笛声打断了人们的话头，一列火车低速开过来，前面是康登桥，这条铁路线是从墨尔本到散达斯特的，足足有 105 英里长。其实，又有谁会真的不认为文明不是件好事情呢。

突然，荒原上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紧接着前面那些畜牧站的居民像是被什么力量召唤了，纷纷丢下他们的牧群，离开自己的房子，直向康登桥上飞跑。

有声音传过来：“快，快，火车出事了，桥上出事了！”

格里那凡爵士心里不由得一紧，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整个探险小队的行进速度也猛地加快，跟着那些叫嚷着的居民一齐向桥那边冲过去。

的确是一场惨祸，或者说是一场不忍目睹的灾难。桥断了，列车从钢轨上面滑出去，前面五节已经跟着车头一起钻下了深深的吕顿河底，只有最后一节车厢，不知怎么弄断了铰链，竟奇迹般地留在离深渊不到一米的地方。跌落下去的火车，刹时变成了一大堆烧黑了、扭坏了的车轴，撞破的车厢、扭弯的铁轨、烧焦的枕木堆满了河底，汽锅炸裂开来，大块的碎片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废物堆中升腾着火苗与黑烟，大片的血迹，还有那些断肢残骸，比比皆是，看得人们胆战心寒。

桥并不是真的折断了。康登桥是一座转桥，平时转开以便让船通过，有火车时再转回来，接上铁轨。但不知因为什么，这一次，桥竟没有把铁轨接上。

“也许是守桥员犯了个不可饶恕的过失吧。”人们这样瞎猜着，然而这种猜疑很快被推翻了。

殖民地总监米彻尔先生和一位警官带着警士赶来处理现场。

“真是一场惨祸呵！”格里那凡爵士亮明身份后，和那警官攀谈起来。

“是的，爵士。”那警官回答，“而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

“罪行？不是事故吗？”爵士问。

答案被证实了。人们从桥下的水中发现了那守桥员的尸体，是被人一刀戳进了心口。据警士们推断，那是前一天晚上发生的。

爵士感到了心悸：“是土人干的么？”

那警官摇头：“绝不是，是那些乘英王陛下的船不用付钱的家伙。”

人们当然知道警官指的是那些从英国流放到这里的罪犯。

“维多利亚省也有流犯么？”格里那凡爵士他们真的吃惊了。

“他们一定是从伯斯逃来的。”警官愤愤道，“看着吧，总有一天我要把这班家伙再送回伯斯的，我要把这副‘手镯’送给他们作新年礼物。”他说话时指着一副手铐，并且咬牙切齿。

探险的人们实在不忍多看那些桥下的凄惨景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些很不自在。爵士匆匆和那带队的总监先生打了招呼，从桥上退下来，继续走着他们东进的路。

十七

经过康登桥的那场悲剧，人们的心情显得很是沉重。

地平线上，丘陵显出它们连绵的侧影，在距铁路两英里的地方遮断了平原。牛车不久就钻进了一个狭隘而曲折的山坳里。山坳尽头是一片胜境，许多美丽的树木，一丛一丛地隔离着，非常茂盛。树中还夹杂着许多高大的灌木，细枝倒垂下来，一条一条的，就像装得过满的盛水盘。

巴加内尔和小罗伯尔在前面走着走着，忽然停住了。人们立即又发现了一件新鲜的事情。

茂密的“盘杉”树下酣睡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尽管这孩子穿了一身欧洲人的打扮，但一眼望去，无论谁都会知道这是个道地的澳洲小土人。

孩子的身背后挂了个小牌子，他一翻身，牌子就完全露了出来。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上面写着：

——陶林内，到厄秋卡去，由铁路服务员史密斯负责照料，车资已付。

众人吃了一惊：“这孩子是那火车上的。”

这里的英国人的确经常这么干，把小孩子像寄包裹一样，贴上挂号收据寄到目的地，对此，巴加内尔早有过耳闻，但还是头一次亲眼看见。

那孩子终于被惊醒，他慢慢睁开眼，也许是阳光太强，所以立即又闭了一下。海伦夫人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孩子望着他，望着这一行人，目光充满着惊惧，连脸都吓得苍白了。

所幸的是，这孩子居然懂得英语。通过询问，人们知道他的名字就叫陶林内，从小被父母送到英国人那里去接受教育，这次是由火车上服务员史密斯带他回去探家，但史密斯在惨祸

中摔死了，小陶林内受了惊吓，才独自跑进这荒山中。

这小土人很惹人喜爱，他的确很像受过教育的样子，等他发现面前这些人并没有什么恶意，恐惧也就大大降低了，只是答话虽然显得很文雅，但总是怯生生的。人们很同情这孩子。罗伯尔·格兰特尤其觉得这小土人有一种亲切感，于是大家索性把陶林内交给小罗伯尔来照看，这一下，两个孩子立刻都开心起来。

海伦夫人又问那孩子在哪里读书，孩子回答他是在墨尔本师范学校，校长是巴克斯顿牧师，在学校里可以学到圣经、数学、地理……

“怎么，孩子，你学了地理吗？”这使巴加内尔立时来了精神。

“是的，先生。我的地理在学校里是拿过第一奖的呢。”陶林内回答。

“是么？”巴加内尔愈发觉得有趣。

“这是我的奖品。”陶林内说着，取出一本圣经，圣经每一页果然写着：

——墨尔本师范学校，地理第一奖。给陶林内。

一个澳大利亚土人懂得地理学，这在巴加内尔眼里简直没有更值得兴奋的了：“我的孩子，是真的呢。既然这样，不在意我考考你吧。”

“请问吧，先生。”陶林内的地理学着实令巴加内尔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一连问了几个有关澳洲的地理问题，那小土人居然都很准确地回答出来，虽然这些问题不是很难，但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属难能可贵了。

于是巴加内尔决定再问一些更难的：“孩子，你是否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洲呢？”

“大洋洲、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陶林内又迅速地回答了。

“了不起，那么你还能说出些你知道的吗？”

“可以的，先生。亚洲有孟买，马德拉斯，亚丁、马六甲，它们都属于英国人，非洲有开普敦、塞拉·勒窝内，它们也属于英国人，还有美洲……”

巴加内尔终于听出些问题了：“我说孩子，为什么总说英国呢，为什么不说说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小土人似乎没明白。

“比如，北美的……”巴加内尔诱导道。

“北美有北美合众国，是英国的行省，总督是约翰逊先生。”陶林内回答。

“是这样么？”巴加内尔有些诧异。“那欧洲呢？欧洲的法兰西呢？”

“法兰西？”陶林内想了一下，“那不也是英国的一个行省么？他们的总督拿破仑先生住在加来。”

巴加内尔愣住了：“怎么，学校里是这样教的么？”

回答是肯定的。

巴加内尔忽然狂笑起来，笑得几乎跌在地上。

陶林内莫名其妙地看着巴加内尔，他当然做梦也不会弄懂巴加内尔在笑什么。

人们虽然觉得很滑稽，但也无法解释，这错误可并不在那小土人身上。

无论怎么说，认识这小土人，大家都觉得事情很有意思，所以爵士他们也真心希望这小土人能在这队伍中留下来。但是小土人似乎不愿这样，第二天一早竟不辞而别了。

谁也不知道那孩子去了什么地方，只有海伦夫人醒来时，

发现胸上有一束新鲜的含羞草。

人们多少有些失意，是不是巴加内尔那阵狂笑得罪了陶林内呢？

大家只有乱猜。

以后两天的征途又变得顺利而平静。

1月2日，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走过了澳洲最大的金矿区——亚历山大山。

自从遭遇了那一次火车事件以后，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探险小队变得格外的谨慎。

劫匪毕竟比澳洲土人难对付多了。

人们在小心戒备的状态下渐渐穿过了维多利亚省。前面就是塞木尔镇，是维多利亚省的省境了。

这一带附近都是长满参天大树的原始森林，车马在翠色的穹窿下面行走，空气自由地流通，不断吹起来的风把地面上的潮气都吸尽了，光线似乎隔了轻纱照下来，使人耳目一新。

走进塞木尔镇，少校不知从哪里弄了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在看。报上恰巧就有关于康登桥火车事件的报道。于是同伴们就纷纷凑过来打听消息。

——这事件涉及的流犯一共29个人，为首的名叫彭·觉斯。这是一名相当狡猾的匪徒，不知什么时候在澳洲出现的，官府缉捕了很久都没有捉到这个人。

虽然这事件不免让人觉得澳洲社会很不安定，但探险小队这8名武器充足决心坚定的好汉要对付二三十个流犯，看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探险小队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费多少脑筋，继续如常地东行着。

上帝该保佑，让邪恶远离善良的人们的。

十八

墨累区域。

一直到澳洲的阿尔卑斯山的那一带巍峨山脉为止，现代文明还没有把它划入统治范围。这是维多利亚省最偏远、最人迹罕至，也是最情况不明的部份。

这片荒区在英国地图上有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叫做“黑人区”，也就是为黑人保留的一个区域。英国的移民们粗暴地驱逐土人，把他们赶到这个地域里来。英国人在偏僻的荒原上和钻不进去的森林里为土人留下了几处划定的区域，土人的种族就只有在这里自生自灭。这些地方，白人当然还是可以随意进入的，而黑人则不许从这些地方里走出来。在殖民初期，无论是流放到澳洲来的亡命之徒还是那些正当的移民，都把黑人当作野兽来逐杀。在这段时期里，土人的人数飞速地减少了。

这一路，巴加内骑在马背上一直在大谈土人种族的问题，他似乎对这问题充满了痛恨。

对此，周围的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人反驳他。就连平时最爱和他斗嘴的少校，也只能静静地听着。所幸爵士、少校……这些人都不不是英格兰人，不过即使是英格兰人，也无法反驳这一点，这毕竟是事实。

是啊，在这里仿佛连“黑人区”都变成绝对空虚了，没有任何露营或是草棚的痕迹。一片旷野之后又是一片树林，一片树林之后又是一片旷野，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冷寂，甚至连一个生物，不管是人或兽，都不会到这个偏僻的荒区中来。

人们就这样走着，在这种荒僻的地方行走，任谁也不会心情太好。

“快看！那里有一只猴子。”少校叫道。

但这一次少校似乎看走了眼，那当然不是一只猴子，而是一个道地的澳洲土人。

不知怎么，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探险小队已经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一个土人的营地。

好凄惨的景象。

——十来座搭在光地上的棚子，用大块的树皮，像盖瓦一样叠起来，只斜挡住一面。那些可怜的居民就住在棚子下面。这些人被穷困压迫着，简直已不像人的样子，那情况让人看了几乎会呕吐起来。

爵士等人的出现，给那些土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命。三十多个土人哄叫着，向四面奔跑，好在艾尔通懂些澳洲土语，他用土语喊了几句，这才把惊恐的土人们唤住。

女士们总是很富有同情心的。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走下牛车，向这些可怜的人伸出同情的手，散东西给他们吃。看得出，这举动立刻使土人眼光中的恐惧与敌意变成了感激，纷纷凑过来，夺去食物，狼吞虎咽地大吃。那一齐扑向散发给他们的饼干与干肉时的样，简直就如同饿虎扑羊一般。

玛丽·格兰特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想到自己的父亲被这些粗野的土人俘去，在这种流浪的民族里做奴隶，吃苦、挨饿、受虐待，她不由得淌下了泪水。

孟格尔只有安慰她：“我们会找到格兰特船长的，他会没事的。”

澳洲的土人倒是很好相处的，为了向这些好心的白人表示谢意，居然给探险小队表演了一段反映他们战斗情况的大戏，虽然那只不过是一场野蛮的殴斗而已。

土人的演出很是卖力，而爵士他们也总算在单调的旅途生活中，稍稍得了些调剂。

荒区毕竟是荒区，愚昧与不开化有很多时候会让人极不自在，也许不单澳洲，世界上这类的地方恐怕也不是少数。

不过，如果说在荒区中遇见土人部落不太奇怪的话，相比之下如果在荒区中遇见英国人的牧站就有些出乎意外了。

像霍坦站这样的牧站在荒区里绝不会有几个，普通人很难想到在这里建牧场的。

那是一片美丽的庄园，布置得和英国公园一样整齐。一望无边的草场，上万头牛，上百万只羊。比起澳洲土人的“骨尼窝”，这里简直可以算是仙境。

站主米歇尔·派特逊和桑迪·派特逊兄弟是两个热诚的年轻人，在他们殷勤的邀请下，探险小队在霍坦站停了下来。

一连几天疲累的荒区穿行后，人们的确也正需要这种短暂的心旷神怡。

夜。
微风。
和旷野上的钢琴声。
.....

十九

一排漫长的屏障在东南方横挡着路，那是澳洲的阿尔卑斯山脉。

探险小队告别了霍坦站好客的主人，又开始了在维多利亚省那个几乎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荒区中跋涉。

布着阴云的天空中让炎热透过箩筛般的水蒸汽才达到地面

上来，因此，气温虽高，但还可以忍受。平原上到处是疏疏落落长满小胶树的青葱的丘陵，到了远处，丘陵不断升高，变成了阿尔卑斯山脉最初的几个阶梯。

人们不断地往上走着，沉重的牛车拖得轭架咯吱咯吱地响。牛显得十分吃力，气喘吁吁的，腿弯上的筋绷得紧紧的，几乎就要绷断了。

孟格尔和那名水手在前面几百步远的地方探着路。尽管他们是尽可能地挑选比较好走的路，但实际上，这里已经不能算是有路了。

忽高忽低的地面，就和海边的礁石没有两样，牛车像一只船在礁石的夹缝中寻找着可以通行的航道，人们就如同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奋争着。

这段行程不仅仅是很艰苦，有时甚至还很危险。上山的坡路难走得要命，车马上的人们不只一次地不得不下来步行。车子太重，需要帮着推，下险坡的时候需要在车子后面拉；遇上急弯，辕木太长，拐不过去，必须把牛解下来，上坡时车子总往下滑，还得用东西垫住轮子，甚至得让那几匹疲惫的马轮换着帮助拉车才行。

这样折腾了几天，总算平安地从阿尔卑斯山中穿了过来，虽然很累，人们还是抑制不住愉快的心情。

前面的路一直通到吉普斯兰平原。艾尔通又建议格里那凡爵士送命令到“邓肯”号上，把船调到东海岸，反正在吉普斯兰这种荒区里找到线索的可能性已不大，不如早些会合“邓肯”号，从海上去墨尔本再作打算，总好过在这没有希望的路上走到墨尔本。并且艾尔通还表示，如果爵士同意，他愿意先行一步去通知“邓肯”号。

孟格尔反对这样做，他坚持认为艾尔通不能走，理由是人

们对路太不熟悉，不能缺少这样一个向导，至于通知“邓肯”号，大可以等走到吐福湾那边的海岸后再说，那样也会更便利一些，爵士表示同意孟格尔的意见，对此，艾尔通也就不再多说什么。麦克那布斯少校悄悄瞟了一眼艾尔通，不知因为什么，艾尔通仿佛显得很有些失望。对这一点，少校并没有说什么，他的老习惯是把所有看到的、听到的事情摆在肚里。

在澳洲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展开的是一片平坦的平原，一眼望去，好像到处都是一样，没有太多的区别。远远有成群的鸬鹚和鸫鹛，见有人来了就四下奔逃。小树丛中冒出许多袋鼠，蹦蹦跳跳地活像一群有弹簧的傀儡。

天气闷热闷热的，空气里满是潮湿，也许是由于这种影响，人畜都显得十分倦怠，什么不说，什么不想，只是埋头独自地走。

这一天忽然出了件很意想不到的事。穆拉第胯下那匹健马走着走着，便颓然倒了下去，事先没有半分的征兆，马一倒下去就已经死了。穆拉地丝毫没有防备，险些跌伤。

人们围了过来，细查了许久，始终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可怜畜牲的暴死。

“也许因为太疲乏，一定是哪一条血管爆了才会这样。”最后艾尔通这么说。

人们只有认同。

但这种倒霉的事似乎仅仅是个开头，意料之外的仿佛远不止这些。

紧接着，巴加内尔的马也莫名其妙也倒了下去。再以后是威尔逊那匹，不久，上校的马也死了。

这些都是百里挑一的好马，就这样一匹接一匹地稀里糊涂倒下，这种事有谁会信呢？这太不可思议。

人们开始紧张起来，爵士的脸色也变了，变得相当难看。

要知道，如果所有的马这样一匹一匹都死掉，就意味着人们只有靠两条腿走出吉普斯兰平原了，因为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再找到马。

如果真要是这样……

没人想像得出这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距离吐福湾，足足的 77 英里呵。

“是马瘟吗？”人们乱猜着。

无法确认。

只剩下三匹马与四头牛了，虽然还可以勉强行走，但已经明显是力不从心。

这一天，人们只走了 15 英里。

天愈发坏起来。

天神似乎最喜欢给走霉运的人们雪上加霜。

最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通过斯诺威河的时候，牛车陷进了泥淖。泥淖十分隐蔽，以至于连艾尔通都猝不及防。车子一下陷至车轴，牛也陷了半条腿在里面。

艾尔通也许因为过于着急，脸涨得通红。他一边吆喝，一边抽鞭子，催动那几头牛。但车子陷得太深，根本无法动弹。

天，渐渐暗下来。

没有办法。

人们只有在河边宿营。

二十

第二天，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淖里那几头牛弄上来。

车子陷得更深了，根本没有出来的可能。

大雨从乌云翻滚的天空上倾泻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终于停了。但太阳光却仍是无法透出云层，遍地是大滩的黄水，四周变成一个浑浊的泥塘，热雾从潮湿的地面上冒出来，蒸得人极难受。

既然车子动不了，人们不得不把东西移到马背或牛背上，斯诺威河的水流很急，暂时渡不过去，只有顺流走，希望能在前面找个浅滩。

这一天，不幸的事继续发生着，又有几头牛马倒下去了。人们只好徒步行走，疲劳和闷热困扰着探险小队，直到傍晚，才不过在这崎岖的岸边道路上走出5英里，而马也只剩下格里那凡爵士原来骑的那一匹了。

艾尔通垂头丧气道：“我们也许真的遇上马瘟了。”

“真是呵。”麦克那布斯少校最近一直很少开口，这时忽然脱口说道，“要是当初你让那铁匠把马蹄铁都重新钉一下就好了，看来这东西还可以预防马瘟。”少校的话似乎有些阴阳怪气的。

“这……”艾尔通愣了一下，看得出，他神情显得有些慌乱，“这，这只不过凑巧吧。”

没有人明白少校这话是指什么说的。

巴加内尔很奇怪，他悄悄问爵士：“少校这话什么意思？”

格里那凡爵士耸耸肩：“不知道，我想他也许是怀疑艾尔通些什么。”

为什么要怀疑艾尔通？怀疑艾尔通些什么呢？

话题很快被叉开了。困境中的人们现在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才能从这倒霉的地方赶紧走出去。

艾尔通再次建议：“爵士，我觉得现在是到了调邓肯号来

吐福湾的时候了，趁现在还有一匹马在，如果这马不再出意外，也许用不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从邓肯号上带来帮手，那样，困境很容易就会被摆脱了。”

格里那凡爵士沉思着，他在考虑艾尔通的建议。尽管艾尔通以往曾不只一次地要求调动停在墨尔本的邓肯号，但这一次处境不同。

艾尔通继续道：“就这样做吧，斯诺威河被昨天的大雨弄得涨了很多，看来，不等水落下去，我们是渡不了河的，现在只有尽快找些帮手和交通工具，您可以写封信给奥斯丁大副，我骑这匹马送去，顺利的话，用不了一周，问题就都解决了。”

爵士仍在考虑，他问少校：“你觉得这么做怎样？”

“我么？”麦克那布斯少校道，“我看艾尔通又聪明又谨慎，我完全同意这建议。”

谁也没有料到少校会这样回答，他和孟格尔本是极力反对在到达吐福湾之前调动邓肯号的，就连艾尔通都觉得奇怪，众人不由得瞟了一下少校，少校的神色很安闲。

于是，决定就这样作出了，由艾尔通骑马去通知邓肯号，其他人在斯诺威河畔暂时住下来等消息。

艾尔通的眼里露出一丝得意的光芒，这光芒一闪即逝，他究竟想些什么呢？

似乎没人注意这一点。

格里那凡爵士给奥斯丁大副写信，艾尔通则做着出发的一切准备。

少校坐在爵士身边看着他写，冷不丁忽然问了一句：“这艾尔通的名字怎么写呵？”

爵士很是不解：“难道不是照音写吗？”

少校摇摇头：“恐怕不能写艾尔通，得写成彭·觉斯。”

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少校的声音不大，但无异于在人们头顶上打响了一个霹雳。

艾尔通脸色突地大变，霍然挺起身，抓起手枪，向格里那凡爵士“砰”地就是一枪。

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等孟格尔和那两个水手反应过来，扑过去扭艾尔通时，艾尔通已经夺路冲了出去。

树丛那边零零星星射过来几枪，挡住了人们的去路，这家伙居然早预备下了帮手在一边接应。

孟格尔、少校、威尔逊和穆拉地几乎同时抓起了枪，但艾尔通几个起落跃到了树丛尽头，身影迅速消失了，紧接着，那几声冷枪也停了下来。事态发展得如同闪电那样快。

看来少校还是低估了艾尔通。

格里那凡爵士中了一枪，好在伤得不重，只是轻微的擦伤。

彭·觉斯。

就是那个制造了康登桥惨案的悍匪头目？

这怎么可能？

但看艾尔通那紧张的样子，这好像又确实是真的。

人们被弄糊涂了。

少校是怎么看出艾尔通就是彭·觉斯的呢？

巨变后的人们无不把目光投向麦克那布斯少校。

少校当然知道人们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流犯们溜掉了，气氛逐渐缓和下来。

“尽管我一开始对艾尔通这人就没什么好印象，但要不是昨天夜里看了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也绝不会想到，他会就是那大坏蛋彭·觉斯。”少校又慢慢坐下，镇定地告诉人们。

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少校昨天夜里一直没睡好，半夜里醒

了一次，怎么也难以再入睡。半英里外有种隐花植物的孢子囊在黑暗中发出很强的光，就像野火在地上燃烧一样。

少校索性站起来，打算过去欣赏一下这种奇景。但他忽然发现有几个人影在那边晃动，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是眼花了么？这种荒郊深夜里怎么会有人？好奇心驱使少校悄悄凑过去，然后，他就听到了一段令人惊心的对话——

“瞧，三叶形马蹄铁的痕迹还在这里，就是他们。”

“从维拉买河到这里，一直是这样。”

“他们的马死得差不多了吧？”

“那胃豆草的毒性可真是妙，恐怕整个一个骑兵队的马都可以毒得死。”

“彭·觉斯真是能干。”

“是呵，他那把那船失事的事说得活灵活现，真不愧是个水手，艾尔通这家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还是叫他彭·觉斯吧，这名字多响亮。”

……

这段对话可以说明一些了。众了静静地听少校讲完。

最后少校说：“我原本打算暗地里和大家商议个对策，但看来来不及了，这家伙要去墨尔本，不知又想干什么。”

格里那凡爵士脸色气得发白。

艾尔通把人们引到这里只不过为了抢劫么？还是有其他用意？

暂时没有答案。但既然艾尔通在胡诌，至少可以说明一件事。

——格兰特船长不在澳洲。

人们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玛丽·格兰特伤心地哭起来。

这次是真的需要去通知邓肯号了，人们只有回船上再作打算。

彭·觉斯那伙匪徒不知去了哪里。隐隐能感到一种强大的危机困扰着人们。那班家伙一定不会轻易放弃要做的事，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事。

格里那凡爵士让巴加内尔代笔给奥斯丁大副写了封信，由穆拉地负责骑马回“邓肯”号。既然那些马是被毒死的，这匹留下的当然还是好马。

当天夜里，穆拉地已经动身。

风刮得很紧，桉树的枝干咯吱咯吱地在黑暗中阴沉地响着，牵动着每颗焦急的心。

这是极度紧张的一夜，没有人知道这一夜会发生什么事情。

夜里总算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天，又亮了。

突然，前面不远处响起了一阵痛苦的呻吟和呼叫声，一个人满身是血地爬动着。

——竟是穆拉地。

穆拉地胸上被刺了一刀，虽然不是要害，但伤得不轻，被抬回来时已经晕迷了，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好不容易把他救醒。

“彭……觉斯……”穆拉地吃力地望着众人说，“树林外……被他们袭击……信……抢走了。”

那封给奥斯丁大副的信果然不见了。

穆拉地继续说：“他们……要劫船……到印度洋上称王……”
天呵！这伙胆大包天的匪徒竟是在打邓肯号的主意，要劫

这船去作海盗。

人们一下全明白了，所有的人包括爵士在内的脸色全都惨变了。

一个多么无情的消息，人们木立在哪里，被这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击昏了。

“不，绝不行。”爵士忽然叫道，“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
必须阻止这一切！

人们只有立刻行动，不管怎么样，必须赶在那伙匪徒到达墨尔本之前赶到吐福湾，从那里发电报给邓肯号，也许还能阻止事情发生。

还有几十英里，只有走。

人们心里全都燃起一团火。

……

1月25日。

吐福湾。

人们终于走尽了这段艰险的旅程。

虽然在渡斯诺威河时，大部分武器与干粮落到了河里，但其他总算顺利。

穆拉地死里逃生捡回了性命，这也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现在，每一个人都专心盼望着一件事。

——“邓肯”号还在墨尔本，彭·觉斯的阴谋还没有得逞。

天神保佑吧！

墨尔本那边的船舶保险联合会的回电终于来了：

——吐福湾艾登城格里那凡爵士：邓肯号已启航，去向不明。

电报从爵士的手中滑落。

艰险的寻访工作全结束了，善良的人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邓肯”号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

二十一

如果说，寻找格兰特船长的人们注定有一天要绝望的话，那么，现在就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在这茫茫的大地上，还能再上哪里去作探险旅行呢？

邓肯号没有了，连回国都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恶运之神拼命地折腾着格里那凡爵士他们，要他们不得不承认，对于把这救人的事业再继续下去，根本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玛丽·格兰特没有再提及他的父亲，他极力在人们面前显得很沉着，但海伦夫人仍是看得出，她是在忍受着多么强大的悲痛。

失去“邓肯”号，所有的人心里都变得一团糟。经过商讨，最后作出的决定是：

——回欧洲去，再作打算。

这也许是眼下唯一行得通的方案了。

失败！这是个多么难以接受的词汇呵。

糟糕的事情仍然接踵而来，恶运之神仿佛还没有尽兴。

吐福湾里船舶很少，商船一共也不过三四只，没有一只是开往墨尔本、悉尼或是威尔士角的。只有这三个地方有半岛邮船公司的正规航线，其他地方根本不可能搭到回英国的船。

除非是沿海岸公路到悉尼。人们这样考虑着，但这显然又是一段遥远而徒劳无益的路程。

巴加内尔又跑到吐福湾里看了一趟，回来后提出一个建议。
——虽然没有船到悉尼或墨尔本，但有一条船是到新西兰北岛都城奥克兰，在奥克兰搭船回欧洲是很方便的。

这是个好建议，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相距不过千把海里，旅程最多五六天，这比走到悉尼去要省事得多。经过几次重大打击，人们似乎对长途跋涉有了一种莫名的畏惧感，因而巴加内尔的建议很快被通过了。

巴加内尔提这个建议还有他自己的另一个理由，很巧的是，奥克兰恰好是人们离开阿罗加尼亚海岸后就一直钉住不放的南纬 37 度线上很重要的一点。

这法国人似乎很不容易绝望，哪怕是希望已变得十分渺茫。

麦加利号。

这艘双桅船的船长威尔·哈莱待人的态度相当粗野，叫人一看就是那种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样子，加上那副暴躁的神气，十足是一个可憎的形象。

格里那凡爵士他们处在极度困境里，也不愿太计较小节。

搭船的协议谈得还算顺利。威尔·哈莱这种人是个纯粹的商人。至于什么格里那凡爵士，什么搭船的旅客，对这些事他都显得满不在乎，甚至不想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是些什么人，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多载点重，多挣 50 英镑，这点儿客人，绝没有舱下那 200 吨皮革重要。

随便这讨厌的船长怎么看待都无所谓，格里那凡爵士他们只是想搭船去奥克兰，仅此而已。所以人们一到船上就径自躲进安排给他们的甲板便舱，尽量避免和威尔·哈莱照面。

对于威尔·哈莱，孟格尔评价：“这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粗。”

“是个不折不扣的狗熊吧。”少校纠正。

“管他是什么。”格里那凡爵士打断他们，“他不过是麦加利号的船长罢了，反正过了奥克兰，我们也不会再见到他了。”

人们承认这一点，威尔·哈莱在人们心目中并不值得重视。

上船之前，少校在钱庄里兑了几张爵士汇到墨尔本联合银行的期票，众人又补充了些粮食与武器。

尽管事情已临近尾声，大家依然对这次航行准备得很充分。1月27日，麦加利号的船锚在退潮的海水中绞起来。帆一点一点地升上了桅顶。

风正吹，是西南风。

巴加内尔凝视着吐福湾：“要走了，走了就不能再回来了。”自从斯诺威河那件事后，他嘴里一直念念有词，好像总是在说“什么大陆”之类的，没有人理会这法国人又在想些什么。

.....

麦加利号溶入了波涛之中。

澳洲。

远了。

.....

二十二

格里那凡爵士的面孔板得和铁一样，悲伤和愤怒困扰着他，他眺望着海面上，自从吐福湾出来，他就一直这样眺望着。

多想在海面上再看到“邓肯”号的影子呵，但这几乎根本是不可能的。

人们理解爵士，他们都低垂着头，这一次远征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大得让人承受不了。

海浪相当大，船走得很慢，它沉重地一下一下地落在浪槽里，颠簸得很厉害。外面的雨很大，人们只好乖乖坐在舱里，如同是坐牢。

每一个人都独自想着心事，彼此间很少谈话。就这样过了几天，离新西兰逐渐近了。海上的天气，仍然很坏。

巴加内尔实在被这种沉闷的空气压得难受，于是他开始给人们讲起新西兰土人吃人的事情，希望能藉此缓和一下舱里的气氛。

法国人这一着着实有些见效，这种血腥的故事终于吸引了周围的听众，悲伤的心情总算被缓解了不少。

但新西兰土人这吃人的名声实在太骇人了，加之从巴加内尔嘴里说出来，这种绘声绘色的感觉足以让听众不寒而慄。

船上的第六天这样过得很快，威尔·哈莱和他那几个水手这些天一直也没有在便舱附近露面，船上酒气很重，那船长整天抱着酒瓶子，醉熏熏的，任船顺流在海上漂。

孟格尔对这种船长实在看不过眼：“真难相信，这家伙开船竟然连一张海图都没有。”

麦加利号只在艾登和奥克兰之间作近海航行，威尔·哈莱在这一带跑得太熟，他根本就不用测算航路。

“他一定以为，他的船自己认识路，用不着人驾驶也会辨方向。”巴加内尔道。

“如果是真的倒也好。”孟格尔道，“要是等靠近陆地时他还不醒，我一定要他好看。”

新西兰的近海部分多的是暗礁，威尔·哈莱这种驶船方式，实在不能不让搭船的行家们感到惊心动魄。

“但愿他会在靠近陆地的时候醒过来。”格里那凡爵士也道，“否则我们会有大麻烦了。”

入夜。

天气越来越坏。

傍晚的天几乎是突然间黑下来的，样子十分怕人。

威尔·哈莱总算本能地清醒过来，咒骂着上到甲板上指挥着他的船员作了些防风浪的安排。便舱中的人们终于舒了口气，看来是天神保佑，一切基本上还顺利。

风浪在继续加强，麦加利号底部震动得很厉害，好像龙骨擦到了岩石一样。笨重的船壳在浪谷浪峰间吃力的爬着，巨浪的泼洒使甲板上积满了水。

孟格尔仍免不了有些不安，他对这醉鬼实在放心不下，或许是职业的本能让他感到了威胁的存在。

“听！”

半夜时分，海面上顺风传来一种异样的声响。

“回澜！”威尔逊叫道，“浪打上礁石了。”

“测水，威尔逊！”孟格尔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了，他叫着，“我们走上暗礁了。”

水只有3英吋深，事情再清楚不过了。

“我的天！”

人们的脑子“嗡”地一声，原来恶运之神仍然没有走开。

“快，威尔逊，调帆索！”孟格尔大声命令着，

威尔逊与此同时已疾冲过去，那醉眼朦胧的舵手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已被威尔逊推到了一边。

调帆索被用力地拉动了，船兜着风转过去，右舷腰部紧擦过礁石，虽然夜很黑，还是能清晰地看到仅4英吋远的地方，

浪头撞上礁石激起一条汹涌的白线。

威尔·哈莱的酒意完全醒了，他忽然明白了麦加利号正遭遇了什么事情。他一下子呆了，木立在船头，吃惊地望着海上。

大祸临头了。

他突地暴叫起来，船被海流打出了预定航线，原以为距陆地还应有三四十海里，但现在只有 8 海里了，近海的暗礁区已经紧紧围住了麦加利号。

水手们的酒大都未醒，无论威尔·哈莱多么拼命叫喊，也无济于事，水手们根本没办法打起精神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剧变。

孟格尔懒得理会那船长，与威尔逊一起调整那船，希望能从这要命的地方开出去。

天太黑，无法辨别方向。

麦加利号在暗滩中打着转，船底下的礁石越来越多了，泡沫在浪头上发着白光，如同希腊神话中那些活的老岩精在怒吼。

猛然，“砰”的一声巨震，麦加利号终于碰上了岩石，紧接着，又是两下连续的碰击，船一下向右倾出 30 度。

一切都停止了。

孟格尔知道这是麦加利号陷入了沙子里，船只是搁浅了，并没有别的损伤。

危险，暂时过去了。

威尔·哈莱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就和疯子一样。

“我破产了！我破产了！”他声嘶力竭地叫着，从左舷跑到右舷。

他的那些水手们，惊慌地乱了一阵，脑子刚刚清醒，就又敲开了一桶烧酒大喝起来，一面喝，一面咒天骂地，骂得不堪不耳。

格里那凡爵士他们不得不加了十二万分的小心，这群醉鬼到了这地步，也许什么都干得出来。

大约是那些醉鬼发觉他们的乘客并不好惹，所以也没敢走到便舱这边骚扰。折腾了大半夜就径自散了。

还算万幸，这一夜没有再发生别的事情。

海渐渐平息，风也停了下来。

天边现出一片红云。

清晨。

太阳出来了。

麦加利号的船头深深嵌在砂石中，动也不动。

威尔·哈莱那帮人不知在什么时候，放下救生用的小艇，逃之夭夭了。这对格里那凡爵士他们倒未尝不是件好事。没有了那些讨厌的家伙，做事也可以少些顾忌。

船现在这样子是无法再用了，尽管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始终没能让船从浅滩上漂下来。

看来，双桅船麦加利号是注定要滞留在新西兰近海的礁石圈里了。

真没办法。

这又是天神的安排吗？

二十三

麦加利号已浮不起来，这是事实。目前唯一可打的主意就是丢下这船，这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当然不会愚蠢到坐在船上等那靠不住的援救，因为等不到那未知的船舶来到这里，麦加利号恐怕就会变成碎片了。只要再来一次风暴，或者且不说是

风暴，就算海浪稍微大一些，已足可以让船在沙滩上剧烈摆动，一摆就破，一破就散，船散了以后很快连渣子都不会再有。

所以人们绝不可以等船散了再去想办法，必须抓紧时间离开这片见鬼的暗滩，到陆地上去。

船搁浅的地方距陆地还很远，孟格尔提出造一个够结实的木筏，以便把众人 and 粮食、武器载到岸上去。

造木筏的工程进展很快，孟格尔确是此中高手，在他的督导下建造的木筏具备着最好的条件，足可以抵抗眼下海流的颠簸。

离岸有几海里远，如果是一个划子，有好桨划着，这段距离简直不算一回事，最多有 3 个钟头就可以走完。但木筏的速度是要打个折扣的，如果风不息，一次涨潮也许就能靠上岸去，但是如果风息了，落潮会把木筏往海里拖，靠不上岸就只有泊下来等第二次涨潮。这是个成败的关键，孟格尔免不了还是要有一些担心，他甚至在筏子上备了个便锚，以防万一不行的时候，能在海中停泊住。

筏子上竖起一面便帆，风力与潮势推送着，开始向陆地进发。

起初的航行很顺利，那堆害人不浅的礁石暗滩在波涛的上涨中很快就消失了。

孟格尔的驾驶技巧相当高明，木筏子很顺利地暗礁中绕出来，到中午时分，就已经漂出有 5 海里。

“哎，那是什么？”海伦夫人忽然指着海面上问，“是个礁石么？”

波涛中有一个小黑点在起伏着。

孟格尔沿海伦夫人指的方向看了很长时间：“是有个东西，但那不是礁石。”

“会不会是麦加利号上的断桅呢？”海伦夫人又问。

“不会。”爵士回答，“船上的断料漂不到这么远。”

“等一等。”孟格尔仍盯着那东西在看，“哎，我看出来了，那是只小划子。”

人们惊讶地一齐拢着目光望去。这一定是威尔·哈莱和他的水手们，这些醉鬼怎么样了？

距离渐渐靠近了，可以看得很清楚。

小划子是空的，翻扣在海面上，舷都裂开了。夜里天太黑，浪也太大，小划子一定是被海浪打翻的，至于划子上的人，无疑地，一个也不曾逃出来。

“不幸的人！”海伦夫人叫起来，“他们都死了。”

尽管这是些讨厌的人，但眼看着这么多生命被无情的海浪吞噬，海伦夫人仍不免有些伤感。

小划子完全损坏了，派不上用场，人们只有待在木筏上。

如孟格尔所料的那样，木筏还是不得不在海里泊了一下，幸好准备比较充分，倒也没有造成多大麻烦。

折腾了一天一夜。终于，新西兰的陆地被人们踩在脚下了。浩劫。

又一次被躲了过去。

脚踏着坚实的土地，人们的心里要轻快得多。但巴加内尔似乎仍很不安，他一直是很忌惮这块土地的，也许是那土人吃人的故事知道得太多了的缘故。

“走到奥克兰最多不过几十英里，比起美洲的帕判草原和澳洲的阿尔卑斯山，这简直是小意思。”格里那凡爵士安慰他。

“但我宁愿再走一次帕判草原。”巴加内尔道，“我可不想像烤猪一样被土人吃到肚子里去。”

这段时间，新西兰北岛上土人和英国殖民者的战争打得很激烈，路上撞见土人的军队并不是新鲜事，巴加内尔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爵士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事已到此，除了继续走下去，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何况 10 个欧洲人武装齐全，决心自卫，土人的进攻是可以对付的。

在地图上量一量，知道上陆的卡花尖和奥克兰之间差了 80 英里，这路程不近，就算每天走 10 英里，也需要走上 8 天。

人们各自背上东西，开始绕着奥地湾前进。巴加内尔的担心还是提醒了大家，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彼此离得不太远，并且本能地装好了马枪，注意着东面高低起伏的平原。

好在这种担心一直不过是担心罢了，吃人的土人并没有真的出现，这一点倒实在让人们觉得宽心。

2 月 8 日。

探险小队穿过哈卡利华塔连山的丘陵地带，再往前已经是隈帕河畔的平原地带了。

这里小港纵横，水又清又凉地在灌木丛中活泼地流淌，青葱的土地上面疏落地耸着一些高树，是个引人入胜的境界。

人们的心情被这气氛调和得好了许多，这一天走了 15 英里，而且居然猎了几只像样的飞禽。

黄昏从山上笼罩下来，太阳沉过西边地平线，山峰被夕阳的回光染成一片淡紫。走到隈卡陀江与隈帕河交汇的地方时，地面上的升起一片浓雾，视觉在浓雾中渐渐被遮断了。

刚一停下，疲惫立时袭上身来，人们忙着在小树丛里宿下，从这里走过去就是往奥克兰的大路了，那边镇店不少，也许，这一夜可以算到奥克兰之前最后一次露宿了。

隈卡陀江水在一边呜吼着。夜里，别有一番情趣。

二十四

雾气渐渐消散了。

探险小队所有的人被一队土人押着，上了一只足有 75英尺长的大划子。

格里那凡爵士绝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有时候就是这么无情。

夜里的雾太大了，人们被浓雾迷住，竟钻到一股土人窝里宿了营。于是，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几乎未能作出任何抵抗，就在睡梦之间稀里糊涂地作了土人的俘虏。

这事情简直太冤枉了，如果说，连日来人们一直在走背运的话，那么这一次可说是背运走到家了。

这班土人是在战场上被英国部队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的话里杂入了很大比例的英文，所以格里那凡爵士等人要听懂这话里的意思并不难。不一会儿，探险小队已大致了解到，土人们打了败仗，十成死了八九成，现在正向隈卡陀上游各地撤退。眼前这位毛利族酋长，长得如同凶神恶煞相仿，后来知道，这酋长叫作啃骨魔，那意义大约是“啃敌人四肢的人”，这足以让人胆战了。啃骨魔是个勇猛的人物，但看得出他也是个相当残暴的人物，也许残暴比勇猛还要胜出一筹，他的名气似乎很响，因为新西兰总督已经开始悬赏要他的头了。

啃骨魔这次退下来，他手下的土人战士几乎被对敌的 42 旅杀尽了，现在他不得不回来召集沿江一带部落，再去和仍在与征服者不屈不挠周旋的威廉·桑普逊会师。

探险小队渴望了好久的奥克兰就在眼前了，本以为可以就此搭到船回欧洲，却偏偏在这时候来了个晴天霹雳，多么沉重的打击呵。

人们绝望到了极点，虽然这样，但在土人面前，仍不得不装出一种高傲和满不在乎样子。谁都知道，未开化的土人，特别是毛利人，自尊心都重得厉害，沉着勇敢的人总是比较容易让他们崇敬，所以格里那凡爵士他们极力平静着自己，以避免受到一些无谓的虐待。

那些土人和所有土人一样，本性都不爱说话。格里那凡爵士不甘心就这样葬身在这种无知的人手里，他尽力作出无所谓的样子问啃骨魔：“你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酋长？”

啃骨魔冷淡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于是爵士再问：“你打算拿我们怎么办？”

啃骨魔的眼睛像闪电一样发着光，他以庄重的声音道：“如果你那边的人要你，就拿你去交换，他们不要你，就把你杀掉。”

爵士不再问，无疑地，有几个毛利人首领落到了英国人手里，土人想以交换的方式把他们弄回来。这回答倒是出乎意外，人们在绝望之外产生了一个不错的想法，毛利人不要他们费力，把他们送到英国人的防地，这倒是占了一个大便宜。所以大家觉得还是先不逃为妙，观望一下局势发展再作打算。

这样走了一天，第二天在上游的江里，又遇到另外一只土人的小艇，大约有十几个土人，也由一个酋长带领着。土人们见面，彼此间只勉强问了一句“你太太平平地到这里了”，然后两只船就一同走，那边的土人衣服破烂，武器上糊着血，看样子也是从战场上败下来的。

到了第四天，船终于从隈卡陀江上驶出来，钻进了道波湖。正如格里那凡爵士和巴加内尔料想的那样，土人的据点是设在道波湖边的。

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探险小队终于被土人们带进了他们

的“堡”中。

这座城寨的外墙是一道坚固的栅栏，“堡”内是一片平坦的高地，高地上矗立着许多毛利式的建筑物和40来所小棚子。外面的木桩上装饰物竟是许多只人头，这不禁让看到的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这些头颅都是敌方战败的酋长的头颅，至于他们的身子，可以想象早已成了战胜者的食物。这是多么野蛮残忍的事情呵。

格里那凡爵士等人就这样被土人关进了一所空房子里面。啃骨魔似乎这段时间一直在和堡里的酋长们开什么会。探险小队的人们乏累已极，纷纷躺倒在房中铺满的密草上。

“有人来了。”一直扒着门缝向外看的小罗伯尔叫了声。

人们惊醒起来，海伦夫人忽然碰了碰爵士，把一支手枪递给过来。

“还有武器！”爵士眼里掠过一道亮光。

土人们没有搜查两位女人，这是一个疏漏。现在，这支手枪已是人们最后的武器了。

爵士迅速把枪藏到了身上。门，开了。人们被土人带到了酋长们集会的地方。

啃骨魔的周围聚集着他部落里主要的战士。另外，在江上遇到的小艇上那个酋长也在，人们已经知道这酋长叫卡拉特特，是土语“好发脾气”的意思。两人正在谈话，但看得出两人相互间猜忌很重，尽管嘴上在微笑，也无法掩盖眼睛里露出的敌意。

啃骨魔开始问格里那凡爵士：“你是英国人吗？”

“是英国人。”爵士毫不迟疑地回答。

“英国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侵入我们的岛屿，你们烧

了我们的村落。”卡拉特特的声音近乎嚎叫。

“那是他们不对。”爵士仍很平静地说，“并不是因为落在你们手里我才会这么说，我并不赞成这种战争。”

啃骨魔摆手制止了卡拉特特，停了一会儿他说：“我们的大祭司‘脱洪伽’落到了英国人手里，虽然我们很想要你们的头，但我们也想要脱洪伽回来，现在我们拿你去英国人那里去换他，你想他们会换么？”

爵士淡淡一笑：“恐怕不行。我们这些人里可没有首领或是祭司这类大人物，除非你肯用我们十个人去换，也许还可以。”

这回答显然是出乎了啃骨魔的意料，他不由得愣了一下，卡拉特特在一旁叫道：“不可以，我们毛利人的规矩是一个男人换一个男人。”

爵士似乎想了一下：“那你们就先用我们的两个妇女去换换看吧。”他指了指海伦夫人与玛丽·格兰特。

海伦夫人已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她想要扑进爵士怀里，但被少校拉住了。啃骨魔带着一种险恶的笑意看了看海伦夫人，又看了看爵士，然后问：“她是你的老婆？”

爵士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那边卡拉特特先嚷道：“不，她已经是我的老婆了。”这土人狂笑着，手搭上了海伦夫人的肩膀。

海伦夫人一触到他的手，脸都变白了，不由得大叫起来。

人们的心几乎同时悬到了半空。

格里那凡爵士突然掏出那支手枪，一声不响地举起来。

“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响，卡拉特特应声倒了下去。

与此同时，周围立即开了锅一样掀起了骚乱。

二十五

格里那凡爵士这一枪竟将卡拉特特当场打死了，这变故连啃骨魔都不能不觉得很意外。

土人们暴怒了，围攻上来，看得出他们每一个人都恨不得立刻把这几个欧洲俘虏撕成碎片，活吞到肚里。

手枪已经被啃骨魔那边的人夺了过去，探险小队失去了最后一点的自卫的能力。

啃骨魔似乎是想到了些什么，他高举手臂，大声呼喝着，止住了土人们的行动。土人们总算很听他的话，暴怒仿佛被一种超人的权威压制住，格里那凡爵士等人终于没有变成土人们的大餐。

探险小队重又被押回了那所空房。

“啃骨魔这家伙为什么这样做。”爵士有些不解，“难道说是怕土人们打死我们就没办法去英国军人那边换他们的祭师么？”

“也许是这样吧。”少校回答，“不过看啃骨魔当时的那样子，你又怎知道他内心里不是在感激你呢？”

土人部落间的勾心斗角看来也是很严重的。

回到空屋里的只有 8 个人。小罗伯尔和巴加内尔忽然不见了踪影。刚才那阵混乱的场面下，没有人来得及注意，这时危险暂时过去了，人们不免开始担忧。

——他们究竟是逃掉了，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天神保佑他们平安才好。

人们这样想着。

毛利人的习俗是死了的人要停 3 天才可以埋葬的。因此这

3 天里，全堡都是静悄悄的，看不见什么人，也听不见什么动静。只有站岗的土人战士在不停地换班。至于关押探险小队的空房，看守一直都很严。

直到第三天，堡内才开始有了变化，各棚子的门都开了，那些野蛮的土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足有好几百人聚到堡里的广场上，个个都是静悄悄的，不声不响。

啃骨魔从他的屋里走出来，后面拥着一些部落里主要的首领，走到堡中央一个几英尺的土墩上，土人群众在土墩后面几米的地方排了个半圆形。全场绝对的沉默。

格里那凡爵士等人又一次被带出空屋，带到啃骨魔的面前。

啃骨魔的脸色冷冰冰的，他面向爵士说：“你杀了卡拉特，你就要死。明天，太阳一出山，你就要死。”

爵士没有回答，当然这判决比他预料的要好一些，只是要他一个人死，这至少可以使爵士产生些欣慰。

“如果不是我们的脱洪伽性命比你们重要的话……”啃骨魔没有说下去，他的眼睛里表现出一种恶毒的懊恨。

土人的队伍忽然乱起来，紧接着，人群分开了，一个土人战士满头大汗，疲惫不堪地冲到啃骨魔面前。

“你从英国人那边回来的？”啃骨魔声音显得很焦急。

“是的。”那土人回答。

“你见到我们的脱洪伽了么？”啃骨魔再问。

“看见了。”那土人用一种极其悲痛的声音说，“他死了，英国人把他枪毙了。”

……？！

无论对谁来说，这都是一个绝对的坏消息。

完了！脱洪伽被枪毙了，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探险小队的性命也不再有了指望了。

啃骨魔的脸色大变。

“都死！都死！”他指着格里那凡爵士众人，声嘶力竭地叫，“明天太阳出山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要死。”

人们的命运刹那间又被完全改变了。

探险小队整整一个白天都被土人强迫在广场上参加卡拉特特的祭礼。

祭礼作得十分血腥，叫人实在不忍注目观看。

祭礼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卡拉特特和他殉葬而死的妻子一同被抬到后面山上的坟穴中去了。那座山按毛利族的迷信，从此也会被“神禁”，不许别人再上去了。

探险小队的人们又被押回空房，这也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渡过的最后的一夜了。

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告别着。

麦克那布斯少校却是例外，他仍不死心，少校的为人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死心的。

然而不死心又怎样呢。这所房子后面是陡壁悬崖，正面唯一的出路被 25 个土人守得死死的，人们根本不会有逃脱的机会。

人们在沉沦中思考着，房子里一片沉寂。

半夜。

屋后忽然有一种奇怪的响声。

“有人在扒土。”人们忽然被这个声音弄得振作起来。

会是谁呢？谁会在屋后的陡壁上扒土呢？

“不管是谁，他一定是要帮助我们。”少校断定。他率先开始用手扒后墙下的土，“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究竟了。”

其他的人心头也猛地灌入了一丝希望，他们迅速围过来，

一齐动手扒着。

那一块地面外层的硬土是砂质凝灰岩构成的，松动而易碎，即使没有工具，也挖得很快。求生的欲望激励着每一个人，他们紧张地动作着，手指扒破了，出血了，但没人停下来。只不长的时间，洞被扩成了一米深。外面的声响渐渐更清晰了，双方相距不过一层薄土，再把这层薄土扒掉，内外就可以连通了。

又扒了一会儿，少校的手被外面钻入的刀尖一类的东西刮了一下，疼得疾缩回来，人们的动作也停住。

薄土终于通了，人们首先看见了一只小手。

是欧洲人的手。

“是小罗伯尔！”人们轻呼出来。

可不就是小罗伯尔！这孩子居然真的没有死，是他来救众人了。

众人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把那勇敢的孩子从洞里拉过来，热烈的拥吻着。

一条长绳从洞里直顺到悬崖下面。悬崖有 20 英尺左右高，如果不是那聪明的孩子带着长绳冒险爬上来，人们根本无法从这里下去。

现在，一切都变得轻易了，所有的人从悬崖上溜下来，外面是自由的空间，死里逃生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感觉。

人们感激小罗伯尔。

逃亡的人们尽力远离着这可怕的地方。不知跑了多久。太阳出来了，天已大亮。

一片骇人的咆哮声突然从远处爆发，是成百的呼叫声混合而成的。无疑，他们的脱逃已经被土人发觉，土人们疯狂的围捕是无可避免的了。

格里那凡惊慌地向四周看了一眼，此时的晨雾在太阳照耀下完全消散了，山脚下毛利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山头是一个平顶，平顶上还托着一个孤立的圆锥形山峰，当探险小队逃上那片平时，土人离他们最多不过 500英尺了。

这时候，土人的队伍竟起了奇怪的变化。他们的追赶莫名其妙的停下来，冲到山脚下时，似乎被一种无形的障碍挡住，没有人再往前，只是站在那里疯狂地叫。

格里那凡爵士他们被土人们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懵了，谁也不知道这些土人在干什么。

孟格尔忽地叫了一声：“看，是神禁。”

圆锥形的山尖上有一座小碉堡，那是卡拉特特的坟墓。

人们恍然大悟。这座山因为埋有卡拉特特的尸骨而被“神禁”了，而“神禁”了的山是不允许再有人攀登的，否则按土人的迷信是会遭受天谴的。所以他们只有在山脚下叫喊，咒骂，并不敢攻上山来。

这一来倒是帮了探险小队的大忙，人们至少短时期内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想不到是卡拉特特让我们出了险境。”格里那凡爵士笑道。言语间颇有些嘲弄，“既然如此，我们不如索性住到卡拉特特的墓穴里去。”

土人们把山团团围了起来，要想马上下山是不可能了，卡拉特特的墓穴确是个不错的安身之所。

墓室之中竟然还有一个人，众人靠近墓室的时候，就发现了里面那熟悉的身影。

一个声音传出来：“请坐，我亲爱的爵士，早饭正等着您哪。”

巴加内尔！是巴加内尔！

这可爱的法国人还活着，他已逃出来了。多么令人兴奋呵。人们欢腾了。

.....

二十六

尽管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探险小队重新又聚在了一起。但当前的处境还是极端严重的。山脚下满是土人，土人们不敢住山顶上爬，但却好像打定主意要牢牢围困住这山，让逃到山上的人们熬不住饥渴自动走下去，在他们来看这不过是时间问题，土人有的是耐性。

幸好山上的处境并不真的那么差，卡拉特特的亲友为死者准备得实在太周到了，大约是怕死者死后挨饿的缘故，墓室里堆积了大量的食物，足够十几个人吃上半个月，另外几个大缸里装着土人们惯喝的清水，甚至还有几只好枪和不少的弹药，可能是为了让死者在阴曹里打猎用的。

必须承认，土人们的布置是够妙的了。格里那凡爵士他们短时间内还不用太费心理会土人的围困，人们毫不客气地揩了那死酋长的油，惊心动魄的几天给大家带来了难以抵受的疲惫，恢复精力变成了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

这样过了几天，山脚下的土人丝毫没有打算散去的意思，他们似乎一定要等着捉到躲在山上亵渎神灵的人才会甘心。

格里那凡爵士开始感到山上长期躲着不是办法了，可是要想冲出山下土人的重围，困难就像登天。他几次和别人想靠近山脚探一探有没有出去的可能，但迎面就会遇上土人射出的弹丸，弹丸像冰雹一样飞来，幸而没伤着人。

爵士的脸色又开始难看起来，这样困在山上早晚还是会有

麻烦的。

这些天他们脚下的地面时常发生一种颤动，感觉得到，地火烧得很厉害，有不少的沸泉和蒸汽不时从地下冒出。

这一点，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岛上这片山峰，基本上都是火山质的，这些山的内壳都是淡白色的砂质凝灰岩，有时一个不太严重的震动就能在山上造出个喷火口。不过墓室这边的地壳还是坚实得很，像是罩着锅炉的钢板，据巴加内尔的推断，地下岩浆的能量还不足以对这里构成威胁。这火山的活动倒是让巴加内尔想到了一个绝对的够称天才的主意。

“你想到脱身的办法了？”爵士问。

“是的。”巴加内尔神秘兮兮地答了一句，“一个妙得让人都莫名其妙的办法。”

众人好奇地围上来，他们当然相信这法国人会有惊人的鬼点子。

“你想到了什么？”上校也问。

“很简单。”巴加内尔道，“既然土人们迷信神禁，那我们不如人工地给他们造出个火山来，我已经观察过，那边有块大石，大石下的地壳显得很薄弱，我想如果不是那大石压着，地下的岩浆就会冒上来。我们就从那里造个喷火口，威势一定不会太小，但不会影响到墓室这边。这样，迷信神禁的土人一定会以为是新西兰的火神在惩罚我们这些亵渎圣灵的人，用天火烧死我们。他们要是真的相信火神的力量，就会认为我们都已死了，这样他们一定会散去，我们不是可以脱身了么？”

人们听得面面相觑，这办法可真够大胆的，真像巴加内尔自己所说，这是个足以妙到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办法。

“太绝了。”少校忽然说，“巴加内尔，你是个天才，尽管我平素从不盲目乐观，但这次我保证这办法能成功。呵，我们

创造个奇迹，这下那些土人对这神禁的说法看来至少要再迷信一百年了。”

“是呵，这下新西兰的火神可实在太灵验了。”众人哄笑起来。

说干就干。

当天晚上，探险小队的人们就开始了这项惊人的工作。

巴加内尔看得不错，那大石像是火山口上的一个塞子，隐隐的火焰奔腾声和热气嗤嗤声在那块变薄的地壳底下到处流窜着。大胆的人们如同神话中的那些操纵地火的巨灵，那大石在他们齐心协力的搬动下，只不大的工夫就“轰”地翻下了山沟。立刻，那层薄地壳迸裂了，一条炽热的气柱冲向天空，哗啦啦地响得骇人。

众人迅速地退进了墓室，刹时间，整座圆锥形的山尖都在颤抖，火山愤怒地喷射了，泥土、熔岩和火山碎块混成了炽热的一团，许多火的奔流在山腰上骤然划出一条一条的火路，附近的山峰都被这片喷火照得澈亮，深深的坑谷里也闪着强烈的回光。

“神禁！神禁！神禁呵！”围困在山脚下的土人们忽然发狂般地呐喊起来。

熔浆沸腾着，冲进了土人们的营地，所有的土人都爬起来，熔浆溅到他们身上，烫得他们鬼哭神号般的叫。

土人们被那条条凶煞般的熔浆逐得朝四周的丘陵上没命地逃，逃远一些的，时不时魂飞魄散地回头望望，看着那骇人的景象，看着那张开嘴的火山，看着他们的大神愤怒地把亵渎圣山的人吞噬下去。

“神禁，神禁呵！”土人们仍然不停地念着这两个有如咒语的字，他们的大神终于让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两个字的灵验与

威力。正如少校形容的，这里的土人恐怕还要再迷信一百年了。

和人们预料的完全一样，土人们坚信他们的大神已经为他们处决了冒犯圣灵的欧洲人。

火山喷发的第二天，土人们在啃骨魔的带领下回到山脚下，那样子似乎是在做一次更加虔诚的祈祷。之后，所有的土人，包括啃骨魔和那些部落首领，排成一行一行的，退回山那边的“堡”里去了。

“成功了！”墓室里的人们一齐叫了起来，“我们的计策成功了。”

希望恢复了，希望终于恢复了。人们激动着，喜悦的情绪弥漫了整个这狭小的空间。

为了稳妥起见，探险小队又在墓室了待了一天。外面，没有再出现新的情况，土人们真的完全离开了。

天黑下来的时候，人们从墓室中出来，四下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尽管山脚下已不再有土人，但人们从那里通过的时候，依然加着万分的小心。

事情总算顺利，没有再遇上袭击与骚扰。沿途走的弯路，遇到的障碍不少，但相比起经历过的艰辛，这太算不得什么了。

3月1日。

人们又看见海岸了。

大海。

真是可爱。

竟然是时来运转了。探险小队在岸边很轻易地夺到了一条土人的小艇。人们飞快地爬到艇上，向大海奋力划去。

对从九死一生中挣扎出来的人们来说，波涛汹涌的大海还是比充满吃人部落的陆地要安全多了。

如果这条小艇够结实抵受海里风浪的话，是可以一直划到奥克兰去的。人们对胜利重又充满了信心。

“那边有船。一条海船。”有人喊了一声。

地平线上真的出现了一条海船，而且是一条开足马力的汽船，正迅速接近着人们。

“我们得救了！”危险终于结束了，人们欢呼着，甚至淌下了泪。

忽地，格里那凡爵士的脸色又变了，一下子狂喜又变成了惊恐：

“天啊，是邓肯号！”

一句话立时把人们从喜悦的气氛中惊醒过来，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远处的海船。

邓肯号！

绝对是邓肯号！

又是一盆兜头泼来的冷水，浇熄了人们心头刚刚烧起的激情。

真是天绝人路。

邓肯号已经被彭·觉斯那帮家伙夺去了，它已经变成了那伙逃犯的天堂，一条不折不扣的海盗船。

海盗！

这些家伙比新西兰岛上的那些吃人的野蛮土人又能好多少呢？

人们泄气了。没有人再划动小艇，邓肯号越来越近了，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静等新一个噩运的降临。

如果谁要是不知道什么叫作“出了虎口，又入狼窝”的话，

他恐怕马上就要知道了。
欢呼瞬间变成了沉默。

“看，邓肯号上是奥斯丁大副。”小罗伯尔突然大叫起来。
这一叫，把小艇上的人们叫得怔住了。
仔细看看。
那站在船头指挥的人可不正是奥斯丁大副。
“邓肯”号没落到彭·觉斯手里？
“邓肯”号没落到彭·觉斯手里！
一个绝对意外的惊喜。
沉默瞬间重又变成了欢呼。
于是，探险小队的人们再次莫名其妙的回到了“邓肯”号。

二十七

探险小队的人们重新登上了久违的“邓肯”号。
这意外的惊喜，顿时驱走了人们心头一切的忧愁。
人们再一次热烈的拥抱了。
这不是梦境吧？
这多么像是梦境呵。
古老的苏格兰的歌声，在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朋友们的耳边响起来。人们这时的感触，是无法用言语来描绘的。
风笛手吹奏着那支古老的风笛，玛考姆府传统的族歌回荡在甲板上。船员们热烈欢呼着，迎接从磨难中归来的探险者。

但，“邓肯”号怎么会没有被彭·觉斯那伙流犯劫去呢？
“邓肯”号怎么会到新西兰东海岸来呢？

这问题，爵士他们可百思不得其解了。

所以格里那凡爵士从踏上甲板那一刻就迫不及待地要问个清楚。

“那些劫船的混蛋呢？”

“劫船？劫什么船呵？”奥斯丁大副用一种很诧异的语气反问。显然，他根本听不懂爵士问话的意思。

“那个彭·觉斯，还有那些流犯呵？”爵士怔了一下。

“彭·觉斯？流犯？”奥斯丁疑惑的目光望着爵士，“您在说什么呀，我并没有见过这些人呵。”

“没有见过？”这一下倒是爵士被越弄越糊涂了，“那么，奥斯丁，你是怎么会把邓肯号开到新西兰东海岸来的呢？”

不单爵士不解，包括少校、海伦夫人，巴加内尔在内所有探险小队的人都开始摸不着头脑了。

——彭·觉斯这个坏蛋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劫船的罪恶动机的。

——是呵，“邓肯”号究竟为什么会到新西兰东海岸来呢？

问题当然有答案，但奥斯丁大副的答案比没有答案还要让人惊奇。

“是遵照爵士您的命令，邓肯号才会来到这里的呵？”

“遵照命令？”格里那凡爵士几乎是在大叫，“怎么会是我的命令？”

“是的，不是爵士写信通知我把船开到这里的么？”奥斯丁回答。

那封信确实是送到了邓肯号上，但，谁都明白信上写的绝对该是澳大利亚东海岸呵。

怎么回事。

这绝不可能。

奥斯丁接着说：“信虽然不是爵士您亲笔写的，但那绝对是您亲笔签的名。”

“那封信应该就是彭·觉斯送来的。”爵士可以肯定。

“不是的，是不列颠尼亚的那位水手长艾尔通。信是他送来的，”奥斯丁当然不会明白这里面的关系。

“那么信呢？”爵士没有急于解释这一点，现在他实在想马上看看到底那封信上会出了什么问题。

信很快被取来了，众人围拢上前。

于是，格里那凡爵士等人立时呆住了。

信上写的再清楚不过。

——令汤姆·奥斯丁速即启航，将邓肯号开至南纬 37 度线横截新西兰东海岸……

真的就是新西兰东海岸，而不是澳大利亚东海岸。

众人木立了半晌，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巴加内尔身上。

信是巴加内尔自告奋勇代笔写的，当时爵士的手臂受了伤。但……

可想而知，那粗心的法国人又做了什么。

麦克那布斯少校拍了拍巴加内尔的肩膀，半开玩笑道：“总算侥幸，没让你把邓肯号送到印度支那去。”

人们一阵哄笑，笑得前仰后合。

这时的巴加内尔，脸色被憋得通红，他就像疯了一样，在一旁团团乱转，两手抱着头，抓着头发，而后又机械地跑下楼舱梯子，爬到前甲板上，脚忽然绊在一条缆索上，几乎跌倒，那样子着实滑稽。

事情再明白不过了。“邓肯”号之所以没有被流犯们夺去，这当然不是彭·觉斯在发善心。他当初一定是把人手布置在吐

福湾附近，想抢在爵士他们赶到之前占有“邓肯”号，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巴加内尔一个可爱的粗心错误，把“邓肯”号送到新西兰，竟阴差阳错地躲过了一场劫难。

也许——

这是天神对历经千难万险的人们的一种补偿吧。

天神总还是喜欢保 善良的人们的。

二十八

人们心中的疑团终于被解释清楚了。

格里那凡爵士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他问奥斯丁。

“你是说艾尔通把信送上邓肯号的。那么现在他人呢？”

“就在这船上，爵士。”奥斯丁回答，“他上船以后，极力要求把邓肯号开到吐福湾去，我没有答应他，他就和我大吵起来，后来甚至想鼓动船员们哗变，我看他有点儿不对头，就让人把他关到后舱里面去了。”

“那好，去把他带到这里来吧。”爵士这样吩咐着，事实上除了格里那凡爵士以外，探险小队的人们也想再重新看一看这位艾尔通，这位让澳洲总督也脑袋发麻的匪首彭·觉斯。

他究竟是艾尔通呢？还是彭·觉斯。

艾尔通来了，仍然是一副很高傲的表情，握着拳，牙齿咬得很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无能造成的，怪只怪邓肯号的命运太好了。

尽管如此，爵士仍可以从他几乎已黯淡的眼光中看到了一丝莫名的愧意。

这个人确实是汤姆·艾尔通，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

讯问很快得到了结果。

——作为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员，艾尔通偏激的性情使他与格兰特船长总是合不来，两人经常会产生强烈的争辩。而哈利·格兰特船长是个做大事业的人，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迁就任何人，他那个在太平洋上建立苏格兰移民区的目标，就是钢铁铸成的，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于是艾尔通想要通过哗变，从格兰特船长的手中夺取“不列颠尼亚”号。但那一次他也失败了。在到卡亚俄之前，经过澳洲西海岸时，他不得已被赶下船。

在那一带的海滨上，他遇上了一伙从牢里逃出来的流犯，于是他入了伙，化名为彭·觉斯，过了两年多的土匪生活。直到1864年9月，他碰巧有机会到了那爱尔兰人的农庄，他就在那里等待时机，为的就是要劫取一艘像邓肯号这样的好船。机缘巧合，邓肯号正是为搜寻失事的不列颠尼亚号而来到澳洲，艾尔通凭借自己对不列颠尼亚号的熟悉，加上根据爵士与爱尔兰人交谈时提到的消息，他编的一套说辞很容易就博得了人们的认可，以致后来险些就让他得逞。

讲到这里，艾尔通多少有些失意。

邓肯号的人们总算搞清楚了一切，但同时人们寻找不列颠尼亚号的工作再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

艾尔通无疑是证实了“不列颠尼亚”号不是失事在澳洲，人们终于又错了。

格兰特船长，到底在哪里呢？

这些日子，人们又开始了新的苦闷。大半年的找寻工作，又陷入了死角。

至于艾尔通，人们已不再注意他了。这傢伙也许是在邓肯号上受了真诚的感化，或是出于别的什么想法，他居然向爵士提了个近乎荒谬的要求。

——他不愿再被送回欧洲或澳洲，因为那里等着他的只有绞架与断头台。他希望邓肯号能送他去一个无人的荒岛，那样也许能够让他忏悔一下以前的罪恶。

对这样一个请求，爵士当然无法拒绝，这对人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们不是法官，他们也并不一定想要艾尔通死，这对他们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眼看寻找已经没有指望，这一次远行注定只有无功而返了。

多么令人惋惜的结局。

“如果不是我前两次解释那文件，结果都错了，我就会给你们一个新解释。”巴加内尔仍然不肯死心。

“你又想怎么解释，文件的各个可能性我们都试过了。”少校道。

“并不是这样。”巴加内尔道，“至少我又想到一点，知道我为什么会把澳大利亚东海岸写成了新西兰东海岸？”

少校道：“是粗心。”

巴加内尔否认：“不完全是。因为那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想什么？”少校在听。

巴加内尔道：“我想有几个词我们还是译错了。比如说，澳大利亚那词也许真是译作南半球，而当地土人可以译为身陷绝地之人，而上陆那个词就很可能该译成新西兰，这样一译，整个意思就都变了。”

如果真按巴加内尔所说，文件确实又变成一种新样子：

——1862年6月27日，三桅船“不列颠号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于风涛险恶的南半球海面，靠近新西兰附近的

岛屿上，不幸长此变为蛮荒绝地之人，特抛此文件于经……纬 37 度 11 分处，请速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

“是不是同样合理？”巴加内尔问。

巴加内尔确是天才，这种新的释意仍是无懈可击。

但这个新释意对人们的震动远不如前，人们不愿相信格兰特船长落在新西兰。土人的残暴是亲身体会过的，要真是这样，格兰特船长恐怕已很难生存下来。

少校对巴加内尔道：“这解释的确太明显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个解释既然和前面两次解释同样明显，当然也就可以和前面两次解释同样错误。

难道不是这样？……

人们的思维在误区中徘徊。

答案，始终没有。

二十九

所有的前进目标又一个一个地被否定了，邓肯号仍然沿着南纬 37 度线机械地前进，搜寻根本是漫无目的的。

人们绝不甘心就这样回到欧洲去，然而，一切努力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续下去又能怎样呢？

因此爵士作了一个决定，与其这样做无效劳动，不如先解决一下艾尔通的问题。这家伙提出要留在一个荒岛上忏悔，这请求既然没道理不答应他，那么不如早些了结算了。

巴加内尔建议，在太平洋中间，跨在这条纬线上确有一个荒岛，叫作玛丽亚泰勒萨岛，那是一片孤悬在洋面上的巉岩，一个绝对远离人群的地方，对艾尔通这种人来说，实在是个太

理想的归宿。

人们从不怀疑巴加内尔这方面的能力，包括艾尔通也不反对。

瞭望天边。

岛屿低低的，长长的，陆地勉强浮出在波浪之上，仿佛一条大鲸静依着碧水蓝天。

太阳渐渐西沉，玛丽亚泰勒萨岛上的几座不高的山峰，疏疏落落地耸立着，倒插在太阳的光海中。

天就要黑了，孟格尔不愿让邓肯号在摸黑行驶的情况下靠岸太近，这一带海域的情况毕竟太不了解。

船打横停到了岛外围的洋面上。

“明天天亮，我们再放小划子上陆，那会是件很容易的事。”人们认同了孟格尔的决定。

夜幕很快拉过整个天空，漆黑的天上缀了几许星光。众人聚在甲板的各个角落，呼吸着迎面吹过微腥的海风。

“快看，那岛上……”有人叫起。

岛上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出现了几点奇怪的光亮，还似乎亮一亮歇一歇，如同灯塔一般。

“是火光，没错，瞧，又是一处。”孟格尔也发现了这一景象。

“岛上一定有人，恐怕是些土人。巴加内尔道，“难道我又错了，这岛可并不像我早先想的那么荒凉。”

爵士摇摇头：“但愿这些土人不要像新西兰的毛利人，否则这位艾尔通先生命可就大大不妙了。”

人们猜疑着，始终没有定论。

不管那是些什么，天亮大家就可以得到答案，所以也不用太急。

玛丽·格兰特和罗伯尔·格兰特伏在楼舱顶的栏杆上，凄然地望着闪光的海面和邓肯号后面发亮的浪槽，他们不能不想念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到底还在不在人间呢？

小罗伯尔已经在患难中锻炼得成熟了，他抓住玛丽的手放在自己的手掌中，他已很明了姐姐的心事，两个孩子沉入无穷的梦想中。

突然，玛丽浑身陡地一震，她忽然听到了一个极其微弱的声音。

“你听，罗伯尔！”玛丽碰碰罗伯尔。

“救我呵！救我呵！”微弱的声音从海面上顺风传来，伴着湿漉漉的空气。

罗伯尔的脸色也变了，他显然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天啊！是父亲！”玛丽尖声大叫道，“我听得出，那绝对是他的声音。”

也许是由于紧张与惊喜的缘故，玛丽的眼前一黑，竟晕了过去。

人们霍地围拢上来。

“是我父亲，我们都听到了，他一定在海上。”小罗伯尔也大叫着。

人们彼此突变搞糊涂了，纷纷朝海面上望去。

天太黑，看不到任何东西，仔细听，没有任何声音。

“不！他就在那里，相信我！”罗伯尔仍大叫，然后就像他姐姐那样昏倒在甲板上。

又是一阵纷乱。好在两个孩子只是由于过分激动，并没有大碍，大家折腾了一阵，总算放下心。

但是……

海面上静悄悄，没有一丝动静。

格里那凡爵士判断：“大概孩子们太想念亲人，才会出现这种幻觉。”

“幻觉么？”巴加内尔有些不解，“两人同时产生的么？从科学上可说不通呵。”

人们的心再次悬起了。

答案。

答案是什么？

三十

黑夜又一次过去。

人们很早就爬上甲板，带着满腹狐疑地眺望着神秘的小岛。

邓肯号沿着小岛慢慢行驶着。

岛屿从消散的晨雾中渐渐显现出来，那一草一木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看哪，那里有人！”小罗伯尔首先叫出来。

的确，每一个人都看见有人在岸边疯狂地奔跑着，手臂不停地向邓肯号这边挥舞，同时挥舞着一面残破的旗帜。

“是英国国旗！”

不列颠尼亚号？

玛丽已泪流满面：“我看得见，那就是我父亲，绝对是他！”

格兰特船长？

真的就是格兰特船长！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到全不费功夫。

人们一下子呆住了。继而是一阵带着亿万分惊喜的欢呼、雀跃……

小划子很快被放下水中，于是不久人们终于见到了寻觅已久的格兰特船长。

人们热烈地拥抱着。

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格兰特船长拥住两个孩子，把两年离别中心头积蓄的万千热吻，一下子全部都给了他们。

人们落泪了，亲情永远是这样的刻骨铭心。

人们终于也知道了格兰特船长与他的不列颠尼亚号的故事。

如同鲁滨逊的故事那样，在这里绝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只有依靠上帝，依靠自己，只有努力地与自然界斗争，努力地争取生存。

格兰特船长倾诉着一切：

“1862年6月26日夜里，不列颠尼亚号被六天的暴风雨打坏了，触毁在这岛上，海浪当时涌得很厉害，船上的人大都遇难了，爬上岛来的只有我和两名水手。幸好这岛是个不错的安身之所，有土地、草场和泉源，所以我们总算没有太绝望。后来，我们收集了船上残存的一些生活用品和种子，在这岛上种了地，建了房子，总算生存下来，这期间，我那两位患难的朋友——水手包伯与乔蔼都发挥着最大的毅力帮助我，就这样一等就是两年半。要知道昨天你们的船泊在那边，我们的心里是多么的欣喜若狂。我拼命想从岛上游到船那边去。但距离太远，始终没能做到，那是多么焦急的一夜呵，我的心差一点没有把我的胸膛胀破，好在我那时在海中失望的呼救，还是被我的两个孩子听到了，这，已经够了，今天，我们真的可以回家了。……”

格兰特船长用激动得发颤的双手，不停地抚摸着玛丽和罗伯尔，一家人终于坐到了一起，一切都圆满了。

“可是船长……”巴加内尔一直放不下心头的一个问题，兴奋之余，他仍不免要问出来：“你是否还记得，您在当初的漂流瓶中究竟写了些什么？”

“太记得了。那几乎已经是我们能重回故乡的唯一希望。”格兰特船长不无感慨地答复。

因此人们又知道了那瓶中神秘文件的真实含义。

——1862年6月2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在离巴塔戈尼亚1500海里的南半球沿海海面，因急求上陆，两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爬到达抱岛上，不幸长远变成为蛮荒绝地之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 153° ，纬 $37^{\circ}11'$ 处，务乞速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

巴加内尔不断地搔着头，原来人们几次破译，都只译对了其中一部分，正是因为这样，邓肯号上英勇的人们才会沿南纬 37° 度，为这一伟大的工作，环绕了整个地球。

人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天神最终给了人们最完美的结果。

“只可惜这岛太小了。”格兰特船长很有些遗憾地说，“虽然这里条件不错，但不足以容纳太多的人，否则我们可以让苏格兰人移居到这里来了。”

这个无畏的人，在经历了如此艰幸的磨难后，仍没有放弃当初的理想与信念。

3月18日。

邓肯号泊入美洲海岸的塔尔卡瓦塔湾。

航行5个月，又回到了原处，这5个月里，邓肯号严格遵

循南纬 37 度线环绕了地球整整一圈，清点之下，参与这次远征的一切诚笃善良的人，一个不缺地安全返回，如同是古代史上所说的那种“无泪”战争。

邓肯号不仅载回了遇难的船员们，同时更载回了成功探险后的喜悦。

经过短暂的休整，邓肯号重新扬起征帆，绕过合恩角，驶进大西洋，沿着平静而美丽的洋面，向着祖国，泛起胜利的归航。

天神祝福邓肯号！

天神祝福执着无畏的人们！

马尔珂漫游奇城记

一艘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发现一个人落入空中，船长转过望远镜，借助飞船尾部的光带，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着那在星际旅行的人。原来那是个娃娃，骑在玩具木马上。木马带着孩子轻轻碰了一下宇宙飞船的“大肚子”，船长当即打开舱门，把孩子拉进飞船。

男孩约摸 9 岁或 10 岁光景，一头褐红色的头发，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穿一件天蓝色的睡衣。他跳进了舱门，觉得挺好玩，毫不拘谨地看着拥在他身国的飞船全体乘员。船长问他的名字，他说：“我叫马尔珂·米拉尼。那么，您哪？”船长说他过去叫波留斯，现在不想叫波留斯，但新名字还没想定，就叫 X—波留斯。X—波留斯告诉他，在他们居住的星球上，人人都是团长，个个都是将军，船长轮流着当，职称和头衔没有什么价值。

这些外星人外表与常人没两样。外星人猜马尔珂是从地球上来的。他们知道地球上的人给别的星球取一些怪有趣的名字，什么火星呀，木星呀，好多好多，而他们则管地球叫“明星”。马尔珂一听笑了：“要是把这讲给我们罗马的切斯塔乔人听，他们准会像听说卖肉人的冰箱里放墨汁那样让人笑破肚皮。”

后来，飞船船长告诉马尔珂，他是被电磁场吸引到飞船里来的。他们本来就是受命在这个区域巡航的，目的就是把出故障的飞船上的人救起来。我们的上级知道你在这个区域里飞行，

就下达命令来救你。”马尔珂也讲了自己飞到宇宙来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一个白天，爷爷给马尔珂买了一具木马做9岁生日礼物。他太伤心了——这事要是被同学们知道，准会让他臊得不能在切斯塔乔住下去。他把木马拿到卧室里。到了晚上，他脱了外衣准备上床睡觉，忽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咋的，一下来了兴致，一跨腿骑到了那木马上。他的双脚还没踩稳实，木马就隆隆响起发动机震耳欲聋的轰鸣，随即腾空而起，湮没在黑暗中。他大气没敢出，吓得闭上了双眼。等他睁开眼，他已飞行在罗马城的上空。后来他试着驾驶木马，前进——后退，还真灵！木马被月亮所吸引，直冲月亮飞，地球——就是外星人叫明星的星球，很快被他远远地撇在后面，渐渐变成一个蓝莹莹的球体，眨眼间，地球又变成一个小圆点。罗马！罗马在哪里！他迷失在太空中了。他想：“我的爸爸，不用说，这会儿为了我的失踪正急得满城跑着找哩！”船长告诉他，此时的罗马时间是23时15分，他的父母正好好地躺在床上哩。

马尔珂被带往船长居住的星球。突然，飞船舱外传来成千只疯狗的汪汪吠叫声。他从船长办公室往外瞧，看见大群大群的怪兽从四面八方宇宙飞船奔袭而来。它们嘶声吠叫着，疯狂地向飞船扑来。这些是超级狗，是一种可恶的宇宙动物，它们的耳朵像一对长翅，它们的尾巴起着飞机螺旋桨的作用，摆动它就能自由地转弯。它们就靠耳朵和尾巴在空中飞翔。马尔珂看见一只超级狗露出獠牙，咬办公室的玻璃。好在这玻璃不怕震击。马尔珂提议把它们统统杀死。然而“死”这个词在外星人语汇里没有，所以怎么也弄不清马尔珂说的“杀死”是什么意思。好在，他们已经把超级狗们甩到身后了。

宇宙飞船进入了星球气围，四周明亮如昼，马尔珂穿着睡

衣踏上了陌生的星球。这时他看到他乘坐的宇宙飞船，完全跟地球上巨大的玩具马一模一样，就连航天器升降场上的飞船支架也跟地球上的火箭支架没两样。飞船滑翔起落，底部不发出一点儿噪音。马尔珂还来不及把四围好好端详呢，就看见一个男孩向他走来，他约摸9岁的样子，一头黑发，也穿着黄睡衣。他像迎接客人的东道主那样，体态轻盈，落落大方。这就是马尔珂的向导。

向导名叫马尔库，这是为了对马尔珂的到来而用的名字。马尔珂走出航天大楼，看到这里每个窗口都放着花卉，但更多的是新年枞树，枝头缀满了亮晶晶的玩具，盖满了棉花装饰的白雪，挂满了银辉闪耀的星星和小彩灯。这里的房子都很低矮，公园倒比房屋还多。通往城市中心的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街道两旁，延伸着两条连绵不断的高大的枞树荫道，每棵枞树上都挂着晶亮的小玩具。总之，一片圣诞节气氛。

马尔珂跟马尔库走进一幢房子，这房子是专门放置木马的处所。马尔库挑一匹双人木马，邀马尔珂和他并排同坐。这是“机器人”，他们一骑上就会自动跑起来。它是专为旅游而制造的。这机器马是公用物品，谁要用，用就是了。付款？这星球上的人根本听不懂付款是什么意思。木马悄没声儿地平稳起飞了，它在温馨、甜柔的空气中微微轻荡着。他们来到街上，街上很安静，不时传来轻悄而愉快的说笑声。人们谈笑风生，却不高声喧哗。公共木马在无声地前进着，像是船儿在平静的湖面上轻轻滑动似的。行人不见动脚，却都在那里前进着。原来，人行道都是滑动装置。行人只要踏上滑动着的皮带，就像踩上地下铁道的升降梯那样，皮带就带你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要是你还想到远处，譬如说到城市的另一头，那么你就可以乘电动椅。街上，这种椅够你坐的。这个奇异的

星球上，给上了年纪的人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坐椅。“嗨！”马尔珂不禁赞叹道，心里想：“这种椅子一文也不花，我的爷爷正需要哩！他天天在家门前呆坐着，可难受了。罗马领养老金的老人们要是天天坐上这样的椅子满城兜风，从科利吉区跑到嘉尼科洛区，从圣彼得教堂广场到玛利奥山，那该有多幸福啊！”

马尔珂很想对这奇异星球上的一切作些挑剔性的评论，但他很难做到。他不能不承认，这免费提供的机器马和自动人行道的主意就想得挺不错。这新年枞树使人满心欢欣。空中浮动着的鲜花的芳香，像徜徉在春天的花园里。

马尔珂还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怪现象：商店橱窗都没镶玻璃！这不会助长偷窃之风吗？正巧在这时，一位先生乘自动人行道经过水果店，伸手抓过一串葡萄，毫无顾忌地大模大样地往嘴里填，周围的人看着谁也不管。后来又见一位老人伸手一把抓过一摞插图周刊，翻读起来。“我莫不是来到一个贼国了？”马尔珂想。

马尔珂和他的向导马尔库用过晚餐，站起来要走。“谁付钱呀？”马尔珂焦急地问道。“付钱？”马尔库反问道，“还要付钱？你看见的，我们这里没有‘钱’这个字。”

两个男孩从餐馆里出来，没再乘自动人行道，而是步行在安静的小街。这里家家户户都像过圣诞节似地，甚至连屋顶上也长着枞树，马尔珂仔细观赏了近旁的一棵枞树，发现树上挂的那些小玩意儿都是自个长出来的，就像是累累果实，各自生长在把儿上。它们一年到头都开花，于是每天都是圣诞节，都是新年。

空气总是这样温和，弥漫着清香。马尔库伸一个手指从地面拈起一点尘灰，让马尔珂闻。这灰尘散发着一股铃兰花的香味儿。

马尔珂抬头往上看，见大团浓重的玫瑰云遮住了太阳，雷声响起来。不过天上落下的不是雨，而是千千万万颗五彩缤纷的糖果。糖果在半空盘旋着散到了四方，到处弥漫着薄荷、茴香、橘子的气息，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非常好闻的气息。马尔珂学马尔库的样，伸手接住糖雨，这时他发现，只要张开嘴，这糖就像紫燕还巢似地自己飞进了人的嘴里，在舌头上融化，那味道可让人觉得愉快透了。

两个孩子来到一家玩具店，从店里走出一个机器人，亲昵地邀请他进去取玩具。他取了几件玩具，走进一条小巷，又看见几家格外有趣的商店。它们豪华的横标上这样写着：“怎样在一分钟内成为国王？”就在这家店里，马尔珂遇上了一个机器人。机器人告诉他，这里是卖爵位、卖头衔的。各种各样的爵位、头衔，贵族的、军队的、荣誉的——什么样的爵位、头衔、称号都卖，也不论是哪个星球的，也不论是哪个世纪的。

“您想成为中士，成为公爵，成为大主教，成为海军上将，或者，说不定，您想成为罗马国王？我想这国王就是为您准备的，因为您是明星人，我在电视屏幕上见过您。”可他又突然想起罗马国王已经被另一个地球人，比马尔珂大一岁的人拿走了。机器人于是说：“要是您的志趣在国王，我可以把两个西西里岛的国王给您，要是您更喜欢军衔……”机器人给他拿来一个金灿灿的、非常漂亮的军衔标志，“佩上这，您就成了总指挥和勃利柯勃拉克星球的宇宙飞船超级船长。是的，这个星球不存在已经好几千年了。它在原子战争中像小胡似地炸得粉碎了。可能，您想要张烹饪家协会总理证书？或者要一位勋章获得者的称号？”

为了摆脱兜售头衔的机器人的纠缠，他买了个不起眼的民警上尉的头衔。起码，这头衔到地球上还能派个实用……“我

回到罗马，”马尔珂想，“一定处罚那个警察——那个不许我们在广场上玩球、每星期没收去一个皮球的警察，罚他长时间立正。”

马尔珂来到大街上，太阳显得明亮又快活。他走进一家“新产品商店”，这样的商店是他久已向往的。店里出售的都是叫不出名儿的东西。就拿邮票说吧，这店里出售的邮票背面全都涂有各种各样味儿的胶水，贴在明信片上的邮票背面的胶水是李子冰淇淋味儿的，普通邮票背面的胶水是黑醋栗酱味儿的，挂号邮票背面的胶水菠萝味儿的。但是马尔珂只要了些神奇的铅笔转刀。

当马尔珂还想再要点什么的时候，突然扩音器报告一群超级狗要来攻击这个圣诞枞树星球的消息。机器人问他：他能不能想出一个对付超级狗的办法？马尔珂转动了下脑筋说：“叫这些畜生都闭上嘴不就得了么？这不是超级狗吗——给它们丢些超级骨头，再过10分钟，它们就会来舔你们的手了。”

马尔珂就这样发明了超级骨头，为这个星球带来了福音。骨头由机器人用火箭发射到高空。超级狗们扑向了意外的美餐，于是你咬我，我咬你，厮扭成一团，只听见一片唔唔声。

马尔珂的发明发生了奇效神功，于是枞树星球为他塑了一尊纪念像。纪念像的基座上写着：“马尔珂，明星儿童。因发明超级骨头而成为第一个制服超级狗的胜利者。”

后来，这个星球要推马尔珂为总统。马尔珂一听慌了。他找到了飞马库，又找到了他自己的那具木马。他的木马要起飞的时候，马尔珂赶到了。“祝你一路平安！”他说，“你能在天亮前赶回家中的。”他折了一根枞枝给马尔珂，枞枝上挂着许多玩具。他想带回去可以种在切斯塔乔的自家阳台上。或者，栽在广场上，让地球长满枞树，也天天过圣诞节。

妈妈快乐的声音把马尔珂唤醒：“哎，瞌睡虫！昨天是你生日。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快去上学吧……”他醒来，从床上跳起，心情激动地看着木马。在木马的右耳下方，马尔珂看到像子弹打穿似的一个小洞，这是他回地球途中，在土星区被一颗小陨石打穿的。

马尔珂很快走到床前，抓起一只拖鞋凑近鼻子闻起来。拖鞋上的灰尘散发着铃兰花的芬芳，这灰尘准是从那里带来的！这是他确实到过那里的一个极好的证明，也证明他刚才不是在做梦。可枞枝呢？枞枝在哪里？那根马尔库在宇航器升降场折给他的圣诞树枝在哪里？他翻来复去找也没找到。准是在宇宙太空飞翔时被风刮跑了，为了在天明前赶回到地球上，木马在几分钟之内飞了几亿万公里之遥。

遗憾！要把地球改造成圣枞树星球，改造得像遥远的星球那样美妙，是太困难了。但是再困难，反正是要实现的。

“干哪！”马尔珂大喊一声，就脱下了睡衣。在那睡衣的口袋里，他还找到了几颗薄荷糖。

邪恶的视线

七濑和纪男姐弟俩都是精神传感能力者，可以通过意识交谈，感知到别人的心理活动。他们住在市中心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五层建筑公寓里。他们有一点积蓄，但为了应付将来意想不到的事情，七濑把只有4岁的纪男放在家里，到位于繁华大街上的宙斯酒店工作。

“七濑女士，我赞美您，崇拜您，我是您的仆从！”这是一种激情倾诉的意识，不论走到哪里，她都能清楚地感知到。这不是纪男发出的，而是来自另一个人。

七濑来到宙斯酒店时，一个名叫茂美的女招待正在更衣。茂美特别讨厌七濑，因为宙斯的“首席美貌女郎”的绰号无形中被来店不久的七濑夺去了。她看见七濑走进更衣室，心里恨恨地骂到：“哼，傻大个儿！”

茂美换好衣服走出去后，一个叫弥荣的女招待走进更衣室。这是一个高个儿、微黑，容貌很一般的温顺女人。她和七濑低声打了一下招呼，就背向她，在刚才茂美站过的地方弯腰脱连衣裙。突然，她像触了电一样停止了动作，七濑立刻将注意力集中到弥荣的内心活动上。“啊！钻石！好大的钻石！在地上！谁的呢？茂美的！她曾说值380万日元！悄悄地拣起来！这个钻石就是我的了！弥荣拾起地板上的钻石，她激烈的心跳，猛烈地传给七濑。

这正是茂美经常夸耀的那块钻石，可能是在更衣时，不小心将它从戒指上刮下来的。弥荣是把钻石交还给茂美还是私吞，

与自己无关，七濑想，不管怎样，自己就推说：“没看见”！七濑走出更衣室，来到酒店大厅，酒保亨利咧着大嘴，露出雪白的门牙向七濑微笑着。他是个黑人。

酒店位于大楼的地下室，已经来了两个客人，茂美和另一个叫千鹤的女招待陪伴着。老板娘向七濑递了个眼色，七濑也拣了个座位，在茂美的正对面坐下。茂美毫不掩饰地现出讨厌的神色，两个中年客人一齐将目光转向七濑。他们说，3个月前来这里时似乎没见过这位小姐。千鹤忙向客人做了介绍，七濑在酒店的名字叫“夕子”。她朝茂美的白金戒指瞟了一眼，果然，那块钻石不见了。茂美本人还没发觉。最先发觉的是千鹤，她的目光偶然落在茂美的戒指上：“茂美，钻石！”“啊！钻石！”茂美惊叫起来，马上蹲下身子，在铺着红地毯的地板上慌乱地搜寻起来。店里的女招待们都凑了过来，弥荣也在其中。她们心里暗自欢喜，表面上却装出很关心的样子，一边帮助寻找，一边问这问那。

“姐姐，发生了什么事？”远在公寓里的纪男，可能是遥感到了一种不平常的气氛，担心地发出询问信息。“没什么！喂，快把饭吃完！怎么还剩些呢？”七濑与比纪男互相传递完传感信息后，就将意识之门完全关闭了。

女招待们还在吵嚷，茂美哭了。“要哭就到更衣室去哭！”老板娘在心里骂着，嘴上却说：“没掉在更衣室里吗？”“啊……”茂美略带惊喜地叫着，快步向更衣室跑去，但一无所得。七濑想，茂美更衣时，只有自己在场，她一定会怀疑自己。为使自己从纠纷中脱身，要揭发弥荣，不行，那将更糟，别人将因此而怀疑自己的底细。

正如七濑所料到的那样，茂美开始怀疑她。茂美和其他女招待耳语：“我更衣时，只有七濑在场！”七濑想，如果茂美敢

当面问她，她就可以大声斥责她，问她有什么证据。可茂美并没有当面质问她。七濑忧郁了。茂美不掌握任何证据，不敢质问七濑，她开始考虑是否要给警察打电话。七濑有些着急了，她想，如果叫警察就麻烦了，一旦警察去自己的公寓，就会发现纪男。纪男是个孤儿，他的亲人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七濑发现他是个精神传感能力者，就收养了这位无家可归的孤儿。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把本来不是亲属的孩子带进公寓，马上就会怀疑自己。无论是七濑还是纪男，都是生来就带着绝大秘密的人，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超越他们警惕范围的事。

9点钟了，七濑向纪男发出传感信息：“纪男！你看电视哪？赶快睡觉吧！”“嗯，马上就睡！你回来时叫我一声！”互相熟悉的精神传感能力者通话，几乎不用语言，而是通过一种抽象的简化了的图形来交谈。七濑与纪男之间就是如此。例如，“好”或“可以”这个意识，是一个有一定厚度的图形，其厚度根据了解和强调的程度来变化。所以，他们的对话可以在普通对话的几十分之一的时间内完成。

钟刚打过10点，西尾来到了酒店。七濑见他进来，大吃一惊：他是透视能力者，一定会发现藏在弥荣胸饰里钻石！第一次见到西尾，是在七濑来酒店工作的第四天晚上，他是茂美的情人。七濑原以为他只是一个与其他男人同样有浓厚浪漫想象力的人罢了，可后来发现，他一看见她，就透过服饰观察到了她的躯体，浮现在他意识中的躯体与七濑所熟悉的自己的躯体没有丝毫的差别。与西尾是否也可以像和纪男一样成为知己呢？七濑经过全面观察，发现西尾的超能力只是停止在透视上，而且他的意识内容比普通人邪恶得多。西尾也以和七濑同样的理由，极力隐藏着自己的超级能力。但作为超能力者所应负有的使命感，他不但一点儿没具有，相反，他的思想意识充

满了邪恶。透视能力对他这个小商事公司的经理的帮助真是大极了，28岁的西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积下了巨款，茂美的钻石戒指就是西尾给买的。今天他来，肯定要为茂美寻找钻石。

“七濑女士，我赞美您，崇拜您，我是您的仆人！”七濑又一次感受到一种激情的倾诉。

七濑想，必须想个办法到西尾的座席上去，以便见机行事。她来到柜台前，站在从尾座席上很容易望得到的地方，向酒保亨利大声说：“请给我一杯凉水！”亨利轻轻地点头，微笑着递给她一杯凉水，但在他的笑脸上，隐约现出不安的神色，他在为七濑的处境担忧。“这是个好人！”七濑有意慢悠悠地喝着凉水。这时，西尾的视线与七濑的视线碰到了一起。他是个贪婪的色鬼，最近对茂美有些腻了。他渴望得到七濑，同时还寻找着其他女人。西尾笑着点点着，七濑便来到西尾的座席上。千鹤了也坐在西尾的座席上，她正在向西尾述说丢失钻石的经过。西尾边听边向四周环视着，他的视线在弥荣身上通过了，好像没有发现什么。可能是太远了，“看来非把弥荣叫到近处来不可了！”七濑这样想，只有让西尾从弥荣身上找出钻石才能使自己摆脱别人的怀疑。当弥荣起身上厕所时，七濑把她叫了过来，问她肚子怎样了，原来七濑从她的意识中发现她正在拉肚子。坐在七濑身边的西尾发现了藏在弥荣胸饰里的钻石。“怎么是她呢？一个很不漂亮的女人！身材还可以，威吓她一下！”西尾这种狠毒肮脏的念头，使七濑又一次感到恶心。

西尾开始威胁她。弥荣知道事已败露，吓得身体都僵直了，意识出现空白。“我在新闻会馆的地下室等你，明白吗？”西尾临走前告诉弥荣。

七濑提前来到了新闻会馆附近，不一会儿，西尾的意识出现在她的“雷达”上。弥荣随后也来了。威逼已成为西尾的家常便饭，“把钻石从胸饰里拿出来之后又放到哪里去了？”西尾问。弥荣完全胆怯了，她怎么也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不是用手纸包着塞进口红瓶里了，就是装进美容膏的小管里了。”西尾不厌其烦地说出钻石的藏处，他根本没把弥荣放在眼里，所以在他面前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能力，“快拿出来吧！”被点中了隐处，弥荣不由自主地从手提包里将装美容膏的小管拿了出来。西尾接过小管，连看都没看，就揣进了衣袋，站起身说：“到我公寓里陪我睡去！我替你保密，不用害怕！”七濑快步走开，在附近找到一个电话，用手帕将送话筒包上，拨动宙斯的号码，告诉茂美，西尾和弥荣一起回公寓去了。

西尾的公寓是个九层的建筑，他住顶楼。七濑躲在粗大门柱的暗影里，目送着茂美走进公寓。她遥感到弥荣正在受西尾的侮辱。突然，西尾的意识中浮现出“茂美来了！”的内容，七濑不禁为西尾的透视能力感到惊愕，在这附近，他的透视能力远远超过了她的精神遥感能力。“快到隔壁去穿好衣服，回去罢！”西尾刚把弥荣赶出那间屋子，茂美就到了，西尾装出挺吃惊的样子说他这里谁也没来过。

七濑失望了，西尾根本不想把钻石还给茂美，而且自己所期望的一场混战也宣告落空。她考虑着如何向西尾索取钻石，再把它丢到某个容易被茂美发现的地方，不然，自己永远也摆脱不了“钻石小偷”的嫌疑。真烦死人了！七濑想着。最后她决定，给西尾打电话，到他住处当面交锋，别无选择。西尾根本没想到七濑会独自一人来他的房间。他兴奋极了。

“难道这一行动是轻率的吗？”七濑苦苦地思索着。她清

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着的危险。当然，最危险的是被西尾发现自己是超能力者。“如果被他发现，我就……决不能容忍西尾这样的恶棍继续留在人间！”七濑决心已下，沉着地向西尾的公寓走去。来到公寓，她立刻强烈地感受到西尾那淫猥、邪恶的视线，如同缕缕发热的飘带一样，紧紧地缠绕她的全身，像无数条毒蛇缠身一样难以忍受。在登上九楼，按动西尾门铃之前，七濑已经在西尾的幻想中被他侮辱了许多次。

“七濑女士，我赞美您，崇拜您，我是您的仆从！”这时，七濑又一次感受到平时经常收到的那个激情倾诉的意识。她每次感知到这个意识之后，都向对方发出过呼唤，但一次也没发觉对方有反应。现在她又试着向对方发出了呼唤，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在酒店无辜地被认为是‘钻石小偷’，”七濑来到西尾的房间，用一种实在无能为力的口气说，“实在没办法，来求求您，把那块钻石还给我，我好把它暗中还给茂美。”“你怎么知道钻石在我这里呢？”西尾一边回应一边想着如何侮辱七濑。危机步步逼近，七濑决定通过纪男求援。信息在她两人之间通过固定的黑色箭形传递：“纪男！”“姐姐，我注意着呢！”“这是电话号码，”七濑向纪男连续发出一连串的数字，“叫一个亨利的接电话！把我的地点告诉他！叫他马上来救我！快！”在亨利来到之前，必须再争取一些时间。七濑和西尾周旋着。

“七濑女士，我赞美您……”这发自亨利的意识强度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

西尾逼近七濑，就在他决定采取行动的一瞬间，七濑抽身站起来躲开他。西尾被她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一下子惊呆了。但他马上镇静下来，又向七濑身边逼过去。“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怎么知道我发现钻石藏在弥荣胸饰里的？”“不要靠近我！”七濂的声音有些发颤。就在西尾扑上来的一刹那，她给了他第一次沉重的打击：“透视！”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震得西尾呆若木鸡。“对！你是个透视能力者！我要告诉所有的人，西尾是个透视能力者！”“她是怎么知道的？”七濂发现此时的西尾的意识，“这个女人是个精神感应能力者！”他第三次向七濂扑过来，七濂将威士忌一下子泼在西尾的脸上，又把玻璃杯向他额头砸过去，转身就向门口跑去，没跑出两步，就被西尾拦腰抱住，按倒在地板上。

亨利的意识迅速地靠近。他来到房门外，“咔嚓！”一声，门自动打开。“啊！意念力！”西尾绝望地哀叫着向写字台奔去。门开了，亨利箭一般冲进来。“小心！”七濂急忙提醒，“写字台里有手枪！”西尾已拿出手枪，但枪马上从他手上飞落到远处的地板上。“快！打死他！”七濂知道，可以用亨利意识的力量处死这条恶棍。为使自己不看西尾的死态，她紧闭双眼。“好！叫他尝尝死的滋味！”随着亨利的语音，刚落在地上的手枪又飞到回西尾的手中。目瞪口呆的西尾，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拿出手枪的手指向自己的头部，枪口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饶命！不要杀死我！”他脸上的肌肉难看地抽搐着，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徒劳地拼死挣扎。“砰！”低沉的枪声在整个房间里、走廊中回荡着，几条血线飞溅到写字台上，西尾的尸体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板上。

“快走！”七濂一边用颤抖的双手穿着衣服，一边急促地说。她拿出抽屉里装美容膏的小管，擦掉留在酒杯上的自己的指纹。亨利用他神奇的力量将门关上，从里面问好，并擦掉留在门把手上的指纹。七濂把装美容膏的小管交给亨利说：“钻石在这里塞着，你把它还给茂美，就是说是扫地时拣到的！”

“七濑女士，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在二三天之内，我们装作一无所知，照常上班。然后，带上纪男离开这里！”原来，七濑已经感觉到亨利是个意念能的拥有者，之所以没同他接触，是为了全面观察他。但有一点使她不解：亨利为什么不按着自己的意志去使用这种能力呢？两人并肩走出公寓，身材高大的亨利脱下自己的外套，轻轻在披在七濑身上。他谈起了自己，“我父亲在世时，只有他命令我做什么时，我才使用意念力。否则，我是绝不会随意使用它的。父亲死后，我就开始寻找能代替父亲的我心中的神，”亨利激动地说，“今天找到了，您就是我心中的神！我多次呼唤过您，听见了吗？”“一直清楚地听着。”

两个人在宽阔的大街上继续向前走。

“七濑女士，我赞美您，崇拜您，我是您的仆人！”